

洪武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五集



康德九年三月一日再版印刷
康德九年四月一日再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武俠
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五集)

每冊定價一圓三角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編輯人

張清山
新嘉坡新市場新春客棧

發行人

董德馨
奉天市小北門裡八號

印刷人

邵璽廷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路南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北門裡大街路東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俠義
小說

洪武劍俠圖第五集

第五回

赫赫聖戰兩帥臣大彰天威孤軍鬥強敵
巍巍神武衆劍俠宣揚孝義正氣尅邪氛

在前集書正寫到，劉公島前一場鏖戰，火山紅海峽，全體水軍，用金龍掉尾的陣勢，直槍官軍的水師營，雷弩砲火，四隊戰船，鐵甲沖舟當先率領，要打算着，雷震官軍水師營連營寨，後路賊船之上，喜壞了逆水飛神賽無之祁敖光烈，眼見得大功告成，見自己的四隊砲船，堪々戰入敵軍，這是多麼可喜可賀的事啊，萬也沒想到，轟天震地的一陣響亮，波濤湧起數十餘丈，四隊船隻，俱皆傾覆，官軍水師營，右翼的戰船，也被波及，傾覆了不少，這一來把個敖光烈，連急帶氣，又可惜這個機會，幾件事攪在他方寸之中，如癡似傻，呆立在船頭，半天說不出話來，忽然間被官軍的號砲聲音，震醒了他的靈機，急忙斂神，力持鎮靜，往對陣上觀看，只見八隻官軍，各驅戰艦，按八門金鎖陣的戰畧，與九龍飛虎島，三教主徐鴻儒，兩路水軍，攪作一團，雖然是兩軍鏖戰，但是人家官軍，按着陣勢的步驟，進則攻，退則守，應付得法，頗占優勢，廬鎮嶼與徐鴻儒，兩路水軍，顯露出來，有點疲於奔命，惡賊敖光烈，見此情形，焦灼異常，遙望海

面飄流若干的屍體，恍然大悟，不用說啦，措鋼輪火櫃的嘍兵，沒等到在官軍水師營船下，便自爆炸了，所以雷弩砲火四隊船，才能傾覆，若不是這些個鋼輪火櫃爆炸，海面上的波濤，憑空怎能起來數十丈高，這些個死屍，一定是崩起來的，落於海面，這是決無疑意的啦，想到此處，急怒到百萬分，又一轉念，今日之戰，成敗在此一舉，處到這種情勢下，也只可作孤注一擲，別無他策，將主意拿定，即刻命人通知紅蓮教主，與白蓮教主，將主力水軍發動，槍官軍的水師營，成敗聽諸天命，傳信的人，回來報道，二位教主，願聽號令，取一致的行動，這惡賊令下，點放連珠號砲，揮動火山紅海峽之衆，鼓噪前進，直槍官軍的水師營，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欒尙，見火山紅海峽响砲進兵，當即下令點砲，命脫烈與妙華教主赤脚大仙，歡喜教主骷髏佛，以及神機羅漢覺通等，全軍主力發動，也殺奔官軍，水師營而來，這三路賊兵，俱是主力軍，火山紅海峽大賓主敖光烈，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欒尙，三路會合，彼此呼應，死命相拚，來槍官軍水師營，賊勢浩大，而且是爭先恐後，銳不可當，誓必死戰，官軍水師營中，招討大帥徐達，軍師統帥劉伯溫，以單軍門此強敵，毫不懼怕，談笑自若，以泰然的態度處之，見三路賊軍，蜂擁而至，堪夕臨近，方才令下，點砲開船，只聽轟隆隆一聲砲响，緊接着戰鼓如雷，官軍戰船上，立起一道鐵牌，遮擋敵人的槍弩砲火，第二聲驚天砲

响之後，官軍隊中，槍弩砲火齊發，如狂風驟雨一般，向三路賊軍打來，賊軍中放光烈，燦尙，覺空等，當然是令賊軍，用槍弩炮火，向官軍水師營攻打，霎時間兩軍的，槍弩炮火，互相攻擊。轟隆隆與吧吧的聲音，震耳欲聾，火藥的硝煙，籠罩於海面，令人睜眼不得。官軍與賊軍，如在雲霧中，拚命的相攻，搶炮之聲，恰似霹靂，鉛丸槍砂與弩箭，如同飛蝗一般。就這樣的劇烈戰爭，歸結是官軍得手，賊軍吃虧不小，原因是官軍的戰船，在前的全掛着鐵甲，船上又遍立鐵板，賊軍的炮火槍弩，落在鐵板上，輕容易傷不着官軍，官軍的槍弩炮火，打空了的自不待言，只要是落在賊船上，教匪的兵將，就大受其苦，被創不小。如是者工夫一大。賊軍受到相當的損失，紅蓮教，白蓮教，與火山紅海峽，三處的元兇首惡，雖然未曾相商，倒是不約而同的，意見一致，見自己嘍兵，傷亡於炮火之下，不計其數，忿怒已極，當時就發下死令，前進者有賞，後退者斬，不殺入官軍水師營，誓不罷兵，就算是剩得一兵一將，也不得後退，倘有怕死貪生，不敢向前者，立即斬首，以振軍威，這道死令一下不要緊，所有的賊軍，如同瘋魔了的一般，冒着槍弩炮火，死命的往上槍，在這車隆隆吧吧叟叟的聲音中，賊軍焦頭爛額者，屍骨紛飛的，肚破腸流的，等等不一，死一層又上來一層，前仆後繼，血肉橫飛，甚至於海水盡赤，在這種情形之下，賊軍的船隻漸漸的靠籠了官軍的大船，那些個賊船

，也有被炮火打沉了的，也有燒着了的，衆賊軍突硝煙冒烈火，捨死忘生槍上官船來，衆賊寇深以爲是得手，心中很是喜悅，那裏知道，官船的鐵牌外面，船上滿鋪着軟帶軋黃的釘板，這種物件厲害無比。上面密排一寸多長的狼牙釘，所有的水軍，差不多赤着雙足，或是用繩子編造的八搭透水，多耳芒鞋。試想要躲到釘子尖上，能受的了嗎，而且是人到釘板上一壓，底下的軋黃發動，往起一崩，將人就能够崩出去三兩丈開外，凡是上了船的賊兵，盡被釘板所傷，落於海內，賊的婁兵，見這個樣的防守器械，那敢還往官船上跳呢，認命往海裏跳，或尙有一線生路，此端一開，賊軍是紛紛投水，此時賊船上的，鉛丸槍砂火藥，漸々缺乏，衆賊寇一個個，焦急萬分，好在官軍那方，槍弩炮火，也不那麼樣的緊急啦。大槩也是不敷用啦，衆匪好容易得着官軍的缺點，急忙免強盡力的施放槍弩，眼看着火器沒有了。好在官軍已然支持不住啦，槍弩炮火也發不出來啦，顯明了是鉛丸火藥俱已用盡。再看官軍向後移動，水師營戰船，紛紛倒退，衆寇這一喜可非同小可，連忙令下，快快追趕，鑼音震耳，人聲喝喊，三路賊船，乘風波浪，一齊追趕官軍的戰船，兩軍的距離，老在兩三箭遠，赦光烈等，連連催促，加緊的追趕，賊軍追的快，官軍退的更快，就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覺多大的功夫，離劉公島，追出約有十數里之遙，逆水飛神賽無之祁赦光烈，惡賊猛然醒悟過來，連忙令下，止住船

隊，賊軍雖然得到他的號令，但是在海內行舟，順流而下，又兼拉滿了風篷，一時間豈能收的住呢，及至落下蓬來，停住漿魯，收住船隊時，又出來了好幾里遠，紅蓮教主覺空，白蓮教主變尙，見紅海峽的船隊停住，也急忙落蓬不追，將船隻收住之後，兩個人來見敖光烈，詢問爲何收兵，賽無之那敖光烈在船頭跌足說道，我們中了劉伯溫牛鼻子老道的奸計啦，他明明的是且戰且退，誘敵之策，我們一味的傻追，怕的是劉公島有失，兩個元兇首惡，一聞此言，忽然醒悟，一齊跌足，失聲說道愛呀，不錯，中了調虎離山計啦，哈哈好利害的徐達劉伯溫，用攻殺鬥引之法，激怒我等，盛氣之下，失於檢點，受其牢籠，墜彼術中，真真的令人可惱，敖光烈說過去聰明不如無，生會子氣，也是白饒，我們趕緊回兵，救護劉公島要緊哪，兇僧惡道，怔了一怔，嘆氣道，咳，也只好如此吧，垂頭喪氣，各回本軍，傳令回兵，三路賊軍，撥轉船隻，頭變尾，尾變頭，槍着上水，奔劉公島而來，及至到在島前，太吃一驚，不見本島的船隻，好在也沒有，官軍的船隊，三路賊軍，直奔島口，到在切近，猛然間山頭上，一聲號炮，金鼓齊鳴，往島上詳細看時，大明的旗幟，隨風飄擺，三通鼓响，由島口中，開出八隊戰船，每一隊船上，帥旗飄擺，掛着號帶，分出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按着八門金鎖連環陣的形勢，繫於海面，三聲炮响，擂鼓三通，由島中又開出一條九龍飛虎舟來，船頭上立一顆鏢桿

上掛白旗，看那個樣子是才寫的，墨漬淋漓，上面寫的是，掃滅邪教，大義討賊，船上站着不少的人，離着遠看不出面貌，見這隻大船，由八隊船隻之中，飄蕩々開到軍前，臨近了把群賊嚇了個魂飛魄散。欒尙失聲說道，啊喲。可了不得啦，我們這個當可上的不小哇，紅蓮教主覺空那邊，也是跌足憤恨，火山紅海峽大寨主敖震，一見眼睛就紅啦，喝令手下，快去通知兩家教主。今日我們跟他等拚一個死活，若不能復奪劉公島，決不罷休，傳信的人，尙未下船，欒尙覺空已然來到，向敖光烈說道，大寨主你看見了沒有所有的對頭冤家，全在那隻船上哪，遂用手指道，船頭上正當中站立的，破衲道人，便是邈邈道人張三峰，那一個和尙，是太祖神拳門的教主，乞丐和尙元化。那邊那個和尙便是周顛，那幾個是，逍遙島主澹台老兒，飛龍觀主尙清雲，無形劍客鄭光明，那幾個我可就不認得了，看起來決非等閑之輩吧。紅蓮教主覺空說，你們看那個不是我師先覺上人麼。明明白白連房子帶他，一陣炮火，俱已打成灰燼，怎麼他會也來到當場呢，莫非是活見鬼了嗎，敖光烈憤然說道，管他是人是鬼，且自臨敵一戰，看是如何再作理會。欒尙點頭稱是。旁邊閃過來。鐵掌老魔司徒烈，厲聲說道。待某家去與他們決一死戰，欒尙聞言，面上透出笑容，說老先生前往，諒必能佔上風，司徒烈恨恨說道。若不是到這種情形之下，也用不着我來多事，存亡就在今日一戰，說不得啦，與他等拚了。

吧。請諸位觀敵畧陣，說罷之後，上了小船，幌掌中八卦分水槳，催船前進，口中喊叫，張三峰等，那一個來會某家，官軍大船之上，張三峰道長，向衆高人說道，諸位看見了沒，這老兒覆姓司徒，單字名烈，別號人稱，鐵掌老魔，異常的兇勇，並且是好滑之極，向來不出頭的，今日當先討敵，必是死命相拚，旁邊有周顛上人答言，我倒頗知他的根底，諸位且看山僧前往，除此妖孽，張道長連忙說道，前者假扮我等開帝都，罄穀之下行兇，這老賊是其中重要者，萬不可傷他性命，將來以便解京歸案，周上人點頭，應道看機會如何吧，遂即跳上小舟，迎將上來，兩隻船靠近，周上人喝道，老朋友久養的很哪，真想不到，今日會於軍前，有緣哪有緣，司徒烈見上人來到，大叫道周顛你來的好，此番交戰，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說着話飛身跳過船來掄槳就打，周上人笑道，老兒你倒不傻呀，說出話來真好聽，反正你得活着，但是恐怕你活不了吧，一面說着話，手中劍早已劈面相迎，兩個人在小舟之上，一場兇殺惡戰，司徒烈是抱定一死相拚的主意，掌中軍刃，運用如飛，盡力廝殺，周上人一味的戲戰，施展身法，隨着他亂轉，走了約有數十個照面，周上人用掌中劍，向他面門，虛幌了一幌，司徒烈認真用雙槳來崩，上人乘勢抽劍轉身，到在他的身後，橫劍一揮，大喝孽障拿頭來吧，司徒烈情知中計，急忙縮身形，臥腰躲閃，他那裏知道，這一手也是虛招，等他縮身臥腰，飛身一腿

，喝聲着，正踢在賊的腰節骨上。這老賊愛約一聲，撒手扔了軍刃，栽倒在船板之上，上人趕上前去，用脚踏住他的脖項，向賊隊中，微微一陣冷笑，喝令船歸本隊，小艇飄蕩々，退歸大船，將惡賊提到大船之上。張三峰忙打稽首，說道：「高人多累啦，功德無量。」周上人含笑答道：「辛不辱命，老賊被縛，他們正在談話間。」賊隊中早有閃電彌勒佛橫空，懷抱羅漢拐，駕着一隻麻洋戰船，開至軍前，潑口大罵，口口聲聲叫周顛臨敵。元化長老將要臨敵，旁邊有飛龍觀主尚青雲，笑向張三峰說道：「待貧道前往吧。」來一個道戰僧佛法興，僧戰道玄中妙，豈不有趣麼？張三峯點頭說：「請道兄格外加小心，此僧也是反帝都之中的人犯，也必須活擒過來才好。」尚觀主說：「且看能否如願吧。」遂即駕小舟到在軍前，縱到敵人的戰船之上，捧劍笑道：「貧道來奉陪於你，說罷遞劍進招，橫空兇僧掄拐相迎，劍拐交加，好一場決鬥，大戰約在七八十個回合，尚自不分勝負，惡兇僧殺得性起，將一對羅漢拐舞動像風車一般，以尚觀主之能，也是無法進招，官船之上，張三峰一見尚觀主不能取勝，忙向衆高人說道：「那一位去換回飛龍觀主，先覺上人說待山僧會他一會，說罷到在小船之上，催船前進々到在當場，上了大船，口念南無阿陀彌佛，說道：尚觀主且請退後，待山僧與他一戰。」飛龍觀主戰兇僧不了，正在着急，見先覺上人來到，甚爲喜悅，連忙飛身跳出圈外，說請上人降伏此魔罷，說完了話，退下了大船去了。

兇僧橫空一見先覺上人到，眼睛都氣紅啦，厲聲喝道：「你來到也不錯，且替他死，說罷掄拐就碰。」先覺上人笑道：「孽障啊，老僧到此，你還敢逞強嗎？」口中跟他善談，手脚可不敢怠慢，只見他飄揚濶袖，身法如風，赤手進他的雙拐，走了有十數個照面，橫空的雙拐，用雙龍盤頂的着數，由左右兩面打來，高僧假意喊聲不好，就真像是躲閃不開的樣子，惡兇僧以為是得手，認真的盡力落下，萬也沒想到，老禪師等他的雙拐，堪々打上，用一招老君坐洞的解數，將雙拐躲過，乘他一空招的時候，提氣站身，用雙掌一分他的胳膊，這招名喚聖手分雲，橫空的二臂，抽之不及，被老禪師給分在左右，趁勢往前一上步，加一招黑虎掏心，甩手一掌，正打在橫空的前胸上，這賊僧原是用氣工來迎，豈知先覺上人的掌工，他那裏禁受得住，直打的他兩眼發黑，耳內蠟鳴，胸中疼痛難忍，口中噴出血來，翻身摔倒在船板之上，撒手扔了雙拐，先覺禪師，喝令船上的賊兵，將船開向官軍大隊去，賊人那敢遠抗，只得拔錨，槳櫓齊施，够奔官軍，靠了大船之後，將賊僧運過來，小船也跟着歸了本隊，張三鋒連連致謝，老禪師謙遜道：「除暴安良，乃我輩分內之事，何足言謝呢，說話之間，賊軍之中，闖出來一隻大船，來至當場，拋下錨去，船隻穩穩，船上站的賊人，乃是紅毛海鬼皮沖，指名要逍遙島主澹台老叟臨敵，這惡賊站立船頭，耀武揚威，口中罵的話難聽已極，老島主不由的大怒，向張三峰

說道，待老朽去結果這小畜生，衆高人一齊說道，老島主這大年歲，何必與他較量高低呢，澹台老叟說不然，先前我還沒認出這小子來，他指名叫我，才想起來，當初他在我逍遙島，當過團丁頭目，因爲他犯了我的島規，打了他八十訊棍，然後插耳箭遊山，嗣後他拐船逃脫，事隔多年，不料想癩狗生毛，竟敢指名討敵要戰，豈不是自尋死路，焉能放得他過，說罷氣昂々，提掌中八卦乾坤槩，跨上小舟，飄蕩蕩直奔敵人大船，來至切近，飛身跳到上面，紅毛海鬼皮沖，見老島主來到，厲聲喝道，老兒澹台瑞呀，送命來了麼，老島主潑口罵道，小奴才你是何等之人，敢如此猖狂，皮沖冷笑了兩三聲說道，你別就知道你，也得看一看人家，彼一時此一時，時過境遷，不似當年啦，你那份靖海飛俠鐵掌崑崙帥，不怎麼樣了，騾馬都不值錢，過了口兒啦，澹台老叟聞言，只氣得鬚眉皆張，大罵找死的奴才，看槩吧，說着話的工夫，手中軍刀，早奔賊人腦袋去啦，紅毛海鬼皮沖，毫不懼怯，喝聲來的好，側身躲過，橫掌三停狼牙鑽，上步進招，口中罵道老匹夫哇，皮大太爺，要報當年，插耳箭遊山亂棍之仇，今天讓你認識認識紅毛海鬼，老島主一面跟他動着手，口中罵道，狂妄無知的畜生，老夫立刻叫你變成槩下之鬼，說罷之後，不再向他鬪口，手中的軍刀，施展開了，恰似龍飛鳳舞，圍着他上下旋轉，惡賊此時，才覺着心驚，後悔也來不及啦，打算逃回本隊，也是不可能啦，這一招

狼牙鑽，抽的慢了一些。被老島主左手的軍刀軋住，跟着右手軍刀就到，蓋頂劈下，皮沖躲之不及，克叉一聲，打了個頭顱破碎，腦髓橫流。撒手扔軍刀。死屍栽倒船上，老島主進步一脚，將皮沖的死屍，踢入水中，喂魚去了。這小子可真作了海鬼啦。老島主嚮要駕船回歸，早有戚山，立地巡海，多頭四太歲，奔上船來，各自報名道，澹台老兒，可認識戚山四太歲，倉大仁，倉大義，倉大禮，倉大智麼，你傷了我們水軍都總管，太歲爺等將老兒你碎屍萬段，給死者的消冤解仇，老島主笑道你們與皮沖，必是知己之交，來來來老太爺子，結果你們的性命，以了你們不能同生得以同死之盟，四寇聞言大怒，每人掄一對，鋸齒飛謙奪分前後左右，一齊攻來，老人家南衝北撞，聲東擊西，走開了八卦乾坤槩的解數，把四寇逼的像走馬燈相似，團々亂轉。約在數十合照面，被老島主，一脚踢倒倉大仁，反手槩碰死倉大義，那兩個看事不好，轉身就走，被老人家飛步赶上，一槩一個。結果了性命，轉過身來，將倉大仁又復一脚，踢落海中，罵道奴才呀，不用戚山啦，鎮海去罷，說罷將要退歸大隊，猛聽得一聲叱咤，怪叫如雷，老人家抬頭看時，見一隻快船，破浪飛行，已至臨近，快船上那個人，飛身上了大船，口中喊道，老島主請留尊步，某家有話相談，老人家見來人，高約九尺，形若猿猴，縮鼻高額，白髮蓬鬆，披肩扇背，金睛疊暴，炯炯放光，獠牙生於唇外，其白似雪，所難看者

脖子特別的長，實不像個人樣。兩隻手似雕爪一般，黑漆漆如墨染，持一對盤龍雙戟，用五色綢子條勒頭，身穿火紅緞色軟靠，勒看虎鹿筋製造的十字絆甲縵，有核桃粗細，背摺二十四桿護背旗，旗桿約在一尺多長，三角兒的旗衣子，紅綢子製造，腰繫一條金帶，有一巴掌寬，魚皮叉褲，魚皮靴，見所來之人，裝束打扮的樣子有長像更與衆不同，如同山精，恰似海怪，老島主看吧，暗暗的納悶，心說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哇，世界上會有這等長像的人，我這大年歲，頭一回開眼，這簡直真是海裏瞞，活怪物麼，將想要問也的名姓，來人一陣怪笑，聲音震耳，猶如雷鳴，笑吧了之後，將一對盤龍戟，吧查一聲，戳於船板之上，秉腕當胸，口尊老島主，某家澹慕盛名，惜乎無緣相會，今日在軍前巧遇，得瞻台駕的絕技，果然是名不虛傳，轉瞬間處置了紅毛海鬼與四太歲，令人傾心佩服，某家不揣冒昧來會尊公，較量武技，也不枉慕名一場，大概是某的名姓，可不能不知道，我這個人，不認得的可多，老島主聞言，也只得按着先禮而後兵的規矩，和顏悅色的答道，請恕老朽的眼拙敢問尊名上姓，大號怎麼稱呼，望祈示知，來人笑吟吟的說道，某家嘯聚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內，別號人稱，逆水飛神，賽無之邪，姓敖名震，字表光烈的便是，老島主聞言，大吃一驚，心裏說原來此賊，相貌如此的奇異，久聞其名，不想我會遇見他啦，敖光烈見澹台老叟，沉音不語，繼續說道，諒來你

我，彼此慕名，恰巧今天遇緣啦。咱來往近裏交一交吧，說着話由船板上，提起雙戟，左手軍刃指天，右手軍刃下垂，用一招指天畫地姿勢，厲聲喊道：請過來進招罷，領教領教，尊駕的奇能，老島主雖然是，誅五冠，也感覺着有點吃緊。敖光烈既然上來，豈能退避不戰呢？只得分掌中八卦乾坤槩，往前進步，帶笑說道，累人必有異能，老朽莽撞了，說話之間，左手槩當先，來碰賊人的膀臂，右手槩在後防護自身。惡賊撒手還招，雙戟的秋路路使出，如游龍戲水，旋轉自如，八卦槩的招數走開，似飛鳥穿林，疾迅異常。盤龍戟對八卦槩，紅力悉抵。兩個人各展平生所學，一時難分上下，惡賊人渾身上下全是暗器，並且是他獨出心裁製造的，全是人所未見物件，他見澹台老叟，槩法高強，堪稱勁敵，急切不能取勝，將右手戟，戳於船板之上。由囊中取出一個銅筒子來，約在一寸餘粗，長約五六寸，向老島主，一抖手，喝聲看法寶，只聽克罷一聲，由筒子內，噴出來黑煙烈火，如雜着一片金星，說時遲，那時快，看見他掏出筒子來，想躲也來不及啦。老島主只得，用雙槩護住面門，與咽喉，以及前胸，就覺着大腿上，一陣痛癢交加。急忙飛身跳入海中，浮水敗回，敖光烈站在船上，將要討敵，忽聽本軍中，羅音震耳，這惡賊那敢怠慢，急忙跳上快船，如飛的歸到本隊，將要問因何鳴金，忽聽樂尙在桅桿的瞭望樓上呼喚，惡賊連忙順着軟梯，到在上面，樂尙氣急敗壞的，用手一指

，說大寨主你看，這可怎麼辦，惡賊手打涼棚，向後路上觀看，遙望後路上，黑壓壓一大片船隊，旌旗招倉，號帶飄揚，鼓噪而來，撲奔本軍，敖光烈看吧，跌足說道，不問可知，這是徐達劉伯溫，帶水軍殺回，這個戰法，無法抵抗，第一是我軍銳氣墜盡，再者說鉛丸火礮，火箭等項，一概用盡，他等前後夾攻，我軍立即潰散，除去退兵，暫避其鋒，別無良策，欒尙長噓了一口氣，說，也只可如此罷，遂即下了望樓，令三路戰船，合在一處，火速向劉公島後退走，不得違悞，這道令傳下，各船上一齊拔錨，拉起風蓬，乘風順水，賊軍的船隻，如飛的向劉公島後退走，幸耳走的快，未受到若何的損失，船隻退到了劉公島後，數里之遙，分水礁下，屯紮了水軍，佈置齊畢之後，三個元兇首惡，一齊升坐，查點全軍賊將，聽取各路失敗的原因，這其中缺少，九曲龍虎島龐鎮嶼，脫烈，徐鴻儒等，最前鋒的三路大軍，片甲未歸，敖光烈再查點，火山紅海峽的人，倒是沒有什麼傷亡，立時喚過六個個師弟，問道，我將雷弩礮火，鐵甲衝舟，銅輪水雷等，交與你等，眼瞧着大功即成，怎麼會未到敵軍，水雷就爆發了呢，你等前軍失敗，全軍潰滅，牽動全局，才有這一場慘敗，你們將失敗的理由說明，否則我可是饒不了你們，別說是我念師兄弟之情，乃是你等咎由自取，真實的給我講，快說快說，這六個人，一齊跪倒，口尊師兄在上，我等沒有什麼說的，情願領死，說吧伏地不語，

敖光烈聞言，拍案大怒，氣的他連聲怪叫，喝道沒什麼說的成嗎，這速求一死，就算完了嗎，六個人往上叩頭，一齊說道，我們是情屈命不屈，既然是前軍失敗，弟等責無旁貸，請師兄想情，可有什麼說的，水鬼們背着鋼輪火櫃，乃是根據法定的規矩，開的絃輪，不料想不到時候，就爆炸了，小弟等又有什麼辦法呢，有力無處使，惟有聽之而已，雖然是無法遏止水雷爆發，但是我們職責所在，無可推諉，事情既然糟到這個地步，不求速々一死，有何等言詞，對答師兄，話又說回來呀，受師兄知遇之恩，這麼點小事兒，全辨壞啦，還有什麼臉活着哪，前軍已失敗，本想要橫軍刃自刎，復又一慎重，恐師兄不明真像，因此回歸本軍，請罪領死，決無希圖幸免的思想，皆因沒有臉活在人世上，望師兄將小弟等，立行斬首，是死而無怨呢，說罷之後俯伏不語，敖光烈俯首沉思，欒尚等在旁說道，請大寨主暫息雷霆之怒，聽他們幾位所言，倒是無有虛偽，又道是人力不能勝天，定數既然如此，萬不可歸罪於人，並且我們正在用人之際，更不能自折股肱，望大寨主開天地之恩，免究令師弟之罪，是為我軍之大幸也，敖光烈聞言嘆了口氣說，唉，二位教主哇，我何嘗有意治他們失機之罪，不遠是訊問訊問，前軍失敗的原因，遂向他六師弟說道，你們起來吧，暫歸後面歇息，六個人叩頭謝不斬之恩，又謝了欒尚等，站身退出去了，敖光烈與欒公，覺空，退入後艙密室之中，低聲說道，二位教

主。有所不知，我用的這種水雷，別名叫作鋼崙火櫃。上足了絃，把標準定好了，不到固定的時刻，決不能爆發，計算着火櫃內崙子，轉的那個江夫，與水鬼在水中，洗水前進，到在敵人船下的江夫相比較，到達之後，還得等一會，崙子才能撥到紅藥上哪，水雷方能爆炸。豈能够走在半道上，火櫃就爆發了呢，我疑心他們，暗通敵人，故意的將標準，沒定那麼遠的距離，才有這場大不幸的事情發生。雖然是我想到此點，可惜沒有確實的證據，沒有法子訊問他們，我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二位教主從旁講情，我只得將機就計，發放了你我，故將二位教主，誰到密室之中，大家來討論討論，這件事情用何法，審查明白。樂尙思索了思索，開言問道，大寨主與他們，既是師兄弟，還有什麼可疑之處嗎。敖光烈說，教主此言差矣，請想父子天性，兄弟如手足，尚有勾引外人，殘害骨肉的呢，況是帥兄弟哪，此時我深恨我自己，不應該派他人辦這麼大的事，覺空說他們弟兄六個是親的嗎，敖光烈說不是，我那大師弟姓勾名永壽，二師弟姓左右光盛，三師弟名叫刁大鵬，四師弟姓董名茂，字表雲雄，五師弟鎮鎮海，六師弟姓胡名剛，字機強。樂尙問道，你們是怎麼一個師兄弟哪，敖光烈說，我等同堂學藝，十六年之久，離師之後我佔踞火山紅海峽，他們六個人在中江臥牛磯，漁樵山莊，家居納福，前幾年我才得着消息，遣人用書信，把他們邀到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內，命他們幫着我

，訓練雷火炮弩，水鬼嬰兵，他們自入火山之後，並沒與外人來往，也沒回過家，樂尙說道。如此說來，可也就沒什麼可疑之點啦，覺空說我的心理也是這麼想，敖光烈搖頭說不然，我們十六載同堂學藝，彼此就他們六人最近，離師之後，與我分手，他等六個人，不但未分離，並且搬在一處，聚族面居，號爲中江六俊，直到我把他們，找入山寨，雖然是凡事百依百從，對於我恭敬則有餘，親逆則不足。由此點觀之，才引起我的疑心揣情度理，不無破綻，因而與二位教主，詳細參考。雖然是亡羊補牢，尙未爲晚，樂尙等沉思了良久，緩緩說道此事大費週折了，不得着真贓實犯，怎能毅以心中所疑，就認真起來呢，探索這種隱密，我等在這痛定思痛的時候，可實在想不出什麼計策來，敖光烈聞言釋笑了笑，說道聽二位的口吻，當初就不應該舉這麼大的事啊，二巨奸聞聽此言就是一怔，愕然問道，大寨主這話從何說起，敖光烈笑道，作大事的人，必須有非常的毅力，抱定百折不回的宗旨，要勝過一切，決對不能毅，稍退一步，若是說出痛定思痛的話來，豈不是壯志消磨了麼，不怕二公多心的話來，我敖光烈，骨肉化了飛灰的時候，如魂魄有靈，到陰司也要聚集怨鬼冤魂，逐走十殿閻君，我來作個鬼王，樂尙覺空等，肅然答道，大寨主所論，我等傾心佩服，此後當以斯言，奉爲金科玉律，我等必要急起直追，步大寨主後塵，戮力進行，取一致行動，敖

光烈聞言哈哈大笑，說我不過是忿極怒極，幾句氣話。二位教主竟自如此高抬，我還有這麼一種毛病，說我胖我還是就喘，蒙二位教主過分的獎譽，我來一個大言不慚，就要出個主意，欒尙等一齊說道，願聞高見。敖光烈說，現在想出一個，試探我六個師弟的辦法，今夜晚派他們去窺探敵人的情形，他們若是忠於我的話，或者是與官軍私通，藉此可就全都明白啦，欒尙問那怎麼明白呢，敖光烈說明着派他們前往，暗地裏我後面跟隨，觀其行動，還有什麼不能明白的呢，二巨寇連連稱善，齊聲讚道，此計太妙啦，三賊計議已定，出了後艙密室，到在前艙帥所坐定，令下擺酒，命人把他六個師弟喚到，酒席已然擺齊，遂即一同入座，酒至半酣，惡賊停杯不飲，叫道師弟呀，失機誤事，全軍慘敗，這樣重大的罪名，不能輕々恕道，你們弟兄，還有個辨火沒有呢，六個人一齊說道，我等天資平庸，再担上這麼大的干係，可算是當局則迷啦，師兄你雖然是局內重要人物，終耳是比我們的，神志清醒多啦，請師兄你，開天地之恩指，一條明路，以贖前愆，弟等雖粉身碎骨，也是瞑目甘心哪，敖光烈聞言，假作況音思想的模樣，又喝了兩杯酒，吃了點菜，猛然間放下箸，說道哦喝有了，我想起一條絕妙的計策來，可是危險的很哪，六個人齊聲說，請兄長傳令，萬死不懼，危險又有什麼關係，惡賊聞言，佯作歡喜已極的樣子，說道賢弟等如此壯烈，吾復何憂，說着滿斟了一杯酒，讓道來來

來，我們且自各乾一杯，以壯行色，在座衆人，各自飲了一杯，敖光烈這才叫道師弟呀，你們幾個人，換水師衣靠，泗水入島，打探官軍的動靜，並查詞三教主徐鴻儒等的下落，萬一得手的時間，將徐達劉伯溫刺殺，所委三件事，不是必得完全辦到，能作到一二件，咱們弟兄臉也轉過來啦，不失我金光寨英雄本色，六個人慨然應允，說請師兄放心，此番入島打探行刺，乃是人力達得到的，這回斷不至於有負重託啦，天的時光，已然快黑啦，我等就出動，二位教主與師兄，穩坐中軍，靜候佳音吧，說罷站起身來，告退出艙，回到自己船上，更換水衣，各提了隨手的軍刃，棄船入水，分波踏浪，泗水直奔劉公島的後島坡，及至到達，離了水面，上了島坡，脫去水師衣靠，揣在身上，一齊施展輕身的工夫，如風雲閃電一般的，向前山而來，行至中途，忽見眼前劍光一閃，有人阻住去路，喝問什麼人，答口號來，中江六俊，細看對面的人，乃是莫文豪，連忙把手中軍刃，向上一指，又向下一指，用手拍了拍胸膛，莫文豪見是自家的暗號，不再多言，閃在一旁去了，哥兒六個又往前走，連闖三道卡子，全是打了暗號，就安然通過，直至小雷音寺廟內到在三禪大廳的後面，由腰中取出個銅鐘兒來，連連搖動，只聽得咯楞咯咯一陣響亮，這種聲音格外清脆，迥異風響，三禪大廳之中，一聲無量天尊，繼續說這，請六位義士進來吧，中江六俊在外面答言，說謹遵仙長法諭，遂即繞到大廳前面

此時張三峰，早已降塔相迎，六俊弟兄連忙行禮。張三峰是頂禮相還，執手相讓，到在三禪大廳之中，當即給他們引見，列位高人，然後說道，諸位呀，若非此六位義士，拯救我軍。噯，此時全軍早已屍骨無存啦。在座的衆高人，凝目無語，聽不懂張三峰這話從何說起。張道爺見大眾發怔，微微笑道，你們聽着糊塗吧，大眾點頭，張三峰謙讓六俊弟兄入座，然後這才根本原由的，述說了一回。衆高人聽罷之後，如夢方醒，齊說掛連哪幸連，巧遇呀巧遇，原來是張三峰，看秋霜寺長老，與劉公島的兇僧鏖戰。仙長爺不放心，駕着小船，離他們交戰的船隻不遠，來回打旋。萬也沒想到，中了兇僧同歸於盡之計，雷火爆砲，波濤湧起數十丈。小船震翻，張三峰被雷震與海水激打，已然昏迷，隨波逐浪，毫無知覺。忽然明白過來，苦旁邊有人呼喚，睜眼看時，見自己躺於房中軟榻之上，旁邊站着一人，約有四十來往的年紀，穿藍掛錦，白襪青鞋。看罷之後，迴思經過，便明白是被人家所救，方得到此。覺着口中有約味清香，運用內功，精神如常，翻身坐將起來，下了牀榻，打稽首口念無量天尊，這位居士，便是救小道的恩公麼，那人連忙跪倒，口稱仙師在上，這恩公二字，弟子可實在担不起呀，不過是仙師的功過約量，才感應的蒼天默佑，如鬼使神差的一般。弟子奉師命，去探劉公島的戰事，恰巧雷船爆炸，波及仙師的小舟，以致顛覆，彼時見仙師，神志不清，隨波逐浪，順流而

下，弟子努力追趕，好容易趕到廻水灣前，方才追上，得將仙師揹出水面，請到這小廟之中，家師給你老人家服了點藥，命弟子在此伺候，張三峰連忙把他攙起，開道令師是那一位，此處是何所在，居士你尊姓大名，那人鞠躬盡禮答道，弟子姓勾名成寧，乃是逍遙莊，公冶老鏢主的五徒弟，現在拜了虬髯長老爲師，此處乃是劉公島後山，鵝頭峰下。鎮島龍王廟，張三峰聞言很驚訝的說道，噢々々原來此處就是鎮島龍王廟，你快請令師虬髯長老來，勾成寧回答道，家師因有要事，不及待仙長醒來，同定我師兄降龍侍者，起身辨理去了，臨行留下言語，命弟子稟知，至晚三更時，便可歸來，那時見面，還有許多的要事相談呢，張道長只得耐心等待，勾成寧收拾茶點，慇懃款待，道長他覺着腹中飢餓，遂不客氣，用了些茶點，張三峰猛然想起往事，向勾成寧說道，請問居士，因何離了公冶老俠，拜在虬髯長老的門下呢，勾成寧見問，一聲長嘆，說唉，提起當年的事，愧死人也，遂將當年丟鏢的事，以至現在，草々的說了一遍，只皆因當年勾成寧由鏢行中領了師命，押鏢起身，中途上因爲攔阻醉韓喝酒，口角起來，他一怒將鏢旗子撤下，鏢船開到萬丈波濤島，堵着島門罵于飛，自以爲着，打倒于飛，顯一顯英雄名姓，萬沒想到，身帶重傷，落於江中，忍痛泅水逃走，准知道鏢是丟啦，還有什麼臉去見恩師，誤走臥牛磯，爬上岸來，因傷重昏了過去，恰巧中江六俊，捕魚回歸，見

是勾成寧。連忙抬至家中，用藥調治，勾成寧醒將過來，見有幾個人，圍繞牀前，內中有他哥哥勾永壽，連忙問道，這是那裏，兄長怎知我受傷，前來救護，勾永壽說，兄弟你先養傷吧，等你好了再說，勾成寧他就不能往下再問，調養了數日，傷痕漸漸痊好，勾永壽才對勾成寧說知，學藝回歸，師兄弟情重，不忍分離，才一同搬到你左二哥這裏來，我們那日捕魚回歸，恰遇你躺在島坡，因耳把你救回，你因為什麼受的傷呢，勾成寧說明以往，勾永壽勃然變色，怒沖沖的說道，該々々，教人家把你扎死也不多，我看看你帶這麼重的傷，必要重責於你，左二爺等連忙解勸，勾大爺這才耐着性兒，沒意思，往下深說。才給成寧引見了衆師兄弟，左二爺留他在魚椎山莊養傷並派人暗暗打探波濤島的事件，得知十小關三江，公冶成安受重傷，勾大爺大發雷霆，把兄弟關了一頓。勾成寧又氣又愧，對不起師傅師兄，急怒交加，金瘡迸裂，昏了過去，吓的勾大爺等，連忙給他調治，好在有師父賜，與的，七珍八寶返魂丹，內服外敷，才保住了他的命，他哥哥也不敢再深分啦說他了，好容易傷痕痊愈，又得知老達官，約三戰定三島，打走于飛，波濤島水寨，改了鏢行，勾成寧自然是喜之不盡，正想要回鏢局子，見恩師請罪，不料想噩耗傳來，乃是少達留公冶成安，傷後失調，金瘡迸裂，嘔血身亡，老俠客引咎自責，閉門思過，將鏢局子，給了徒弟們，絲毫不沾，勾成寧聞得這種信息，哭了

個死去活來，悲慟過度，一病不起，輾轉牀榻，數月之間，雖然病愈，已然是形銷骨立，六俊弟兄百般解勸，又調養了幾個月，身體方得復元，立志學驚人絕藝，找于飛給師兄報仇，六俊弟兄，才把他送到鎮島龍王廟，跟隨虬髯僧學藝，後來敖光烈招致中江六俊，入火山紅海峽，六俊等不敢違背，至鎮島龍王廟，求計於虬髯長老，老和尚指示他弟兄，入火山紅海峽，安心聽命於敖光烈，一不准與外面人來往，二不准回家探望，敖光烈深信不疑，好於中窺其內容，以作將來，掃滅火山紅海峽之內應，每年我必去火山一次，暗中與你們會面，聽取一切機密，六俊弟兄，遵命入火山，髯僧果然每年去一次，惡賊敖光烈，連個影兒也不知道，近年來，勾成寧水旱的工夫，以臻上乘，髯僧才帶他入火山，兄弟們會面，最近勾成寧自火山紅海峽回歸，聽哥哥說，不久會兵劉公島，必有一場兇殺惡戰，火山的水軍，最可怕的就是，雷船，火船，弩船，砲船，鐵甲衝舟等，倘與官軍對敵，他必施展，這幾種利器，恐怕明軍將帥，死無遺類矣，勾成寧聞聽，口稱兄長，既然這麼厲害，怎麼不想辦法哪，六俊齊聲說道，當然是得想主意，豈能袖手呢，此番到在軍前，拚着紛身碎骨，也要報效朝廷，勿論如何，也不能教這兇徒逞此很毒之計，你先回去，舫報高僧，我等會兵劉公島的時候，得機會必至後島廟中，面見高僧，請求指示機宜，勾成寧這才回來，在這個時期，劉公島可就熱鬧啦，髯僧

由五台山，將事辨定，順便到勞山上清宮，去會太清仙師，攀談了數日，才做別回歸，用魚皮飛船，航海回到廟中，師兄弟們，參見老師，大徒弟合掌回道，啓睡恩師，劉公島內，小雷音寺廟主，親自率人前來，表面上是來拜會，實跡上大概來查看麼什似的，幸耳是我們山洞嚴密，未曾被他們窺破，賊等閑說淡扯的，鬼混了些時，敗興而去，髻僧聞言，只是微微的冷笑不語，降龍侍者，不便往下再說，勾成寧向前回躡了，去火山紅海峽的經過，高僧聽罷，手撚虬髯，沉思了良久，慨然嘆道，却運來臨，奈何奈何，當即吩咐勾成寧，每日到劉公島前打探，軍前的消息如何，速報我知，勾成寧遵命辦理，這一日恰巧將張道爺救回，髻僧連忙藥藥調治，安放在牀榻之上將息，偏遇上劉公島內，妙華教主遣徒弟靈機子，來請高僧，聲稱有緊要的事情相商，髻僧因爲身入險地，預防不測，帶大徒弟一同起身，命勾成寧謹慎服侍，俟張道長醒來，對他說明，我不久就回來，高僧去後，勾成寧將山洞封閉，在石室內侍候着，及至張道長醒來，說明原委，然後預備茶點，張三峰想起問他的來源勾成寧才將以往的情由說明，道爺聽了他一切的遭遇，嗟嘆不已，說唉，雖然是劫數當然，也得責你一念之差，才引起了許多的風波，勾成寧若々稱是，又將火山紅海峽的事情，詳細論了論，張三峰疑神不語，沉思了許久，念道無量天尊，聽你之言，或可有良好的希望，勾成寧聽不明白，不敢追問，只得

答個是字，正在這個時候，忽聽金鐘响亮，成寧說道：「吾師歸來矣。」說話間洞門開處，僧僧師徒，到年石室之中，相見之下，彼此行禮，侍者上前參拜已畢，二高人分賓主落坐，髻僧說我輩沒想到，他捲入却數之中，似道兄你之功行，尙自險遭不測，根基淺薄者，正不知得有多少逢却在數的，張三峰笑道：「生死二字，如我輩者，也得任命由天，況其他者乎，貧道若非令徒，由狂波怒浪之中，救回寶刹，諒必善於魚腹啦，大恩不可言謝，祈賢師徒諒之，說罷站身，向他師徒，各打一稽首。高僧率徒弟，頂禮相還，笑着說道：「既言不謝，此禮爲何，張三峰說：『唉，混跡於塵世，豈能脫俗，常言說的好，一客不煩二主，目前的事兒，還要累及僧兄，望以生靈爲念，慈悲慈悲吧。』髻僧慨然說道：「義不容亂，當隨諸公之後，以除邪氣，島中妙華寺主，也是我們同類，適才派徒弟把我叫去，其議肅清之策，以救生靈塗炭，惜乎時機尙未成熟，未得具體的辦法，我又記望着你，因而火速趕回，請你暫且回歸水軍，以免明營失了主骨，待等火山紅海峽，這枝賊兵開到之後，彼時再來廟中相會。共議破敵之策，但是不可，對人宜世，因爲事情，不得要領，任何人也不能教知道，免得貽笑大方，並須嚴防意外，張道長連忙應着，當即起身作別，出離山洞，躍入海中，正自泅水前進，遙見島坡上有人，遮足了眼神，才看出好，是程老俠背着雲威，洒水而行，中途見程老俠力盡，急忙伸手援助，回到水

師營，他等上船之後，道爺回歸自己犬中，更衣已畢出來相見，乘高人詢問情由，道爺是秘而不宣，衆人知機也不再問，後來火山紅海峽的賊軍開到，張道長背着衆人，到劉公島後山，鎮島龍王廟，很去了幾次，最後與妙華教主，六俊等會面，將破敵之策，已然完全劃定，六俊弟兄嫻負，破毀六隊船隻，用最狠毒的手法，縮短爆炸的時間，水鬼們揹着，鋼輪火櫃，不容到達官軍水師營，便行發動，前軍自然全體潰滅，妙華教主說，我寺院之中，留下四名弟子，兩名羽士軍，等到是時，一齊發動，將劉公島完全占領，封鎖島門，在入島之處，埋伏下水雷，等着賊軍敗退，回來的時候，將水雷發動，教他等全軍覆沒，若真時走的這條道兒上，豈不是大功告成了麼，張道長說，一網打盡了的話，恐其不易吧，請想從古至今，凡是絕戶計，辦不到的時候多，准能殺占領了劉公島，反客爲主，教賊人失了巢穴，我們有了根據地，那就得感謝天地，髻僧接口說道，比如說由着道兄你的理想，如願以償，勝負收亡，也不能看出一定來，張三峰道然問道，高僧此話，從何說起，髻僧說道，以我輩之能，你以爲就必操勝券嗎，張三峰略加思索，回答道，我們對付不了的人，很少吧，髻僧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兄啊，你也是看的太容易啦，請你要慎重，須知賽無之祗，獻我輩全力，能枝持得住，便是萬幸，或者還計失敗呢，張道長聞言，嘆道強中更有強中手的話，誠哉斯言，髻僧點頭道，處處必

須加勝慎從事爲妙哇，張三峯復又說道，恐怕收拾劉公島內，當非易事啦，就是你們幾位，分派不過來吧。妙華教主說，先覺上人，善度覺空未成，險遭砲火之危，在他要發動的時候，預先逃出，住在我妙華寺內，髻僧說有先覺禪師在內，人也不够用，大家又參酌了會子，才議定了，到開兵的時候，與之鏖戰，前重上，兵對兵，將對將，一場斷殺，到在不得開交的程度，火山紅海峽的隊伍，雷火砲弩衝舟等，必要一齊發動，真衝官軍水師連營，不等到達，水雷必然爆炸，雷火砲弩衝舟等，全軍覆滅，賊軍當然要作孤注一擲，舉全力進攻，彼時再用，我們適才定的，調虎離山連環計，豈不成功了麼，這種戰事，用不着衆高人，可以全體來此，共入劉公島，整理一切，這個主意商量妥了之後，張三峰向六俊說道，你們弟兄前進的時候，以督催水鬼嘍兵爲名，由海底泅了，來此處可也，六俊說不，我們當然時遠々の，藏匿海中，待等事定之後，我們還要隨着敗兵，回去見敖光烈，衆高人說道，那逆寇豈能與你們，善罷甘休，六俊慨然答道，憑兩行伶俐齒，掉三寸不爛舌，昌險去作一作，占幾成能將他說住，以便探聽消息，爾時通報，庶可得收全功，衆僧道深在六俊的壯志，都說好是好哇，惜乎太險哪，六俊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畏首畏尾，身餘其幾，張三峰說託天子洪福，或可不至於發生意外，你們記着，勿論是水軍早寨，你們要是來告密的時候，別錯了暗號，用軍刃上指天，

下指地，手拍胸膛，自然無人攔阻，六俊點頭，說謹記謹記，張道爺由囊中，取出一個銅鈴來，交於六俊，說你們拿着此物，探知我等在那個屋子說話，在外面將此銅鐸搖動，屋中要有可背的人，我必出來相見，若是沒有外人，當即呼喚你們，進來相見，六俊唯唯應若，諸事停妥，分頭各幹其事，張三峰退歸明營，人不知鬼不覺，第二天在大帳上共議軍情，這才說明內容，同徐劉二師將調虎離山連環計，分派了分派，前軍分八隊，用八門金鎖陣成法，水師營主力軍，密佈防守一切器械，及至是日開兵，張道長約衆高人，預先駕船退走，繞至劉公島後，棄舟登陸，奔至鎮島龍王廟，已然撲空啦，張道長當先率衆入島，到在那裏的時候，先覺禪師，與妙華寺弟子，率羽士軍，會合髯僧師徒，就動起手來，並沒費多大週折，全島的要塞，俱已厄住，已將島口封鎖，下好了水雷，張三峰等才到，登鵝頭峰，往海面上觀看，賊軍的主力，已然追下官軍去啦，徐鴻儒等，與八隊官軍鏖戰，一點也佔不着上風，彼此傷亡的很重，賊軍中桅杆上瞭望的教儒，下來稟報，我軍主力，被衆教主帶着，追襲官軍去啦，此時我軍無援，衆嘍兵有很多跳入海中逃走的了，請令定奪，徐鴻儒聞報大驚，連忙傳令，我軍速速，突圍退回島口，這道密令下去，衆賊軍如同得了赦旨一般，一個個奮勇當先，突圍而走，往回裏逃，官線整隊追來，徐鴻儒會合衆匪首，在後路上保護，且戰且走，前軍已到劉公島口。

萬也想不到，搖山震海的，一聲巨响，水雷撥動，徐鴻儒在棧路上，被這一震，波濤湧起數十丈，船隻盡皆覆沒，衆敵匪等，卒陷於海中，離着島近的賊軍，俱百炸爲挨粉，花侯爺與衆家公王大將，催動官軍追趕，被這水雷轟的一聲爆炸，官兵的前軍戰船，尙自顛覆了許多，花侯爺忙傳令停止前條，往島上看時，大明營的旗幟，隨風飄擺，花侯爺等，見了甚爲驚異，暗中想道，我家主將，用兵之法，太以神奇啦，怎能設分兵取得劉公島呢，正在思索之間，海中已然波平浪穩，由裏面衝出一條大船來，船頭不站定一家道長，輕搖拂塵，態度安閒，一部虬髯隨風飄擺，定睛看時，乃是張道長，常王爺花侯爺等，一見驚喜非常，連忙催轡前進，會合到一處，衆位將軍過船相見，一齊說道，世外高人，爲國家如此的効勞，我輩食君祿者，慚愧已極，張道長笑道，列位王侯何出此言，若非諸公大所神四，與教匪鏖戰，我等山僧野道，又何能乘須奪其巢穴，大功告成，乃係全軍之力，並且仰仗天子洪福耳，衆將說邀天之助，乃固定理也，若無列位高人，我輩雖有匹夫之勇，也是無濟於世啊，張三峰笑道，諸公言重了，敢請列位王侯，重整八卦金鎖陣，異停島口之內，候賊兵回歸，與他們再決雌雄，衆將連稱遵諭，急忙調度船隻，分配一切，張道長會同衆高人，急急清理島內各處，派羽士兵圍困歡喜禪林，然後肅清小宋音寺，將將佈置就緒，同衆高人回到島口內，水師營戰船之上，與衆將

略談島中諸事。賊軍已然退回，張道長連忙分派，將船隊開出，用八門金鎖陣的形式，紮在劉公島外，遂命揭起掃滅邪教，大義討賊的白旗，催動大船，通過八門金鎖陣的船隊。開到軍前，拋苗停住。賊軍中當先臨敵的是司徒烈。被周顛上人，臨敵捉住，帶回本軍，緊接着閃電彌勒佛橫空臨陣，飛龍觀主尙青雲，戰他不下，先覺上人出頭，掌打兇僧，連賊船全帶回本隊，收押了兇僧與賊兵，皮冲討戰，被澹台島主。架震了紅毛海鬼與到山四太歲，最後赦光烈臨敵。打出烈焰金針弩，老島主帶傷收回，及至救護上船，已然是昏迷不醒人事，張三峰暗暗佩服髻僧的見識，正想要捧劍臨敵，決一死戰，忽然賊軍敗走。道爺不知須實，未敢妄動，及至賊軍去遠，方才知曉是二帥回兵，賊軍恐怕首尾受敵，因耳逃走，此時再追，可也來不及啦，只可等官軍開到，會合徐劉二帥，說明適才的戰事，遂即合兵一處，退入島中，抽調早軍大隊，開入劉公島內。分守各要隘，將妙華寺的羽士軍，替換下來，帶着狂奔歡喜禪林，快活趙遙寨，衆高人與二帥衆將等。者入裡面，拿住了殘留下的許多淫尼，以寬管理藏春所的衆人，將藏春所中的婦女們，聚集一處，派安人保護，光慰他等安心忍耐。待等戰事稍定，按着的貫，送交該管地方官，分別招集家屬認領，以便團變，這些個婦女們，自然是感恩戴德，歡喜非常。二帥分派已畢，一齊退歸小蛇音寺內，用罷子晚戰飯之後，分派巡查內外寨，裡外圍

子，被差處人，遵令去訖。二帥陪着衆高人，議論追趕賊軍，肅清則外之策，張三峰說道，肅清二字，離題太遠哪。此時還談不到，當前的急務，先救護澹台老叟的傷痕要緊，大衆一齊稱是，一同急奔水軍戰船，到在中蛇，見澹台老叟，依然是昏迷不醒，因爲雲蛇海風之症尙未痊癒，嚴令手下，不許被他知道老島主受傷之事：先覺上人，髻僧等點頭嗟嘆不已，張道長差手着急道，我的葯力無效，這便如何是好，髻僧在旁慘然答道，說彌陀佛，我對大衆實說了吧，賽無之那赦我，他打這種暗器，名叫五毒烈焰百子金針弩，這種狠毒的物件，只要一發出來，便是一百枝，比繡花針還小，一經被其所傷，七日之內，一笑而亡，任你神也仙也，也是不能救治，澹台老翁遭其戾手，一點指望也是沒有啦，我們別無他法，也只得沒妙策，捉拿赦光烈給他報仇也就是了，張道長聞言潸然淚下，衆高人也淚流不止，徐劉二帥怔柯柯的說道，我們就這麼瞧着嗎，髻僧嘆道，不瞧着又當如何呢，二師聽高僧之言，掩面痛哭，衆人解勸，且入島再說吧，這裏離水軍上陸，入小蛇音寺，將三禪殿改爲大廳，大家按次序歸座，爲澹台老叟的事，俱都是愁眉淚眼，髻僧與先覺上人，一齊說道，我們大衆且將傷心的事兒撇開，要從長計議，降服賽無之那赦光烈之事，請大家想情，赦光烈這個賊的兇勇，我等應以何法，擒此逆賊，以除大患，倘若無有完善的防備，說句不幸的話，趙遙島主便是榜樣，可不是

僧，揚他人之不風滅自己的銳氣。這惡賊可不是好相與者，望祈列位高人，慎重從事，以免發生意外。張三峰二然說道：謹慎從事，理之當然。個人盡個人之力，吉蛇禍福，且聽天命。髻僧合掌說道：彌陀佛。道兄之論，真是達人達語，正在說話之間，忽然銅鑼的聲音响亮，張道長就知道是六俊到來，連忙答言，往裏相讓，六俊弟兄到在裏面，與大眾見禮已畢，謙遜入座。張道長把台末原由，對大眾說明，然後問六俊的來意。他弟兄將被差而來的一切，詳細說明。張道長得知了原委，急忙向衆高人說道：可了不得啦，放光烈這個賊可真厲害，他用的是欲擒先縱投石問路之法，衆高人齊聲說：道兄猜的不錯，髻鐵說：放李烈必要親身前來，我們須要仔細提防。張三峰說那是當然啦，我們大家立刻就得出動，最要緊的，每位要拿一面鐵甲防牌，以便抵禦惡賊人的暗器，衆人說此法甚妙，遂即傳話，命手下人預備。少時將掛鐵甲佑擋箭牌取到，每位提了一面，張三峰向二師說道：二公多加小心。在兩廊埋伏下長箭手，與火弩等項。以防萬一，徐劉二師連連應若，立即照辦。張道長向六俊弟兄耳旁說了幾句話，他弟兄飛身出了三禪殿。遵照張道長的許策辦理去了。衆高人四散埋伏。張道長與髻僧，先覺上人，出了小雷音寺。遲見對而來了一人，其快如飛，臨近看時，乃是莫文豪。張道長問道：有何急事，莫文豪說：由後局來了一條黑影，身法輕捷異常，迅速之極，看那意思，是

奔小雷音寺來啦，弟子在瞭望台上，看的甚清，因耳急急奔回稟報，好作准考，張道長說已然準備好啦，莫文豪說道，那賊說話就要到啦，我們快隱避起來吧，僧道等點頭，各找隱身之處，沒有一盞熱茶的紅夫，賊，就來到啦，張三峯定睛看時，來者正是逆水飛神賽無之祁敖光烈，這惡賊等六俊起身之後，又密議了一回，復奪劉公島之策，這才起身隨後追來，別看山勢險峻，他走將起來，如履平原，放開了脚步，與駕風差不了許多空大的紅夫，到了小雷音寺，任憑裏外有多少道卡子，他是安然通過，誰也未曾看見，及至進了小雷音寺，窺房越脊，奔到三禪大殿對面的廳房上，隱住了身形，向四下裏觀望見三禪殿內，燈爛輝煌，許多的將士環甲而立，上面端坐徐達竟劉伯溫，看那樣子是議論軍情呢，並不見張三峰等一干人，看吧之後，心中輾轉，這一班助紂爲虐的匹夫等，不在這裏，不定又有什麼作用，他正在思索之間，猛聽得人聲一片，抬頭看時，在東南角兒上，烈火高飄，羅音響亮，喊聲大作，又見有人報上三禪大殿，高聲喊了一個報字，聽徐達往下問，報到何事，報事的喊道，糧草堆不知道被那裏來的賊人放了火，狂在燒將起來，請令定奪，只聽徐達傳令說再探再報，探事的遵令退出，見徐達差派衆將，救火拿賊，衆將等慌々張々一擁而出，房中只剩下徐劉二帥，再就是站堂的軍士，惡賊一見喜出望外，心裏想着，這把火像是六俊放的，用的調虎離山計，真要是如此啊

徐達劉伯溫準得被六俊殺了，他正在猜想之邊，忽見幾條黑影，如飛的奔向大殿的後面去了，聽後面窗戶一響，見六俊弟兄跳至裏面，各幌軍刃，撲奔二帥。徐達劉伯溫，各拔佩劍相迎，兩邊的軍士，爭先的抵抗，在房屋之內，亂戰在一處，惡賊敖光烈在暗中觀看，喜的他心花怒放，這總算證明了六個師弟，毫無異志，並且佩服他們的膽了，竟敢如此作爲，他正在高興的時候，見三禪殿內那些個軍士們，盡皆帶傷，紛紛栽倒，徐達劉伯溫進入裏屋，眼瞧着六俊弟兄，也追到裏面，猛聽得克查一聲向亮，裏屋中燈光消滅，敖光烈在房上吓了一跳，暗暗着急，待了不大的工夫，徐達劉伯溫，由裏屋出來，高聲呼喚來人，由下面上來數十名軍漢，進屋中，把受傷的軍士們，抬起來，出大廳，向外面去了，又有人把窗戶，收拾好了。徐達等歸座，高聲喝喊，將刺客邦了出來，只見從裏屋，兩個軍士參一個，推々雍々，將六俊弟兄，邦到帥案前，見六俊弟兄，還真不舍乎。潑口大罵不止，口口聲聲，只求速死，就見徐達拍案大怒，喝令推至院中，將他等斬首。衆軍士應聲得令，把六俊弟兄，推出了三禪大殿，惡賊敖光烈，看到這個地步，那敢怠慢，急忙向腰中，抽出三十六節，連環飛龍棍，一聲吼叫，恰似鳥鳴，飛身跳將下來，使開了連環棍，如瘋狂的猛虎，似酒醉的蛟龍，向官軍一陣亂打，姑軍士四散奔逃，他將六俊的邦繩撒下，喝道隨我來，快走，說吧，飛身上房，向外够奔

六俊弟兄在後面緊緊跟從，闖出了小雷音寺，向後島逃走。出來不遠，迎面有人喝道：「來人少往前進，其家在此。」劍光閃處，見一人擋住去路。敖光烈問這什麼人，敢擋住你家大寨主的去路，通名受死。對面那人哈哈大笑，說：「某乃鄭老劍客是也。敖光烈啊！了一聲，說你是鄭光明嗎？老劍客爺說然也，你是那裏的大寨主，姓字名誰？」敖光烈通了一姓名，偷槓就打，老劍客左手挽着防牌，右手捧劍，上步進招。劍楞在還，戰在一起，走了有十幾個照面。聲音四起，羅聲震耳。敖光烈不面動手，往四下觀看，遙見燈球火把，亮子油松，四面圍攏上來，形成一個大簸羅圈，高舉燈火，喊殺助威。又聽得經聲佛號，彌陀佛，無量天尊，接連不斷，從人群之中，出來了幾個僧道，奔至當場。鄭耳劍客，撒劍跳出圈外，喝道：「逆賊你看，用手中劍點指着說，他是張三峰，那是光覺與周顛二位上人，這位就是虬髯長老，你們幾位多親近親近吧！張道長厲聲叱道：孽障啊！爾還想逃脫嗎？敖光烈向大眾高猿笑了笑，將手中連環棍一擺，够奔衆高人，橫掃過來。髯僧當先，向前接戰，先覺上人說：「大家別瞧着，一雍齊上別叫他們逃走。衆高人各持軍刀，將敖光烈圍在當中，惡賊一條棒，獨闖衆高人，毫不懼怯。一面勳着手，喊叫師弟們哪，趁此機會，還不突圍而走，等待何時？」六俊弟兄齊稱遵命，當即撞入官軍隊中，左衝右突，赤手對刀槍，被他們打散了官軍，突圍而去。敖光烈一條楞，把招數走開了。

衆高奈何他不得。惡賊動着手，見六俊去遠，他哈哈一陣狂笑，說張三鋒等聽真，你看本寨主，猶在地下，跟你們較量較量，說話間往下一伏身，就地亂滾，施站獅子滾球地躺棒，衆高人一見，甚爲吃驚，張三峰道長，大叱孽障休要逞能，待貧道收服於你，遂卽斜身臥步，使出罪八仙劍的解數來，放光烈實指望沒有人抵他的地躺槓，料想遇上了罪八仙劍，他也是異常驚牙，連忙變換招，單手掄棒，由囊中取出五毒烈釵金針弩，向張三峯劈面打來。仙長爺用防牌，遮住面門，身卜雖然落上幾支，好在這身破內，給擔住啦，惡賊見不能成功，單手掄棒，用一招風掃落葉的架式，脫的跳出圈外，大喝道再會吧，某家去了，說吧如飛向後島逃去，衆高人也不便深追，一齊撤退回來，進了三禪大殿，對徐劉二帥，說知適纔的戰事，二帥齊說便宜他呀，遂卽派人安置受傷的將士等，然後向衆高人說道：這惡賊如此兇勇，可實在是不好辨，鬚僧說若不是事先提防，他發出暗器來，還說不定怎麼把呢。張三峯嘆道矣，幸耳是我的破內護身哪，不然的話，又被其害，徐達說道明一天，我們調齊了船隊，至島後將賊船圍困，再與他一場鏖戰，諸位以爲如何。鬚僧搖頭道，這却使不的，徐帥你要知道，委的勢力，並不薄弱，準要是鏖兵一戰，難操勝券，爲今之計，只得取守不取攻，徐圖良策，能將放光烈降伏，彼時纔尙覺空等，就容易解決啦，張道長笑道：話雖然如此說呀，可能用什麼

法子，滅此強敵哪，元化和尙說：這就得用你那句口頭語啦，定數所在，待機而動罷，再僧說這倒是實在的話，沒有機會，費盡了多大力量，也是辦不到，好在賊軍之中，有妙華教主，以作內應，六俊弟兄，他也深信不疑啦，賊軍之中，一切謀畧，瞞不得我們，隨機應變，因時制宜，雖不能大勝，決無失敗之虞，衆高人齊說此言有理，我們只得耐着性兒與他周旋，惡賊必有伏誅之日，也不過時間的早晚吧，大家議論已畢，分班歇息，至次日用罷早飯，無事閑談，張三峰向公冶老俠說道，老達官哪，貧道報知你一個喜信，我來請示請示，昨夜中江六俊前來，你述說的經過，在倉促之間，就預備提防逆賊，沒有工夫細談，仙長你所說的勾成寧，是否我那寶貝徒弟，張三壞說要不是他，我可給你報的什麼喜信呢，當將勾成寧的經過，詳細說了一番，老俠客聞言，是悲喜交集，說阿彌陀佛。謝天謝地，只要他沒死，我一生就沒有什麼遺憾了，但不知他現在那裏，再僧說我命他在後島藏身之處，偵察賊人的動靜，不久當然就要回你，報知一切，正說話之間，勾成寧從外面進來，與衆高人行禮已畢，回稟道，後島不見賊的動靜，夜間遙見幾條黑影，好似賊人入山打探，弟子當即用空谷傳音法，知會各處卡子，和意提防，後來未見如何變動，特此回來交令，再僧點了點頭，說一切都知道了，你且過去見過你恩師罷，勾成寧來至公冶老俠面前，疊膝拜倒，呼道恩師啊，不肖的弟子因一念人差

連累我兄嫂雙雙喪命，實在無臉面與你老人家相見啦，說吧痛哭不已，老俠客看見五徒弟，跪在面前，大放悲聲，回思舊景，想起兒子成安，受傷回歸，以及調治傷痕，找于飛會戰奪島，回到家中，兒子傷後失調身死，兒媳殉夫友劍自殺，種種的情況，歷歷如在目前，免強鎮靜，閉目理再，列高人見他師徒的情景，無不慘然，跪着的是愧悔交加，淚隨聲落，哭了個痛，坐着的低眉垂目，老淚縱橫，默不作一語，三單大廳之中，隨着勾成寧的哭聲，引起了些個長吁短嘆的音韻，正在這個時期，猛然由外面慌張張進來一人，高聲喊道：報！這一聲喊喝，打破了所中的沉寂，公冶老俠這邊，一面拭淚，伸手拉起自己的徒弟，說矣，舊事休提，倒省去許多煩惱，張道長那邊，不及與他師徒說話，忙問報事的，什麼事這等大驚小怪，報事的人回答，說水軍中遣人來報，說是澹台老俠，此時神志清醒，傳話請二帥與列高人的見，有要事面談，越快越好，萬勿遲延等語，未將因耳報事急迫，望祈恕罪，張三峰把手一擺，報事人站身退出，再僧說可不好啦，衆高人聞言俱是一怔，張三峰急急問道，聽僧兄之言，莫非澹台老叟，未日來臨了麼，再僧慘然落淚，將頭點了幾點，說我們去看一看罷，說着話一齊站身，公冶老俠也就隨着一同出來，離了小雷音寺，趕奔島邊，上戰船至中軍後艙，來至裏面，見老俠昏沉，躺於床上，從人上前回稟道：適才問老島主明明白白，此時又昏了過去，衆高

人聞言點頭嗟嘆，一位位呆々的在床前站立，待了有兩三盞熱茶的工夫，見澹台老叟面色漸漸轉紅，忽然間睜開二目，見衆高人圍立床前，老島主向大衆慘笑了笑，徐劉二帥見此景况，早已忍不住，兩行珠淚掛將下來，張三峰與元化和尙上前拉了老島主的手，強忍悲聲，問了聲你心中覺着如何，想是好了一些罷，澹台老嫂頓聲說道，想着好一些的念头，請你們打斷了吧，現在我感覺着，與諸公決別只在目前啦，大家不要悲傷，身爲武夫，撞蕩半世，以行將就木之軀，得能疆場效命，報皇王水土之恩於萬一，稍盡人民之責，仰天子洪恩，仗二帥之虎威，手刃救匪，誅斬則盜，站平生之末技，隨諸公後行俠義之道，死於王事，因公殞命，望衆位高人，爲我稱慶，喜只喜死得其所矣，以身報國，有何遺憾，恐小兒女們，不能明此大義，免不得悲慟面外，還要發生誓死報仇等情，雖然說是他們一點愚孝可嘉，惜乎只知盡小節，不知全大義，此乃老朽一大恨事，望諸公免爲其難，設善法，預防以上的恨事，對他們曉以大義，戰死疆場，爲國効命，是最難求得的事，倘若真是純孝，遵先人之遺志，節制悲哀，保重身體，須知澹台門，獨脈原傳，當以祖宗血食爲念，勿蹈斷絕宗祧之大罪，一矣生兒育女之後，訓導的文成武就，子女已達成人之年，斯時爲國家可盡忠，爲友可盡義，只要是死得其所，生亦弗如也，此乃爲人子之大道，正所謂棄小節而全大義，反之不忠不孝，天下之第一罪人矣。

澹台老嫂說到此處，已然是刀盡聲嘶又婚迷了過去，衆高人各以一雙淚眼，彼此相顧，作聲不得，可嘆這一班高人達士，參殫悟道的人，處到這個境遇之間，也是五中如焚，神志婚亂，說什麼一塵不染，萬慮皆空，俱籠罩在七情之內，可見得空玄二字，不是等閑人可能了悟透徹的。衆萬人正在這悲傷萬難之際，澹台老叟又緩轉過來，有氣無力的，叫道諸公啊，適才所言諸事，懇請大發慈悲，勿論如何，望祈嚴厲告戒我那兩個小奴才，悟守舊範，遵從訓示，我不但死亦冥目。當感恩戴恩於幽冥，說罷緩了緩氣，說矣，言盡於此，我們永訣啦，說吧臉上浮出笑容，就溘然長逝了，張三峰與元化，兩個人拉着老島主的手與腕子，聽他說完了話，冥目西歸，不由得悲從中來，洒淚說道老居士，你就這樣撒手去了嗎，先覺上人慘然說道，請高僧高道放手，教他去吧，張道長與元化僧，放開手，悲切切的長嘆短嘆，忽聽旁邊，曠冬冬的向亮，回頭看時，乃是徐劉二帥，慟極婚倒，衆高人顧不得向死者落淚，連忙過來摻扶，獺垂叵叫，徐達與劉伯溫悠悠氣轉，失聲痛哭道，老島主傷後慘亡，真是愧煞人也。再僧免強鎮靜着說道，二公就忘了適才亡人之語，當慶幸其死得其所，勿爲其悲傷也，張三峰嘆道我平昔任何事件，都看得開，今逢澹台公之變，貧道方寸亂矣，再僧說情感至深，方得如此，人之恒情，我輩亦難例外，你須要沉心靜氣，以善其後，勿再作俗態也，張三峰聞言，打稽首口

念無量天尊，當即閉目靜默了片刻，這才睜開了二目，請大衆入前艙落座，命手下人備辦棺木，又備託速即預備紙筆等項，少時一切備齊，張三峰提筆拂紙，一揮而就，寫完了之後請大衆觀看，髻僧等向前觀看，見張三峰所寫的，乃是澹台老叟的口吻，遺與雲威月華的遺囑，大致與澹台老叟的遺言無異，下面是名字及遺命等字樣，其後是奉託張三峰代筆，其次是衆高人受亡友之託，負維護訓導之責，列名於下，衆高人看罷，連連點頭，張道長說不寫這張遺囑，恐雲威誓死復仇，必受敖光烈之害，因爲月華那女孩子，剛毅過爽，較比乃兄，過之無不及，惜乎亡人並未提及，貧道將他加入，我們也好管轄他等，俾免發生意外，衆人聞言無不稱讚髻僧說張道友迥異常人，我輩望塵莫及，適才聞我勉強抑住悲慟，勸說了幾句，他竟自斂神定性，驅魔於外，心內澄清，請看佈置的一切井井有條，毫不紊亂，可見得其道心堅定也，張三峰笑道，偶爲外魔所侵，神志昏亂，一經僧兄點破迷關，靈台，徒覺清淨矣，大衆一齊說道我等必須效法道兄，倒免去若許的煩惱，說罷依次提筆，在遺囑上，簽了名押，然後交張道長收存，此時棺槨抬至，將要入殮，不期雲威趕至，把衆高人嚇了一怔，張三峰慎目問道，汝不在後艙好好養病，來此何幹，雲威直着眼答道，前來奔喪，也不等張道長說話，幌悠悠直奔後艙，到裏面，看見老人家的屍體，其貌如生，不由得奔向前去，撫屍大慟，只哭了兩三聲，

氣就閉住啦，手下人一面厥叫，一面要往前艙報信，衆高人已然邁步走入，見此情形，無不嗟嘆。張道長向前連聲呼喚，二帥傳令，派人查訊是何人走漏消息，被少島主得知，少時奉命的人回來稟復，說是逍遙島的從人與團丁，得知老島主故去的消息，痛哭失聲，被澹台將軍得知，嚴厲追問起來，他等隱瞞不住，才將實話實說，二帥聞言也是無法，把手一擺，退去稟事人。此時雲威緩緩醒過來，嚎啕大慟，悲慘之極，容他盡情的哭了一氣，張三峰連說帶勸的，抑止在雲威的悲聲，將遺囑取出，命他跪在牀前，叫道雲威呀，這是你老人家的遺囑，雲威連忙接將過來，張道長道，你高聲朗頌，念來大家聽，雲威那敢違背，只得從頭至尾依次念來。可算是一字一淚，句句慟心，及至念到，倘若真是純孝，遵先人遺志，節制悲哀，保重身體，須知澹台門，獨脈單傳，當以祖宗血食爲念，勿蹈斷絕宗祧之大罪。這句上，悲慟已不能成聲，二目一翻昏了過去，大衆又把他厥叫過來，雲威哭着叫道老人家呀，教孩兒何以爲人哪，題目重大，我當如何呀，遂又將遺囑，詳細看完，俯伏牀前，又哭了個死去活來，張道長沉着臉，厲聲叫道，雲威呀，你將遺囑已然看完，可明白這小節與大義嗎，雲威掩面悲泣，並不回答，張道長怒道，好孽障，汝敢沾名釣譽，爲博報仇之美名，以榮自身置大義於不顧，甘爲天下之罪人，西罷嘿々々冷笑不止，雲威聞言止淚含悲，口稱師尊哪，弟子雖不肖，亦不至於

爲一己之虛榮，速背遺囑。惹天下人唾罵，勿庸說弟子曾蒙師訓，雖至愚之人，亦不能出此下策，衆高人齊聲讚道，好明白的孩子，如此深明大義，澹台門有子矣，張三峰也是笑而言曰，要是這個樣見的說法，再實力奉行的去作，不但澹台門有子，亦不負貧道授徒之一片婆心，雲威往上碰頭說道，誓遵遺囑，心口如一，决不使先人飲恨九泉之下，更不能甘作世間第一的大罪人，衆高人一同說好好，理應如此，將要傳話，將老島主入殮，忽然由外面闖進一個人來，飛奔到靈牀之側，撫屍大痛，連哭帶喊，大叫老爺子啊，一步來遲，你老人家就與世長辭，就不管你這一雙苦命的兒女啦，說罷大哭不止，沒有多大的工夫，就昏了過去，衆高人與雲威看時，乃是月華姑娘，雲威頓足哭道，怎麼這麼巧，偏偏在這個時候他趕到了，衆高人說你就別哭啦，你妹妹已然閉過氣去，別人不能向前，你是他胞兄，還不上前喊叫，等待何時，雲威聞言那敢怠慢，急忙上前扶起，拍着後背，頻頻呼喚，姑娘才悠悠氣轉，原來是前者登州慶兵之時，月華姑娘奉命，率領褚氏弟兄，護理水軍，後來澹台老叟，恐逍遙島有失，密派侄女與徒弟們退守逍遙島，以免後顧之憂，月華姑娘，自從回了逍遙島金風堡，整理內部，嚴防外患，哪一日淳子弟兄人竊報信，說有一隊水軍，來取逍遙島，我們仰仗着海態皮叉，狠命的給了他們個苦吃，匪衆大受損失，我們快些預防，須得給他們一個厲害，這群賊崽子們，再

也不敢正視逍遙島啦，姑娘笑道，師弟們請放寬心，大家到山頭之上，觀看熱鬧，淳子弟兄們點頭，一齊登山觀看，及至賊船開到，水雷發動，賊軍險些全軍覆沒，狼狽逃去，淳子弟兄等鼓掌大笑，遂即告辭退去，此後安然無事，已得探報，軍事雖不大順利，却也沒有什麼可慮之處，日復一日，這一天月華姑娘，久居島中，頗覺煩悶，正在悶坐無聊的時候，忽然得到詳細的信息，知曉徐劉二帥，奠定各路，一律肅清，水陸合軍，大隊戰船，兵扣劉公島，肅清海外等情，既然得到這個消息，月華姑娘，決意身臨軍前，會戰賊人，當即會合淳子弟兄與諸氏弟兄，說明心意，並囑附嚴守島中一帶要隘等處，六弟兄只得唯唯遵命，月華姑娘，率船隊起身，離逍遙島，直奔劉公島而來，及至到達，見島頭上飄揚明室的旗號，自然是歡喜非常，但是不曉得因為什麼，心中忐忑不寧，而且是覺着很傷心，月華姑娘甚是納悶，暗想這不是什麼吉兆，船離島口切近，早有金風堡的圍丁頭目，黨大仁，黨大義，看見逍遙島的船隻來到，急忙駕小舟，迎將上來，船隻靠龍，跳上大船，圍丁們連忙過來見禮齊說黨頭目二位好哇，弟兄我連忙還禮，問道什麼人率隊前來，圍丁答道，是二少當家的，黨氏弟兄一聽姑娘到來，不由得眼圈一紅，險些掉下淚來，心中想到，這血骨相關，可真的不得呀，老島主將咽氣，奔喪的就來啦，他心中雖這麼想着，兩條腿各不由己的，早就飛奔飛虎舟而來，月華姑娘，見

大仁大義來到，連忙問道，老當家的與大少當家的，全好哇，二人見問，眼含慟淚，跪倒叩頭，口中答道，大少當家的，前些日子，因探劉公島受了海風，險些喪了性命，自從服了青帝酒，近日來才能行動，身體尚未復元，月華姑娘聞言，連急帶驚，吓出一身冷汗來說，道呀，空料想竟有這等事，我若在此，准得急壞了，你等快去稟報老當家的得知，就說是家中諸事平順，我前來稟安，二人聽姑娘這麼一說，忍不住悲慟，一齊放聲大哭，月華姑娘，見此情形，情知出了大變，只嚇得顏色更變，幾乎昏倒急忙力持鎮靜，顫聲問道，你們別哭，快說，快說，怎麼一回事，二人哭着說道，前者與賊軍交戰，老當家的劈了紅毛海鬼皮沖，制死了倉以四太歲，後來與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大寨主，逆水分神賽無之祁敖震敖光烈，一場決戰，一時太愼，中了惡賊的暗器，敗回本軍之中，昏迷不醒人事，直至今日，方才明白過來，唉，二少當家的呀，你老早來一步哇，還可以說幾句話，月華姑娘，聽他們述說一切，早已就粉面發青，四肢冰冷，聽到早來一步的話，眼淚已然就流下來啦，二目發直，厲聲問道，現在怎麼樣啦吧，別囉累了，二頭目哭啼啼的說道，留下遺囑，下世去了月華姑娘愛啣了一聲，翻身栽倒，丫環連忙上前扶起，連拍帶抖，方才醒轉過來，孝烈的俠女，跳將起來，叱道頭前引路，我去看來，二人站起身來，在前飛奔，姑娘隨後急行，由這隻船，跳到那隻船，瘋狂

了一般，好在是衆官軍官將全認識，無人攔阻，兩個頭目引到中軍帥船之上，用手一指設在此後船之中，俠女闖至裏面，見老人家，已然斷氣，停在牀上，撲過來放聲痛哭。悲傷過度，將氣閉住，衆高人令雲威厥叫，小俠客如聾似聵，站在那裏發怔，只因是見妹子一進來，心中不由得着急，見他這一哭閉過氣去，是急上加急，兩耳蟬鳴，二目發黑，就像傻了一樣，所以衆高人令他厥叫他妹子，他具茫然不知，呆々的看着，張道長見此情形，向前用手按雲威的天庭，兩丹田一口罡氣，向面門噴去，雲威經道長罡氣驚醒，機伶打了個冷戰，這才明白過來，此時了環使女們，也來到艙中，見他們主人昏了過去，連忙向前厥叫，雲威也跟着呼喚，不大的時間，姑娘悠悠氣轉，繼續着又哭將起來，容他哭了會子，衆高人開言解勸，張道長疾言厲色，才鎮壓住他的悲哀。姑娘站身拭淚，跪倒與衆高人行禮，然後站起身來，向雲威行禮，叫道哥哥呀，老爺子慘喪敵人之手，這個仇應當怎麼報呢，雲威聞言，兩眼垂淚，哭道妹妹啊，目下此仇不能報，只可待諸將來吧，姑娘聞言將雙目一皺，說因爲什麼暫時不能報仇，雲威說現有老爺子的遺囑，你看一看吧，遂將遺屬遞過來，姑娘接在手中，展開觀看，只見他一面看一面哭，遺屬也看完啦，頓看足噙掬大哭，衆高人等一齊勸解，反復解釋不能報仇的道理，別管大家怎麼勸，烈性的姑娘，是一言不發，哭着哭着，忽然間不哭啦，拭乾了

眼淚，說好好，既然是遺命如此，當然不能違抗啦，兄長你必須要遵守遺囑，方不虧人子之道。回頭向列高人說衆位老人家，我兄長身體尙未復原，不宜過於悲傷勞動，懇請老人家們，開說着他，以免發生意外，孩兒我奉靈襯歸山，前去安葬，方爲正理，雲威說妹妹言之差矣，愚兄豈能不扶靈回家安葬呢。張三峰微笑了笑，叫道傻孩子，在貧道的面前，還要運用機謀麼，雲威連忙躬身答道，弟子天胆也不敢，張天爺笑道，我知道你是不敢哪，姑娘強作笑顏，說道弟子我也不敢哪。張道長嘿々冷笑，說也不敢哪，此言怕不是由中所發吧，我早看出您的意思啦，明着是扶靈歸葬，暗中是葬埋你老人之後，要捨命前去找惡賊敖光烈，報仇雪恨，是呀不是呢，張道長說罷這片言詞，見姑娘紛面發青，星眼圓睜，毅然說道，恩師你老明達，不錯是這個思想，實對你老人家說，就算是恩師你亮劍把弟子揮爲兩段，魂靈兒也要報仇，成功與否，在所不計，憑一片至誠，盡人事而聽天命，道長聞言怫然不悅，怒道孽障，汝敢違背靈囑，遵聽師命嗎。姑娘含淚答道，師傅你老人家，把題目也看錯啦，遺囑只可限制我兄長，却與弟子不相干，請列位高人想情。弟子乃係一女流，澹台門中的外姓人，有與無無關緊要，不是我孩兒人家不知差，將來總要出嫁的，假如報仇不得，喪於賊人之手，不過是我兄長少走一門親戚而已，萬一不孝感動天心，徼倖成功的話，也不枉作人一場，不負師長教訓一番。

的苦心，人生於天地間，須知寧爲珠碎，不爲瓦全，弟子拙見如此，頭可斷志不可屈，張道長，等他把話說完哈哈大笑，然後贊道：有志氣，是英雄，不愧是貧道的徒兒，好好，可稱爲至孝焉。但是有一件，姑娘問道那一件張道長說道：既知盡孝須要完全，方算做的對，倘若急於報仇，不知遵禮成服，則孝道有虧矣。姑娘說莫非等到三年孝滿，才能報仇嗎，張道爺說豈有此理，不過是扶靈歸家開弔，七七之日，然後下帳廬墓七日，脫了熟孝，那時回轉大營，在爲師的指揮之下，相機報仇，最要緊的是，女孩兒家的身體，是同等重要，倘若疎忽大意，豈不貽笑於人麻，這個樣兒的大題目，汝可緊詳細慎重啊，作老人的，對於晚輩，見到了的事情，豈能不提你的省兒呢，烈性的姑娘，被張道長這一番的解勸，才將他打動，口尊恩師啊，往返兩個月的工夫，還來得及與惡賊交戰嗎，張道長聞言笑道：傻孩子，你把事惟也看的太容易啦，以，在的局勢來論，在半年之內，能將放光烈等掃滅，那就是射天之助，託皇上裏洪福，若不然啊，恐怕尚完不了吧，此時賊匪正在勢燄猛烈之時，倘若操之過急，不但不能取勝，且恐於軍須恐不和，大體如此，你想想，兩三個月的工夫，能殺就悞的了報仇嗎，還有一句話說要明白，爲師是何等樣的人，能不能跟你打詭語，汝要再思可也，姑娘聞言遂即應聲都道：恩師既然這樣的體恤兒，我怎敢違違背，我兄妹們奉着先人的棺木，回家安葬，

遵禮成服，惟命是從，決不敢口是心非。致負尊長之享福，衆高人聞言無不喜形於色，一位位交口稱讚。好一雙賢孝的兒女，令人可愛。張道長遂傳話，教他們兄妹，親視合殮，卽刻遵禮成服，行營之中，最忌的是，不吉祥之事，着他們卽日起身，扶靈回里，開弔發喪，兄妹們已然是百依百隨按次序辦理完畢。稟辭了衆高人，扶靈回趙遙島去了。徐劉二帥與衆高人，在這悲慟之餘，強作笑顏，離水軍入小雷音寺，至三禪大廳之內。歸座之後，公冶老俠一聲長嘆說：「這種死亡的事情，見景傷情，較比一班人，難過的加倍，張三峰道長慘笑道：『這亡人的遺言，也不見得是怎麼悲苦，所可慶幸者，這一雙小兒女，用大義開導，已然折服。』如其不然的話，還不定發生什麼難題哪，周顛上人接口說道：『道兄允許他廬墓之後，來軍前聽令，以理想而論，恐怕得不到什麼好結果吧，張道長聞言笑了一笑，口稱周上人，因乃過慮吧，試想兩個來月的工夫，放光烈還能存在嗎，他們歸來上祭報仇，也不算作師表的與他們打誑語，還怕什麼沒有好結果呢，』髯僧在旁微笑道：『仙長之言，推情度理，固然不錯，惜乎我輩時講定數的人，適才對小兒女們一番的訓示，怕成爲後來的讖語呀，張道長聞言聚然變色，口念無量天尊，善哉善哉，面上現出愁容，低頭沉思，默々無語，先覺上人目視髯僧，點頭嗟嘆，元化和尙與衆高人，也想不出相當的解釋言語。徐劉二帥更是無所措詞，正在靜默無語之

際，忽有中軍大將，上三禪大廳，稟報道。後軍的玄武旗，隨聞飄擺，帥字旗招展不定，其他方位的旗幟，並不搖動，請令定奪，徐大帥白軍師總帥說道，如此看來，今夜晚必有一場爭鬥。劉白溫答道，旗幟示警，顯然是賊由後路而來，擾亂中軍，又向衆高人說道拙見如此，衆位以爲何如，張三峰說此種事，以事實論在所不免，再以所得的警報，兩相對照，可以斷定，大概不錯吧，爲今之計，只可以以逸待勞，靜而待變，我們是如法配備，等候賊匪，以決勝負，成敗得失，聽之而已，二帥與衆高人，商議好了，各估方位，等候臨時應戰，直而交過了二更，後島的警報傳來，按着鈴聲响的度數，計算賊匪，來約十數名，原來是，敖光烈救出六俊，隨後也歸還他的水軍之中。六俊過來拜謝活命之恩，敖光烈一笑，將衆師弟摻起，白蓮教計樂尙。紅蓮教主覺空，向前詢問入島的情形。敖光烈寧笑了笑，說道幸耳我去，若不然的話我幾個師弟，把性命斷送在敵人好手，折了我的膀膊事小，教我怎麼對的起他們哥幾個呢。兩個首惡元兇，聽罷了敖賊好言，心中明白，六俊弟兄決無異志，甚是喜悅非常。連忙給六俊兄弟道受驚，又極口稱讚敖大寨主的天武神威，竟能在敵人的萬馬軍中，救回幾個弟兄，出入如走無人之境，實在是古今不有，除去大寨主而外，不是我等恭維，諒來無有這等能人啦，敖光烈喜形於色的說道，這有什麼希罕，也值得二位教主如此的過獎，明日暫爲歇息一天，晚

聞挑撰幾家能人，去到島中，殺他一個痛快，以雪敗兵之耻。雖不能即刻復奪劉公島，我想着遲早者能作的到吧。欒尙覺空一齊說道：但願如此，是我教中之大幸也。又商議會子。然後各自安歇。此次敖光烈並不是監視六俊，實因眼見得爲他捨死忘生。因耳留在帥艙一同居處，他却然是好意。六俊弟兄却暗暗叫苦。分身不得，徒喚奈何。次日早飯後，列坐帥艙之中，議論軍情。敖光烈說：依我的意思，今夜晚請兩家教主，率全體水軍，埋伏在劉公島口，就近的地方，見山中火起，那便是我們已入酣戰之期，明公們催軍前進。搶島口往裡衝殺，裏應外合，着不定成功。就在今夜。欒尙覺空二人一聽，這條計策甚好。一齊說道：大寨主的高見，諒必成功。我們今夜晚，日作狐注一擲，看是如何，然後再定其他的辦法。敖光烈聞言大喜，笑着說道：三人同心，黃土變成金，我們的意見一致，此行定可成功無疑了。六俊弟兄與妙華教主，聽他們這片議論，着急到百萬分。但是沒有法子，給官軍去傳遞消息。正在着急之時，忽有水手來報。說稟稟大寨主得知，現有徐鴻儒教主來到請令定奪。欒尙等聞聽，喜出望外，說呀，想不到他還生存人世之上，敖震連忙傳令說請々々，報事的退下，少時徐鴻儒由外面進來，見了欒尙連忙行禮，然後與衆匪見禮。欒尙問道：你這是從那裏來，徐鴻儒嘆了一口氣說：我自從冒戰官軍，與敵人的八卦卦連環水軍攪在一起。因爲祖師爺率隊追趕官軍去遠。我

們孤軍無援，不敢戀戰，急忙走回島口。實指望守山抗戰，等候祖師爺回軍，以取夾攻之勢。那想到有人倒取了劉公島，任島口外面埋伏下水雷，我軍不知。開回島口，水雷暴發，我們全軍盡沒。弟子等任狂濤怒浪之中，逃頭性命來，不知祖師爺全軍到什麼地方去了，只得努着力衝波奔走，因為時間太長，有幾位教主，氣力已衰，溺於海中。以後我等彼此扶挾，也不知逃出去多遠。見有一所小小的荒島，奔至上面，暫為歇息。雖然是不至於葬身魚腹，可嘆又幾又渴，處到這茫茫大海之間。一座孤島之上，也難望生還，查點人數，弟子所帶的衆教主等，折了十之二四，所有的水鬼嘍兵，一名也沒有啦。這可算是片甲無存啦。我等自分餓死在荒島之上。也是天可憐見，到在夜間，遙見海面上發現了燈光，我等努力喊叫。後來一想，就不敢呼喚啦。假使是官軍的巡海船隊，又當如何呢，大衆爬在山島之上，登眼看着，漸漸的離着近了。果然是一大片船隊，遙見號燈不是官軍的樣子，及至船隊靠山島灣住，下紮水師營，才看明白號燈上，寫着斗口大小的一個龍字。細看那邊的字跡，寫着礁島鎮海寨，弟子這一喜可非同小可，連忙打起暗令子來，船上的水鬼嘍兵下來答話，說明了名姓，他們飛報入船，龍教主親身率人接到船下。我我才一同上船入寨至中軍，更換衣服後，對他說明了慘敗的原因，喝了幾碗茶，就忙着開飯。吃着，我問他的來意：橫海鯨魚瀧天化教主，因三俊弟兄，死的

死走的走。又得知我軍失敗，由登州兵退劉公島，又得知火山紅海峽，萬丈全光寨敖寨主，來劉公島會兵，龍寨主恐前軍的，戰守應用的器械，以及糧餉等項不敷用，才將礁島多年積蓄的一切物品，盡量的裝了數十隻船，起傾島之衆。前來劉公島會兵，因天氣不好，恐遭風暴，才奔到這所荒島，將船灣住等天明再走，恰巧與我等不期而遇，弟子得知詳細，派人打探，得到祖師爺屯兵於此的消息，特至軍前領敗兵之罪，並請示礁島，這一枝水軍，應當如何分配。樂尙等聽徐鴻儒述說完了，直喜得他鼓掌大笑，向敖光烈說道，大寨主哇，你聽一聽，這真是蒼天默佑。龍天化教主率兵船來到，又救了鴻儒等衆位教主，今夜晚我們要裏應外合，復奪劉公島。火礮槍砂弩箭等，異常的缺乏，兵力也感覺着薄弱，忽然間從天降下這枝生力軍來，這不是該看我們成事嗎。諸位你們說這個事兒巧不巧哇。敖光烈與覺空等，齊聲說道，這可是天意該着，想必是徐達劉伯溫張三峰等，滅亡之期至矣，才得到這個樣好機會，可喜呀可喜，樂尙遂向徐鴻儒說，你略事休息，即行退回礁島水軍去，等到二更之後，將水軍開到劉公島左近之處，那時再候我的令下，相機進兵攻取劉公島。徐鴻儒連稱遵命，又說了會子全軍失敗的原因，然後徐鴻儒稟辭，退回後島水師營去了，樂尙等群賊詳細斟酌，進兵奪島的事項，好容易才有具體的辦法，天光可也就快黑啦，預定的計劃是震率衆寇，由礁島入雷音寺，會

戰張三峰等，不一定是必得取勝，把這一千有能的爲牽制住了不能動身，容這個機會。樂尙覺空徐鴻儒等，努力闖島口，臨機應變，以打入劉公島爲成功，六俊弟兄一個個，驚懼的不得了但是抽不出身子來，給官軍送信，萬船無奈，也只得聽命於天，人力是盡不到啦，妙華教主在一旁，也是這種的思想，用罷晚戰飯之後，敖震令下，調探海鮭龍水萬寶，立地窮奇高變，移山填元武雲達，攪海混沌立波濤，閃電襲珍戰廣發，望日璃吻譚興盛，長嘯蒲牢明遠震，聆音囚牛樂九州，探險嘲風膝起鳳，清雅貝聶石煥章，蓬頭狴狂管伯寧，赤目金猊霍冲霄，十二位寨主，隨我由後島入山，會戰張三峰等，又命六俊弟兄，率金光寨二十四座小寨的英雄，統領我火山紅海峽各體的水軍，在後路上給三路大兵打接應，六俊等聞言，只得口稱遵令，心中百萬分的難過，是說不出來呀，那不派在前軍之上，還可以給官軍通個消息，這麼一來不要緊，是一點兒方法也沒有啦，其實呢，敖光烈另存一份心，因爲六俊弟兄，對於他忠則盡命了三番兩次涉險，這次派在後路上，原是酬功的意思，並且火山紅海峽，全軍作後援，寶跡上是休養士氣，保全實力，他以爲六個師弟們，心裏必要感激他，那知曉最適當其反呢，分撥已畢，不到定更的時間，就分頭出動啦，敖光烈率帶四兇七霸等，由劉公島後山坡，棄舟登陸，飛也似向小雷音寺奔來，滿心想着殺官軍一個措手不及，可那曉得人家早有隄防，未及分頭

，散開去放火。雷音寺內，一聲砲响，四面八方，金鼓齊鳴，沿着四的外山坡，燈光四起，火光冲天，迎面張三峰道長，率衆高人阻住去路，皆因走綫銅鈴報信，張道長率衆迎來，徐達劉伯溫傳令點放號砲，各趕埋伏的軍兵將士，遵令發動，劉伯溫執掌島內全權，徐達調親軍奔至水軍，保護島口一帶等處，張三峰道長，見回外軍兵發動，整齊嚴肅，軍容甚盛，不由得暗暗歡喜，與衆高人，離了雷音寺出來不遠，就與群賊遇上啦。此番不比前次，水萬寶停掌中軍刃，當先臨敵，敖光烈指揮高蛇，武雲達，霍冲霄等一擁齊上，衆高人分頭接戰，先覺上人向周顯上人說，師弟你率帶徒弟們，趕奔島口，掩護水軍將士不得有悞。周上人連稱遵命，遂即帶領莫文豪，鄔錦彪如飛的向島口去了。張三峰捧劍挽牌，來戰敖光烈，敖賊大叫道張三峰，我們今日蛇個死活吧，說着話幌掌中軍刃，與張道長戰在一處，這一場兇殺惡戰，劇烈無比。三軍將士，遠遠的舉着燈球火把，喊殺助威，敖光烈率群賊大肆淫威，衆高人當心留意，各顯驚人絕技。將將的與賊匪打了一個平手。又是正在夜深，喊殺連天，轟着山水的聲音，如波濤夜驚，風雨舵至，大有驚天動地之勢，島中這一場酣戰，正在不得開交之時，島外面的樂尙等，早已把水軍船隊調至島口左近，會合了徐鴻儒與橫海鯨魚龍天化等，樂尙商議進兵之法，橫海鯨魚龍天化當即討令，說是龍某不才，願當先率本軍作前鋒，去槍島口，樂尙點頭，說

依你之見，命鴻儒作後路接應於你，又命霍起等，率本軍在左，紅連教主覺空向護法二伽藍說，你們領本軍爲右翼，與左軍相呼應，輔助中軍，共擒劉公島，又教神機羅漢覺通，烈焰羅漢覺機，隨本教主涉險登由，攪亂他們島上，以助龍教主，搶島口，惡道緊尙說貧道也陪你前往，旁有飛魚浦老賊公天壽答言，說我隨教主前往，樂尙點頭說那更好啦，群賊計議已定，待機發動，等了不大的工夫，山中號砲驚天，鼓角齊鳴，緊接着殺震々耳，火光沖霄，又靜候了片刻，再聽島裏的聲音，越來越大，諒着是已至酣戰的期間，樂尙覺空率群寇，換好水衣，跳入海中，分波踏浪，直奔山邊，橫海鯨魚龍天化按兵觀望，等了好大督工夫，估量着衆家教主已然登山啦，當即令我軍前進，礁島的賊軍。催動戰船，直搶島口，將及切近，島中一聲砲响，由島口之內，官軍戰船迎將出來，响砲擂鼓列開大隊，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爲同白晝，正當中九龍飛虎舟上，全裝甲冑，紅蛇兵符，正是老帥徐達，衆我將羅列兩箱，一個々甲冑鮮明，戈戟耀眼，水師官軍，俱都是耀武揚威，軍容國盛，龍天化春罷，向手下衆教匪說道，你等壓住陳角，待某家臨敵一戰，你們若是見我的軍刀，向前抬展，火速前進，決一死戰，衆賊寇點頭應若，好要賊捧掌中八卦分水掌，催船前進，官軍隊中，徐帥見一隻麻洋戰船，離開賊隊開奔軍前，見船上站一名教匪，身高約在一丈以內，生得像貌猙獰，兇猛之極。

前胸厚，背膀寬，細腰扎臂，穿一身魚皮鐵甲，手捧八卦分水黨，徐達看罷，向衆將說道：「看此賊將，必然是兇猛異常，你們可不要輕視了他，那位將軍，量力迎敵，殺此惡賊，班部中有行營統制官，金鍾大將喬得成，應聲而出，一擺手中雷鼓點金鍾，跳上小舟，飛奔敵人大船，來至切近，跳將上去，並不答話，舉鍾就打，龍天化見上來一員官將，頭戴硬壳紫巾，半幅掩心甲，掌中一雙金鍾，來至切近，兜頭便打，龍天化氣往上撞，將八卦分水黨，向上來迎，鍾黨交加，咯楞楞一聲响亮，喬將軍的虎口震崩，鮮血淋漓，震得兩膀疼痛，雖然如此，也不肯撒手扔鍾，想着轉身敗回，可那能來得及呢，惡賊乘勢一黨，蓋頂就打，喬將軍側身躲過，好惡賊反手一黨，正打在喬得成的頭頂上，打了個腦骨粉碎，血花兒四濺，翻身倒在戰船上，龍天化用黨將死屍挑起，扔在小船之上，喝道回去入殮罷，徐達在官軍隊中，看了個明明白白，見陣亡了喬得成，又氣又慟，厲聲問道：「那位將軍，臨敵斬此逆叛，與喬將軍報仇，旁邊閃出，鐵戟將軍賀鎮山，懷抱鎗鐵雙戟，口稱大帥在上，末將不才，願擒此逆寇，徐帥點頭允許，說將軍可要多加小心，賀鎮山應聲遵令，說罷上了小舟，來至大船切近，飛身跳至上面，大罵逆賊拿命來，龍天化見來的官將，鐵面鋼髯，穿黑掛皂，掌中一對寶鐵雙戟，惡賊看罷，嘿々一笑，說送死的來了，掄黨就拍，賀將軍斜身躲過，急架相還，明知道賊的力猛軍刃

沉，加着十分小心，用以巧破千斤的法子。跟賊人滑戰，來往也就在十幾個照面，萬也想不到，賊人那樣大的身體，竟會身體靈活，旋轉如風。賀將軍料不是敵人的們手，未及敗退，被賊人一黨打倒船上。復加一黨，結果了性命。官軍隊中，乘將士，都紅了眼啦，不等大帥的令下，紛紛跳上小船，撲奔到賊人切近，爭前恐後，跳到船上，不容分說，亂遞軍刃，數員大將，將惡賊團々圍住，刀槍亂舉，龍天化哈哈大笑，一陣大笑，擺開掌中黨，遮前顧後，一面動着手，口中說道，你們這班不知死的鬼，也敢前來交戰，教你們活了一個。某家就算不了海外的英雄好漢，衆位將軍，齊聲罵道，賊子少要誇口，今日非把你亂刃分屍不可，賊人說看是那一個死吧，說話之間，當場亂戰，十數個照面的工夫，又陣亡了三員大將，徐達令下鳴金，衆將紛紛退回，開國侯花忠孝，提棍在手，口稱主帥，末將去會他一會，也不管大帥許可不許可，他就轉身下船，跳上小船，飛也似來至賊船，用棍一點小舟，飛身縱至上面，此時陣亡將官的屍身，已被退走的衆將槍了回去，只遺下片片的鮮血，染紅了船板，令人可慘，又是可恨，花侯爺大叫逆賊看槍，說着話槍奔面門就點，賊人用黨一拿，花侯爺斜身繞步，甩手槍打賊人的左腿，龍天化立黨一格，花侯爺用轉環鎗纏腰便打，惡賊飛身跳開，贊道好槍法呀，花侯爺並不答言，使開了槍的解數，用八法神槍，往裏進攻，惡賊暗暗的驚奇，心裏說，這虧了是我，

平常之輩，還抵他不住呢，花侯爺一面動着手，也是暗暗驚嘆，不料想這個賊，如此兇猛，可惜身入歧途，若是紙劾朝廷家，何愁不封侯掛印。花侯爺雖然是勇貫三軍，終是馬上的戰將，在步下動，非其所長，賊人呢，慣於水戰步戰，所以花侯爺不是敵人的對手，也就走了四五十個照面，槍抽的微一遲慢，被八卦分水黨攪上，當即一响，當花侯爺連人帶槍，震出六七步去，失足落於海中。水手連忙跟着跳下去，將花侯爺救回本軍。此時惡賊人殺得性起，將黨一順，踢身跳於海中，只見水面上，波浪滾滾，一條線相似，直奔官軍的大船，前軍的將士，齊向水中，開弓放箭，豈知那焉將賊人阻住。龍天化走的暴水中線，浮水到在官軍的船隊之中，將身露出水面，兵將等刀槍亂遞，弓箭齊發，好惡賊在這亂箭如雨之下，刀槍林中，用八卦分水黨，掛住船邊，用神龍升天的招數，跳到船上，一者他身上有硬功夫護身，再者是穿着魚皮寶鎧，兵刃落在他的身上，毫不在意，左衝右突，掄黨亂戰，猶如瘋狂的猛虎，酒醉的蛟龍一般，徐達一見勃然大怒，把兵符令箭，交與中將官，要過定明大刀，親身趕過來與賊人動手，衆王侯見大帥臨敵，常王爺等，個挺掌中軍刀，槍將上來，圍着龍天化，一場惡戰，這惡賊一條八卦分水黨，會戰大明營全軍將帥，毫不懼怯，再重圍之中，展開掌中黨，如入無人之境，聲東擊西，指上打下，身形來回亂轉，連人帶黨像風車一樣，衆王侯，將帥俱都是久，

經戰陣，勇貫三軍之輩，戰這惡賊竟自不能得勝，惜乎全馬上戰將，不慣步戰，要不然也不能教這惡賊如的的大肆淫成，礁島的賊軍等，催動戰船，立起懸空板，當箭牌，一擁齊上，冒着鎗弩炮火，與官軍戰船，連接一處，個挺軍刃，衝殺過來，教匪賊兵與官軍官將攪在一起，金鼓聲喧，喊殺連天，這一場激烈戰爭，非比等閑，此時欒尙覺空上天壽等，口然爬到山麓，饒是三個人的武術絕倫，遇到這種險峻的所在，也感覺着吃力之甚，老賊么天壽，對於登山浮水，有特殊的經驗，今日當着紅蓮教主，白蓮教主，格外的逞強，賣弄精神，使其所長，猶如蛇行，又似猿猴，行於陡壁懸崖之上，較比欒尙等，捷快了許多，提着氣努力，向上攀行，當先冒險到達山顛，自己爲是大功垂成，萬也想不到，將到在上面，喘息未定，迎面寒光一閃，一劍劈來，那及看來人的面貌，忙挺掌中軍刃相迎，指望着憑着軍刃沉，力量猛，將敵人的寶劍磕飛，那知走了個空着，因力量使的過猛，身子向前一仰，敵人的軍刃又向面門刺來，昌促間斜身臥步，將將躲過，未防備人家跟身進步一脚踢來，無法躲閃，只得往後倒腰一縱，不料想失足摔了下去，上來的時候。雖然費力不小，摔下去可太容易啦，落在山石之下，但是立足不住，身體不由自主，古碌碌滾了下來，欒尙正往上爬，由上面黑忽忽迎面滾來，又是在夜間，那能看的清楚，無法躲避，只得一隻手攀住山石，用手中劍向前一伸，點住山坡

運用內功，用全身的氣力，當滾來之物，以免自己已被碰了下去，恰巧老賊云天壽把脖子正滾到寶劍刃上，死屍墜落山下，人頭由欒尙脊背上滾了下去，云天壽血染山坡，這就是他一輩子行兇做惡的收緣結果。欒尙身上被血跡都染紅啦，云天壽也可說是一腔熱血酬知己，忠於白蓮教，上面的人乃是莫文豪，一脚踢下賊人之後，運用眼神，往下觀看，見這種巧報，不由得好笑。就這麼一走神，紅蓮教主覺空，趁此機會，就到在山坡之上，掄掌中軍刃撲將過來，莫文豪這才發覺，捧劍進招，戰在一處，白蓮教主惡賊欒尙，此時也就到在上面啦，並不過來。幫着覺空動手，挺掌中劍直取島上防守的官軍，堪夕到在切近，迎面一聲彌陀佛，喝道逆叛哪，任爾捷足先登，怎奈老僧在此防守，恐怕你難逞其議，或可連性命也逃不得，欒尙先聞其聲，後見其人，對面阻住他的，乃是周顛上人，惡賊一見大失所望，暗暗叫苦，他等如此防備，真恐怕不能得手，心中雖如此想，口中只得允硬漢，大叫周顛，你在此也是無濟於事，說着話揮劍劈來，周上人合劍相迎，兩個人戰在一處，山島之上，莫文豪與恩師，抵住了兩個元兇首惡，島口之外戰船上，徐達率全軍衆將與礁島的橫海鯨魚龍天化，以及匪首賊兵，殺了一個不得開交，彼此互有傷亡，俱是拚命死戰，小雷音寺外，張三峰等衆高人，會戰敖光烈等衆賊，勝負難分，各盡全力，勢死決戰，軍師統帥劉伯溫，懷抱兵符號令，督着四外官軍，吶喊

助成，火光衝天照耀如同白晝，鼓聲與殺聲震耳欲聾。流星似的探子，一班一班的來報個路軍情，劉伯溫眼見得衆高人難得勝利，又聽得兩處的戰況吃緊，心中交灼異常，本應當分兵派將，接應島口與島上，可惜抽調不下人來，無法增援，徒喚奈何。在這個局勢之下，一籌莫展，也只得成敗得失聽諸天命罷，賊匪弄一邊，可也是着急。敖光烈雖然兇勇異常，四惡衆霸等，大逞淫威，論說是早就占了上風啦，但是張三峰等衆高人，一位位個挽鐵牌，施展出來，驚人絕技。敖光烈等僅僅不至於失敗就是了，取勝希望，一點也沒有，賊的心中更是着急，戰爭的時間太大啦，並不見欒尙覺空徐鴻儒等，雖援成功。想必是遇着勁敵，與我們這裏一樣的不能得手。不然的話那能這麼大的功夫，還槍不進劉公島來呢，倘若到在天明還不能成功，恐怕有敗之憂，他的心中要如此的合計，自然是不似先前那樣的兇勇啦，是留着餘力，以防意外之變。劉伯溫看出這點漏洞，畧一沉思，暗想我何不尋他這個缺點，試辨一下子，或可覺得成功，亦未可定，想罷密令下，命傳令官。飛馬曉諭個軍將士，止住喊聲的聲音，遍令者斬，傳令官飛馬分頭傳知個路，霎時間喊聲的聲音頓止，敖光烈雖然機警狡猾，身當大戰，這點小節，並未注意，也不管有無喊殺聲的聲音，只顧與衆馬人加意的會戰正殺得難解難分之時忽聽得有人報事，聲音很大聽得甚情，報的是大帥徐達用槍弩炮火，打退了賊軍，徐大帥箭射

徐鴻儒，落於海中，生死不明，周鎮上人斫傷白蓮教主樂尙，滾下山去，諒難生還，此時正在追殺賊軍，特來報知，請令定奪。又聽劉伯溫利聲叱道：好不曉事體，竟敢高聲傳報。洩機於敵，左右與我綁了殺死報來，教光烈聽到這個消息，在這混戰不得開交的時候，怎能够辨別出是劉伯溫用的炸語，可以信以爲實啦，這一驚可非同小可，外應的大軍，既然失敗，我率衆人在裏面，就是取了勝，也沒有什麼好處，況且是得不到上風，一面動着手，往四外觀看，果然不見有周鎮，估量看這裏面不定有多少人呢，他聽了這虛報的軍情更深信不疑啦，又一轉思，要不趁早退走，恐怕要失陷於此，細一酌量，還得快一點走，把適才間來的時候，那一分的高興，就化爲烏有啦，把掌中軍刃一幌，喝聲速退，列位隨我來，說吧由豹皮囊中，取出烈燄五毒針的筒子來，撥動機關，烈火飄飄，毒針四射，向衆高人，亂這麼一打，張道長等，見他拿出暗器來，預先全都防備上啦，見他抖手發出毒針烈火，各以鐵甲當牌，護住自己的身體，紛紛倒退，惡賊乘這個機會，呼哨一聲，率衆賊如飛雲閃電的一樣，向後山逃走，衆高人虛張聲勢，畧追了不遠，便退將回來，釋僧說道，劉軍師好妙的計策也，這兵不厭煩的一條，運用的太靈活啦，三言五語退去強敵，勝我輩多多矣，伯溫免強笑道仙師不要過獎啊，迫不得已使用炸術，只因鳥口吃緊，山頭上用上人師徒們，更是不得手，已達一髮千鈞之時，奏道

長設你們那幾位快去援助，貧道不敢擅離，恐怕賊人回光反照，那還了得，禪僧與先覺上人，一齊說道，你們都不要動，我二人去足矣，說吧如飛而去，劉伯溫又命傳令官，與島口水師營，如此這般的傳報勿得有誤，傳令官飛馬而去，此時水師營徐達率眾將，去籠天化等，一千教匪混戰在一起，彼此互有傷亡，正在勢死相拚之際，傳令官到來，向後路上眾兵將，傳令道軍師統帥令下，你們大家，一齊喊嚷着

說，一個字一個字的擺開了，報知全軍將帥，現在島裏面，是如此這般這等這樣，眾兵將得到這個消息全歡喜的了不得啦，一齊喊道，老帥呀，島裏面的賊人敖光烈等，被軍師統帥，與張仙長爺，及眾高人，所擒，敖光烈已被地雷炸死，傳諭過來，請老帥並眾位將軍，努力圍困群賊，別教他們跑，張道長等眾高人，已然出島，去取賊軍的後路去啦，後路上的這些官軍官將，拉着長聲，一字一板的，反復這一套話，老帥徐達等，可就全聽明白啦，得到敖光烈的死信，與群賊被捉的消息，眾軍士氣爲之一振，一個個慨不由己的，抖搜精神，奮勇當先，齊聲吶喊，要不殺盡了白蓮教匪，勢不存於人世，就這麼萬衆一心，戰鬥的激烈，可想而知啦，橫海鯨魚龍天化，尙可免強支持，怎奈這一千白蓮教匪等，早已都嚇的亡魂皆冒了，那遂有心戀戰，又見官軍官將，勇也倍增，不顧生死，往上衝殺，賊乃烏合之衆，豈能支持得住啦，個不相顧的，逃跑的心，倒是

不約而同，又都是久在海洋生活的人紛紛跳入海中，除死傷而外，盡皆順水逃走，龍天化見自己的妻兵，鳥飛獸散，他也不敢再戰啦。哇呀呀的連聲吼叫，將掌中軍刃舞的像風車兒一般，大逞淫威，突圍而走，就憑老帥徐達等，無法阻止，任其殺一條血路，闖至船邊，跳入海中去了，天的時光，已然快亮啦，島上面傳下信來，說賊人已然敗退啦，原來是欒尙覺空，已然佔了優勢，不料想先覺上人與髯僧趕到，總出敖光烈戰死的詐語，兩個元兇首惡，嚇了個魂飛天外，二人不約而同，抽身向山下就逃，退至下面，闌息不止，連忙泅水，奔回後軍，前軍可也就潰散啦，龍天化也逃了回來，會合到一處，俱都是長吁短嘆，齊說萬也想不到，火山紅海峽大寨主，戰死在劉公島內，若不然大功垂成，却變到慘敗之途呢，六俊弟兄與妙華教主，表面上是很着急，其實啊，心中喜歡的不堪言狀了，要道欒尙低頭無語俯沉思，猛然醒悟過來，頓足捶胸，嘆道氣死我也，好劉伯溫，好劉伯溫，罷了哇罷了，衆人見惡道，發了瘋的一般，俱皆莫明其妙，齊聲問道，你老人家是怎麼了，欒尙嘆氣道，過去聰明不如無，我們中了劉伯溫的計策，若真是遇到什麼埋伏，我們敗了，也還不屈，一時疎神大意，竟自被他們拿大活，把我們嚇回來了，轉勝爲敗，大受損失，言之痛心，萬也想不到，輸這麼一招，衆人問道，以祖師爺改見火山紅海峽大寨主，是沒有遇害呀，欒尙說，不用問敖寨主也必

是吃了詐語的虧。任爲我們全軍覆沒，豈能再敢戀戰哪，自然是敢走無疑啦，劉伯溫再派人到島口一使詐語，鼓勵他們的軍心，挫動我們的銳氣，這麼大一片戰事，被他用幾句言語，轉敗爲勝了，覺空聞言連說是啊，真若是敖寨主失敗，他們賜能不盡全力來對付我們，馬有逃走的機會呢，衆匪聞聽，這才恍然而悟，妙華教主與六俊等，暗暗佩服劉伯溫，有鬼神莫測之機，非常人可比，又聽欒尙說道，火速派船，繞到後島，去接應敖寨主他們去吧，六俊弟兄應聲前往，率戰船十數隻，與本管的隊伍，調轉船頭，繞奔後島，出來沒有一半，見海面上，一片人泗水而來，六俊弟兄料着必是放光烈等，連忙派小船來接，到拖近正是敖賊一千人，只皆因他等脫出劉公島，至後面島坡，一面歇息着，暗自納悶，想二位教主，又有礁島生力軍，四路兵船合在一處，此明營官軍，實力大着好幾倍，改有一千名流，又被我等牽掣住了，怎麼就能够全軍覆沒了呢，就算是中了火雷等等的埋伏，也傷不了那麼些人呢，反復思忖，偶耳恰機一動，轄然醒悟，說呀，中了敵人的詐計了，忙將想到的事情，向衆寇說明，水萬保說得了，我們既上了他這個套兒，白蓮教主等也不能例外啦，放光烈說那是自然哪，說不得受點勞累，我們泗水向島前探看看去吧，衆寇說是，理當如此，遂即泗着水，一齊奔前面而來，遙見一片大船，是火山紅海峽的旗號，衆寇好生歡喜，見小船來接，到在近前，全都到在船上

，回到大船，到在上面，六俊弟兄過來行禮，備說詳細，敖光烈頓足道：「我也想到這鬼啦，果不其然，是這麼回事，失敗的太可笑囉，不值的很哪。終朝打雁，沒想到被雁啄了眼了說話之間，到在大隊之內，敖光烈入帥艙，會見欒尙等，相見之下，彼此愧恨之極，也說不出什麼來了，相視着哈哈大笑。敖光烈說這場敗仗，真是神原其神呀。似我們這樣用兵的，真是貽笑大方啊，話可又說回來啦，世上無難事，就怕死求百賴，今夜晚他們准不能防備，我等不惜勞苦，照樣的再撞一回，劉伯溫等，再照樣兒使詐語，恐怕就不行了吧。欒尙拍掌道：「妙々々，照計而行，尖無不成之理，正在談論之間，忽然有人呈上一支箭書，回稟道：「適才前軍來了一隻快船，上站一員大將，將這支箭書射將過來，那隻船就回去了，謹將箭書呈上，請令定奪。欒尙把手一擺，報事人退了出去。敖光烈由箭桿上，將書信撤下，展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天下都招對兵馬大元帥徐，爲示知事，茲爾教匪，不識順逆，抗拒天兵，死期不遠矣。昨夜竟敢用裏應外合之法，希圖徼倖成功。叵奈本帥防範嚴嚴，軍師統帥談笑之間，揮退汝等，爲保我軍安全計，島口及後山，均分別設伏，僅不過地雷火砲水雷弩箭等，堂堂王者之師，豈作暗昧之事，特此示知，爾其慎之。勿蹈危機，免生靈之塗炭，切切此示。敖震看罷，不由得拍案大怒，氣沖沖的說道：「萬惡的徐達劉伯溫，真要氣死我也，欒尙等從勞亦看明白了，齊聲

說道，他用的這個計策，太厲害啦，看來好似激將法，實跡是疑兵計，真假虛實，却難揣測，徐達劉伯溫，以此法抵禦我們，可真令人束手無策，適才之計劃，已歸泡影了，火速另籌別策，須得奪回劉公島來，方能得到萬全，真若是就此退歸本山，何以見海島中群雄，怎對得起天下的豪傑，敖光烈聞言徵々冷笑道，假若是真個壯志消磨，各自退歸本山本島，實力分散，徐達等乘勝進兵，不但我們幾處不能保全，海外群島，皆有潰滅之處，樂向慨然道，不將徐達劉伯溫等，全軍覆沒，決不罷休，覺空說道兄之言，深為有理，不但掃滅徐達等，還得佔踞沿海一帶等處的州城府縣，方算告一段落，若是坐失良機，則我輩只有潰滅之一途啦，敖光烈聞言哈哈大笑，說着哇，這才是至正之論呢，我們目下戰況雖然不利，以實力來計算，敵寡我衆，明軍耳不過萬數之衆，其軍中之能人，雖然不少，我們這邊頗對抗，毫無弱點，當今急務，敗陳之餘，士氣不振，倘若再有一枝生力軍加入，軍威一旺，則百勝而無一敗也，紅蓮教主覺空說道，此去正東二百餘里，有一改山島，名曰盤蛇島，其中爲首之人，覆姓赫連，弟兄二人，居長的叫彥龍，居次的叫彥鳳，島中約有千餘戶人家，全是以捕魚爲生，有百十多號大船，三四百隻小船，別名叫破浪飛魚艇，他們捕魚之法，不用網與勾，全仗着飛叉，這枝子人，總數約在十八百名，與我劉公島，友誼甚厚，設若把他們約了出來，藉此以振軍威，諸位

以爲何如，樂尙棧口說道，我也知道赫連弟兄，而且也有來往，大爺的外號是神叉鎮海煙雲叟，二爺的外號靖海神龍聖手先生，他弟兄之爲人，向來謹慎，雖與海外各島全有來往，不過是應酬而已，任何方面也不得罪，可稱是面面俱圓，閑之中聽他的志向，只要是豐衣足食，無有憂愁煩惱，那就是再好沒有的了，請想這爾樣的口吻，處能出來助戰呢，兇僧說我也想到這一層，但是他們是圖利之人，若以重禮相請，自無不應之理，好在我們也不用他們咬戰，虛張聲勢，振作我們的軍心就成，樂尙略一沉音說要是這個打算，或可能成，赦光烈也值聲附和，也讚成這個辦法，覺空說既然如此，你們大家牽兵圍住島口，遙作攻山之勢，我帶人去一蹓，是否如何，回來再說，衆寇點頭，覺空打點些金珠細軟之物，率帶護法二加藍，駕了一隻大船，軒奔盤蛇島而來，一路無事，到在盤虬島，早有人家的巡船稟報進去，二當家的，赫連彥鳳，率衆出迎，見面之後，彼此行禮，讓至島中，棄舟登旱岸，全入飛雲寨，進了大廳，講遜落座，談了幾句客套，擺酒接風，飲酒中間，覺空問起因何不見大當家的，赫連彥鳳，嘆氣說道，唉，僧兄有所不知，皆因我存兩個徒弟，在內地闖了點禍，被吾兄知曉，他老就大發牢騷，也是我不應當頂接了幾句，我哥哥一怒之間不辭而別，臨行留下字柬，上寫四個大字，是好自爲之，這話是去年八月間的事，至今杳音信，提將起來，愧煞人也，覺空聽罷，解勸了

幾句，敷衍過去之後，申明自己的來意，猶上金銀珠寶各種的聘禮，並言說每一個人，月給紋銀十兩，股裝飲食，也不用貴山負責，取回劉公島之後，另有重謝，請貴山所有的人，屯紮在後路，決不用臨敵涉險，對戰官軍，只求遙伴聲援，助威而已，赫連彥鳳，眼看着光珠亮寶黃白之物，耳聽着兇僧這一片甘美言詞，沈音良久，回答僧兄所言，倒沒有什麼不好辨的，不遠是我哥哥不在山上，恐其諸多不便，望僧兄原諒，覺空大逞舌辯之才，苦這麼一下說詞，赫連彥鳳也是見利忘害，有幾成樂意，遂將手下四路大頭目，請將上來，先與覺空問見了，然後將事體說明，四路大頭目，回答說我們下去與大眾商議々々，明日再定行止，惡兇僧又問四路頭目，甘言密語的，龍絡了一番，赫連彥鳳也幫助着兇僧勸說了一陣，四路大頭目連稱好吧，告辭退出，第二日四路頭目入大廳，稟報說是已然商議妥協，大家一致全意，一切係聽當家的作主，兇僧聞言自然是喜之不盡嘍，赫連彥鳳，當即傳諭，調八百名飛叉魚夫，一百隻大船，二百隻破浪飛魚艇，帶幾日的行糧，即日出發，覺空和尚將此事辦成，高興已達極點，與高采烈的，率這一般飛叉魚夫，狂奔劉公島而來，派護法二伽藍，駕着飛魚艇，先去連營報信，驀尙放光烈等得到消息之後，率衆匪出迎，等了不大的工夫，惡兇僧與赫連彥鳳率船來到，至切近過船相見，彼此全是熟人，各叙寒溫，船隊屯紮之後，一同到在中軍，大擺筵宴，

開懷暢飲，酒席筵前，談了一番，交戰的事情，赫連彥鳳說道，雖然我僧兄言說不叫我們打前敵，但是小弟既來之則安之，敬聽諸位的差遣，派到那兒算那兒，好在我這枝子人，全像生龍活虎一般，設有一個胆小之人，敖光烈接口說道，二當家的如此相助，我們更是感激的了，不得啦，待等緊急之時，定要勞動的，目下呢沒有什麼劇烈的戰爭，暫請閣下，率貴寨之衆，養精蓄銳，以作後援，赫連彥鳳，連連稱謝不迭，及至席散之後，各自分頭歇息，次日早飯後，三個盜首升座，各令本部賊匪，明分三路，暗合五行八卦，將全體教匪及衆漁夫等，派成九宮八卦迷環陣，若以表面看來，不過是三支水軍，縱橫屯紮而矣，將陣勢擺好之後，敖光烈向衆寇說道，諸位呀爲今之計，我們只可取困彼之法，別無良策也，敵人居於島中，強有險可守，食糧不缺，但是孤軍被困，並無外峻，日久的話，其軍心自然渙散，彼時我等出奇兵取之，或可收得全功，樂尙說此論甚是，現在只可得機而動啦，覺空說話雖是，如此的觀法，可也保不住另有，世外高人，或海島中的能人，前來協助我們，豈不是指日收功嗎，敖光烈笑道，要是真由意思而成事實啊，那不是更不好了麼，衆賊匪幾度磋商，成爲具體的辦法，如是者日復一日，島中明軍將帥等，更是焦灼異常，張道長等列高人，自從劉伯溫詐計成功，動危爲安，急忙分配一切，用真中假，實中虛的計策，並令花侯爺射箭出與教匪，然後妥爲防守

日多末見若何動靜，徐劉二帥與衆高人，到座三禪大廳之中，張三鋒道長說，此一番孤軍入重地，單軍鬪大敵，已犯兵家之所忌，劉伯溫接口說道，我們初意也未料及於此，陰錯陽差，事情趕到這個地方，也只得免爲其難啦，事情的變化，已然如此，還算天可憐見，得了劉公島，有險可守，幸耳賊巢之中，諸物充足，無缺乏之虞，雖然是孤軍無援，被圍於此，徐圖破敵之策，遂不至於有意外之變，髯僧說道，以事論勢，當然是如此，不過是這個圍，急地恐不能解，不免遷延時日，最可憂者，兩個月之後，月華姑娘，喪事辦完，回來報仇，必然與賊軍有一番大衝突，這件事愈想愈是危機四伏，張三峰道長說，我也計及於此，前者我與孩子們談這個戰事，三五個月，決不能結束的話，不料倒成了識語啦，既然變化到現在的情況，他們回來，正衝敵軍之後，猛烈的戰爭，是在所不免的，或可借此將敵匪擊散，也未可知，各人的先死存亡，與全局的勝負，斷難逆料，只可付諸天節與定數罷了，髯僧點頭嘆氣，說唉，可也真是無計可施哪，徐劉二帥一齊說道，若不然我們亮隊出兵，與賊人決一死戰，列高人以爲如何哪，張三峰搖頭說，決不能成功，你想賊軍銳氣正盛，我們若是開兵，豈能得到必勝，本來就是，賊衆我寡，實力懸殊，並且賊人又勾結生力軍加入，焉能輕易出戰哪，須知賊軍利在速戰，我軍只宜緊守，靜以待變，方是正理，反之乃取敗之道也，悞之既然在先，怎能再錯

之於後呢，徐劉二帥聽張道長這番議論，深爲佩服。只得遵着這個主張辦理。那敢冒險臨敵呢，嚴加防守。日復一日，不覺得在島內被困。將及兩個月啦，張三峰道長，對徐劉二帥說道，兩月之期，轉瞬已至，大戰當前，必得預先分派好了，以免臨時顧慮不周。二帥齊聲稱是。髯僧說張道長的智慧，迥異尋常，一容不煩二主，就請道兄，全局佈置，庶可不至遺漏。張三峰道長並不推辭，當即潤草拂紙。寫了十道東帖，分發下去。徐劉二帥以及衆高人，無不稱贊。張三峰微微笑道，貧道越俎代庖，任勞任怨，自問對於兵法，尚不至於落後，教匪方面，用兵者非吾之敵手，故敢冒然從事。天命之所在，則非能逆料也。髯僧說道，以道兄所規劃的戰策，任何人也難窺其項背。有勝而無敗。敬候成功而已，衆高人也都是這種說法，又過了兩日，這天夜間，三更之後，猛聽得島口外，人聲鼎沸，喊殺連天。徐劉二帥急忙派人打探，原來是俠女月華，與兄長雲威，扶着靈柩，回轉逍遙島，金鳳堡。到家之後，停靈於中廳，揚旛開吊，大辦白事。七七之後，入祖塋安葬，諸所事畢，兄妹廬墓。至期，脫了熟孝，歸到家中，雲威此時的病體，早已痊癒，淳于弟兄，褚氏弟兄等，俱皆在座。月華姑娘，當先發言，將老人家的遺囑，詳細申說了一遍。然後對衆言明，恩師允許我兩個月之後，回劉公島大營，軍前助戰，替老人家報仇雪恨，現今諸事就讀，我哥哥呢，自然是恪守遺囑，在家中守制，我

可就要起身啦，趕奔軍前，去見恩師，萬一要是天可憐的話，得着機會，或可手刃仇人，示未可定，衆師兄弟，面面相覷，一時回答不出話來，雲威連忙帶笑開言，叫道：「妹啊，你所說的話，雖然是正理，但有一件，火山紅海峽，放光烈等這一干賊寇，非比等閑，我們老人家，是何等的英雄，經驗閱歷，宏富之極，尙且失機被挫，恩師等衆高人，更是超乎世外的能者，與賊等相周旋，尙未能操勝券，況我們小兒女輩，登可造次而行，妄想得着機會報仇的話。不管痴人說夢，倘若一時冒昧用武，必兆无妄之災，以兄之拙見，順時而行，避居家中，藏鋒養銳，耐等惡賊的大數臨頭，彼時再請命於恩師之前，或可有一線報仇之望。若恃血氣之勇，任性爲所欲爲，恐非全身之道，且累及老人家在天之鬼，難以得安，俠烈的姑娘，聽到此處，開口阻攔，說得啞得啞，別往下說了，不共戴天之仇。還論什麼全身之道，我不耐煩聽你這于支之論，請勿復言。雖然你是我的兄長。對於報仇的大題目，你不能約束我的行動，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意以決，就此起身，你一定以胞兄的身份，來抑止於我。我就立即拔劍自刎。一死而了之，你爲男子者，負擔續宗祧之大責，應當遵守遺屬，以盡人子之道。我之存亡與潛台門宗嗣無干，血海冤仇，焉能容忍，你我兄妹，分道揚鏢，各行其事。其他的弟兄們，倘敢阻止我者，誓以頸血濺之，說話間聲色信利，按劍而起，怒目相向，頓聲喝道：「你們相信

我的言詞麼，嚇的衆弟兄，減口無言，一個個面面相覷，作聲不得，靜默了良久，澹台雲威一聲長嘆，說唉，姑娘抬頭看時，見兄長聲淚俱下，俠烈的姑娘，強作笑顏，叫道兄長哇，何必如此呢，怨小妹驕縱無知，語無倫次，報仇事畢歸來時，再與兄長以及衆弟兄前，負荆請罪，哥哥呀，妥爲看守山島，又向衆弟兄說，大家勸着哥哥點兒，我就此起身了，遂傳喚團丁水手，預備船隻，派貼身丫環，收拾應用之物，少時俱已齊畢，俠女站身向外，直奔島坡，雲威等在後面跟隨，一直送到船上，姑娘並不多說，催促開船，及至出了逍遙島，雲威含淚叫道，妹妹呀，此行須遵師長之命，萬不可向適才這樣兒任性啊，姑娘笑而答道，謹遵兄言，放心可也，大衆請回吧，就無須再送啦，說罷飄下拜，雲威一面答言，口中是一再叮嚀，務必謹慎哪，姑娘連連答應，各道珍重，雲威等回船入島去了，俠烈的姑娘穩坐船頭，催船前進，心中暗想我這可算乘長風破萬里浪了，此番到在軍前，破出這把屍骨，與賊人誓死一戰，必須手刃仇人，方不虛此行，如天不遂人願，甘心死於戰場之上，決不生還，一面想着，船行似箭，這一日已然離劉公島不遠啦，旁邊有莊丁的頭目巡海獸程通，向前行禮，口稱少當家的，此去劉公島不遠，我們的船不可冒然前進，在前面找一灣船所在，暫且停住，小人泅水前去打探，探明賊軍屯紮的方向，回來稟報，彼時再開船前進，方保萬全，姑娘點頭稱是，當時找了

灣船的所在，程通泅水起身打探去了，姑娘在船上用罷戰飯，閉目養神，天交黃昏的時候，巡海獸程通回歸，更換了衣服，來到艙中，姑娘見程通回來，很是喜悅，忙問打探的如何，程通說回稟姑娘得知，事體可不好辨啦，姑娘驚異着問道，莫非是賊人全都逃跑了，程通那能有那種事呀，要以表面看來，官軍的戰況不利，匪人轉占勝利，賊軍困了劉公島，聲勢浩大，官軍定是孤軍無援，困守島中啦，我們的船萬不可前進，趕緊退回逍遙島，見大小當家的，共議破敵之良策，庶可接應官軍，除此而外別無辦法，小人所見如此，請二少當家的酌量辨理，說畢垂手侍立，敬候姑娘分示，俠女得到這個消息，叫道程通哇，你可曾看出來，賊人的主力，屯紮在何處，程通回答道，小人承蒙老少當家的栽培，對於賊匪的水師營，倒是認識的清楚，以表面上看來，是兵紮三路，圍住劉公島要隘等處，實跡上他擺的是九八卦宮連環陣，防內禦外，分配得頗有兵法的玄妙，賊匪之中有此等的能人，破之殊非容易，望少當家的，詳查，敵之主力在劉公島正面，決不會有錯悞的，姑娘聽吧點了點頭，畧一沉香，當即說道暫且在此停紮一宵，明日再開回逍遙島去，程通笑道險地不可久停，還是即刻回去的好哇，俠女把臉一沉，喝道不許多言，還不退下，程通撞了個大釘子，默默無語出艙去了，好一個俠烈的姑娘，得到這種噩耗，早以拿定了主意，給他個不動聲色，將手下人俱皆穩住，待等到了時候，

更換魚皮寶鎧，狂奔敵人的水師營，以平生所學，與賊人拚個生死，報了老人家的仇恨，就算滿足了心願，倘若做不到的時候，有這一條性命全都够了，姑娘靜坐沉思，越想越對，就忘了女孩兒人家的身體，深入賊巢，有種種不便之處，一者是一片愚孝，報仇的心切，二者是生成的豪邁，剛烈過甚，毫無顧忌的，就毅然前往，候到是了時候，換好了魚皮寶鎧，暗藏七首寶刀，背好了八卦九宮閉血弩，腰中紮好了劍囊，內藏七口飛劍，由兵刃架上，提起鋸齒飛龍喪門劍，吩咐貼身兩個丫環，說道若是衆頭目有事稟報，汝等就說是我去探看賊人的情形，少時便回，不許驚擾，安然等候可也，倘敢故違，即行梟首示衆，兩個丫環，連稱遵命，俠女轉身出艙，來至船邊，將飛龍劍一順，施展刺水法，到在海中，分波踏浪直奔劉公島，不大的功夫來到，遙見賊船如蟻，匪聚島外，桅桿上的號燈，遠看恰似萬點辰星，細看燈光分五色，暗合五行，果然是聲勢浩大，暗自點頭嗟嘆，看這種情形，官軍不定蒙到多大的損失，若不然豈能被賊人圍困，想到此處，概不由己的，又恨又怒，遂即沉身走水中線，泅奔敵人的中軍而來，分水正往前進，覺着水中像有人行動似的，急忙留神，四外觀看，果見兩道水線，其快無比，投左右兩方去了，心中猶疑，這想必是賊匪的水中探子，又一轉念，暗想全軍賊匪，我都沒把他們放在心上，就算是探子，我管他作甚，心理作這種思想，遂有什麼可怕呢，分

水前進，那管高低，不一時已至中軍船下，由水內探出頭來，辨別方向，拭着賊人的帥船，浮至切近，線到船尾，抱住舵樁，攀援而上，隱身於船尾之下，屏聲息氣，往上探聽，鎮靜了會子，船上面靜寂已極，一點聲息也沒有，忽聽得刁斗上傳更，正交三更三點，俠女心中忖度，桅桿刁斗上的人，瞭望四外，決不能疎神，我若是上得船去，必得被他們發覺了，須得想一妙法，別叫他們看見，可就容易運用手腳啦，給他們個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畧一沉音，忽然計上心頭，我何不用蛇行之法，或可成功，想吧放開了胆量，由船尾下翻至上面，仰面朝天一躺，手掌與腳後跟用力，向前行走，姑娘用這手蛇行術，還真把賊人的眼目遮住啦，刁斗之中瞭望的人，那曉得有這一招呢，此法可也暗合兵書，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俠女可就得到勝利啦，及至到在艙窗臨近，更好辦啦，因為上面的人，只可瞭望遠處，臨近了決對的看不見，俠女伏於艙窗之中，隱住了自己的身體，往四外觀瞧，見眼前兩丈多遠，靠着船邊，坐着一個賊人，面向着艙門，看那意思是守護艙中人的，借着星斗的光輝看那賊人相貌兇惡面前放着一條軍刃，大量着是一條三停狼牙鑽，再遞耳音往艙中聽裏面好像是喝着酒談心呢，一時聽不出裏面說的是什麼話，等了好久才聽出話音來，揣度裏面說話的口吻定是賊軍的主將姑娘心中很是喜悅，暗想真要是藥尙覺空及敖光烈等在裏面，那可真是天假其便啦急忙

留神側耳聽他們所說的是什麼事，可惜裏面說話的聲音太小辨別不清，忽聽得一陣狂笑，恰似鼻鳴，聲音很是特別，又聽得裏面鼓掌稱讚，妙哇妙哇真好計策也，大寨主這個主張，管保必定成功，決對不能再失敗啦，又聽裏說道，二位教主主要是認定不能失敗，那當然必能成功的婁，姑娘聽到這裏，證明了裏是欒尚覺空與敖光烈啦，這一喜非同小可，高興的了不得，暗暗的感謝天地神佛，默佑與我，成功必矣，切齒的仇人，已在面前，不動起手來，等待何時呢，將要發動，又一慎重，心裡說且慢，我要是站起身來，必被那瞭望的人看見，聲張起來什麼也做不到啦，須得先把他打發了，方可無憂，想吧由劍囊中，掣出一口飛劍來，對准了那賊的耳門子，抖手發出，瞭望的賊，乃是分水獸堯彪，他坐在船邊，面對着艙門，姑娘正藏在他左側面，這隻飛劍來到，他微覺着有金刀劈風的聲音，急忙轉面觀看，那想到正恰巧，正打在他頸喉之上，微聞撲哧之聲，他就全魂氣斷啦死屍往後一仰，落於水中，雖然有點聲音，幸耳無人知覺，姑娘一見暗々嘆惜，雖然追了小賊的性命，可惜丟失了我一口飛劍，又一轉念，這條性命，全不要啦，一口飛劍，又何足惜呢，遂即站起身來，將艙窗的紙點透，往裏觀看，見正當中坐着一人，形如猿猴，縮鼻高額，白髮披肩，金睛豔暴，獠牙生於唇外，其白似雪，很長的脖子，手似鷹爪，姑娘暗暗稱奇，好兇惡的像貌，大覺着此人必是火山紅海峽的大寨主，

敖震敖光烈，旁邊坐着一僧一道，俱都是度清奇態，飄然欲仙之貌，不問可知，當然是紅蓮教主白蓮教主覺空樂尙的，兩旁侍立着幾個從人，見這三個元兇首惡，得意洋洋的暢談着，定是又想出什麼害國殃民的毒計來啦。姑娘看罷，細這麼一思索，用暗器打這類的匪人，決非易易呀，我何不來個隔皮打子，歪打正着的法子，遇巧了或可成功，主意拿定，由劍囊內將六口飛劍完全取出，口中含着飛龍劍的穗子，兩隻手分托着飛劍，運用氣工，大量着他們坐的位置，一語不發，抖手由槍窗內便打，也合該這幾個惡賊，有點災星，事出情理之外，穩坐吃着好好的酒，那兒想得到憑空來了幾口飛劍呢，勿論多大的能為，遇見這種想不到的事情，可又怎能躲避呢，覺空的面門，樂尙的左腮，敖光烈的唇上，各着了一枝飛劍，鮮血淋漓，疼痛難忍，旁邊站着的從人，中劍倒了兩個，敖光烈只氣得哇呀呀的吼叫，大罵那裏來的小輩，敢暗算我等，此時俠女手捧飛龍劍，叮噠一聲將槍窗劈碎，厲聲大叱，好惡賊姑祖宗取你們性命來了，說着話一抖手吧吧吧就幾枝連珠弩。敖光烈見槍窗破碎，顯露出一個息孀的女子來，不由得大吃一驚，心中納悶，這女子是何如人也，竟敢來虎口拿牙，他這麼一怔神，不料吧吧吧連珠牙到，食促之間，不及躲閃，額角與耳邊，又受了兩弩，覺着發麻發木，喊道不好，我中了毒藥暗器啦，樂尙覺空急忙亮劍向外，外面的賊兵，也就傳鑼警告，煞時間賊營中亂作一

團 俠烈的姑娘，挺劍迎敵，與樂尙覺空戰在一處。此時探海鮭龍水萬寶，立地窮奇高夔，移山壽兀武雲達，攪海混沌立波濤，閃電饕餮戰廣發，望日滴吻譚興盛，長嘯蒲牢明遠震，聆音囚牛樂九州。探險嘲風籐起風，清雅賓如石煥章，蓬頭狴犴管伯寧，赤目金猊霍冲霄等，俱皆赶到，各亮單刀圍住姑娘一場血戰，在黑夜之間，喊殺連天，俠女捨命獨鬪群賊，殺得性起，一聲嬌叱，飛龍劍光華閃處，削落了攪海混沌立波濤的左耳，反臂劈山勢，砍傷了長嘯蒲牢明遠震，進步連環腿踢倒了立地窮奇高夔，樂尙覺空，見此情形，愈發震怒，緊一緊掌中的軍刀，呼喚道列位教主，名要當心，大家齊心努力，將這小畜生碎屍萬段，衆賊寇切齒憤恨，齊聲喊道，若不將他斬殺，誓不爲人，正在酣戰之間，四大金剛八大怪，及五毒羅漢覺達等，各提軍刀趕到，加入作戰，俠女在當中，捧掌中劍左衝右突，聲東擊西，盡力的苦鬪，越殺人越多，心中暗暗的着急，不能够立斬仇人，以消冤恨，這些個群寇，得何時才能殺完呢，想到此處，忿不顧身，揮動掌中劍，惡狠狠的亂劈亂刺，劍光閃處，紅光崩現，追風怪金冲，屍頭兩分，當場喪命，普渡羅漢覺智，想要給金冲報仇，伸手掏暗器，沒容他發動，早被姑娘看見，二指向他一點，咯崩一聲，發出毒藥弩，正中覺智的眉攢，兇僧當時殞命，魂靈兒上陰司普普去了，俠女大憤神威，施展七星八步追魂劍的解數，傷了攪海金剛了愿，又劈了分水怪金通

，把個變尙氣的顏色更變，連連喊叫，可惱時可惱，我們大衆群戰這小孽障不下，竟自傷亡了一片，兇僧覺空也是大罵不休，在他們這氣急敗壞之際，俠女將鋸齒飛龍喪門劍舞的像風車一般，突然奔至兇僧惡道的近前，厲聲喝道，不要恨怨拿命來吧，說話間劍光似長虹一般，橫掃過來，兇僧惡道見來勢兇猛，不敢用掌中劍相迎，只得退步躲閃，姑娘得着這個機會，向前一伏身，拉動千斤簧，喝聲着，由背後發出九宮八卦避血弩，兇僧覺空，惡道變尙，雖然是久經大敵，奸滑異常，但是想不到，劍光閃處，隨着就發出這種暗器來，這九宮八卦避血弩，他們又沒見過，九枝弩箭一齊發出，任他們身法多麼快，也是不能躲閃的，兩個賊腮額上各中一弩，雖然打入不十分深，暗器上有毒血之毒，只要一見血，立刻就得意迷過去，不但是打倒了變尙覺空，大法伽藍覺幻與大力伽藍覺化，也被波及，中弩栽倒，羣賊俱皆大驚，姑娘一見有成功之希望，精神爲之一振，大喝道羣賊呀，今日將爾等殺一個乾乾淨淨，教你們嘗一嘗姑祖宗的厲害，說着話抖搜精神，把劍的招數一緊，在衆賊之中，東衝西撞，恰似虎入羊群的一般，衆寇還真被姑娘給鎮住了，各自加意隄防，那敢貪功進招，眼看着姑娘的大功告成，在這個時候救光烈趕到，這個賊吃藥敷藥，解了弩箭之春，氣沖沖的暫爲歇息，待等藥力發散開，精神復原，帶好了各種的暗器，手提盤龍戟，闖出艙來，迎面就有賊人報知，說是紅蓮教

主與白蓮教主，中了那女子的毒藥暗器，昏迷不醒事，說話之間，已將二賊抬到。敖光烈向前觀看認得是避血毒弩，說道不妨事，別人不能治，我却有辦法，連忙取出丹藥，交與手下人，說明使用之法，轉身狂奔當場，來至切近，才知曉傷亡了一片。把惡賊只氣得怪叫如雷，一擺掌中盤龍戟，喝道衆人退下，姑娘力戰群賊。正在得意之間，忽見敖光烈趕到，將一午群賊俱皆喝退，一個個手持軍刃遠遠站立。俠女是把事情看易啦，那管好歹，撲將過來掄劍就劈，敖光烈大叫道來的好，橫戟相迎，兩個人搭上手，一來一往，殺在一起，一個是像貌猙獰，奇形異像，窮兇惡極的盜魁，一個是艷如桃李，凜若冰霜，巾幗之中的丈夫，彼此相映成趣，令人不禁驚絕。戰場上盤龍戟對飛龍劍，爭鬪的異常劇烈。正在不得開交之際，惡賊敖光烈見戰俠女不下，急忙運用全身的氣力，將盤龍戟運用如飛，努力進攻，俠女見惡賊拚命相爭，急忙把掌中劍招數一緊，如疾風驟雨相似，與惡賊盡命相爭，就這樣兒的誓死決戰。約有數十個回合，俠女的暗器，已竟放完了，現裝也來不及，惡賊敖光烈見俠女的劍法高強，所用的都是些拚命的招兒，自己很是吃累。心中轉思我何不用暗器傷氣，想罷一面動着手，暗將五毒烈焰金針弩的筒子取出，冷不防向俠女抖手發出，在倉卒之間，猛見賊人把手一揚，崩的一聲，煙火迷漫，金星四射，再想要躲閃，口然是來不及啦，倒腰往後一擡，用掌中飛龍劍

護住自己的面門，臉上手上中了幾枚金針，當時就頭迷眼暈，撒手扔了飛龍劍，翻身摔倒在船板之上，惡賊一見哈哈大笑，將金針弩的筒子，帶將起來，手捧盤龍戟，怒冲冲的罵道，小冤家你不過如此啊，此時變向覺空，服藥敷藥之後，神志清醒，裹了傷痕，恢復原狀，各提軍刃，惡狠狠，狂奔戰場而來，到在切近，見敖光烈用暗器打倒俠女，歡喜非常，齊聲叫道，敖大寨主哇，我我有生以來，他未曾受過今日這樣之辱，幸耳將他制倒，我們必須將他處以極刑，以消怨氣，敖光烈說二位教主言之有理，這個小孽障，攪亂我們的大營，我等無一幸免，俱皆被他打傷，並且傷亡了好些教主，着實的可恨，將他亂刃分屍，全難解心頭之恨，待某家先斷去了他雙足，然後再慢慢的懲治，說罷飛身向前舉起盤龍戟，往下要砸猛覺得背後生風，連忙躲閃慢了一點，左臂上上着了一下覺着其力甚猛，打的他往前掙出好幾步去，轉身看時見靠着桅杆，風帆上站着

一人把手一揚金光一閃，暗器又打了過來惡賊往旁邊斜着攔出一丈來遠，只聽吧查嘩楞一响，暗器落在船上，惡賊細看來人的暗器，不由得大吃一驚，他認識這種暗器名喚閃電金光槊，這暗器的形狀，乃是一隻鐵手度着大赤金的衣子，槊頭有兩個鋼盤名曰槊胆拴着一尺餘長的絨繩，惡賊曉得此物的來歷當然不敢小視打暗器的人啦，只見那人身輕如飛燕雙足一蹬，躍到面前伸手將受傷俠女抓將起來臥腰復又縱起，依然跳到風帆之上

抖開腰中的鈔包，將俠女揹在身上，用鈔包十字架一勒，雙疊胡蝶扣，繫縛已畢。由腰中掣出一條軍刃，形似一條棍，兩頭帶尖，共九節，又似九節鞭，見他把這種軍刃一幌，飛身跳將下來，往當場一站，一聲叱咤，大喝無法無天的賊叛逆匪，那一個粗心胆大，向前來領死。敖光烈先見暗器，後見其人，便知其來歷不淺。今又見他掌中這條軍刃更爲驚異，這條軍刃名曰九節連環飛龍奪，水旱兩面用，又可當棍使，招數新奇，門路各別，尋常的武功，也使不了這種軍器。此人的武術當然是絕倫啦。將要問來人的名姓，徐鴻儒趕到，高聲喝喊，說這個小奴才乃是平安鏢局，公冶清平老兒的孫子，名曰公冶修，是我們白蓮教中的禍害，起事的根苗，當初蓮花道院與少林寺比武，就是這小畜生出頭，才引山張三峰來，勾起三教伏魔大會，傷亡無數。才有今日之下，敖光烈聞言，得得底蘊，他那把公冶老俠放在心上，幌開盤龍戰，槍將過來，大罵小奴才，也敢裝腔作勢，待本寨主結果爾的性命，說着話掄戟就砸，小俠客橫奪進招，兩個人搭上手，也就在十幾個照面，樂尙覺空幌軍刃，一擁齊上，衆寇也就圍攏上來，小俠客哈哈大笑罵道我把你們這一千不知死的群賊，越多越好，以便一總兒。結果了爾等，一面說着話，把掌中軍刃運用如飛，獨鬥群賊，敖光烈等以爲着不用費多大的事，便可將來人制倒。沒想到幾十個照面過來，才看出不好辨來，敖光烈一面動着手口中喊道：衆教

主加小心哪，可不要貪功啊，這小子可真扎手哇。小俠客冷笑着說道，加小心也是不成，遇上太爺一個兒也跑不了哇，小俠客雖然勇猛，但是賊人皆有戒心，所以未能傷一個賊寇，只得奮勇衝殺，正在不得開交之際，猛聽得連珠炮响，殺聲四起，賊軍大亂，原來是徐達劉伯溫，率隊殺出，突然間應兵闖入，官船與賊船接觸在一處，三軍混戰，喊殺連天，張三峰等衆高人，奮勇當先，深入賊人的中軍，見重圍之中，一個人揹着人與群賊死命相拚。公冶老俠等，臨近細看乃是自己的孫孫，公冶修，身揹俠女澹台月華，好生訝異，不明白這是怎麼一段事，張三峰道長也看明白啦，口念無量天尊，善哉善哉，他們兩個人怎能在一起哪，治修這個孩子，他由何處來呢，也不願衆高人家納悶，皆因只前者少林寺方丈們，在五台山，領着小俠，救聖駕戰群賊之後，就退回少林寺主，小俠客自從五台山一戰，自知武藝不佳，潛心用功，把浮躁之氣，消磨了好些，大方丈一見很爲喜悅，向小俠說，學到知差處，方知藝不高，你此時已然覺悟了這個差字，火候將至純青之時，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稍一不慎，很容易悞入歧途，墜落在萬惡之中，便是所說的走火着魔，倘若機緣相遇，得到清高之士的指正，方可得臻化境，那時纔能算登峯造極呢，小俠答說得仙師諄諄訓導，將來總有成功的那一天吧，老方丈說恐不盡然，吾想成一代奇俠，你祖父以及老僧等，怕無有造就你的能力吧，嗣後遇到機會的

時候，千萬不要交臂失之，小俠連連稱是。各是著過了些日子。這一天由金山寺，專人送來一封請書，門頭僧傳稟進來。老方丈命知客僧款待來人。然後展開請書觀，原來的是禪悅長老於七月十五日，在金山寺內，設擺水陸道場，超度一切怨鬼孤魂。敦請天下名山大刹，各廟的方丈，屆期蒞臨，各了心愿。完成功德等情。老方丈看罷書中的意旨，當時點了點頭。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這場善會，理當前往，遂即派徒弟去藏經樓，將二方丈請到，商議去金山寺參預這場盛典。二方丈合掌念佛，回答道：師兄所論甚是。但不知可要小弟同去嗎？大方丈說：當然是，我弟兄一同前往，並想要邀着耐菴居士，再帶着公冶修，你的意思如何？二方丈笑道：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師兄弟商議妥協，到了第二日，老方丈寫了回書，交與下書的人，資遣去了。起身出了方丈院，到在西客堂，見施耐菴盤膝打坐，閉目參禪。方丈進來拍掌笑道：施居士合掌飯依了麼？施耐菴聞得聲音，睜目下座，笑吟吟的說道：我是東施效顰，要領畧領畧個中的滋味，初爲之心緒不寧，異常灼灼，自從由五合歸來之後，偶一爲之。感覺着神清氣爽，明朗之甚，方丈聞言，驚道：居士竟得此捷徑，實非易々，可喜可喜。將來再進一步的時候，朝夕爲之，悟澈當不遠矣。施耐菴笑道：談何容易，方丈你這是打趣我。這門外漢哪，說罷哈哈大笑。方丈正色言道：居士自稱門外漢，這句話便是禪機，既立身於門外，則終有升堂入室之日。

也。施耐菴聞言，疎然起敬，連說但愿如此。方丈笑了一笑，掉轉話頭，說明邀他去金山寺之話。施耐菴聞言甚爲歡喜，說靜久了思動，恰逢金行之行，何其幸哉，何其幸哉。遂將公冶修喚至，告知他金山去赴善會，想這孩子性，一聽說赴什麼會去，樂的他手舞足蹈。方丈等見他純天真的性兒，俱皆大笑，翌日分派監院的和尚，掌覺廟中一切事務，然後去大雄寶殿參拜了聖祖。小沙彌等行了恭送參拜之禮，大方丈二方丈與耐菴菴及小俠客，一行四衆，離了少林寺由登峰縣境，奔南省而來，在路行程，非只一日，這一天到在江口，上了船隻，直至金山脚下，付過船資之後，棄舟登岸，順山道向上而行，至大山門前，小俠客向前，對門頭僧說明來意，衆僧急忙趨前問候，合掌施禮。大方丈等連忙還禮，早有僧人飛報至裏面，禪悅長老，聞知少林方丈駕臨，急忙率合廟執事衆僧，出來相迎，見面行禮之後，各道契濶，又與施耐菴指引了，命公冶修向前參拜金山長老，代他說明身世名姓，老方丈對笑相扶，參了起來，携手笑道小居士，老僧在四十年前，曾在逍遙莊會見乃祖，公冶老居士，盤桓白餘日，自昔日分手至今，未謀一面。不料想與小居士驟然巧遇，有緣哪有緣，說着話執手相讓，一同至裏面。入方丈院，略事歇息，漱洗畢，至大殿，禮佛敬香，按着次序參拜已畢，退回方丈院中，用過齋飯，談起這場善會來，金山長老長吁了一口氣，說唉，這次的善會，本想要不辨啦，

區奈各處請畫發出，辭謝不及了。少林方丈問道却是爲何呢。金山長老說，我們這種應酬香火，與佛事的僧人，比不了你們緊閉山門清修的和尙。嵩山脚下少林寺，與這座金山寺有天壤之別，此處接待香客，往來酬酢，忙個不休。所來此地的，名爲進香，實跡上大多是遊玩而來，上至公伯王侯，下至販夫走卒，甚至於携妓來遊，光怪陸離之事，不一而足，大好的香火道場，竟作了遊人取樂之所，我們是司空見慣，習以爲常，似乎你們這道高德重之士，偶見這種行爲，說不定怎麼樣納殺呢，最難堪出的朝中的鄉井，一經來此，率帶僕從如雲，道干下人，擅作威福，驅使地方官，猶如奴隸，廟中的僧衆，更不堪提起啦，稍有供應不週鞭達立即至矣，糟塌佛門善地，任意的爲所欲爲，逢迎且恐來之不及，那一個又敢說個不字。少林寺當家的，聽罷這片言詞，慨然嘆道，昔日在少林寺立伏魔大會之先，貧僧去城中衙署投遞公事，就看不慣那種々の行爲，歸廟時向大衆偶一道及，張三峰仙長說我少見而多怪，今日聽長老之所言，果然是我的見聞不廣啊，話雖然如此說，難倒說就沒一個補救的方法嗎，金山長老蹙眉答道，這種習慣，則重難返，若想糾正，實非易々，有一句最緊要的言詞，深望謹記，這場善會，各方認爲是孟蘭大會，屆期善男信女，當然不在少數，達官顯官，惡少年，劣紳仕，亦必不約威集，滙聚於廟掌之內，發生種々は非，恐勢所難免，望祈置若罔聞，且作壁觀，萬勿

多管閑事，致于未便，實爲切要，非是出家人不知方便與慈悲。確因無法制止，且亦自招煩惱，何必又多此一舉哪？既不能有利於人，反有害於己身，明哲者不爲也，小僧有鑒及此，故此率耳直言，諫阻於先，以防未然，知我諒我，祈高僧見原，少林寺方丈，聽罷之後，不由得無名火焰，突然發起，修行眼氣的睜圓，繼而一轉念頭，用涵養的工夫，遏止住了怒氣。合掌念道：南無阿彌陀佛，隨鄉入鄉，出家人麼敢恃強，又道是草怕嚴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一切付諸自然，怎敢如庸人之自擾，金山長老聽少林方丈這片挨而不傷的議論，深爲欽佩，連說：至論哪至論，二僧一答一和的談論一切，旁聽的施耐菴老先生，深不以爲然。暗想：道吏不舉官不究，上下隔備，下情不能上達，奸人宵小，乘機作祟，若不然這國法安在呢？此番沒有意外之事便罷，倘有非禮妄爲者，只消一封書，令伯溫兄，言厲的查辦，看作奸犯科者，可能趙遙法外麼？施耐菴老先生是這樣想法，旁邊的小俠客公冶脩，可又是一個思想，據他的心思，沒有出乎情理之事便罷，若果然發生的時候，我不動聲色的，暗暗查看，我也不用三推六問取他的口供，只要判明了事實，暗中下手，依法定罪，當殺者則殺之，不當殺者薄懲之，以敬刁頑，而安良善。實行我俠義之道，何愁惡俗不盡，少林寺的二方丈，又是一個理想，心中思量道：只要我師兄一發話，別管他是誰，一頓方便銼，全送到阿鼻地獄去，各存各的心。

各有各的理解，如是者過了幾日，已到開會之期。頭幾日就熱鬧非常，至是日更是熱鬧的很啦。廟裏面大雄寶殿前，鋪設經壇，上擺各種法器，十八座客堂，全已住滿了善男信女。達官顯官，等等的人物，後面山峰搭院中，支搭許多間的蓆棍，設備的完善，以作遊人暫憩之所，廟的外面擺設着兩隻極大的法船，長約數十丈極盡人工之妙。船頭上的立着一個巨鬼，像貌猙獰，手持木質做的假鋼叉，向船下探着身，翹着一隻脚，製的很是逼真。胆小的人，真有不敵仰視的。沿山坡一帶等處，搭着很多的蓆棚。大多數是賣香的小販，間雜着些個賣吃的，形形色色，很是齊全，山脚下船隻如蟻，沿着山邊靠籠着，江中遊船畫舫，往來如梭。進香的船隻，滿載着善男信女，參前落後的向金山寺而來，說不盡這場會的盛況。小俠客是孩子的心情，當然是喜動不喜靜，在廟中東瞧西望，又來至大山門以外，竚立着遙望長江，蜿蜒如帶，一望無涯，大小船隻巨集，舳廬相接，江面欲滿。天氣晴朗，萬里無雲，遊目乘壞，不覺精神爲之一爽，正在目不暇給之間，猛聽得一片喧嘩之聲，定睛仔細看時，只見一隻大船，桅杆上懸着黃旗，可惜風刮的與蓬繩絞在一處，看不出上面寫的是什麼官銜來，上面站立許多人，俱是長隨的打扮，一個個之穿綢裏緞，豪氣凌人。往面目上看，全帶着幾分驕態，頗够上豪奴的身份，爲首的一個，手指着一班小厮模樣的人，手中各持藤棍，看那樣子是命他

下船開道，再往早岸上看，有幾個與船上同樣的人，各用膝棍趕打閑人，因而發出這片喧華的聲音來，船上的那一班人，也跳到岸上，幫着先前的人，掄棍趕打，霎時間將進香的，以及趕趁的小販，打的紛紛倒退，有的跌掉了香袋，並有撞倒小販的攤子，喊嚷着賠償，亂個不林，當中却閃開了一條很寬的路，這些個小厮們，離數步站一個，持着膝棍，向兩旁的人怒目而視，窺其用意，不外乎阻止向前，錯了就打，又見船上那班豪華的侍者，由船艙中，請出一族人來，有幾個俊童美婢，擁着一位拂冑公子，只見他頭戴軟翅唐巾，身穿一領元色的繡袍，繫一條杏黃色鑲珠嵌玉的軟帶，兄踏烏靴，往臉上，看黃瘦的面孔，像個病夫，長眉入鬚，一雙大三角兒的眼睛，准頭高聳，鼻尖微垂，髯鬚鷹嘴，凹心臉，薄片嘴，很大的下頰，細脖子，大噪軸子，中等身軀，手扶着俊童，緩步下船，那一番的氣焰，令人可憎可厭，這一班豪奴，在後跟隨，奔山門而來，先行的從人，已至小俠客的身旁，上下打量了打量，疾顏厲色的說道，皇親爺駕到，爾還不快些迴避，人模狗樣的，看些什麼，想是活不耐煩了，討打的殺才，還不快滾開麼，小俠有生以來，聽這番言詞，真是頭一回，不由得勃然大怒，繼而轉思，這是什麼所在，豈可猛撞呢，想到這裏，忙將怒氣壓了下去，那個豪奴，見小俠客底頭無語，立時大怒，用掌中的膝棍，劈頭打下，口中罵道，大胆的狗頭，莫非是聾子嗎，小俠一見，側身

躲過，連忙躲入山門之內，順着道，繞至後面，回到居住的房屋之中，坐定了思想，看來這個皇親，決非善良之輩。仗勢欺人，大者天，概是他算第一啦。就看他手下的豪奴，如此的強橫，這皇親的殘暴就不問可知啦。想到這裏，概不由己的忿火中燒，氣極了。嘆喟一聲笑了，這一笑哇，暗隱着殺機已動，猛聽得外面，鐘鼓齊鳴，五鼓法器聲喧，連忙站身向外，出了方丈院，遠處的張望，乃是金山長老率領僧衆，披褊衫，打法器，迎接那位皇親。小俠客見此情形，暗々讚嘆道，果然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見金山長老，謙恭和蛇的引導前行，直入大雄寶殿，這皇親進來觀看佛像，並不占香參拜，向金山長老說道，和尚啊，前者我住的那所客堂，現在收拾乾淨了沒有哇，金山長老合掌答道，今歲是大辨水陸道場，事先不曉的皇親大駕光臨，因耳末會預備，並且是那所客堂，已被某府的內眷佔用了，現在只好請皇親暫居船上，所有的客堂，俱皆有人佔用，這還得請皇親格外開恩恕罪，說罷口念阿彌陀佛，這片話說罷之後，皇親當即大怒，厲聲喝道胆大的禿驢，滿口胡言，本皇親住過的客堂，其他的人他敢住嗎，難倒說就不怕犯欺君之罪嗎，爾去傳諭，勿論何府，速即退出，倘敢遲延，可別說本皇親要生氣啦。皇親的管家過來過向金山長老說，快去快去，你這禿東西，實不打算活着啦，金山老無法，只得退出大雄寶殿，趕奔那所客堂而來，及至進了客堂的月亮門，早有幾名家

了過來攔住，喝道國公夫人在此，僧人止步，長老連忙合十問訊，口念彌陀佛，說起稟施主得知，這所客堂，乃是吳皇親脩造的，向例進香時，作爲退息之處，此番以爲皇親不來進香了，所以作貴府夫人們隨喜之地，不料想吳皇親駕到，偏々の別的客堂，俱已佔滿，百萬分的不得已，只好懇請大發慈悲，轉請貴府夫人，速即退讓，那幾名家人一聽，好生不悅，說你這和尚也太無道理啦，誰管他是皇親緣親呢，同是進香的，他把房子蓋在他們家裏，誰也不去，施捨到廟裏，就是和尚的，你可曉得，十方施主脩，十方施主遊，只可分個先來後到，確是作不了主人翁，和尚啊，這個話是否在情理之中，你再說個理由給我聽，金山長老被人家問的張口結舌，無話答復，那幾個家人黑々の冷笑，說你倒是說話呀，怎麼不言語了呢，實對你講吧，黃親緣親的我們不在乎，我家主人乃是涼國公藍大將軍可也不是好惹的，難倒說你們怕皇親，就不怕涼國公嗎，金山長老聞言，倒吸了一口涼氣，心中暗道，兩方的勢焰熏天，教我出家人可應當怎麼辦呢，正在無可如何之際，皇親率領衆豪奴，已然來到，皇親的管家高聲喝道，你這個禿驢，也太不曉得世路啦，還不把客堂中的人，給們趕出去，站在這裏，裝什麼像兒呢，藍府的家人，見吳皇親的從人，凌辱寺僧，並且罣礙着主人，當時大怒，遂即答言，說話的人，你瞎了不成，涼國公夫人在此，胆敢喧嘩，是不想活着了，皇親的管家一聽，是藍

大將的眷將屬，心說碰到釘子上啦，口裏可就沒敢還話，吳皇親一聽是藍玉的家眷在此，不由的引起心事來，暗想趁此機會，爽得大作一場，或者得見美人之面，尙若是真能會見那北地胭脂，那可算是兩全其美啦，不但是搬倒了藍玉那匹夫，而且我還可以去坐收漁利，將主意掣好，當時厲聲喝道，管什麼藍將軍，紅將軍呢，你們進去全給我趕了出去，本皇親在此，那一個多口，打折了兒的狗腿，這些個豪奴，見主人發威，立刻就楚仗人勢的，一擁而上，藍府的家人，見他們人多，只得往後倒退，此時裏面藍夫人得知，率衆來至外面，喝令不許誼華，什麼事情，慢慢的說，家人們向前，將適才的事，說了一遍，這藍夫人乃是開國王常遇春的妻妹，頗明大義，遂向家人說道，汝等告知他們，本夫人進香已畢，正要起身回府，這所客堂，誰愛住誰住，請他們退出客堂院落，本夫人即刻動身，家人們追不得已的，將藍夫人的言詞，告知皇親手下一干人等，吳皇親冷笑道，哦，這才是知進退的話哪，說着話率衆出了月亮門，藍夫人命婆子丁環，收拾零星物件，急速上船，手下人那敢怠慢，攜帶一切零物，隨着夫人出客堂，往外行走，吳皇親在月亮門外，離着不遠站立，見藍夫人率衆已竟走出，手下人預備山轎，衆女眷紛紛上轎，見第三個女子生得美貌超群，光艷照人，上轎的時間，羅君閃處，露出一雙天足，這惡賊一見哈哈大笑，喝令從人將第三乘的山轎，阻住不許放行，這班豪奴，如

狠似虎的奔將過來將抬轎的人夫掣往，藍夫人一見勃然大怒總皆因是將門之女，胆氣豪壯，喝會轎夫落平，下了山轎，向手下從人說爾等傳知請吳皇親向前答話那惡賊緩步向前，把事一拱滿面的驕氣，帶着輕狂的態度，口稱藍夫夫有話請講吧，藍夫人免強把雙袖一合，答禮說道，我家將軍，與皇親一殿稱臣，並無仇隙，阻住眷屬的轎子不放行，是所因何故呢，惡賊黑々冷笑，說夫人你還明知故問嗎，藍夫人說怎見得我明知故問哪，皇親冷笑着手指第三乘轎子說，他是何人，藍夫人憤然答道，我府中卷屬，皇親聞言笑了笑，又問道是藍大將軍的什麼人呢，夫人怒道，我家將軍的妾小，皇親說不能吧，請夫人不要瞞哄於我，此人就是元朝故太子必里禿的妃子美々兒，前者藍大將軍，在捕魚兒海擎住的，元主次子地保奴，以及這個美々兒，還有妃嬪人等，回朝之後私將必里禿的妃子美々兒隱匿起來，當有大臣奏參，當今萬歲降只御只，搜尋未得，後來有特旨傳下，如有知其下落者，出首當官，賞賜有加，尙敢隱匿，或知而不報者，一律科以叛逆之罪，哈々好一個涼國公藍大將軍，竟敢隱匿元故太子了，並且納爲侍妾，不但有虧臣節，而且累及皇上聖德，他功高位重，敢担這叛逆之罪，我恭爲椒房之戚，小小的皇親，若大的叛逆罪名兒，我却担当不起，因此將這子妃扣留，奏明皇帝，以免一己之罪，別無他議，這是奉的堂皇上諭，不然的話，堂堂大藍將軍的扣屬，我敢扣留嗎，夫人

你再若屈強的話。將她請下轎來，當衆驗看。裙下必非雙鉤，大概是蓮船盈尺，一雙天足吧，再讓說出話來聽，恐無燕語鶯聲。定是舌根生硬。什麼不咧的口音哪，藍夫人被他這一片言詞，說了個啞口無言，無法折辯，只得強詞說道，皇親你想是着了魔了，信口揶揄，一派的胡言。本夫人豈能與你口角，我們自有地方辯理去。說罷上轎，喝會起身。其餘的眷屬隨着夫人下山去了。吳皇親一見哈哈大笑。命將山轎，抬到客堂裏面去，他也隨轎到裏面。那轎中人原來正是元故太子必里禿的妃子，自從在捕魚兒海被擒之後，蒙大將軍藍玉，另眼看待。遂即失了貞操。歸營之後，明主施恩於亡國主的家屬，賜與府第，厚祿恩養之。特旨着藍玉，監理保護，乘這個機會，美兒就入了藍府，變裝易服，遮掩外人的耳目，後來胡爲庸本奏藍玉，隱匿亡國妃子美美兒，明太祖甚爲震怒。派大臣詳查後，奏同是一殿之臣，因爲些須的小事，怎能認真，只用查不屬實，敷衍過去，但是美美兒失踪，是掩飾不過去的。太祖很嚴厲的下了一道御旨，懸賞根究，日久了生懈，也就無人過問啦，此番爲爭客坐，撞着這個冤家，認真的追究的起來。嚇退了藍夫人，被他將轎子留下，喝令抬至裏面，轎子落平之後，美美兒撩起羅裙，邁步進了客堂，繫裙衫一併卸去，氣哼々的一坐，心中盤算，這場事體，應當如何處置。又一轉念，事情已到不得了的局勢，我何不以不得了之法，而了之，心中正在思想之際，

見吳皇親由外面走入，滿面含春，笑嘻嘻的叫道美人兒啊，我將你留到此處，並非是惡意呀，你要想一想，現在你是個黑人，若不是遇見我，那是你的出頭之日呢，你若是明白本皇親的善意，就應當感激於我，涼國公藍玉一介武夫，像貌醜陋，秉性粗魯，他那能理解風情韻事，可憐你這粉裝玉琢的美人，是不是晃芝草插在香堆上，你細看一看本皇親。風流個黨，溫文儒雅，文武兼全，並且是堂堂的國戚，自問敢稱是個才郎，美人啊，你能傾心於我，方不負卿之玉貌，我說的這片言詞，你明白不明白，美兒聞言，冷着臉兒笑了一笑，說道你所說的話不啦，倒是明白呀，我不啦自從捕魚兒海。入中原以來，受藍大將軍知遇，學會了漢人的語言，也是前生的冤孽，我不啦失了貞操，自吟對不起故去的太子，並且也對不起我自己，今番遇見你不啦，也是前生的冤孽，但是遇合的不同，當然是不能一個樣，你自己看你自己，是個風流才子，讓我一看不啦，連個人都不够哇，可唉皇上家要你這個親戚，你要是打算彼此相安的話，趕緊放我下山，回歸盡府的大船，什麼事可就沒有了，要是再作妄想的話呀，怕的是誰也好不了啦，我不啦這是好話，你想想怎麼辦吧。吳皇親聞言，勃然大怒，罵道不要臉的婆娘，胆敢出言無狀，你是不知道本皇親的厲害呀，說着話把手一探，從人等盡皆自退出，這幾個婢女彼此相視。嫣然一笑，向前將房門關閉，上了橫門。無皇親向美美兒，冷笑着說道

快隨我上床。有話對你說，倘敢屈強。你來看用手一指幾個美婢說道，教他們一齊動手，那怕你不惟命是從呢。美々兒一聽。撲哧的一聲笑了，說道惟命是從不啦，怕你作不到哇，吳皇親黑黑的冷笑。說你倒聽聽作的到作不到。原來梅々兒生長北番，騎射技擊之術，無一不精，力氣又小，並且亡國之後，每日隨在軍中，衝鋒陷陣，是常有的事，今日被吳皇親，強迫着留下，早就打好了主意。拚却了一死。可是得把害人賊治死之後，才能死哪，見惡賊揮退從人之後。侍婢們就自動的關門，暗暗想到，如此看來，這類強迫的事。是常作的了。由不得撲吃一笑，那意思，是樂賊人妄想如法辨理，豈知這回撞到嚴王爺手裏了。他在萬馬軍中慣了的人，這個局勢那能懼怕呢。所以才說出辨不到的話來，吳賊也是惡貫滿盈。並沒解開其中之意，遂即指揮婢女們上前。滿想着爲所欲爲，熟知幾個婢女，向前伸手來拉，被人家掌打腳踢，一個個叫苦悲哀，紛紛摔倒。其中有一個，在致命處上。挨了一腳，一聲慘叫，當時殞命，吳賊一見，只氣得怒髮冲冠，自恃武藝高強，由腰中拔出七首刀，奔過來伸手就抓，口中罵道，萬惡的達婆，好大的胆子，話音未了，被梅々兒，斜身上步，抓住他的左背。掄起纖纖的玉手，對準了他的頸項，打將下來，這個賊吃不起這梅人拳，愛呀的一聲，撒手扔了七首刀。梅々兒抬起蓮船，踏在他脊背之上。這個賊伏於就地，動轉不得。梅々兒笑着說道一個不咧

，你這回惟命是從了吧。吳賊此時，熏天的氣焰，當時就一落千丈，人家踏着牠，覺着如負重山，又兼頸項疼痛難忍，那敢還說硬話，只得服軟央求。連連討饒。梅々兒見事已至此，斷無瓦全之理。伸手抓住他的髮際。將脚撤回，檢起他的七首刀來。把無賊提將起來。面對面的罵道，一個不咧，你這小子。仰仗着是黃親。橫行無際，任意而爲。今日遇見了我，想活那是不能，將你殺死，給被你污辱死去的婦女消冤，替塵世上除一惡魔。你不是看着我好嗎，我也活不了，請你陪我一同作鬼，無賊還想要花言巧語。希圖活命。豈知梅々兒將話說完，七首刀就刺入了他的胸膛，這個賊慘叫狂吼。梅々兒笑道。好男兒何如此不繼呀，一面說着話。刀子不停留，一直豁到小腹。肝腸流了遍地，無賊作惡半生。落這麼一個如此的結局，梅々兒一抖手，摔倒了傷屍，又向前摘下心來，此時客堂外面，人已圍滿。房中受傷的婢女們，全都嚇的張口結舌，梅々兒如兇神附體，向這班婢女罵道，你們這黨下賤的東西，助紂爲惡。不知陷害了多少貞節婦女，豈能容得。一骨腦兒送你們脫生去吧。這一班的妖艷梅婢，平素所作所爲的事。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總結一句。不齒人數就是了，這番遇到這個女魔頭，一頓刀子，俱皆了帳，梅々兒大肆屠殺之後，激神想了一想，用手指蘸血，在粉壁上。寫了幾行字，然後橫刀自刎，展時間香玉碎，一縷香魂，也許是尋找，元故太子必里禿去了，或者鼓打三更時

分，與涼國公藍大將軍 夢那相會，訴說衷情也未可知，她這一死，外面看熱鬧的，無不讚嘆，但是急壞了，金山長老，眼見着鬧出這大是非來，關係是何等重大，此時該管的地方官人，文地武汎，俱皆趕到，該管者將金山長老，以及衆僧全都鎖了，破門而入，見裏面血腥氣味撲鼻，死屍橫躺堅臥，其狀當爲悽慘，令人不忍入目，一面派官人看守，一面遣人飛報府縣衙署，又傳話止住水陸道場，所有進香人等，概不准自由行動，勿論是本廟與外來的衆僧，盡皆監禁起來，可嘆少林寺的大方丈，二方丈也不能例外，展眼間廟裡廟外，盡是官人啦。黃親府的一班豪奴，威風也沒有了，天至申牌的時分，府縣官俱已到臨，到在肇事的客堂之中，驗看了死去的屍身，再看牆壁上題有血字，上寫着，元故太子必里禿妃美梅兒，被吳黃親仗勢相逼，欲強行無禮，迫不得已，手刃其主僕等，一切事與他人無干，該管地方官，不准牽連無辜，倘敢違背必遭天譴，下款寫着，殺人自戕者特示，旁寫年月日時，府縣看罷，毛骨悚然，彼此私議了良久，才一同至外面，在院中設了公位，一齊入坐，傳諭帶金山寺住持僧，衆差役齊聲答應，將金山長老帶至公案前，高僧雙膝跪倒，往上行禮，口中說道，金山寺住持僧禪悅叩見大人，府台往下問道，吳黃親主僕等，被何之殺死，證實招承上來，長老叩頭說道，吳黃親來到，強佔客堂，將其中存佔的一干女人逐出，不知因何留下一個少婦，帶入裏面，黃親

府的家人，守住月亮門，任何人不准出入，嗣後發生爭持，僧人去看時，已然鬧出事來。至於什麼人殺死什麼人，共早幾條人命，僧人未得至到近前。不知詳細，請問吳府的家人，他們定然知曉，府台聞言微微冷笑，說和尙你好口才呀，若大的干係，你竟自三言五語，擺脫了個乾乾淨淨，長老向上回道，事實昭然，非言語可能遮飾，望大人鑒察，倘有半句虛言，甘罪無辭，府台大人聞言，把桌案一拍，斷喝一聲道走，若大黃親主僕五人慘喪在你的廟中。兇手自戕，諒來沒有幫兇者，一弱女子連傷五命，蘸血題壁，從容自戕，斷無那種道理，你還說什麼甘罪無辭，難道說你還希圖倖免嗎？我勸你認了命罷。快將實供招了出來，不用說你脫不了干係，所有閻廟僧人，以及進香人等，凡在此廟中的人，俱都被罪之律，這麼掀天動地重大的事情，你們置若罔聞，望視不救，才釀成此案，本府担得起嗎？話又說回來啦，我又豈能饒得了你們呢，還是趕快實說了罷，打算隱匿是決不成的呀，金山長老未及答言，猛聽得月亮門外有人喝道，哈哈好大的知府哇，真敢說話呀，你不怕風大閃了你的舌頭嗎，怎麼說，進香的人都有罪，這個話你說的起嗎，知府聞言抬頭觀看，嚇了一跳，說話的人，乃是胡惟庸的妻弟，孫官親老了，知府萬般無法，只得將話拉回來說道，孫大老爺息怒，卑府說的是一干往民，你老人家何必多心哪，孫官親老爺聞言哈哈大笑，樂完了之後洋洋得意的說道，諒來你也不

敢哪，遂轉身向手下人傳話道：「你們去傳諭衆進香的，凡是與本官親或親或友，俱可出廟下山，各自歸家，教你們放心。任何人也不敢攔阻。萬一有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有立刻就發他猴兒崽子，從人應聲而去，亂這麼一喊嚷，衆進香的如得了赦旨一樣，爭光恐後的紛紛的搶出金山寺去了，手下人們，回來稟報。老爺的親友，俱皆出廟去了。孫官親老爺，把頭點了一點，慢慢的說道：「我知道啦，笑吟吟的，向知府說道：「官兒啊，再見罷，趾高氣揚的，率衆而去，他並不是公未任俠，援救無辜，乃是仗勢欺人，逞一逞威風而已，可把個知府氣了一個面色交黃，但是無計可加，倒是不怕他，是開罪不起他。姊丈胡惟庸，也只得忍氣吞聲，怒而不敢言也就是了，把這一肚子悶氣，自然就發洩在金山寺長老身上，遂怒衝衝的把棒子一拍，喝道：「狡猾的賊僧，還不招上來嗎，高僧往上磕頭說道，請大人寬恩。僧人實在是冤屈，適才所言，句句屬實。府台聞言，更爲震怒，手指金山長老說道，我早有耳聞，你這厮不是安善的，勾結各方雲遊的僧道，慣作些個鬼鬼崇崇的事。本府早就要究辨你，因爲沒得到詳細的證據，故耳隱忍至今，此番鬧出這麼大的事體來，不是你主謀，還是誰呢，金山長老聞言，心中憤怒，遂抗聲言道：「欲加諸罪，何患無詞，大人當真以莫須在三字，陷山僧於死地嗎，府台聞言，厲聲喝道：「胆大的禿驢，爾敢強嘴，莫須有三個字怎麼講說不懂，金山長老未及答言，月亮門外

有人高聲喝道。禿驢這二字怎麼講我不懂的，府台聞言大驚，抬頭看時，眼前站着一個僧人，正是宗法大師，嚇了一個魂飛天外。顏色更變，連忙站起身來，鞠躬行禮，口稱大法師息怒。弟子一時情急失言，望禮寬恩，宗大師冷笑道，你這官兒作的不錯，可惜呀，這個時代不能成啦。你那意思，將這血海的關係，推而寺僧的身上，你好減輕了考程，且可不開罪任何方面，僧人冤屈否，你就置之不顧啦，雖然你的主意很好，僧人之中還有我這麼一個強有力者，你沒有法子辨了吧。宗大師幾句話說破了府台的心了面紅耳赤，無所措詞。宗大師又指着金山長老說道，貴府拿他當尋常的僧人看待，你是錯上加錯，此僧道高德重，品學兼良。僧流之中，最高尚者，素孚衆望，當今萬歲也敬服於他，你竟敢說他素有不法行爲，請問你說這種話，對的起黃王的俸祿嗎，今日之事，你要說出具體的辦法，不然的話，本師飛章入奏，哈哈看你這官兒還作的成作不成，府台聽這片言詞，不亞似雷轟頂上，急的他滿頭是汗，口中囁嚅說道，請大師格外慈悲，卑府秉公辨理就是了，宗大師哈哈大笑，原來適才問，你不是秉公辨的呀，很好很好，可惜你這官兒怎麼當來看，你秉公的辦法，我聽一聽罷，府台說據實申詳上去也就是了，宗大師點了點頭，說既然如此，請你老開恩吧。別讓這好和尚，受壞人的罪啦，府台羞慚滿面抱拳向金山長老說道，高僧請起，恕卑府一時的糊塗，多有冒犯，太愧對啦，高

僧合掌致謝，站起身來。府台又傳訊，命差役人等，將所有廟中衆僧，一概釋放。宗大師轉身出了月亮門，來會少林高僧，相見之下，備談已往，並言今日這不幸的事件，幸而我趕來，參預這場佛事，若不然不定鬧出什麼意外的事情來呢。少林方丈合掌念佛，說念日之事，不用說沒見過，真可是聞所未聞，這麼大的事件，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將公事當作兒戲啦，如此的行爲，恐非當今萬歲，勵精圖治的意旨吧。宗大師笑道慚愧慚愧，似這等昏貴之官，百裏也挑不出一個來，不可多得的寶貝，高僧你會不期而遇啦，當今聖人以身作則，表率天下，施行王道政治，以冀四海昇平，與民同樂，但是建國之始，那能够在短時期，就能普及天下呢。貪墨昏慵之輩，難保混跡臣海之中，少林寺方丈聽宗大師一番議論，自知失言，急忙合掌說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山僧不明大體，妄談政治，望大師寬恕。宗大師笑道：彼此既是閒談，高僧不要介意，二僧正在談話之間，金山長老到在面前，先謝了宗大師解罪之情，又向少林方丈，連連道歉道太愧對啦，有累大方丈，受此不白之辱。少林方丈笑道：不怕官就怕管，誰敢發生這不幸的事呢，人心叵測，良秀難分，該管的地方官，也是例應如此，這個辱字，還談不到，宗大師問道：府官地怎麼辨的，金山長老回答：驗屍之後，填了屍格，善差人預備棺木，分別裝殮，暫停客堂院中，派差人看守，他吩咐完了，他上轎下山而去，宗大

師聞言，微微冷笑，說這種事情鬧大啦，老皇親決不干休，藍大將軍恐脫不得這場是非，可惜國之干城，衛國名將，爲一個女子，要惹出大不得了來，可惜復可憐，善哉善哉，言下不勝嗟嘆，少林方丈笑道，此時他人的事情，我們何暇論及，請想大好的佛門淨地，糟塌到這個樣子，又應當何以善其後呢，宗大師慨然嘆道，到了是正悟參修佛門弟子，說出話來，自己忘不了根本，但是現在顧慮不及佛門善地，之如何啦，爲今之計，你們急速全身遠禍，離開金山寺，倘若走的遲慢了，少不得就許受了牽連，那時更不好辨啦，請想皇親與藍大臣，雙方在金殿動起本來，各執一詞，不知皇上喜怒如何，這個事够多麼可怕呀，少林寺方丈聞言，連連稱是，遂向宗大師請示，說我們遠路而來，這場佛事的愿心，是還了不了呢，宗大師說，這場佛事，只可了草完結，你們就即刻動身吧，金山長也催促着說，你們還是早就的爲是啊，少林方丈只得應允，遂命二方丈收拾經擔，叫過小俠客，一同告辭起身，宗大法師說，所有外來的出家人，一總兒全走，金山長老點頭稱是，立命小沙彌，分頭告知，不一時有七八位，全都聚齊，內中有南海普陀崖，後峰，居士林，雲霞居士，與少林方丈宗灑大師，全是舊相識，恰巧相逢，彼此哈哈大笑，宗大師說，有大船上再談吧，諸位快隨我來，向金山長老說道你也不要送，辨理你分內的事吧，說罷告辭，率衆出金山寺，下山上了宗大師的官船，傳話起行，

水手們解纜撒跳，拔毛開船。衆僧在艙中坐穩，手下人獻上茶來。宗大師向雲霞居士說道：「真想不到，你也來趕這場熱鬧。」雲霞居士笑道：「事逢恰巧，原打算不來，後來一高興，我就趕來了。」請問大師，爲什麼親身用船護送呢？宗勛說：「臨近的各處該管，必然得到公事，凡是從金山寺下來的，豈不詳細盤查，倘有言語不週，難免不受爲難，因而我陪着諸位起身，順流而下，越過幾道關津，再行攔岸，你們上路之後，各自回歸，這不是萬全之法嗎？」衆人聞言，一齊站身致謝。宗大師合掌還着禮說道：「我們出家人，何必拘此俗禮哪？」衆人笑道：「此乃是感激的表示，說罷大笑。」宗大師又問少林方丈道：「與你們同行的這位小檀越，是何方人氏？」少林方丈笑道：「山僧胆小，被事情吓糊塗了，遂向小俠客說你過來見過宗大法師，小俠遵命向前跪倒，口尊大法師在上，弟子公冶修叩見了，說罷磕下頭去。」宗大師離座將他參了起來，笑道：「尊姓是覆姓公冶嗎？」小俠回答了個是字。宗大師說：「你們這姓，差不多都是本族，我有個老朋友，算來四十餘年未見啦，雙名清平，字衰逸然，別號萬丈波濤聖手擒龍，小檀越知曉這個人嗎？」小俠客恭恭敬敬的回答，說那乃是弟子的祖父。宗大師哈哈大笑道：「這回問着啦，來來來再磕回頭吧，貧僧也是你祖父輩呀，小俠那敢怠慢。」重新跪倒，大拜了四拜，行禮之後，站起身來，那邊雲霞居士叫道：「孩子你過來，小俠客走至面前，說請示高人，呼喚弟子何事，老居

士說，跪倒磕頭吧，沒有別的事，小俠客一聽，心說這倒不錯，我成了磕頭虫兒啦，心裏雖如此思想，可不敢多問，連忙向前參拜，然後垂手侍立，聽人家講話，雲霞居士向大眾笑道，有我這麼高攀的嗎，宗大師說，居士言之太過啦，當然是與他祖父相近啦，若不然豈能如此呢，雲霞居士向少林方丈說，我與公冶老俠的淵源，諒高僧不能不知道吧，少林方丈回答說，我實在不知道，宗大師說我也沒聽說過，老居士嘆了口氣，說唉，你們二公治若是不知，在座的人就更沒有知道的啦，回想當年，我們都在青年的時候在澎湖，被混水泥秋狠毒虫毛文錦暗中用毒葯暗器，傷了我的左腿，正要將我置諸死地的時候，逸然兄路經該處，飛身縱過船去，三環透甲錐，扎傷了毛文錦，一脚將惡賊踢落江心，生死可就不知道啦，將我救到鏢船之上，用藥調治，在清江口逍遙莊，鏢局子中，住了半年多，正赶上逸然兄，慶弄璋之喜，自那年分別，迄今約有數十年之久啦，我還記得呢，那個孩子名叫成安，說到此處，觀看小俠，此時公冶修，已然是淚流滿面啦，宗大師與雲霞居士，俱是一怔，忙問道孩兒啊，你哭的是什麼呢，小俠見問，憶起爹々血後身亡，娘親橫劍自刎的景況來，更爲悲慟，那還能說的出話來呢，少林寺方丈，長吁了一口氣，替小俠將他家所遭遇的事情，述說了一遍，衆高人聞言，無不嘆息，雲霞居士說道，這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啊，成安雖然中年天亡，好在留下這英俊的子嗣

逸然兄晚景，不爲無望嘍。但不知此子的文武的學業如何呀，少林方丈笑道，公冶門的技術，此子已然升堂入室，我少林的微技，彼已深領個中三昧，正愁着深造無人，幸運哪幸運，恰巧遇見居士，可算是緣分不淺哪，再者說老居士，與孩子他祖父，患難之交，非同泛泛，敢請老居士大發慈悲，將你平生的絕技，傳授修兒，成全此子，以繼先人之遺志，我想老居士諒無推辭之理吧，泐宗大師從旁接口道，那當然是不能推辭的啦，小少爺公冶修是何等的機警，見二高人一唱一和，就知道人家身懷絕技，急忙上前，雙宋跪倒說道，敢請收錄，願聽教誨，雲霞居士手摸着公冶修的頭頂說道，幸運兒啊，你那裏知道爲祖的，自澎湖失事之後，在你家中走後，巧遇異人，學得絕技，非武術之可比，乃劍術中一流的工夫。必須天資雄厚，還得有已臻上乘的武術，最關緊要的是童子之身，此三者兼全方能傳授，喜只孩子你俱皆合格，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邂逅相遇，殊屬意外，像你這樣兒的學子，正愁着找不到，深惜我這身絕技，無人可傳，既然見着你這訪師學藝之人，這不是買金的遇見賣金的了嗎，求之不得之事，那能推却呢，暫且磕個頭吧，就算行了入門之理，等着到在南海虎頭崖後峰，居士林中，再舉行正式的禮節吧，小俠聞言高興的了不得，遵命叩罷了頭，又與衆高人們叩頭道喜，二位高僧笑着說道孩兒啊，此番你得遇高人援手深造，汝必須要競々業業，勿負我等之厚望也

小俠連稱謹遵訓教，決不敢自暴自棄，宗大師哈哈大笑着，不要辜負了今日的盛舉。我來慶祝三杯，衆人齊聲道謝，宗大師傳話擺酒，從人們遵命去預備，不一時調開棹椅，酒席擺好，宗大師謙讓衆人入座，命小俠在老居士肩下也坐下，大家看時，豐盛的素饌，香味撲鼻，鑲銀的牙箸，配着玉盞銀盤，宗大師手捧金壺，將佳釀斟於玉杯之中，色如琥珀，酒香四溢，宗大師連稱請起，衆人端杯飲酒，舉箸用菜，暢飲開懷，頗極一時之盛，少林寺方丈笑道，山僧今日領略這富麗豪華的滋味，可算是初次啊，宗大師慨然道，高僧言之差矣，這富麗豪華，難脫這個俗字，似乎高僧你清淨無爲，焚香禮佛，是何等的高向啊，我輩名利場中的僧人，望塵莫及呀，少林寺方丈，合掌中念彌陀佛，大師如此繆贊，山僧何以克當，若不是大師現身於官途，今日之難，我等又何以得脫呢，再者說我輩勿論處於何等境過，好在不至於忘去了，本來面目，正所謂隨寓而安，一了俗緣而已，宗大師聞言哈哈大笑，雲霞居士說道，方丈開口便是禪機，令人欽佩已極，陪坐的衆僧，也隨着頌揚幾句，幾位高人，盡興的高談濶論，一路上頗不寂寞，至第二日晌午已後，已然脫離是非境界，船隻攏岸，衆人齊向宗大師致謝，起身告辭，紛紛下船，宗大師向衆合掌念佛，說我們遇緣再見吧，說罷解纜開船，向歸途去了，小俠公冶脩向少林二位方丈，跪倒再拜，戀戀不捨，大方丈笑着，人生聚散，乃是常事，何必

介懷，當初你閑遊嵩山，蓮花道院前，觀看比武，夜探蓮花觀，巧遇邈道人，入少林寺，三教伏魔會後，五台山救耀，回廟之後，又來參預金山寺的善會，本意是奉讀經卷，超度亡魂，孰知初愿未償，發生宗大變，幸得大師底護之下，方免株連之厄，由這不幸中，爾却機緣相遇，寧非數乎。宗合已過諸事，你閉目凝思，是不是恍知昨日，又如同一場春夢吧，此時暫別，後會有期，但願你潛心參悟，努力前途，待等你藝成回來，一試身手，如果我師兄弟，奈何你不得，就不負貧僧的一片婆心，反之母與貧僧相見也，言罷向雲霞居士，合掌念佛，說聲遇緣吧，見他師兄弟飄揚濶袖，担着經担，揚常而去，衆僧也各自告辭去了，雲霞居士，見小俠兩眼發直，望着少林方丈弟兄的後影，默々無語，不由得哈々々一陣大笑，這樂的聲音，驚動公冶脩，急忙斂神，搭訕着說道：祖父哇，我們也走吧，老居士笑道，好明白的孩子，不在此作什麼呢，孩兒啊，隨我且到南海，換一換眼界，你要明白，以天地爲廬舍，隨處皆可安身，何必拘於一胸也，小孩聞言也笑了，說道聞祖父之言，胸襟明朗，從此以乾坤爲逆旅，任意光遊，老居士聞言點了點頭，說這纔是領悟的言詞哪，說着話認大道而行，一路無事，水陸並進，這一日到在普陀崖後峰，居士林內，此處似廟而無神像，大殿中供看一個朱紅的牌位，上寫的是，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小孩子看罷不解其意，老居士說你磕頭吧，參拜之後我

對你細講，小俠遵命行禮已畢站起身來，老居士笑道，聖人不語怪利鬼神，讀書的人不攻乎異端，可也不能毀謗佛，所以聖人說敬鬼神而遠之，常言說的好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老夫只知遵從聖道，不信邪說，天地君親師，是何等重要，須知道，天覆地載，皇王水土父母義育師表訓誨，身恩厚德，無過於斯，凡爲人者理當時刻奉載，因此居士林中，供奉這五個大字，用意是不敢須臾忘也，小俠聞言連連稱是，爺兒兩個，一同出了大廳，到在後面廳房之中落座，手下衆侍者齊來參拜老居士，又與小俠見禮，然後漱洗吃茶，不一時酒飯齊畢，爺兒兩個入座飲酒，小俠客見酒美菜鮮，特別適口，並且菜的樣數很多，每樣上吃不了兩口，就半飽啦，及至吃飯的時候，蒸食而外，又換上一堂飯菜來，另外隨着八碟小菜，淨粥就是六七樣兒，小爺暗想，這必是因爲初，特意預備這樣的豐盛酒席，用能之後，散坐閑談，夜間喝罷了消夜酒之後方才安歇，次日三食依然是豐盛已極，小俠客問道，祖父哇我們爺兩用飯何必如此的預備，老居士笑道，傻孩子啊，老夫一生一世，對於吃的這一層，是斷不能够了草的，你想人生天地間，若在吃上不汪意，未免太冤一點啦，最要緊的事情，你要記着，切不可輕視了，小俠聞言連稱遵命，過了幾天，這才開始練功，所學的小俠都沒有看見過，完全是劍術一流的技能，老居士逐一指點，詳細解釋，轉瞬間兩月有餘，小俠頗有心得，這一日隨着老居

士，在後島坡上，深淵的旁邊。閒々の瞭望，猛然間見深淵的水。漸漸的紅了起來，小俠注目觀看。這水是越來越紅，眼看着紅的像血一般。待了片刻之後，水漸々の，由紅而粉，慢慢的就恢復了本來的顏色，老居士看着點頭贊嘆。回頭想要與小俠說話，見小俠顏色慘變，神氣沮喪，呆若木雞，站在那裏發怔。老居士大吃一驚。忙問道：「孩兒呀，因怎麼了？」小俠聽老居士問他，連忙鎮靜住心神。嘆了口氣說道：「回稟祖父得知，只皆因我見了這深淵中。金沙紅魚出現，引起了以前的傷心事來，老居士很驚訝的問道，你見過此物嗎？」小俠答道：「未曾見過，那你怎麼知道此物的來歷呢？」小俠說當年我祖父由波濤島回歸，遇見這不祥的物件，到在家中，我的父母雙亡，我祖父時常說起此事來，心中還難過呢，聽說此物刀劍不能傷，吞一個人。是很容易的。沒有降制他的法子。今日我們又見着他，看來此物倒與我們公冶門中有緣，老居士聞言哈哈大笑。說道：「好一個有緣哪，聽你所說，他與你緣分是極大啦。」小俠聽老居士言詞，茫然不解，呆呆的發怔，老居士說你聽不懂罷，小俠點頭稱是。老居士微微一笑，說我們回去再說罷，公冶脩不敢再問，跟隨於後，進了居士林，老居士說天光不早啦你用工夫去罷，小俠遵命退下，過了兩日。吃罷了晚飯，天光昏晚，正是中旬。月朗星稀，老居士將侍者們。喚至面前，命他們抬着一個大筐，帶着小俠，直奔後山坡，來在深淵切近，命侍者將筐放下，由

筐中取出一盤繩鎖，見鎖的末端，拴着一物，長約三尺，粗約一尺五六，香味撲鼻，細看上面纏着，全是腸子肉類。小孩看罷，莫明其妙，又見老居士，將繩鎖的這端拴在一顆大樹上，然後將這一尺餘的物件，拿到手中運用氣功，抖手向深淵中扔去，小俠一見這種力氣，暗自稱奇，只見那物件如弩箭一般，飛向波心，淵邊的繩鎖已盡，那物件才墜入水中，等了約有頓飯之功，見深淵當中，波浪湧起，繩鎖亂抖，大有要折斷的樣子，震動的樹枝搖幌，淅歷歷樹葉亂响，小俠見此情形，方才醒悟，拍手笑道，顯親名揚，吾事濟矣，老居士嘖目叱道，少安勿燥，看着可也，小俠聞言，肅然靜候，不敢多言，又待了會子，繩鎖也不抖動了，淵中波平浪靜，老居士深深的嘆了口氣，說唉，險些失事，危哉危哉，轉面向小俠正色言道，患得患失，非爲賢者，汝今樂而忘形，如美玉之有瑕，辛耳是餘德深厚，不然豈得有此奇遇，公冶脩跪倒往上叩頭，口尊祖父，小孫謹記訓示，決不再蹈故轍，老居士點了點頭，轉怒爲喜，笑着說道，願汝恪守斯言，吾復何憂，小俠站起身來，垂手侍立老居士命侍者們在此看守，率領小俠回歸居士林林，日用罷早飯後，趕至山淵邊看時，見那尾金沙紅魚已飄在水面，老居士命侍者去前山雇幾十名，做苦工的人來，侍者遵命而去，不大的工夫，侍者帶領三十餘名壯漢，各持繩索，來至切近，老居士命他們，將樹上的繩鎖解下，一齊用力，將魚拉至水邊，又命衆

衆人用帶來的繩索，套住魚尾打着號兒一齊用力，將金沙紅魚拉到旱岸之上。將魚脊向下，肚腹朝天，兩邊用石塊墊好，細看這條魚，約有三丈多。粗約五六尺，在肚腹上有一條紫綫，寬有寸餘，由頭至到尾上，老居士由筐中取出一條艾葉寧的繩子來，粗有一寸，將這條艾繩，拉在魚腹的紫綫之上，擺周正了之後，用火將艾繩逐次點着，約有半頓飯的工夫，艾繩已成灰燼。用木板將繩灰掃去，再看那條紫綫，已變成金黃色，老居士取出七首刀，親自下手，向那黃綫上，由頭刺入，隨往前走着，用刀豁着，直至尾部，然後命人拿刀往下扒皮，有那斫不動之處，再用艾繩來燒，不一時將魚皮扒下來折疊起來，放在筐中，命人將魚頭斫開，見魚口中，含着一把鐵傘相似，起下來細看，此物當中鐵桿上面嵌着十數根鋼條，有大拇指粗，上有無數的倒鬚勾，老居士笑道此物用毒藥味成，將這十數根鋼條，併在鐵桿一處，用牛羊腸子，厚厚的一纏，再用香油炸熟，扔到水中，這畜生聞着香味，一口吞至腹中，他肚內如烈火一般，牛羊腸子自然容化，十數根鋼條，一齊崩起，而且又是毒藥味成，他臟腑內，怎能愛的了，他負痛跳動，豁開了臟腑，直至喉中，鋼條卡住頸骨，焉能脫的出呢，待等毒氣發動，這畜生就喪了命了，我們得着他，就是這鐵毒傘勾之力呀，小俠與衆人方才明白，老居士派人掘了個大坑，將大魚埋了起來，然後命人開發了大衆的工資之後，抬着筐回歸居士林，歇息了一

會兒，對小俠說，你用工夫去吧，公冶脩遵命退出。又過了兩三個月的光景，公冶脩已將老居士，所傳的藝業，俱已精熟，閃電金光槊，已然練到得心應手的程度，九節連環飛龍奪，運用的已臻化境，這一日老居士命小俠客，將所學的工夫，逐一的演了一番，公冶脩遵命，就將輕工，氣工，大力工，神行法，飛槊法，飛劍法，罡氣的掌法，飛龍奪法，種種的工夫，按次序演完，老居士看罷，哈哈大笑，撚髯嘆道，不料想吾平生所學，儒子得之無遺矣，說着話站起身形，到在屋內，少時手提一個包袱來至外面，遞於小俠客，說孩兒哇，你看一看罷，公冶脩接過包裹打開觀看，見裏面乃是一身金沙紅魚皮鎧甲，孩子當然是喜之不勝，老居士說你穿一穿看，可否合體，小俠遵命穿戴起來，沒有一處不合適，相當已極，伸胳膊抬腿，不繃不吊，喜的他撲倒身形便拜，口稱祖父哇，受你老人家深恩厚德，叫孩兒我何以答報哇，老居士點頭笑道，孩兒你起來，小俠客站起身形，隨着老居士到在屋中，公冶脩將寶鎧脫下，折疊起來，用包袱包好，站在一旁聽候教訓，老居士手撚銀髯正色說道，金山一會，迄今半年有餘，辛喜你的藝業學成。深得個中奧妙，運用自然，較比老夫，所差無幾，每日飲食之中，俱有藥料。你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然增長了無限的力量。此後你無往不利。嚴守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實力奉行。將來必得成爲一代大俠。現在呢。該着我們分手了。我再贈兩葫蘆丹藥，一

種是專治一切雜災病症，一種是專治各樣毒藥暗器的傷痕，勿論是什麼毒物所傷，只要是人未絕氣，將丹藥納於口中，等不了片刻的工夫，自然就明白過來，丹藥也就容化啦，受傷人自能將藥咽下，不管多麼重的傷，三粒丹藥有起死回生之力，在用一粒丹藥，打碎敷在傷口之上，便可去腐生肌，將話說完，站身由立櫃中取出兩個藥葫蘆來，遞於公冶脩。小俠接過來看時。藥葫蘆有四寸來高，上面貼着字條。寫的是八寶百草返魂丹，一個單寫着內科，一個寫着外科，看完之後帶入囊中，再拜致謝，老居士又說道，你可知我的名姓，與當年的外號，小俠搖頭說不知道，敢請示知，老居士笑着說道孩兒哇，吾便是當年威鎮山陝浙閩，兩湖兩廣，海外一帶等處的，降龍伏虎，霹靂貔貅，靖安俠，定治定承平的便是，小俠聞言，雙膝跪倒，說原來是定祖父哇，小孫孫常聽我祖父提念，不想與你老人家巧遇，說吧連連叩頭，定老俠客，將小客拉將起來，說你切不可洩露於外人，還有件要緊的事情對你說，海外火山紅海峽，萬丈金光寨，有一個窮兇惡極的賊王，名叫敖震，字表光烈，他的武術，除我而外，無人知其根底，你跟我學了金光寨與飛龍奪，頗可降制於他，現在我得到消息，這個賊起傾山之群衆，會兵劉公島，對抗天兵，你可急速起身，去找你六叔，雪練金剛杜文華，一同趕奔海外劉公島，找你祖父，好助力官軍，幹功立業，小俠聞言，只得遵命，即刻收拾應用之物，辭別了居

士，出了居士林，心中雖然難過，表面上可不敢樣出來，因為前者受過訓教，遵命而行，頭也不回，認大壘回歸清江口，水陸兼行，這一日到在杜六爺家中，相見之後，拜見了叔叔，說明來意，杜六爺怎敢怠慢，翌日就動身，奔登州而來，及至到達登州，到鎮台衙門，求見，強鎮台在書房會見他們叔叔，問明了原委，酒飯款待之後，辨公事派差人送到船上，當時開船，奔劉公島而來，隨帶官軍百餘名，一員武職官，幾隻小船，一隻大船，衝風破浪，離劉公島十數里之遙，探船來報，劉公島外俱是賊船請令定奪，叔叔們一商議，找了個小島子，將船灣住，等到夜間，爺兩個換了水衣寶鎧，跳入海中來探賊軍，及至臨近，分前後上船，俠女來時看見兩道水綫，就是他們爺兒兩個，小俠客到在船上，正值俠女獨鬥群賊，他隱身於船帆的上面，觀看熱鬧，暗暗的佩服真奇女子也，姑娘中了暗器之後，眼看着性命不保，小俠某救人心急，忘了男女有別，抖手發出金光藥，嚇退賊人，飛身下來，救起姑娘，又跳到船帆之上，用抄包將俠女勒在身上，復又跳下來，亮飛龍奪，單人大戰群賊，正打到不得開交的時候，猛然羣賊一陣大亂，小俠看時乃是張三峰仙長，與他祖父以及衆高人，各擺軍力，殺將上來，救起俠女，展開了掌中的飛龍奪，單人獨戰群賊，正在殺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然賊軍裏面一陣的大亂，却原來正是那張三峰道長，率領着衆位高人來到當場，闖入了重圍之中，與那賊人

一場的混戰，只皆因前者俠女兄妹，運靈樞回逍遙島之後，賊軍困山，將及兩個月的時候，徐劉二帥懇請張道長，調兵遣將，待機破賊，張三峰遂不顧一切的，担負起這任務來，當即寫了幾道柬帖，分與大眾，靜候時機到來，分頭發動，作孤注一擲，決一死戰，這一日晚間，忽聽島外，喊殺之聲四起，遂後探子報將上來，說島外賊軍之中，亂作一塊傷聲震耳，看那樣子是有能人撞營，已至酣戰的狀況請令定奪，張道長聞言，將手一揮，傳令再探，報事人退將下去，髯僧笑道，大概是戰機迫切了吧，張三峰道長，笑着點了點頭，毅然站起身來，向徐劉二帥說道，你們督催各路，照柬帖行事，勿得違悞，可要知道，此一戰關係至大且重，稍有疎失則全局危矣，二帥連稱遵命，分頭各去料理，周顛上人與師兄先覺上人帶着徒弟們，站身說道，我等先走啦，張道長說好，你們爺兒幾個偏勞多累吧，先覺上人說。份所當為，豈能言累，說吧含笑而去，張三峰道長，同定衆高人一齊向外，飛也似來至島口，遙望賊軍中，確然是中軍混亂，決非誘敵之計，各擺軍刃，紛紛入水，各現絕技，分波踏浪，浮水入了賊的中軍，脫了水靠，殺奔當場，公冶老俠與張道長，來至切近，看見小俠公冶脩，身上揹着一個人，掄開了九節飛龍奪，大戰敖光烈等，二高人心納悶，他由何處來，身上背的又是何人呢，臨近了細看，才看出來，他身背俠女澹台月華，二位不由得大吃一驚，老俠客愛呀了一聲，着急

的是。男女授受不親，怎可以背着人家姑娘呢，張三峰道長，看明白了之後，口念無量天尊，善哉呀善哉，高人的心裏，又是讚嘆，又是特別的高興，雖然是二位各有各的心理，可是與衆高人不約而同的，展開掌中軍刃，殺入重圍，與群賊亂戰在一起，公冶脩喊道請列位高人老前輩，分頭擋住群賊，孫兒我獨戰敖光烈這個奴才，張三峰喝道，胆大的小奴才，咱知曉他的來歷麼，公冶脩答道，我雖然沒見過他，這小子的長像，獨一無二，我特爲他來的，仙師就不用多管啦，我自有辨理他的法兒，請放寬心罷，張道長一聽，好生喜悅，口中說道，你既胸有成竹，當心動手可也，說吧將掌中劍一幌，會同衆高人，分頭擋住欒尙覺空等衆群賊小俠冶脩，見衆高人，戰住了一千賊寇，將掌中九節飛龍奪一緊，喝聲道萬惡滔天的逆賊呀，咱們小爺兩好好的較量較量吧，敖光烈橫掌中盤龍戟，厲聲叱道，膽大的小奴才，休要誇口，你家寨主爺，與你拚個強存弱死，小俠笑道，小子你的死期至矣，一面說着話，手中的飛龍奪，如蛟龍，似怪蟒旋轉如風，上下翻飛，敖光烈雖然猛勇，惜乎他盤龍戟的招數，以及他的一何的能爲，完全在小俠的心中，因此步步搶先，着着走在他的頭裏，把個惡賊，活活殺住，可嘆敖光烈有若大的木領，施展不開也是枉然，就這麼兒一戰呀，眼見得是沒有便宜啦，中軍之內，一場酣戰，前軍也亂到不得了啦，因爲是老帥徐達，率衆將揮動水軍戰船，衝出島口，賊軍

中橫海鯨魚龍天化，大逞兇威亮隊來抵。賊船與官船合在一處，軍兵混戰。短兵相接，這惡賊龍天化，展開軍刃，衝入官軍隊內。老帥徐達，單人挺刀，會戰於他，這個賊恨不得將老帥置諸死地，惡狠狠的努力來拚。徐帥怎敢與他硬碰，只可展開刀法來往戰戰，免強着支持了數十合照面，實在是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這一招老帥微一失神，龍天化的軍刃，兜頭打下，徐帥急忙躲閃，可惜畧爲慢了一點，正掃在盔簷子之上，當即克查撲咯的響亮，原是軍刃撞盔簷子，噹郎一響，克查是震崩了一把掌寬的搜海帶，撲咯是頭盔飛出好幾丈遠，掉在水裏啦，盔墊也掉了，髮髻也散啦，徐大帥披散着頭髮，倒托着大刀，轉身就跑由這隻船跳到那隻船，惡賊可那裏能捨呢，一面追趕着口中喊道，拏着徐達你，如同塌了明朝半邊天，立々喝々緊緊追趕，徐大帥最後跳到一隻船上，軍士們蕩槳搖弩，其快如飛，向島內就逃，龍天化不顧一切，搶上一隻小舟，掌中的軍刃，划着船追了下來，一前一後，似弩箭離絃。徐大帥船到島內，左山坡，棄舟登岸向島坡上便走，龍天化追到，由小艇飛身躍至山坡之上，喊喝聲音，這回看你往那裏跑，快快納命來吧，兩個人的距離，也就在十數丈遠，徐帥跑到一顆大樹前，收住了脚步，拉着大刀，靠樹站立，向他招手，叫到快來快來，龍天化見此情形，心中一怔連忙止步，往四下裏觀望，心中展轉想道，我一時忿怒，深入重地，既然來至島中，豈有

空手回去的道理，就算有什麼埋伏，憑我的能為，又有何懼，即便到不得了的時候，我飛身跳入水中，何人能以阻止呢，豈不是由着我的性兒反麼，拿定了主意，大叫徐達呀，倒看你有什麼詭計，能以奈何孤家呢，說罷把掌中軍刃一擺，飛步向前，樹上有人喝道，逆叛你來的正好，還不伏誅等待何時，惡賊聞言上步觀看只見由樹上跳下幾個人來，有僧有俗各持軍刃，他可認不清楚，乃是張道長，預定的計劃，命徐帥涉險戰賊，將他誘至島中左山邊樹下，便算成功，樹上埋伏的，是周顛上人，先覺上人及莫文豪等師弟，見徐帥果將惡賊引到，暗々佩服張道長高明，那敢怠慢，立即發威，紛紛由樹上跳將下來，擋住賊人的去路，鄔錦彪當先動手，大喝逆賊納命來，掄鞭就打，龍天化橫龍天化橫軍刃相迎，細看才認出來，厲聲喝道，鎮海三帥嗎，咱們在一個鍋裏吃飯，哈哈真想不到一旦間竟變成仇人啦，莫文豪飛身跳過來，舉劍就劈，喝道逆叛少說波留着活打點閻王爺去吧，二位上人，也捧劍衝了上來，將他圍在當中，龍天化任憑多麼樣的兇勇，這爺四個打他一個，三口劍，一條鞭，如劈雷厲閃，他那能討得方便哪，也就在數十個照面之後，惡賊才知道世外高人的厲害，心中一想，再若戀戰，恐有性命之憂了，趁此不走，等待何時，想罷將掌中軍刃一掄，乘勢跳出圈外，連竄帶縱，奔向水邊，到了切近的時候，他轉身向周顛上人哈哈大笑，意思是別看我敗在你們手裏啦，我跳在

水中。你們有能耐的，又能把我怎麼樣啊。所以才有這一笑，周顛上人等，等他笑完了，衝着他也報以一笑，可惡賊嚇了一跳，他不明白。周顛等笑的是什麼，那敢在此久停呢，抖身跳入海中，到在水中之後，才明白人家笑的理由啦，原來是沿着水邊一帶等處，滿佈着金絲欄江絕戶網，他將想要分水脫逃，撞動網的機關，就把他捲在欄江網之中，這個賊後悔不迭，早知道身遭此險，我何必自來送死呢，此時早有該管的軍兵，由着般隻來到，揪着網繩一齊用力，連人帶網拉在船上，將船攏岸，七手八脚，將惡賊駕船上搭到山坡。徐大帥看了看，笑罵道，叛賊少候吧，必能好好的開銷你，說罷提刀上船，向二位上人把手一拱，說聲再見，遂及催船，撲奔島口，船到了後軍，棄小舟，登了戰艦，穿過中軍，住軍前看時，衆王侯戰將等，奮勇衝殺，正在血戰之間，徐帥命軍正司，齊聲喊嚷，曉諭衆將，龍天化已被本帥擒住了，軍正司率衆高聲喊道，全軍將士聽真，驍賊龍天化，已然被擒了，帥爺有令，命汝等一齊努力，將這一干從賊，俱皆擊獲，以期一律肅清。是爲至要，連々の喊喝了幾遍，這一喊喝，不要緊，這一般的王侯戰將，奮起神威，不由得精神倍長，俱都是奮不顧身，猛不可當，衆賊寇還以個着是詐語哪，尙自難信參半，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間見大帥徐達，展開定明大刀，殺入重圍之中，這才鬆壞了，衆敵匪，適才間眼見着龍天化追下徐達去了，現在只見徐達不見龍天

化。這可真是失了手啦，賊匪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就，銳氣墜盡，各無鬪志，漸漸的不支，節節後退，徐大帥把定明刀一幌，三軍一齊發聲喊，兩旁埋伏的精銳兵將，全體發動，捨了官船，登上賊舟，拚死追殺，賊的前軍，就完全潰散啦，賊的中軍內，欒尙覺空等，萬也沒想到有此一失，只顧了在軍中會戰衆高人。敖光烈被小俠客公冶修，死戰難脫，只得狠命相拚，正在酣戰之際，聽得前軍混亂的消息，把他們吓了個魂飛魄散，緊跟着就是中軍的探子來報，高聲喊道，龍天化教主，生死狀況不明，前軍全體覆沒，大明水師官軍，已然殺到我們中軍啦，堪堪抵當不住，請教主速作準備，欒尙覺空想要抽出身去抵抗，奈而張三峰等衆高人，苦鬥不放，脫身不得，乾着急毫無辦法，敖光烈會戰公冶脩，勝負難分，猛然聽到這個消息，大失所望，明明白白是中丁官軍的計策，這叫乘火打劫，殺我們一個，湊手不及，事已至此，豈能挽回，要再戀戰，恐其還要全軍覆沒了呢，忙偷眼住四外觀看，只見張三峰運開掌中劍，如龍戲水，一個人就牽掣住了一片，聖手乞丐元化長老，一對亮銀如意，上下飛騰，亞似銀蛇亂舞，公冶老俠，一對三環透甲錐橫充相撞，無人抵抗，飛龍觀主尙青雲劍光閃灼，似長虹，無形劍客鄭光明，用掌中寶刃，亂削大家的軍器，倉郎々の嚮亮，其聲真好似龍吟虎嘯，其他的衆高人，罔不似弄風的猛虎，酒醉的蛟龍，再看自己的人雖然勇猛，遇到這個戰場上

也是無力抵抗，看那情形，有敗無勝。這惡賊看透了這局勢，若是長此爭戰，大概全不得存在。遂即厲聲喊喝，列位教主速退後軍，整頓一切，中前二軍全捨了吧，看某人來了此殘局，說話之間，捨了小俠公冶脩。將掌中盤龍戟揮動，飛身跳將過來，向張三峰掄戟就打，張道爺只得捧劍相迎，這個賊抽戟轉身，向元化長老進攻，搭上手一個照面，抖手發出暗器，元化長老連忙閃躲，他跳過去，又戰公冶老俠，走了一個回合，又奔了鄭劍老客去啦，就這麼來往一亂戰不要緊，可就恰一千群賊衆寇造了機會啦，樂尙覺空等衆教匪，乘隙逃至船邊粉々跳至水中，逃向後軍去了，敖光烈運用掌中盤龍戟，會戰老少群俠衆高人，他見衆人撤退，連忙捨命突圍而走，跑至船邊跳至水中，所有的賊軍等除死傷而外的，盡皆鳥飛獸散，此時天已大亮，大衆會合一處，小俠公冶脩，將身上抗的姑娘放於船上，跪倒船頭，與衆高人見禮，並得自己來意詳細說明，徐大帥也趕到了，將官軍大隊調撥已聲，戰船排近，復又在島外屯紮好了，九宮八卦連環堡的水師連營，跟着俠女來的人等也來到啦，丫環等上前，將俠女抬起，歸還自己的船隻，到在艙中放在軟槳之上，衆高人也隨後來到艙中，見俠女面無人色，已至垂危，張道長點頭讚嘆，回憶澹曰老俠臨危的狀況，不由得落下幾點淚來，衆高人見張道長，形同枯木，心如死灰的人，被俠女孝烈二字，感的落淚，大衆不期而然的大揮同情之淚。

小俠公冶脩，掉着眼淚嘆的一聲長嘆，張道長拭目問道：「孺子嘆氣者何？」公冶脩說道：「孫兒我見諸位高人落淚，想起佛理上幾句禪語來，衆高人一齊問道：『什麼禪語？』公冶脩答道：『佛經云，勿論有多少年的苦脩，道心怎樣堅定，倘若脫不掉七情的，正不紅有若許魔難，即世俗所謂道高一丈，魔高千尺，因見諸位祖父們，也早未出七情者，當然難避魔侵，孫兒一時感慨，因耳嘆氣，張道長等聞言，俱皆笑着點頭，向公冶老俠說道：『老弟台呀，好福運哪，雖未得佳兒，有此賢孫，可謂無憾矣，真看不出此子，進步如此速快，澈悟了禪機。』哈哈孺子竟爲我輩感嘆啦，將來無可限量啊，公冶老俠心中歡喜，口中連連謙遜，此時俠女的丫環等，向衆高人跪倒，口稱列位老師爺子們，怎麼還有心緒間談哪，慈悲慈悲快救命吧，張道長慘然說道：『糊塗的孩子們，若有法子救他的命，我們還掉淚嗎，丫環等聞言，放聲慟哭，衆高束手無策，公冶老俠，偶然靈機一動，向小俠問道：『脩兒啊，你定祖父別號賽歧伯，乃是一個，醫中的國手，幾十年來未見，或者其數更神乎其神啦，你們爺兩分手，他就沒給你什麼藥品嗎，小俠聞言說有有，我是急糊塗啦，如此看來，我可得到什麼時候，才能練達成了人呢，說着話由腰中取出兩個藥葫蘆來獻與張道長，張三峰接過來看時，啊了一聲，說：『噢，此物原來出於居士林哪，急忙取出一粒丹藥，交與丫環說：『快將此藥納入你們姑娘口中，自能起死回生，丫環接過

來，喜之不勝，站身來到床前，摸了摸胸前跳動，看了看呀關未閉，連忙將葯納入口中，果然是葯力如神，兩盞熟茶的工夫，俠女悠悠氣轉，張道長由葫蘆裏，又取出兩丸丹葯，交與丫環，說明敷葯之法，又囑咐將衣裳寬去，詳細查看傷痕，不可遺漏，丫環接葯連稱遵命，張道長將葯葫蘆，交還小俠，率衆出艙，歸至中軍，帥艙中落座，公冶脩口稱仙師，你老知曉此葯的來歷呀，張道長說昔日錢寇道人，用此葯救人，貧道向他要這葯方子，他回答我這葯的名字，是八寶百草返魂丹，葯分內外兩科，並非自己脩合的，乃係同道所贈，彼此未便深問，事隔多年，適才見着，故耳知曉，大家正在談論之間，忽有小俠進來報道，說是逍遙島的，圍丁頭目求見，張道長傳話叫他進來，小俠遵命退出，不一時頭目來至裏面，跪倒行禮，說回稟列位老師爺子得知，我家姑娘，已明瞭白了，但是不敢行動，派小人來請，列位老師爺子過那邊去，有最要緊的話說，張道爺說你頭前引路，頭目轉身往外，衆高人站身相隨，張三峰向小俠說，你勿用前符喇，公冶脩聞言止步，衆高人出了帥艙，離中軍，到在逍遙島船內，見俠女顏色紅活，做神恢復，俠女見衆高人來至裏面，伏在船榻上連連叩頭，張三峰說，這不是講禮節的時候，你且安臥。有什話說吧，俠女說列位老師哪，弟子血戰群賊，劍誅醜類，用暗器傷三個元兇首惡，雖未將他等斬頭瀝血，但是也稍稍胸中的喚氣，最後受了敖光烈的暗器，當

時摔倒船上自必死。渺茫着跳過一個人來，將我提將起來，以板就失去知覺啦，適才醒轉過來，已然躺在自己的臥榻上，覺着口中葯香，衣上的衣服也鬆解啦，聞及丫環，方知一切經過，請問諸位仙師，什麼人把我救回本軍，放在床止，這可是最要緊的關頭，望祈明言，是爲至要。公冶老俠聽罷這片言詞，向着張三峰呆呆發怔，張道長微笑的笑了笑，床上的姑娘，頻頻的追問，張三峰道長，正色言道，此事你不追問，爲師的也要向你詳細說明，可是你要沉看些，須知事要三思而行。浮燥二字，是斷不可用的，姑娘連連稱是。張道長笑逐顏開，說是這件事，可不是偶然的，在一髮千鈞的時候，貧道並未眼見，乃是聽人所言，吾與汝言之，在受傷後，堪堪致命之時，有人發暗器，鎮退群賊。飛身跳至當場將你救起。復又飛身縱到船帆之上，因追於賊的淫威之下，將你揹負在他人的身上，拚命相爭，獨鬥群賊。正在苦命相拚的時期，我等方才趕到，救你的那個人，獨戰敖光烈，我等大衆，會戰群賊，因徐大帥，拿住了橫海鯨魚龍天化，賊的前軍瓦解，惡賊敖光烈當場混戰我等，衆寇才相繼而逃，敖賊最後溺水逃走，那人才把丫放在船板之上，你貼身的丫環們趕到，才將你抬回船來，這是一往經過，你聽明白了罷，俠女聽罷，沉香良久，暗想這這話音，我是決無活路啦，救我的人，當然是二分美意啦。可惜男女有別，我着何顏面活於人世，想到這裏雙眉倒豎，粉面發青，冷

笑道仙師啊，救我的人定是男子啦，張三峰點頭說不錯，俠女把頭點了幾點，顫聲說道，煩勞列位仙師，致意救我者之人，就說蒙恩之人，銘之五中，恕不能趨前拜謝，張道長點了點頭，俠女繼續着說道，孩兒身體感覺着不適之甚，意欲退回，逍遙島金風堡家中去，仙師可能允許嗎，張三峰微微笑道，能允許你却是能，須得遵我的言語，我便放你回去，俠女說愿遵鈞諭，張道長說你的用意貧賤早已明白，也不過是歸還家中，去尋死路，你的思想，男女有別，被男子解救，認爲美玉有瑕是這個道理吧，俠女聞言，潛夕淚下，低頭無語，衆高人點頭贊嘆，公治老俠，面紅耳赤，二目發直，張三峰道長叫道，月華呀，你看，說着用手一指，俠女抬起頭來，順着張道長的手兒觀看，見公治老侯神色驟變，滿頭是汗，俠女一見破涕爲笑，忙說道原來是他老爺子救的我呀，仙師何不說明呢，我是小兒女輩，他老人家將及百歲的人啦，措一背我又有何方呢，以年歲來論，當女兒我這歲數都够不上，說是個小孫女，或可相像，張三峰道長聞言哈哈大笑，說我來問你，你肯拜公治老俠爲祖父嗎，姑娘在臥榻上跪將起來，口尊祖父在上孫兒叩頭，這一磕頭不要緊，把個老俠鬧的手足無措一時答不出話來，衆高人見此情形，恐其再說露了，遂一齊向公治老俠道喜，藉詞掩飾過去，叫俠女暫爲調養，傷痕大家退了出來，回至水師營帥艙之中，大家落坐之後，公治老俠攝手道，列位呀，這便怎麼處

張三峰笑道：「貧道自有善處之法，此話休再提起，公治老俠連點頭稱是，少時開上飯來在飲酒中間，髯僧說道：『適才公治脩說，他師叔杜文華，與他一同前來，因何到此時，尚未到來，恐其又要節外生枝，公治老俠說，我也是被事繞糊塗啦，若非高僧提起，還真忽略了張三峰答言道：』這節外生枝的話，定是要應驗的。徐劉二帥慌忙問道：『真有了意外，那可如何是好呢？』元化和尙笑道：『我說句張道長的話，無形劍客。光明，接口道：『我來說吧，定敵所在，聽之可也，衆高人聞聽，全都樂啦，公治俠站身，口尊祖父，倘若到黃昏後，我六叔不到，孫兒意欲前往探詢，不知可否，公治老俠，緩緩的說道：』少時言說吧，公治脩不敢多言，默默的歸座，席散之後，散座吃茶，小校來報，現有逍遙島大船，離水師營距離不遠啦，請令定奪，張三峰聞言，說我們大衆前去觀看，此船來的可疑，試想月華前來，雲威決不能離家，這其中恐有別情，衆人齊聲說是，遂即一同出了帥艙，來在前軍船頭，遙望來船漸近，逍遙島的水手，齊說來的是我們山上的，決非奸詐，這話間船至臨近，已然看見雲威站在船頭，隨後由艙中出來一個道者，細看時張三峰失口叫道：『鐵冠道兄啊，鐵冠道長哈哈大笑道：』正還道兄啊，久遠久遠啦，誰知今日又遇緣於此啊，說話之間船已靠攏，鐵冠道人率雲威，過船相見，亂一行禮，先向周上人說道：『願和尙你來的早哇，周上人說被事所迫，怎能像你自在逍遙，鐵冠道

人嘆氣道，唉唉我輩俱是未斬三尸，怎逞七情，彼此相同，自在逍遙的話。且談不到呢，各有各個事作，一時也未得消閒。先覺上人髻僧等，齊道這倒是不錯。劉伯溫與徐達都向前，禮，雲威這才一一參拜，然後到在中軍帥艙之中，鐵冠道人開口便問。月華那孽障。逢劫了吧，張三峰笑道。幸耳化險爲夷啦，鐵冠道人猛然說道，化險爲夷的話恐不容易吧，據貧道憶料他既來則必戰敖震。那逆賊掌中軍刃，取勝不易，發動他的種種暗器。勢所必然。月華身法，雖然說的去。遇着敖賊的多般識器，恐難倖免吧，一經被其所傷，豈能化險爲夷呢，張三峰當將所有經過詳細說明並帶笑道，還有一件很難的事不好辨，道兄此來，可就不困難啦。鐵冠道人說，你且慢慶幸，以爲看貧道協力便可伏得敖震麼請你且莫貪心。事寔上作不到哇，劉伯溫接口說道，恩師亦無降他之法嗎，鐵冠道人微微冷笑，說伯溫哪，你與貧道又師又友，怎麼你也說起這糊塗，話來。張三峯道人與衆高人等降他不住，貧道不也是無可如何嗎。再者說我比張道長術學，強着一點，論技擊之法，吾則遜他一籌。這你明白了吧。未容劉伯溫答言，張三峰笑道，你把話聽錯啦，我說的是因爲月華的事，遂將公治脩救月華，這來姑娘問救他的人是誰。意志堅決。誓死不生。我手指公治老弟，將路說是他孫孫，這孩子不等我開口，誤認爲老俠救的他，才把這件事，敷衍過去。並且他承認作人家的孫女，以報的救之恩，貧道迫不

得已，順着他的口風，暫渡這層難關，正在設法，完全此事，道兄你飄然而至，故耳說困難啦，鐵冠道人聽罷始末，鼓掌笑道，從權達變，辨的好，向公治老俠問道，今孫可曾定過親事，公治老俠站身回答，說啓稟高人得知，因他正在學藝期間，未暇及此，鐵冠道長笑道，巧哇妙哇，佳兒佳婦，患難奇緣，天作之合，我們盡人事，完成了吧，藉此了却一半心願，又向衆高人說道列位呀，二十年前，我受托孤之衆，雲威月華兩個障，都在童年，好容易俱已成人，兩個人的婚事，難得其偶，喜只喜俠兒烈女得結附體之緣，這是多麼難得的呀，公治老俠喜之不盡，將要謙遜鐵冠道長說真人不許說假話，你就叫孩子過來謝親吧，公治老俠連忙施禮致謝，又命公治脩過來行禮，小俠客聽衆高人，說明一切，他才後悔不迭，一時的救人的情急，忘了男女有別，這便如何是好，又聽得許配他身旁爲妻，驚喜交加，概不由已，覺着臉上熱辣辣的，發起燒來，羞的他不敢抬頭，他祖父教他行禮，竟自未曾聽見，老俠客高聲喝道，脩兒你聽了麼，衆高人看他時，面紅耳赤，說句俗話真是臉紅脖子粗啦，大衆拍手笑道，小兒女態，煞是好看哪，張三峰笑着叫道脩兒啊，過來謝親吧，小俠客不敢違背，過來跪倒向上磕頭，老俠又命他，參拜內兄，雲威頂禮相還，然後陪着小俠給大衆磕頭道喜，諸事已畢，鐵冠道人率雲威，到在姑娘的船上，入艙相見，俠女跪在牀榻上，口稱恩師，連連叩頭，眼淚

隨着落下，道長笑道不要哭，別委屈，爲師的要事在身，回島安排一切。方知你輕身來闖大敵，孽障啊，只爲你將要事拋開，與你哥哥，連夜追來，唉唉，終是來晚啦，辛喜化險爲夷，乃天數也煩惱已成過去。此後就無所憂愁啦，孩子呢你大喜呀，爲師的將你終身，許配了公老俠之孫。公冶脩，一俟孝滿之後，教他再爲迎娶，哈々々汝的終身有靠，我的心事去了一半啦。俠女聞言，羞的低頭無語。鐵冠道長笑道，男婚女嫁，夫妻乃人之大倫，勿作村姑之態，須要大方一些才是呢，俠女只得跪在床上叩頭，說道恩師憐恤弟子，無微不至，如此洪慈，粉身難報於萬一，鐵冠道長哈哈大笑說奧，這才是呢。出家人不枉這片心血呀，你們兄妹談話，貧道去會衆高人，說罵轉身向外，回到中軍帥艙之中。大衆謙讓入座，備說適才與姑娘所談的言詞，以及姑娘所回答的話，公冶老俠，連趣稱謝。張三峰說，只因杜文華，公冶修一同來的。由昨夜至今，尙未見到來，我料着是節外生枝，出了意外請道長兄占算占算，看是如何，鐵冠道人，向公冶老俠說，老弟你報個時辰，待貧道算筆看，老俠客報了一並午時。鐵冠道人袖占課。說險哉險哉，若非元神旺相，仇神休囚，又兼月令與日干拱扶，則無坐望矣，喜得青龍臨於用神，應在兇中得吉，有貴人援助，至遲到三更時分，子午相沖，必可脫險而歸還矣，衆高人差不多全精於此道。聽了這番議論，無不佩服，卦斷的神化，齊說以卦占而論。當

然不錯。靜候子正，杜文華必然歸還，徐劉二帥也是盼望應驗。其實呢，這課占的還是真准，原來杜文華與小俠分手之後，是由左翼上，登的船，未容他到達中軍，就看見他恩師公冶老俠，與衆高人等，殺向中央而去，自己一酌量，我就不用在往前啦，任憑匪類如何猛勇，也抵抗不了呢，少時必得四散奔逃，若是在此處等着，估量拿賊是有望的，想好了主意，他可就埋伏下了，候了不久，只見一個賊，由那邊船上，跳入水中逃走，杜文華也跳入水中，斜刺裡追趕逃賊，後來追丢了，心中其爲着急，遂即望影撲踪的，又追了好遠，並不見一個賊，提氣到在水面之上，遙見一簇船隊，屯在後島的西南方，六爺一見大喜，分水採水奔至船隊，切近。沉氣入水底，泗水直入賊軍。然後提氣將身露出，恰於是賊人中央，由船尾上來。束瞧西望，好在沒被巡哨者發見，放輕脚步來在艙窗後，側耳聽裏面說些什麼。等了片刻艙中有人嘆氣，繼續着說教主哇，唉々，真想不到有此一敗約，可恨哪可恨，又聽裡面有人說，大寨主阿。這場失敗真是該着，若非你老捨命爭戰，我們怎脫虎口，後軍也撤不下來，那可就全軍覆滅啦，現在好在還有這枝子人呢。再想辦法吧。六爺聽到此處，並不往下再聽，皆因既知是匪首等，敗回來在艙中談話，自問憑一己之能，決拿不了人家，何不回去送信，他將一轉身時候，脚底下微一沉，就被艙中知曉啦，發一聲喊衝了出來，六爺豈能跑呢，只可分羣中。三環透

甲錐，厲聲斷喝，好賊匪可認識杜六太爺嗎。一言未了，徐鴻儒喊道：別叫他跑了拉，他是公冶清平六徒弟，名叫雪練金鋼杜文華，敖震這一腔怒氣，正在無處宣洩。他自敗退下來，與衆匪會合之後，在艙中相對爲難，聽外面有好細，才一擁而出，見是公冶門中的人，豈不就是仇人見面啦麼，一擺掌中蟠龍戟，跳過來蓋頂打下，杜六爺看他這個長像，就知道不是善手。急忙橫錐進招，一面動着手問道：你是敖光烈嗎，惡賊說你猜對啦，正是本寨主，快拿命來可也。杜文華暗吃一驚，心說我怎能勝的了他。莫如速退爲妙，心中雖然想要走但是由不了自主，急切抽身不得。偏於欒尙覺空等，各擺軍刃圍了上來，六爺本就戰敖震不下，再添上這般人羣毆，更是辨不了啦，動手約有百餘個照面，杜文華手中的雙錐，被兇僧的身刃挂住，惡道乘勢一劍，六爺只可拋了雙錐閃開這一劍，可就空着手與羣賊相拚，又走了數十個回此，已至力盡筋疲，敖光烈跟身一腿，將杜六爺，打倒，被衆寇向前綁了，推々擁々進艙，羣匪入座歇息，齊說哈哈，這小子可真扎手哇，我們這麼多的人，拿他如此不易，若是單打獨鬪，許吃他的虧吶，徐鴻儒嘆氣道：唉，公冶老兒他的徒兒，那一個全不弱，幸而將這小輩拿住，快急處治了爲上。倘若被其逃走，那可更不好看啦，敖震笑道三教主，你也太小心啦，就憑咱們這些個人，他再跑了可樂子啦，遂叫六俊弟兄，暫把他押了下去，加意看守勿得疎失，六俊

弟兄應聲遇命，是起杜文華，向後艙去看管，衆匪又計議破敵之法，以及補充嘍兵等事，然後歇息至黃昏後，方才起來用茶用酒，一面吃着酒，論事，歸結敖光烈王張，暫退火山紅海峽，引他們深入重地，我們聚各島之衆，困官軍於垓中，那時再縱長計較，徐圖潰滅，伊等用以逸待勞的法子，方爲萬全之策，一般匪類，一致讚同，齊說到這個地步，只是如此，別無良策啦，然時商議已定，天也就三更已後啦，敖光烈說，我們拿住的那個杜文華，把他亂刀分屍，暫解心頭之恨，大衆點頭說好，立刻教人去派六俊，將杜文華提來，手下人遵命去了，不一時弟兄來到，敖光烈問道，提來了嗎，六俊弟兄說，回稟師哥得知，適才間弟等，在外面觀眺海景，回到艙中時，被擒的不知到，什麼時候逃走了，衆寇聞言，俱皆一怔，敖震問道，告訴你們別疎神，你們怎麼還教他跑了呢，難倒說一點痕跡就沒瞧見嗎，六俊弟兄說要看見點影子，也不能叫他跑了哇，敖光烈說，細他的繩子呢，六俊弟兄說，還在艙裏哪，敖震派人將繩子取到，接過來仔細觀看，看好樣子，是用刀挑斷了的，衆寇看看默默無語，這惡賊手拿着繩子，嘿々々的冷笑，猛然間把臉面一變說好哇，真不錯，你們看我是失敗啦竟敢忘恩負義，賣友求榮，太可恨了，哈々々你們還有良心嗎，六俊弟兄，笑着回答，口尊師兄，你老是錯怪拉，我們弟兄非比他人哪，敖震聞言嘿々冷笑，手指六俊弟兄，說你們拿我看成傻子拉，我之爲

人能受騙嗎。話又說回來了。花言巧語哄他們去，須知姓敖的不受快說實話罷，鐵證在此豈容隱瞞，六俊說師兄，言之太過，什麼證據請說明白，不能以疑着是怎樣，便不啻錯的，那可就不對啦。敖震唾道：說呸真不要臉，說着將繩子，往六俊眼前一摔。喝道：你們自己看。這就是鐵証啊，在我眼前變戲法。得高明點，如此愚笨的手彩，那怎能成呢，叫大衆想一想，被擒者綁了一天半夜，渾身血脈已不通達，桃斷繩子也不能走，既能入我軍中的人，當然是名手，還能想不到嗎。再者說暗入艙中，看見了人伸手救，了有工夫解繩子，還不抗起來跑麼，焉能耽延時間，等候來人堵住麼。唉，諸位聽聽，這個情理對不對呢。衆寇一聽齊說有理，敖賊獰笑道：哼，還有什麼說的呢，瞞不豈我叻，別支吾啦實話實說好啦。六俊弟兄正色言道：說師兄你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請你想哇。我們是你的膀臂，如若一定自殘肢體，我們也抗不了你呀，就看着辨罷，敖賊手拍掉案，吧々乱响喝道：胡說，快說怎樣放了姓杜的，與他等有什麼連帶，不然的話你們看，說着話站起身形。回手掣出脇下佩劍，指着六俊冷笑道：這就追爾等的狗命，一疊連聲喊喝，快說快說弟兄們見此景况。料着不能善開交向後倒退了兩步，哈的一陣大笑，衆寇全然發怔，只見他弟兄，笑罷之後將面目一沉，大喝敖震哪，小子你真奸滑呀，實對你說罷太爺們，與你相處這多的年限，實係迫不得已啞，早有意收拾你，可惜得不

着機會，你大子不要自命精明，可知道破爾的，雷弩砲火鐵甲舟，是我們，斷送了銅輪火櫃水鬼兵，也是我們哪，硬羊頭撞你小子也受了。假行刺被擒，哈哈，那個虧你也吃啦。往來傳遞消息，也是我等，適才放了姓杜的，又正是我們，戰法沒變完全哪，叫小子你看破了，給你臉不要臉，既然不聽話了，老子們便不哄着小子你玩啦，話對匹夫爾說明，你便怎麼樣罷。敖震與群賊，聽了前後的言詞，又是氣又是恨，齊聲說好好好，要了你們的命，敖光烈說諸位別動，看我的罷。六俊弟兄退至艙外，各提手中軍刃，大罵敖賊拿命來，敖震手托番龍戟，跳至當場，一言不發，掄戟就打，拚死動手。單人獨戰六位，大施淫威，左衝右突，六俊弟兄各持軍刃，盡力的苦鬪，實指望將惡賊，打倒之後送交官軍，那裡想到戰他不過，看出不是他的敵手，再想逃走可就不成啦，惡賊使開掌中戟猶如風車一般，弟兄六個被他逼的圍着亂轉。恰似走馬燈兒，這一着勾永壽，躲閃不及，被戟打倒，賊兵搶來上綁。左二爺一走神，被惡賊踢了個跟頭，也教賊兵給綁了。刁大鵬的軍刃，撞在番龍戟上，當郎郎的聲響，崩出兩丈多遠去，轉身要走微一慢。惡賊斜身一脚，踢了個正着，又被人家給捆上了。董云雄焦振海，胡繼強哥兒三個眼都氣紅，各擺軍刃往上進攻，不到幾十個照面，可倒好一個個全被拿住啦。惡賊可也累的够受，當派雲華教主，代人看守，然後回到艙中，放下軍刃歸坐，不由得嘆氣說道唉，真

想不到，他們會這樣的心肝，哈々全局輸在他等身上，連個影兒也不曉得，與蒙在鼓中相似，還拿着當近人呢。黑黑，那裏看人去呀，古語說人心難側的話兒，實任是不錯的，覺空笑道大寨主呀，樂教主上過莫文豪的套兒，對於根本上的人哪，可沒有倒反的，樂尙說得啦，尹士興還是心腹人呢，若不受他的害，我豈有今日呀，敖震說，這才是無獨有偶哇，用人可太難啦，少時把六個畜生，屍碎萬斷解一解心頭恨怨，覺空說何必少時呢，這就動手殺他們，免得又有變化，敖光烈這次，也不敢大意了，說好吧，遂派人傳諭，把六個狂賊捆了來，從人遵命去了，不大的功夫，手下人回來說可了不得，妙華教主率船隊，帶着六俊向前開行，此時去了好遠的啦，請令定奪，衆寇聞聽哈了一聲，這一驚可非同小可，覺空嘆道唉，這回是我的底人反了，敖震說別論閒話啦你們率船隊，快快的向火山退走，速速動身吧，說罷提起番龍戟，站身出艙跳入水中，分波踏浪追趕下來，這惡賊是真兇勇哇，不大的功夫，被他就追上啦，趕至切近用戟扶船，湧身由水中，跳到船上，厲聲喝道，把你們這一干喪良心的匹夫，那裏逃走，納命來吧，船上的衆人，一見敖光烈到來，齊聲喊喝，可了不得啦，敖震追來了，妙華教主與六俊弟兄，正在閑談往事，却原來是，杜六爺被擒之後，幸喜交於六俊弟兄看管，帶到自己艙中之後，把捆繩兒就給解啦，弟兄們見禮落坐，備說別後的情形，勾大爺就將成寧的事

情，詳細說了一遍，六爺聽說五哥未死，並且增長了學業，現在又與恩師聚首一處，真是歡喜之極，妙華教主向六俊商議對策，勾大爺說，等到晚間，教六爺走他的，咱們乃是歡喜的時候，再趕着敷衍，實不可解的時候，亮軍刃跟小子一戰，把他打躺下更好，戰不過的時候，往海裏一跳，浮水回大營，前來報信，教主你可別動，等着官軍來到之後，你再反戈相向，殺他一個湊手不及，任憑小子，怎麼樣的兇勇，若是一齊下手，修理他，他也未必能討出公道去。衆人拍手稱妙，這就算計議妥了，等到天交二更之後，送走杜六爺，然後在艙中一坐靜等着賊的信息，挨過一個更次，傳話的人就到教把杜文華解至中艙去，弟兄們空着手兒，去見赦賊，實在敷衍不了啦，這才將話說明，拉軍刃動手，不料想未得走脫，被人家全給拿住了，偏夕的交給妙華教主啦，到在這個地步，預定的計策，就不能適用了，話得把六俊捆好的繩子去掉，落坐歇息，妙華教主說，事急了，不容稍緩啦，依我看調齊了自己的人，開船溜之乎也罷，六俊弟兄畧一沉音，說唉，就這麼辦吧，這才調隊起程，船隻前進如飛，大家坐在艙中閑談，正在痛定思痛的時侯，忽聽得人聲吶喊，說是赦震追來，妙華教主笑道，你們哥幾個看熱鬧吧，輪着班也該貧道賣賣力氣啦，說罷將鋸齒飛龍劍出匣，當先出艙，迎面放光烈來到，二人相見，之下，惡賊眼睛都紅啦，惡狠狠的掄戟就磕，口中罵道，我把你這黨喪心惡賊，還有臉

見我嗎，妙華教主，橫劍相迎，一面動着手，笑道萬惡的賊呀，你也是在夢中呢，有點兒新鮮事，對你說明，你倘若得了活命的話，你可以告知覺空禪師等，就說是劉公島失守，並不是官軍打破的，乃是貧道倒獻的，若不然那能丟的那麼容易呀，這惡賊聽到這片話，險些兒把肺氣炸，顧不得再說話，手中戟加着力往下磕打，妙華教主兩把劍走動，恰似交龍戰水的一樣，放光烈萬也沒想到妙華教主有這麼一身好功夫，六俊弟兄也是暗暗稱奇，見他們兩個人，一時難分勝敗，弟兄們一商議，各亮軍刀，闖上來群戰，放光烈一個人，應戰七個人，毫無懼怕，展開了盤龍戟，如狂風，東衝西撞。任意縱橫，正在酣戰之際，猛聽得人聲一片，喝喊着，拿拿拿別教他逃了，當先走過來的，正是小俠公冶修。一擺掌中九節連環飛龍奪。來至當場，喊道列位閃開，待某來結果這逆叛，妙華教主等。撒軍刀向後退，放震見對頭來到，又急又氣。眼往四外觀看，張三峯等衆高人，各按方位站定，遙作圍勢，惡賊見此光景，吃驚非小，把拚命的心思，完全打消，又見鐵冠道人仗劍立於西北方，他更不敢動手啦，心裏說，此時不走還等什麼，口中一聲喝喊，你們來的齊呀，木寨主沒功夫，跟你們再廝混，要告假了，說罷將盤龍戟使的像風車兒一樣，直奔船尾，可惜衆高人，也阻止他不住，竟自被他逃去，衆高人之來，皆因是請鐵冠道人占算杜文華的吉兇，斷定了子干相沖之時，必可回歸，這卦可也真。

靈，果然將交三更天，杜文華回到水師營，對巡哨的兵將說明來歷，將他送到中軍。稟報進去，裏面傳出話來，命他入見，杜文華遵令進帥艙，參見了衆高人與徐劉二帥，然後問他的經過，六爺就把前後的情形，詳細說明，張道長聽罷了之後，說可了不得啦，六俊危矣，我們即刻前去援助，大家說道長所見甚是，立刻分人一半，保守水師營，張三峰鐵寇道人等，率公冶修。出了帥艙，上了快船，蕩槳搖魯。破浪飛行，正往前進，見眼前一隊船隻迎面而來，船上面燈火照耀，如同白天，喊殺之聲震耳，即至臨近，見敖光烈在人群之中，來往衝突，如虎入羊群的一樣。衆高人急忙跳過船來，將他圍住，實指望這回能拿住他，不料想又被他突圍逃走，妙華教主與六俊弟兄。向前與張三峰等見禮，說明了原委，並請大衆掉轉船頭，追趕惡賊或能肅清，張三峰笑道，教主莫說貪心話，敖賊是何等的機警，見你們歸正，他還不令欒尙率隊先行逃走嗎，他來追你們之時，賊船早已退走，我等若前往哇，賊影兒也不見啦，衆高人深服，張道長的高見，這才一齊退回水師營，一千人會合之後，軍威大振，徐劉二帥備酒席，給衆高人酬勞致謝，飲酒間鐵寇道人說，貧道暫爲告假，尙有若許事呢，張三峰笑道，各盡其事吧，席散之後，鐵寇道人率雲威月華，駕船起身回逍遙島去了，徐劉二帥令下，將被擒衆寇，押至帥旗前，斬令一下把橫海鯨魚龍天化，一千匪類等，島首祭了旂纛，遂後分派一切

善後，向張道長商議，如何進兵之法。張道長笑道，此時匪類必退火山，因為他那裏，三面有賊島掩護，雖然離着遠，正好遙為聲援。牽制我軍，三面受敵，紅海峽地形兇險，故此欲我軍入其算中，他借機會兵退紅海峽，以逸待勞等候着呢。徐劉二帥答道，我們也作如是想，但是急切想不出完全的辦法來，張三峰慨然道萬全的辦法是決對想不到的，為今之計，你不進兵迫他，伊等必要，分頭各處擾亂，說不定引起什麼樣的事件來，為國家大局計，為人民安全計，斷不能放任他等，大肆淫威之為所欲為，有這麼重要的干係，說不得身入重地，單軍戰大敵，只得冒險進兵，跟踪追襲，俾免枝節橫生，表面上雖然是被圍，其實呢利用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法，掃穴犁庭，或可達成。總而言之，仰仗天子洪福，我等抱一點孤忠，以正克諸邪，仗義以除奸，語云有志者事竟成，亦意中事耳。衆高人一齊答言，張道長之論，乃固定之理，不必猶疑，實力奉行，必無什麼失閃，我等誓死相拚，與其周旋。諒不至於不成功吧，徐劉二帥，見衆高人，意見一致，也只得遵照辦理，急忙知會水旱各路，關隘的將領，嚴守汛地，互相的連絡，以防萬一，然後分兵駐守劉公島，用水雷地雷封鎖了島口，以及沿山一帶等處，請妙華教主與六俊弟兄主持劉公島一切事務，張三峰，又請髯僧師徒，退還廟中，保守後島一帶等處。髯僧點頭微笑，佩服張三峰顧慮周到，即刻帶了徒兒勾成寧等，起身作別。張三峯

說並請僧兄師徒與張鐵冠處，彼此相呼，倘若是我軍在火山紅海峽，有不得了之時，望祈僧兄等設法應援，僧僧笑道，你不說明，我也知道你的用意，請放寬心，山僧必有以命，說能轉身向島接去了，徐劉二帥，將所有的事情，佈置完畢，令下開船前進，直取火山紅海峽，三聲炮響之後，船隊依次開行，浩蕩的王者之師，衝風破浪，殺奔火山而來，這一日探船來報，離火山紅海峽，不足十里啦，眼前有一坐小島子不知何名，高出海面約兩丈多，方圓約在數十丈，正好附此安紮營寨，可否之處，請令定奪，二帥聞報，會合衆高人一齊出帥艙，超前查看地形，大衆詳細斟酌了會子，還是必須據此屯紮水師營，方爲得着地利，當即令下，我軍環繞這無名小島，安紮水師連營寨，三軍遵令，各按方向，安好了五花連營寨，張三峯向二帥笑道，這正是天假天使，我們佔有這個地勢，即便有什麼風暴，我們是有恃而不恐哪，二帥連連稱是，一同入艙升坐，發放軍情已畢，意在歇兵兩日後，再爲進兵紅海峽，可那裏知道，官軍這一到，紅海峽內早就得着信了，只皆因敖光烈自從船上敗回，分水抗水，使着力追上自己的船隻，翻身到在上面，更換了衣服，回艙中落坐，衆匪詢問追趕的結果，敖賊慨然長嘆，就將一切經過，詳細說明，衆寇聽罷，相對無語，及至離火山紅海峽近啦，敖光烈更是心中難過，回思去劉公島會兵的時候是何等的耀武揚威，現在敗退歸來，感覺着雄心壯之，盡皆消

磨，欒尙覺空心，更是難過。他等各有各的不好受。大隊賊船進了紅海峽之後，棄舟登陸，入了大寨，暫爲歇息。晚間在酒席筵前，共議拒敵之策。敖震說道我現在想出一個主張來，可不知道能否成功。離咱們個山寨，足十里之遙，有一座小小的山島，名曰立水島，敵人遠來必利用這個地勢。安紮水師營，我意欲利用這個機會，教明營三軍，將帥等，俱皆粉身碎骨，潰滅於該地。衆寇齊問，怎能達到這個地步呢。敖賊笑道，那一個小島子當中是空的。在那裏面滿裝上地雷火炮，等他們安營於該處，便可轟炸起來，敵人豈不就全軍覆沒了嗎。欒尙覺空說道，這條計策當然是好，但是這個藥捻怎麼安置如何的施放呢。敖震聞言哈哈大笑，說這個主意我可有，你們是不知道哇。用鋼輪發火之法，把輪絃擰足了，非得經過七天夜的工夫，才能碰到紅藥的輪齒子之上，發出火來，引着了留磺焰硝，火光四射，有多少地雷藥捻燒不着哇。衆賊聽他說明這個道理，全樂白拍手鼓掌。連說妙哇妙哇。商議妥了之後，真箇就預備了二十多個地雷，裝在船上預備些個木料，率衆起身，到在立水小島之上，順着山洞，把木料運至裏面，支架起來，然後把地雷運進去，安放在木架之上，這才退至外面。駕船回歸，將鋼輪火櫃預備好，用毛頭紙捲火藥，按了無數的藥捻子，派毛民三鬼，去打探官軍的下落。過了兩天，三鬼回來報信。說明天到不了黃昏，官軍的水師大隊就到啦。惡賊聞報，急忙帶了應

用之物乘快船奔到立水小島之上，將一切物件，運至島內山洞之中，把藥撥接到地雷之上，把鋼輪火櫃，安放在許多的藥捻當中，安排完畢，將鋼輪的絃上足，估量着七天後，天將亮的時候，地雷火炮必能炸，又詳細檢點了一番，絲毫沒有遺漏之處，然後慢慢的退了回去，命人用巨石將洞口填死，又叫多預備亂石，堆積在洞口左右，以免得取人之疑，他嘔盡了心血，佈置妥當，猛聽得水花一響，忙回面看時，什麼痕跡也沒有，又一想也許是大魚躍浪，可就沒注意，率衆上船，開回火山紅海峽內，盼望着官軍到來便可一網打盡，第二日大明的水師全軍，已然來到，正合心意，果然圍繞着立水小島，紮下了五花營寨，敖光烈等，得到這個信息，直樂的手舞足蹈，不知怎麼好啦，各自趁了水師衣靠，由島內泗水出來探看，果然與所報不差，連忙退回島中，離水登早岸，到裏面，脫去了水師衣靠，一齊入座，彼此慶幸，齊說這一回，斷不能錯啦，聽信吧，准可以將官軍，炸一個全軍覆沒，片甲無存，這就傳話擺酒慶賀，歡呼暢飲，熱鬧起來屈指計算着够了日子，明日天不光亮，地雷便可發動啦，三更以後，換好了水靠，泗水又來探着見官軍的水師連營，燈火照若如同白晝，士氣甚爲旺盛，惡賊等看罷，喜之不盡，打了個招呼，一齊退回，到在島中以後，備辦上豐盛酒席，入座開懷暢飲，賊寇等一個個興高采烈，心滿意足，就等着聽響兒啦，四更以後，衆寇離了大寨，上了船開

出紅海峽，向立水小島前進，出來約在三四里水路，就不敢前進啦。怕的是，地雷火炮力猛，萬一波及，自己，不是當要的，就遠去的在海面上爭旋。敖震樂尙覺空等，爬到桅桿的頂上，遙望官軍水師管，桅桿上掛的燈籠，拾似萬點晨星一般，三寇看罷，樂不可支，由上面下來，穩坐鎗中，靜候地雷發動。天交五鼓之後，還得不到消息，群賊來至外面，看東方已然發白，眼瞧着天就要亮了，急的衆寇，差手擦掌，在船上來回亂轉。暗自想到，莫非說又失敗了不成麼，這千萬惡滔天的匪類，正在焦急之時，驟然間轟隆隆驚天震地，一聲巨響，隨着海水沸騰，波濤湧起，船隻搖擺不定，群賊一齊舉手加誼，仰面說道，嗟姨，天哪，哈哈，這一番可成了功啦。覺空合掌，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地雷這一爆炸，不知水師營中，可否有幸免的麼，敖光烈說教主啊，你是喜歡過了力啦吧，怎麼說起謔話來了呢，我們離着好幾里地，船隻震的亂幌，波濤滾滾，請想離着近的，還能擊脂的了嗎，衆賊談話間，天可就亮啦，青天與綠水相映，涼風習習，萬里無雲，波濤不興，水平如鏡。遙見順水飄流下來，破碎的旌旗，破爛的船板，並一切不完整的器皿，向東隨流而去，衆寇看罷，點了點頭。敖震手指着飄流的物件說，諸位看哪，這便是大明水師營三軍將帥啦，又是什麼世外高人啦，在這轟隆一聲之間，高僧是圓寂了。老道等是羽化而登仙屺，其餘的一般人，鬼門關上掛號，見去了香君，倒

不如這些船隻器皿等，還有點痕跡浮於水面，自自然然的尋他的歸宿，列位呀，大功告成，並沒費着什麼事，看起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兩句話，果然是不錯的呀，衆寇俱皆應道，世上的事，果然如此，該着成事更容易嘔，這一干禍國殃民賊，談論高興已極，傳話催船前進，到在利水小島切近，再看那坐小島子，已然消滅的形跡皆無，只見海水滴溜溜的，施轉不已，敖賊笑着向衆人說，此處不定陷下多深了，水部打旋啦，衆寇笑嘻嘻的點頭，覺空說我們回去吧，敖賊說不回去還等什麼呀，立命船隻開回火山，水手們遵令槳櫓齊施，往回行來將及火山，遙見島頭上，像是明營的旗號，群賊大驚失色，船又往前走了些時，更離着近啦，詳細辨認時，匪類全都失聲，說噯呀可要了命啦，只虎的相登口呆，魂飛魄散，猛聽島中號炮驚天，喊殺之聲四起，戰鼓如雷，畫角震耳，無數大船衝殺出來，旌旗遮目，戈戟爭光，船隊一字排開，正當中飛虎舟上，帥字厲隨風飄擺，衆明將站立兩廂，左右軍枝環甲而立，徐達劉伯溫，抱着兵符令箭，張三峰等列位高人，俱是滿面含春，喜氣洋洋的，端座任帥船之上，敖賊看罷，噯啣一聲，氣堵咽喉，暈倒船上，欒尙覺空等，急忙將他救起，連聲呼喚好大的工夫，惡賊才悠悠氣轉，一聲怪叫說哈，氣死我也，唉々天哪天哪，怎麼變化到這個樣子，劉公島失守的就够不值的啦，嘿々我火山紅海峽，手的可憐哪，欒尙見他這樣着急，只得解勸道，大寨主

暫且別暴躁，請想昔日漢高祖，數敗於項羽之手，後來刻下一戰而定，開四百年基業，我等目前雖小受挫折，重整釘鼓再決雌雄，再說我們也不致於就一蹶不振啦，敖震聞言嘆氣道：矣，話雖如此說呀，這口怨氣可怎消啊，真真的奇怪，他息能知曉這條毒計呢，從容不迫的，用反犬伏窩之法，襲取我的紅海峽，可憐哪一旦間，只落得孑然一身，一切一切的，盡爲敵人所有啦，亭々有何顏面再爲稱霸海外呢，龐振嶼說道：事已至此氣死何益，我等且退九曲龍虎島，再爲設法收回失地，目前還能有爭戰的必要嗎，敖光烈將脚一頓，氣忿忿的說好吧，養一養銳氣再拚可也，立時傳令掉轉船頭向九曲龍虎島進發，這可應了俗話啦，亡忙似喪家之犬，慌々如漏網之魚，乘風破浪船快如飛奔命的逃走，那能遲延呢，忍飢挨餓渴飲海水，次日方才到到達，島上見有老寨主，立在船頭之上，急忙撤去埋伏，開放水寨竹城，船開進島中靠了內山坡，棄舟登岸上山，進三道寨入大所，漱洗之後吃茶，催促着預備酒飯，少時報齊入座用飯，一個個猊吞虎咽，風捲殘云的一般，飽餐之後散坐吃茶，這就到了痛定思痛的之時啦，衆教匪全是咳聲嘆氣，詳細恩索失敗的原因何在，敖賊猛然省悟過來，氣得他失聲大叫，說藍々，可惱啊，可惱啊，群寇俱皆一驚，愕然問道，大寨主怎麼了啊，惡賊怒沖沖的說道，列位可記得麼，我在立水小島，佈置完畢之後，咱們出來忙着封閉烏洞之際，聽兒海水嘩啦啦

響，回頭看時也沒有，什麼形跡，是不是呀。衆寇說不以為是，大魚躍浪嗎，敖震嘆氣道，矣，就這麼一粗心哪，全局才失敗了，欒尙遲疑問道，何以見得呢，惡賊說自下我們一千人之中，敢斷定了說，一個汗奸也沒有，這種機密敵人豈能知曉，我軍又何能失敗呢，細一核計定楚，有人窺探明白，分水退走之時，激蕩波浪作嚮，怨我等一時大意，方有這場慘敗咱，覺空僧說也未必盡然吧。敖震說沒錯，一定是這麼回事日後總可明白的，着我斷的如何，衆賊也認爲估幾成，其實呢他還是真猜着啦，只因明軍安營之後，天交三更之時，忽由中軍界內水面上，顯出一個人來，軍士們將要放箭，那人喊道，吾乃武當張大師的徒兒，來見吾師有機密事，速去通報，軍士怎辯真假，有的以弓弩相向，另有人入艙報知，張三峰聞言也是一怔，心中暗想沒有徒兒呀，又一轉念叫進來，看是何人，遂即說令他入見，軍杖退出之後，不一時帶進一個人來，三十多歲中等身材，背後揹着一對劈水槊，面似寇玉長眉入鬢鳳眼朝天，通關鼻子四字口，唇似丹霞牙排碎玉，身穿一領罩頭包耳護頂，墨沙魚皮寶鎧，精神飽滿氣概軒昂，張三峰看罷並不相識，列高人，也不認得他，將要問其來歷，因何說是我的們徒，未容開口只見他解開寶鎧，由貼身取出一物來，雙手高捧說請思師看，張道長離坐向前，伸手接過來看時，由不得可了一聲，那人已然疊膝跪倒，向上叩頭，衆高人問道，怎麼回事兒啊，張道

長矣了一聲，向危着的人說道，你且起來，用手一指衆高人，說你過去叩見衆位師也吧。哪人依次行了參見之禮，然後垂手侍立一旁，先覺上人問道，我怎麼沒聽說道，有這麼一個好徒弟呢，張三峰笑道，我這個徒弟，從他落生時，收子他作記名的弟子，數日之後，我師徒就分手啦，直至今日今時方得相見，大衆一聽，很是牙異，齊說我們聽不懂，你說的這個話，張三峰哈哈大笑，向來人說道，徒兒啊，你聽衆位師伯們說的話，你的心中作何感想哪，那人躬身答道，弟子感恩戴德莫可言狀，周顛上人笑道，這內中必有一斷因果吧，張三峰點點頭說不錯，這斷因果是例應編纂成書，遍傳世界，借以說不定，要警醒多少愚人哪，衆高人說請道兄，將這番事兒述說出來，大家聽一聽啊，張道長說當然是要向諸公言明，遂將這段事的前因後果，述說了一遍，大家聞聽，無不感嘆之至，原來是這件事，發生在三十多年前，在瓊州城外，十二里之遙，小地名兒，叫作慈祥屯，彼村的首戶，姓蔣名正直，現年約在五十餘歲，娶妻何氏，大概是夫妻同庚吧，這蔣員外，富甲一材，爲人忠厚，他的名字叫正直，倒是名實相稱，何氏安人，更是賢德已極，老夫妻兩個，村民皆以善人呼之，至於濟困扶危，是毫不吝惜，遇事急公好義，深孚衆望，可惜的是美中不足，乏嗣無後，不用說兒子啊，連個女兒也是無有，何氏安人，娘家有個哥哥，名叫何其昌，他在本材居住，雖然沒有蔣姓富足，却也是

家道小康，他膝下是五男二女，俱已成年，四個兒子，娶了妻子，兩個姑娘已然出聘，只印下第五個兒子，尚未婚配。因蔣老員外無後，又擁巨萬的家私，單門獨戶，又無本族。他屢次向他妹子提議，欲將第五子過繼於妹丈，何氏安人，窺破哥哥的心意，不過是爲了這片財產起見，沒有什麼其他的心，並且幾個孩子，不是愚蠢如牛，便是浮蕩之輩。因此幾次都婉言拒絕了。何其昌雖然滿心不悅，但是也沒有什麼法子想，夫妻們爲後嗣的事閑談起來的時候，引以爲憾，蔣老員外更有主意。說你我要到快死的時候，將所有的家產，分散於材中貧苦者，你我豈不甘心哪，這一日老員外進城閒遊，在十字街東，萬福老店門前，圍着一圈子人，老員外信步而行，來至切近，向裏觀看，乃是一個大姑娘，危在就地，穿的很是襤褸，低垂粉頸，一語不發，面前鋪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幾行字句，老員外仔細看時，見上面寫的是，四方仁人君子台鑒，起者小女子隨父母來瓊探親，不料所投之親眷，早年喪亡，房產等項，已歸他姓，小女子父母，急困交加，患病不起，所有行囊，典當已盡，醫藥罔效，竟於今晨，與世長辭，最傷心者，父母之屍，尚停牀榻，棺殮之資，無從籌措，再四思維，毫無良策，伏思父母之思，昊天罔極，爲子女者，欲報親恩於萬一皆不可得，思及於此，肝胆欲碎，憶及古有賣身葬父者，小女當以效之，萬不得已出此下策，凡有出資代爲殮葬親屍，於淨地者，立石鏢誌。

得能逢時祭掃，小女子之身，悉聽其支配，勿論資助者，老少醜俊，以小女子爲妻作妾，用作奴婢，無不聽命，但是轉賣他人，或操賤業，決不允許。若事後逼迫感挾，則以死繼之。神天共鑒，哀哀此啓。小女子曹若娥泣血拜等字樣，將老員外看罷，由不得心中一慘險些落下淚來，正想要向前答話，旁有萬寶銀號的財東，早越衆向前，對那難女說道，你這哀啓上，所說的棺殮你父母，葬於一塊淨地之上，准其你逢年按節祭掃，你便以身相從，任憑大家支使啦，姑娘將頭點了兩點，那人又問道，但是這棺殮發喪，得怎麼個舉動哪，你說一說我好商量多少錢哪，姑娘低着頭答道，衣裳要樸實，棺木要堅固，開銷幾兩銀子店賑，僱幾各人夫，抬出去，得一塊乾淨土葬埋，於愿足矣，那人聞言哈哈大笑，說好吧，我來作這份功德事，我姓錢名萬選，年六十六歲，乃是這本城萬寶銀號的財東，蘇杭二州，都有我的分號，雖有幾房姬妾，感覺着他們不甚如意，我看你倒不錯，因耳出資葬你的爹娘，將話已然說明，你愿意不愿意哪，姑娘尚未答言，旁邊有一個人答話，說老財東呀，這件事你可辨着不相宜呀，錢財主聞言抬頭觀看，見是本店掌櫃的，耿本初，他把臉一沉說老耿呀，你這個話怎麼講呢，耿掌櫃笑着答道，你老別生氣，這位姑娘賢孝的很，不與尋常女子相同，你老前者不是買了三個人，歸結一個投井，兩個上了吊啦，請不要場坑害好人，再說他住在我店中故而多言雖然得罪你老

可是搭教了難女啦，不及便你老辨了此事，恐其府上也不得平安。這又何必找麻煩，那錢財主厲聲喝道，你滿口胡說混道，我明白你的用意，不許別人檢便宜，留着自己辨。哈哈老耿呀老耿，你再敢多言多語，教你嘗嘗我的手段。說罷又向跪着的女子叫道，姑娘你起來罷，事情我給你辨定了，再說我先說的話。後來者更不能辨啦，蔣老員外在旁，聽他說出這樣的言詞，只氣的面目改色，想要向前理論，又一轉思我若答言，恐被大眾疑我與她爭奪，顏面何存呢？只看着啾，此時那難女已然說了話啦。口尊老財東啊，你老若以難女，用作奴婢我便應允，錢財主聞聽此言，立刻大怒嘿々々の冷笑，說好你個狡猾的丫頭，想改口哇那可不成，你看看哀啓上怎麼寫的，再回我的話好啦，在我們這地方要賴呀，你可要不出去呀，有哀啓爲證據，我要定了你作妾啦。難女答道小女子，賣身葬親當然是沒有不做妾的理由，但是你老家中是，姬妾很多的人本就彼此不安，若再加上一個，豈不是更亂了嗎，錢財東冷笑道，我化錢要找這個樂嗎，別人還管得了麼，你受不了的時候，有個死全完了，不過化我幾個錢罷啦，難女聞言冷笑了兩聲，未及答言呢，店東接口道，你是仗着你有錢，拿窮人取樂子啲，有我這條命在呀，你就辨不了哇，錢財東冷笑着說，什麼辨不了你試々看，再說句新鮮的話你聽，這與買貨一樣，我先說要啦，再有買的得給我利益，不然的話咱們是場官司，正在洋洋得意之際

。從旁轉過一個乞丐來，約有六七十歲的樣子，手拄一條棗條，蓬頭垢面，鵝兒百結，手指錢財東罵道，我把你這味良賊，沒沒了我的家資，害得我討飯度日，今日街頭相遇，哈哈，賊呀賊呀，快還我百萬家私，不然的話呀，哼，我與你非得拚了命不可。說着向前一把，將錢財東揪住，口口聲聲，喊叫還他的家產來，拉拉扯扯，到在街那邊去了。錢財東連聲叱咤，大罵你這渾了心的乞丐，那一個吞沒了你的家私，胡言亂語，想是窮瘋了不成，那乞丐還言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喪了良心害人賊，咱們兩個人憑了吧，你也不用納福，我也不受罪啦，說着撞頭不已，錢財東連踢帶打，猛一用力，把乞丐推倒在地，只聽得嘔的一聲，立時就絕氣身亡，衆人共的一聲大亂，地方官人，笑喜喜的，叫道錢財東呢，你老怎麼把他打死啦，這個事兒可怎麼辦呢，錢財東定了定神，強顏笑道，變頭兒你看着給遮蓋遮蓋吧，好在是個花兒乞丐咧，變頭兒笑道，我的老財東你老說的可太容易啦，人命關天，那遮蓋的了嗎，沒別的說得，你老到陞衙門吧，私下裏我算担不住哇，咱們誰跟誰呢，還用的着鎖練子嗎，我也不用說，朝廷的王法，又是什麼水過地皮濕啦，這些個事兒，心照不宜罷，咱們這就走得啦，這個面兒，還不夠瞧的嗎，錢財東往難女這邊着實的看了兩眼，打了個唉聲，跟着官人戲案去了，本管的地方，跟他們銀號裏，要了一箇蘆蓆，將死屍蓋上，找了幾塊半頭磚，將蘆蓆子邊壓住，這場事

算是暫且告一段落，難女這邊，唉聲嘆氣的說道，好容易有了拿錢主兒啦，又被這老乞丐給耽誤了。店東人接口說，好糊塗的姑娘呢。此地很多的仁人君子，偏偏被他遇見，幸而是他遭了人命啦，不然的話，我憑却這條老命，也不忍得教你這賢孝的姑娘，受他的陷害呀。難女聞聽嘆了口氣，說唉仁德的店東呢，你老那知我的心意，正願意遇見這樣兒的人，我將父母葬埋之後，一頭撞死在墳前，教他來一個人財兩空，豈不大快人心呢。設若是遇到好人，我還得照侍一世，以報葬親之恩，若是隨我雙親至九泉下，豈不乾乾淨淨麼。衆聽熱鬧的人，聽難女這片言詞，無不點頭嗟嘆，此時蔣老員外，向店東一招手，叫到僻靜所在，低聲說道，耿店東，這點小事兒，何必這個樣子呢，教外來人看着，咱們這個地方，太沒有急公好義的人啦，少時間你到德厚糧棧去，先拿五十兩銀子，給這難女棺殮他的雙親，事後再給他拿個百八十兩的，助他回籍也就是了。別的什麼話也不用提，連我的名姓，也別告訴他。如果那難女追問緊的時候，就說是過路之人，不知名姓，掌櫃的你聽明白了沒有，倘能將我名姓說出，可別說我拿你不當正人君子看待了，耿店家聞言，連稱遵命，說請放心罷，決對不能辨錯了，說罷轉身來至店門前，向難女說道，姑娘別跪着啦，你這件事情，有仁德君子施捨了，那姑娘站起身來問道，是何等的人呢，耿店東答道，是一位年高有德的人，到裏面再細說罷，遂即將哀起

拿到手中，催促這姑娘一同往裏。瞧熱鬧的人，也就散去了。耿店東命自己的婆兒，陪着姑娘。他轉身出了店門，一直趕奔德厚糧店，將到了欄櫃前。糧店的郝掌櫃的，帶笑說道：「耿東家嗎，來取銀子麼？」耿店東笑道：「是呀。郝掌櫃的回身，由賬桌上，拿過一包銀子，說這是五十兩整，我們東家說交給你，但是他買什麼了嗎？」耿店家帶笑，就把適才的事情，說了一遍，衆人聞聽讚嘆不已。齊說可嘆這麼好的人，就是沒有後。這就應了俗話啦，修橋補路雙瞎眼。衆人放火兒女多，耿店東掌着銀子，說可不是嗎，我們再見罷，實在是很忙呢，說罷拱手作別，轉身回歸店房之中。忙着置辦衣裳棺木，老夫妻倆，忙着曹姑娘，棺材了他的雙親，然後說道：「出城不遠，有一塊高方之地，是我近日才買到手，就將們雙親，葬到那裏去罷。」曹姑娘千恩萬謝，感情不盡，立時派人去打坑，隨時坐了人夫，抬出葬埋。曹姑娘總算是盡了孝道，親視含錢，抓把土葬埋雙親，然後在墳前，燒化冥目放聲大哭不止。耿店東老夫妻，解勸道人死不能復生，哭會子也是無宜呀，明白姑娘呀，還能叫我倆人隨着你着急嗎，曹姑娘聽人這麼解勸，只得勉強止住悲聲，含淚答道：「謹遵二位老人家之命。我們回去罷。」說罷起身往回行走，十步九回頭的。雖了墳地，進城回到店房之中。又向店東夫妻，磕頭致謝，耿婆兒說：「我與你作伴，可得歇息歇息呀，如是者貽眼三天，上上燒紙之後回歸店中，曹姑娘向耿老夫妻

問道請問老人家，捨銀兩這位善人，住居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大事已完，懇求受點累，將我送了去罷，耿店東笑道捨錢的這個人，乃是個過路的，人家不留名姓，怎能知曉他住在那裏呢，姑娘聞言說了一聲，說這樣的恩德，可教我上那裏去報呢，耿店東笑着說姑娘呢，人家有話，還給你拿個百八十角的，叫你歸還故土原籍，投托親戚，或是本族也好安身，姑娘聞聽，略一沉音，急急問道聲人家，既不知道這個人的名姓與住處，可又，那裏去取這百八十兩銀子呢，耿店東被姑娘一句話問住，張口結舌，一時答不出來，曹姑娘見此光景，苦笑了笑，耿店東是個忠厚人，不會說謊言，一時將話說出破綻來，沒有法子掩飾啦，慨然叫道姑娘呢，實對你說了罷，給錢的人，是如此這般說的，明白的姑娘，你還難爲我嗎，曹姑娘正色言道蒙你老人家，成全之恩，怎敢累你老作人不得，但是小女子既無本族，又鮮親故，天地雖大，難覓安身之處，似這等善德人家，當然是救人必敵激，決不忍得，令一弱女子，飄流人海之中，老人家你也不能看着我受罪呀，如果善人家不能收留，我只得到在堪前，哭我爹娘一場，最後一死而了之，說罷悲泣不已，耿店東嘆了口氣，說道，直回事情，真聽着不好受哇，也能待我前去商議商議，看是如可，即刻離了店房，奔到將員外莊中，將至大門前，見將員外，手拿着兩串錢，交與一個男子，那人笑嘻嘻的接錢在手，擰頭佯常而去，將員外回頭，看見耿店東，連

忙執手往家中相讓。將到大門之中，見旁邊控着一條犬，臥在就地，有兩個小犬，爬伏在一旁。耿店東口稱員外爺，作老這條大，必是厲害罷，將員外笑道，不是厲害，只因我適才在門前閒站，前村買狗肉的吳禿子，拉着這條狗，由我們前路遠，後面跟着這兩個狗崽子。我看着甚是可憐，我詞問吳禿子，拉着這犬作什麼，他說五百錢買的，回去殺了，賣皮賣的，我了給了他幾串錢。將這大小三條犬留下。耿店東聞言，很恭敬的說道，你老人家太慈悲啦，不愧這個村子，叫作慈善村呢。將員外笑道，請你不要，如此的訪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生在天地間，作一點有益的事，乃是分所當然的，那還得上積德行好呢。有話請到屋中說罷，謙讓着歇掌櫃的。到在客堂之中分客坐，歸座，手下人獻茶。茶罷撤盞之完，耿店東就將自己的來意，與曹姑娘所說的言詞，詳細述說了一遍，將老員外聽罷，沉了良久，慨然說道也罷，請你費心，把他送到我家來罷，耿店東連連道謝，回到店房之中，對曹姑娘說明，當時收拾齊畢，借了一輛車給曹姑娘乘坐，離店房出城，至慈善村，將府門外，從人通稟進去，裏面傳出話來相請，曹姑娘下車，與將掌櫃的一同到在裏面，迎面走過一個僕婦，口稱姑娘在上，我家安人在後堂恭候，你老隨我來罷，說着頭前引路，曹姑娘呢面相隨，到在上房之中，只見植兒上，坐着一位，將及半百的婦人，面年慈善，婆兒用手一指，說這就是我們安人曹姑娘聞止。

跪倒行禮，自稱苦命了頭若婚，給安人叩頭，何氏老安人，見姑娘進來，竟顧看姑娘的像貌拉，瞧他端莊沈靜，愛惜的了不得，因此就悖了說話，直到跪倒行禮，老安人才向前摻起，叫道姑娘呢，你受的姜屈可不小呢，不這可就你的苦盡甜來拉，我家員外，姓將名未直，現年五十二歲，我們夫妻二人同庚，雖有呂萬家私，可措男孩女孩一個沒有，又兼是單門獨戶，連個本族當家都沒有，可是的，姑娘你多大年數了，曹姑娘答道，二十九歲，老安人聞言就是一正，只得笑了一聲，立命僕婦看座，說姑娘你且請坐，曹姑娘道了謝，坐在一旁，何氏安人，聞笑開言，說我有句話出口，願意不願意，要你明言，我們這個家庭，是決對不讓人受委屈的，曹姑娘聞言，心中就明白了八九，暗暗佩服這有德的人家，說出話來，也是誠實的，我此來原是報恩，所以將年齡，說的特別的大，以免他們不忍的收我作妾，心中如此想着，口中立刻答道，安八有話請說當面，我沒有不願意的事，再者說我既進了這個門，就是你們家中的人，還有什麼話不好說呢，何氏安人聞言喜出望外，說話呀，你可太明白了，只因爲耿掌櫃的前來，言說你並沒有所奔，我們若不收留，你就要死在你父母的墳前，我家員外細一思想，你一個弱女子，怎能生存在人世上，又是個慎的節孝的人，限去一死之外，別無他路可走，所以才一口應聲，接到家中來，我夫妻也商議好了，可是得取你的同意，方能成爲事實，你既然

承認是一家人啦，這個話我就不碍口啦。我們五十二歲，你二十九歲。兩相較比起來，大你二十三歲，老身十七歲，于歸蔣姓。若是十八歲開懷兒的話，到現在我的孩子，可三十多啦要將你，收在身旁。作個女兒，可也不至於過分吧，話雖如此道，可得問你本人。願意呢，咱們就擇吉日，遍請親友，你就認爹認娘吧，不願意，你也說話，我們決不強迫着，你放心我夫妻，決不會惱人的，你仍然住在這裏，作一個朋友，也未爲不可，老安人將話說完。再看姑娘，面帶驚異之像，兩行珠淚，滔滔滾落。何氏安人將要問其因何落淚，曹姑娘，撲過來跪倒面前。抱着安人的腿，放聲痛呀，何氏安人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呆々の發怔，不由得心酸，也就老淚縱橫，陪着他哭了起來。攪子了環們，也跟着一行鼻涕，兩行淚的，傷起心來，原來是曹姑娘預料着來此作妾，均定了報恩的主意，所以不感覺着難心。萬也沒想到，人家是收他作義女。還恐怕我不願意，怪不得，說我這就苦盡甜來了呢，回想爹娘臨危時候的狀況，所囑附的遺言，並在店門前。拋頭露面跪書哀啓，因化雙親棺殮之資，受了那老厭物一番的輕薄，自分必死。決無生路，沒想到，一步登天，又遇到仁德慈祥的善人家，他是思前想後，種種的事，集在一起。所以才有這場大慟。除去作者知道，這番內容，那何氏老太太，怎能明白，他爲什麼哭呢。曹姑娘，哭着掣着，猛然覺悟遠來，連忙止住哭聲。向上叩頭，叫道澤及

枯骨慈祥的娘啊。女兒大禮參拜了，老安人見他，叫出娘來，這才止住淚痕。當時就流淚的臉上，現出笑容，手拉着姑娘。說兒啊，你先起來，沒給你參行禮哪，怎麼先拜娘呢。曹姑娘站身拭淚說道，娘啊，孩兒此番如同夢中一般，不知可是怎的好，老安人笑道，傻孩子，清天白日那是夢哇，不過是你吃苦太甚，偶然得到喜事，心中自然有一番說不出的滋味來，你且靜養一時，精神便可清爽啦，遂向婆子們說，你等將你個姑娘，才到我臥房中，去歇息歇息，婆子們遵命扶着姑娘出去。少時蔣老員外，送走耿店東之後，歸至後面庭中，老安人站身迎接，老夫妻入座之後，安人就將曹姑娘的話，對着員外述說了一遍，蔣老翁聽罷，好不歡喜，笑微微的說，我們此後也有女兒啦，不愁沒有喊爹叫娘的了。必須擇個吉日，遍請親友吃個喜酒，安人說那是定要辦的。老員外至前面書房，取過歷書擇了日期，少不得懸燈結彩，酒席款待遠親近友，足熱鬧了兩三天。正日子吉時，曹姑娘拜過父母，大眾道喜慶賀。事後了無人還羨慕，惟有何舅老爺，大不高興，可又攔不了人家，落一個生悶氣而已。曹姑娘自從到蔣府，轉瞬三載孝服已滿，蔣老夫妻就留意，給他找婆家，苦於沒有相當的。可巧這日老員外，在村外閑遊，見本村老郝的兒子，一拐一拐的走來，手中擎着一個藥包。蔣老翁問道，小子你怎麼了，郝斌聽員外問他，急忙行了個禮答道，腳上生了小瘡，蔣老翁說你手中是治瘡的藥吧，

郝斌回道不是。這葯是我娘吃的。自從前月病到現在。近日畧微好些，看着不要緊啦，蔣翁問道你還有錢嗎，郝斌紅着臉答道，前者蒙你老資助。現在還有幾兩呢，對敷着我娘好了，我就回櫃上去啦，蔣翁笑道我與櫃上，說明白了？晚上幾天櫃，也不要緊的呀，郝斌說雖然如此，我在櫃上幫々帳。人家看你老面子，每月給好幾兩，不然我等什麼，奉養我的雙親呢，蔣翁笑道那沒什麼，只要你好好的作，將來或可教你，給我當領東掌櫃的呢，你家去吧，郝斌稱謝而去。蔣翁也就囑在家中，五值何舅老爺。在書房坐着，內兄與妹丈，相見各行一禮。落座閑談，提起郝斌來，何舅老爺，接口說道得啦々々，我竟信他們這老誠啦，孝道啦，藉此誣詐幾個錢用，郝斌這小子，更能沽名釣譽，前三天咱們孩子，跟他師夫練武工，每夜必至村外實習，不料看見郝斌那小子。在土地廟中，燒着整股的香，他跪在土地老的神棹前，口中刀念着，什麼神佛憐恤啦，保佑他娘病勢減輕，早些兒痊愈。他情愿割股煎葯，望神靈憐憫他一點愚孝，等等肉麻的言詞，然後由腿上，割下片肉來，鮮血淋漓上了點香灰，拐拉拐拉的，回家去了，妹丈你想想。這不是裝着玩麼，他明々的教材中人。知道他是孝子，豈不是沽名釣譽嗎，言下現出一種鄙視的樣子，蔣翁聽罷另有個感覺，雖然不滿意，何其昌的言語，但是於情面礙，不好意思反駁。只得漫應之。何舅老爺見妹丈。談談的哼兒啊的，沒有相當批評，知

是話不投機不便再談，站身告辭。蔣翁並不欸留，送至房門說：「恕不遠送有事再呀。」何其昌強笑了笑，回道：「妹丈請回，留步吧。」再見再見，說着出門去了。蔣翁歸座之後心中暗自讚嘆，割肉求神療親疾病，他竟自說出如此批評。哈哈爲人難做，作人難的話，實在不錯的呀。又一轉思適才遇到郝斌，我問他怎麼了，那孩子回答說腳上生了個小瘡，並未提割股的事，可證明是純孝啦。如此的好人，豈可任其勞苦，我何不如此這般，落一個三全其美。將主意拿好，直奔後面來見安人，將自己心意說明，何氏老太太，一聽也是歡喜，蔣公說你與女兒，商議商議，看他本人心意如何，然後再定規怎麼辦。安人點頭說好吧，等我們娘兩個，計較計較再說罷。老夫妻們核計已畢，蔣公向前面去了。何氏安人到在女兒的房中，婉轉着說明，要將姑娘許配。郝斌的話，曹姑娘紅着臉回答婚姻事，悉聽父母之命。女兒沒有不遵的，二老看着好。女兒就愿意，安人一聽更爲喜悅啦。暗想自己生一個，也未必如此賢孝。次日對老員外說明，蔣翁立即煩人作伐，郝老翁是求之不得，郝斌感激的，無可不可的了。這個水人好做呀，三言五語雙方同意。即刻擇吉日辦理喜事，郝斌的娘病也好了，正應了古語，人得喜事精神爽。到了吉期迎娶過門，這棚喜事熱鬧非常，轟動了全城。無不稱讚蔣翁的美德，道喜的人太多啦，所有的花銷，全是蔣翁支付，事後一計算，也就在千餘兩銀子。小夫妻倆結婚之後，稱得

起宜室宜家，美滿良緣，一般鄉隣們，看着無不說是善人做善事。這種德行太大啦，雖然是閩郡人民誇獎，可是將何舅老爺險些氣瘋了，又不敢公然作對。這種暗氣暗管更是難受，好在曹姑娘，明白何大舅的心思，百般進孝以博其歡，庶可叫義父母，省些個煩惱。將翁夫妻凡事看破，所以不計較於他，蔣翁每日村外閑走，惟有前救的那犬，好像懂得報恩似的，緊緊相隨一步不離，這一日老人家對安人閒談，說起偶然夢見，枯樹生芽真乃異事，安人笑道此夢或有應若。蔣翁問何以見得，安人說自前月身體懶動，並且喜於食酸。近來覺出有異，說不定是受孕了，老員外聞言，喜的眉飛色舞，說哈哈倘真成爲事實，正所謂老蚌生珠婁，安人不由臉一紅，緩緩說道且看如何吧，又過了一個來月，已證明了有喜，從人們也就知道了，下人們一知差不多親友全知道啦，何舅老爺聽得這個信，理應歡喜才是，他則大不然啦，聽說蔣府上有後嗣的希望，差一點他沒得了氣鼓，恨恨不已的向他老伴兒說道，這都是那裏的事哪，婦人到了五十多歲，那有懷孕的道理，俗言講的好，够不够，四十六，這個歲數，怔說有孕，依我說呀，一定是大肚子病，不然就是鼓症，乃妻梁氏，到是個忠厚之人，聽老頭子這一片言詞，滿心裏不樂意，可又不好反唇相譏，只好把氣壓在心裏，口中說道，你先別亂吵嚷，等我去看看再說，別的能耐我可沒有，生兒育女我是大內行。何老兒聽老伴說的近乎情理，就

收拾了幾色禮物，打發來探詢真偽，梁氏婆兒，到在蔣宅，姑娘們相見，說了會子閒話，梁氏偷的問道，他姑姑你是有了喜啦嗎，安人說是否我也不深知，遂將感覺着如何，輕的告訴嫂嫂，梁氏笑道，他姑姑阿，這可真是一件大喜的事，確然是喜，真是有眼目的神佛，不虧你們道好心人，姑嫂正在談話之間，手下人報將進來，姑奶奶回家來了，此時曹姑娘已然到在上房，參拜了舅母，見過娘親，梁氏說姑奶奶你來的正好，我有幾句話囑咐你，曹姑娘說願聽舅母吩咐，梁氏笑道，姑娘哪，對於生產的事情，舅母有個七回八回的經驗啦，你是新媳婦，當然是不懂的啦，就連你娘，他也是個外行此，番身懷六甲，他是一點經驗沒有在這懷胎的期間，還倒沒什麼緊要，就是生產的時候，真與閻王爺隔一層窗戶紙，孩子你不是說受恩深處報恩難嗎，這就該着你報恩啦等到產期，你必須寸步別離，保得平安無事，曹姑娘笑道，舅母你老人家，自命是有經驗的人，你老不來可不成，不然你話，這麼大的沉重，女兒我可担不起，梁氏哼了一聲，說：「噁了頭，要有我在此啊，到生產之時，我能替你娘使一半力氣，一句話招的向氏安人，與姑娘都樂了，梁氏正色說道，你看你們這樂，這是實在的話，可惜呀，我就是不能來舍，姑娘問怎麼呢，梁氏說我受了你那不是人的舅父連帶，我若是一來的話呀，接店隣幼不定說我安着什麼心呢，因為這個，我來不的，你明白啦，姑娘聞言，也不好深分了。

往下說什麼。老安人用話輕輕差開，談了會子閑話。梁氏婆兒千叮嚀萬囑咐的辭別了他們母女。起身回家，到在自己的家中，何其昌劈面問道，到了是胎不是，梁氏婆兒惱在心裏，笑在面上，啞了一聲，說簡直的是瞎扯臊嗎，他們是盼兒子盼瘋了，明明白白是大肚子病，瞪着眼睛，怔說是胎，我當面不好反駁他們，背地裏跟妹妹，解說了解說。我們盡其姑嫂之情，聽不聽在他啦，何其昌笑逐顏開的說道，他姑姑若不是與我一乳同胞，我犯得上着這門子急嗎，我們盡了兄妹之義，聽不聽由他可也。梁氏聞聽，暗暗罵道，這個老天殺的，爲了妹妹家財產厚，要把兒子過繼給人家，好掣受這分絕戶家產。跟我多半輩子夫妻啦，還來這分口是心非哪，就知道愛財，連死都忘了。心中雖是這樣兒的思想，嘴裏還得敷衍着說，得啦得啦，咱們自己家理的事，還忙不開哪，別替人家着急啦，何其昌很得意的說，言之有理。咱們就少管閑事。如是者日復一日，又過了幾個月的光景，何其昌偶到黃寡婦家中閑坐，無意中聽得蔣府上，給了黃寡孫十兩銀子，着他作收生的婆兒，倘若是得了男孩兒，還要賞他五十兩銀子，黃寡婦得意洋洋。順口兒說了出來，何其昌心裏頭說不出來的難過，鎮靜了鎮靜。偶然殺心陡起，冷笑着向黃寡婦說道，我有句話問你，可能發於本心的回答於我嗎，黃寡婦笑道，你又來啦，我們兩個人交好三十年，有我們那口子活着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後來他死了，不

是你照顧着我，怎能够把孩子扶養長大，娶妻生子，成全我在人前說嘴，守節立志，咱兩說不出的交情，敢說是誰也不知道，現在我們雖然是全都老了，情義當然是重啦，有什麼話你就說吧，何其昌情々の，將自己的心意說明，黃寡婦聞言，沉了會子，低聲說道，假如要是遂了你的心，我便怎麼樣呢，何其昌笑道，你想要如何，便允許你如何，黃寡婦說我也沒有大貪心，三千兩雪花銀，就賣給你這分巨萬的家私，可就有一樣對不起你，必須先把銀子給我，是不見鬼子不撒鷹，何其昌繆眉道，我的事沒有你不知道道，千數八百的銀子，還能籌措，三千兩現銀子，一時那能辦的出呢，黃寡婦又回索了思索，說也罷，誰教咱們是老交情呢，先付一千兩現銀，兩千兩的借字，限二年之期，每月三分行息，是這麼着我就再缺回德，不然的話，作爲沒說，何其昌點頭應允，回家籌措了一千兩現銀，分幾次送到黃寡婦家中，親筆立了文約，按了手押，事情辦完之後，才斟問，怎麼個辦法，黃寡婦口對着何其昌的耳，說道待等胎兒降生，斷了臍帶，網肚累的時候，用一根大針，扎入小孩肚臍之內，立時刻全魂氣斷，一點痕跡也沒有，血泡子的小孩，掙出去一埋，不就完了嗎，這個法子，管保沒錯兒，實對你說吧，城裡賈善人家理，第三的如夫人，生了一子，降生而殤，就是我這個辦法，打發他又回然王那裏去了，何其昌愕然問道，那是什麼人主張辦的呢，黃寡婦說唉，他們第四位的如

夫人，是我的乾閨女，怕的是生子奪寵，死求百賴的與我說，並且沒給我一兩銀子，就送給我四兩重的一付金鐲子，二寸多大的一朵珍珠花，作爲我百年之後，壓土所用，我是情不可却，駁不開面子，才想了這麼一個法子，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完成了這分功德，何其昌聽了，吐了吐舌頭說：「你這個功德可真不淺哪，婆兒嘖目說道：「叻，你可到這麼說，我成全他沒失了寵，今日再助力你得這份絕戶家產，怎麼算不得功德呢，你聽老娘對你說，世界上的事，有占便宜的，就得有吃虧的，豈能兩全其美哪，何其昌笑道：「我說不過你這油嘴，我要走啦，這台戲就看你一個人的啦，婆子笑嘻嘻的說，靜等我的鋼針成功罷，何其昌向外走着，回頭說道，我是靜聽好消息啦，黃寡婦目送何其昌去後，在家中專候產期，沒人的時候，拿枕頭當小孩，用大針練習紉扎，演習了些日子，別管當看幾個人，使用這種手術，也露不出破綻來，他也把手法練熟啦，這日天將黃昏的時候，蔣府上家人來到，叫他急速前往，大概有了喜信啦，這老而不死的婆子，將應用之物帶好，隨着衆人到在蔣府，至內院進上房，拜見了安人，又給姑奶奶行了禮，給安人診了診脈，笑道請忍耐些時罷，早着咧，得到後半夜兒見啦，大衆一聽只可等着罷，解勸安人耐着疼痛，黃婆至外面，裝淨手四外觀察，何舊老爺也正在，東張西望恰好相見，打了個招呼，兩人走到牆角狗窩旁，看了看四外無人，低聲問道怎麼樣，黃婆說

等得五更左右訓，我找你的事呀。爲的是成功之後，你帶人把死孩子，抱出村子掩埋，才能算成功圓滿，倘有意外可了不得，這貪心賊點頭說，自有我辨理，管保沒錯就得了，二人商議好將要走，猛低頭見狗窩中，那三隻犬圓睜狗眼，瞧着他們直晤晤，黃寡婦說：「你看狗懂人事，他們全懂啦。」河其昌笑道：「別造謠言啦，快走罷。」說話間二人分手，天將交五更，何氏安人可就分娩啦，小孩落生之後，就呱呱的哭了一聲，曹姑娘再看時，孩子已然絕氣身亡，由不得失聲痛哭，慘慟之極昏厥了，早有婆子報入書房，說安人生了一子，降生後哭了一聲就死啦，緊接着又一個婆子來到，慌張張的喊道：「我們姑奶奶哭昏過去了，老安人聽說也昏迷啦。」蔣老翁聞言，長嘆了一口氣，淚流滿面，心中一迷兩眼發黑，也就沒氣啦，衆家人急忙着厥叫，好容易蔣員外，悠悠氣轉，收生的黃婆，抱着死孩子，進了書房，說員外爺呀，你老看看罷，可惜這白胖的大小子，真沒造化呀。落草哭了一聲就死啦。我本不應當給你老添麻煩，因爲我是收生的，担着血海的干係，現在若不驗看明白，將來要是發生出什麼閑話來，我們担得起麼，他說着話，將沒氣兒的孩子送到老員外的懷中，蔣翁不看則可，一見更是心酸，那忍心得詳細觀看，立命從人，抱到地邊上，掩埋了罷。何舊爺在一旁答言，說妹丈且慢，好端端的一個孩子，怎麼降生就死了呢，依我說是產房屋中的人，全都把他們看起來，派人進城，報知官府

，請地方官帶件作前來驗驗，證明了沒有什麼毛病，然後再埋不遲，蔣翁聞言勃然變色。說這才是豈有此理那，一個血泡的孩子，還有什麼死因不明麼，節外生枝，招惹事非，就算是有人害死的，我全不究問。你想不該着死，人力豈能作的到呢，何其昌借口隨音，掉轉話頭，說唉，妹丈你既主張如此，當然必是對啦，來來來，我親身帶人將他掩埋，你看如何呢，蔣翁說那趕情好啦，叫兄長多累啦，何其昌伸手將孩子抱過，說妹丈你太謙了，這個樣兒親戚，有什麼說的呢，說着話轉身向外，帶從人拿秋高，趱奔村外，不大工夫，何其昌回來說，得了深々の葬埋了，蔣翁淚眼愁眉的連連致謝，又命從人取來十兩銀子，賞與了收生婆，黃寡婦千恩萬謝，喜孜孜的告辭去了，何其昌見大功告成，自然是喜之不盡，表面上裝出悲慘的樣兒來，又解勸會子，託詞而去，蔣翁掛念着安人，與女兒，離書房，至後面幸喜安人母女，早就緩醒過來了，見老員外到來，安人不由得更爲悲慟，蔣公將要解勸，忽見家中養的兩條犬，闖進房來，連叫帶豪狂狂不止，蔣翁一見大怒，罵道好畜生，想是瘋了罷，說來也奇怪，這兩條犬分向他父女，咬往衣襟，往外就掣，老員外怒不可止，連劈帶打，那犬並不鬆口，忍着疼痛，望着老員外一對兒一對兒的落淚，曹姑娘見犬的行動，甚爲訝異，口稱爹爹呀，你老人家看這兩個畜生，平日最是馴順的，現在咬住我們爺兩的衣服，死命的向外拉，並且流淚不止

，依女兒看內中必有情由。我父女何妨隨着他們走，倒看怎麼樣。蔣翁聞言也省悟過來，向犬說道，黑子，花子，不要咬着衣服，有事頭前帶路。我們爺兩，跟着走還不成嗎。這句話出口，更是稀奇，兩條狗立即鬆口轉頭向外走，蔣翁說哈哈，今天這事可新鮮，說着話率領着曹姑娘遂在犬的後面，出大門至村外。這兩條狗走幾步，回頭看看，見他父女跟着走，彷彿是喜歡似的，連竄帶跳，頭前引路，來到地邊上見那條老狗，蹲在那裏，好像是看着什麼那，臨近看時，把父女爺兩，全吓怔了，將要罵好畜生，我味養你這幾年，怎麼要吃你們小主人麼，仔細一看，是狗給死孩子銜肚齊那，曹姑娘伏下身去觀看，見小孩已有了呼吸之氣，再往肚齊上看，明亮亮的針鼻，露出有二三分來，姑娘連忙將孩抱將起來，摸了一摸胸前，究竟跳動。叫道爹爹呀，你看我的兄弟又有氣兒拉，他這肚臍兒上，那兒來的一根針呢。蔣翁低頭細看，愛呀了一聲，說女兒呀，這明明是，收生婆弄的手脚，斷臍帶的時候，將針扎入的。曹姑娘說對了，怪不得孩子爬拉一聲狠哭，就沒氣兒了呢，這可怎麼好哇，蔣翁搖頭嘆氣道，唉，雖然是我義犬報恩，把孩子從土中扒出來，老狗把孩子餌緩醒過來了，這兩條小犬呢，從家中將我父男找來了，但是恐怕多添份傷心，孩子並易有活的希望罷，姑娘氣恨々の說道，就算我兄弟活不了，我們告到當官，也要根究出主張的人來，我得問一問他，將見天日的小孩子，與他

有什麼仇，蔣公慘笑着說道，傻孩子啊，怎麼說這糊塗話呀，什麼冤仇，主謀的人，還用告官追問麼，你還不知道嗎，暫姑娘聞言，二目淫々落淚，看着孩子，低頭無語，三條犬圓睜狗眼，看着主人搖尾，他父女看着半死不活的孩子，相對無語，潛潛落淚，正在靜默之間，猛聞得一聲無量天尊，他父女被這一驚，殮神抬頭觀看，見一個道士，窮身穿一件舊袍，手搖拂塵，看着那黑紫臉面上，顯露着和魚的笑容，向他父女打一稽首，口稱老檀越，女菩薩二位請子，貧道路經貴寶地，偶見三條犬，在此究墳，意欲驅逐，臨近看時，這三條犬，已將墳土破開，將這小檀越，由坑中刁出，最奇怪的是，這犬刁着綁肚臍的布，輕々の放在平地之上，兩條犬用咀，將那肚臍的布解下，露出肚臍來，這條犬尊在一旁，用舌很命的覆肚臍，那兩條犬，瘋狂的一般，向村中奔去，貧道少見多怪，因而隱在樹後以觀究竟，及至老檀越父女來到，抱起小孩，發現鋼針，以及咱談的言詞，我已然明白大概，本不應多管閒事，因臍內扎的這根針，恐怕你們沒有辦法，出家人以慈悲爲門，方便爲本，既然遇緣，豈能袖手，效毛遂自荐，望恕唐突之罪，蔣公聽了這片言詞，連忙鞠躬爲禮，口稱仙長既然大發慈悲，拯救小兒，是感恩非淺，敢問仙師，那座名山寶觀，道號怎麼稱呼，那道士笑着答道，吾乃武當邈綏道人張三峰是也，將翁聞聽，撲倒身軀便拜，說道不知仙師駕到，禮貌不周，望乞寬恕，張道爺

用手將他參起，叫道將員外，何必如此太謙。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且到村中你家再說吧。曹姑娘與鐵爺行了一禮，然後前面引路，一全進莊到家，入書房謙懷落座。張道爺由囊中，取出一粒丹藥，說此藥乃是鐵冠道人，由友人處得來的。不論是何等重傷，內服外敷，立可起死回生啊。用一少牢納入嬰兒口中，自然化成津液，參入咽喉，餘者敷在肚臍之上，等藥力發動之後，再將針起出，則無憂矣。蔣翁接過藥來，交與曹姑娘如法辦理，不到頓飯之工，小孩已然哭了出來。張道爺向前看時，臍中那根針已然，隨着哭聲自動的，出來寸許啦。張道長手指插住針，向外一提，孩子一聲號叫，針拔出來了。孩子又沒有氣兒了，蔣翁父女瞧着落淚。又待了兩盞茶的時間，小孩悠悠氣轉，瓜啦瓜啦哭了幾聲，便睡着啦。蔣公一見真的眉飛色舞，跪到給張仙長叩頭。口中說道若非仙長前來，此子焉有活命，就算是有好醫士，這將降生的小孩，怎能會吃藥呢。你老這藥可真是仙丹，放在咀裏自然入候，我不用說沒看見過。連聽說全不曾啊。張道長叫他起來，笑道這也是你的修緣，非是偶然的呀。我且問你是何人作出此事，他明明的害你斷絕後嗣，與你有什麼仇恨，下此毒手呢。蔣公嘆道害我者，却不是挾仇。怨我家資富庶，才發生出這事情來。張道長說可知其人嗎。蔣公笑道豈有不知之理，不過是既然化險為吉，也就可置之不論啦。張道長點頭說好，這才是長者之風，可有一件哪，倘那人不知

俊改，若變本加厲的，陷害起來倒是很可怕呀。蔣公聞言低頭無語，沉香了良久，忽然答道：「那只可聽天由命而已。」其他的辦法，我決對不忍爲的。張道長哈哈大笑，讚道：「此句話呀，等閒人說不出來的，也罷既然貧道在此，只得實澈到底，我來與此子定名，並收他做個記名徒弟，不知員外可愿麼？」蔣公說那是，求之不得的啦。張道長伸手摸了摸小孩的頭，就算是摸頂受戒，略加思索說：「此子就命名吉兒。」大名字可叫作蔣德厚。你聽，如之何呢？蔣公答道：「好好，好極啦。」又忙着拜謝，曹姑娘告辭，抱着孩子歸後面去。見了老安人說明一切，又把孩子遞過，安人老來生子，又兼發生這場慘變，埋了的孩兒，狗給扒出來，老道給救活了，再要是抱在懷中，母子團聚，這種離合悲歡的情況，非是筆墨可能形容得出的。良善人家的僕人，便是稱爲義僕，若是權奸劣紳的家人，就叫惡豪奴。非是着者筆下大苛，寔是物以類聚的定評。蔣翁是忠厚長者，從人們也是撲寔的，此番義犬報恩，由坎中救出幼主人得生，一干從人們，就拿這件事，當了古跡兒一般，紛紛談論起來。三傳兩的一吵々，少時全村盡知，無不交口稱讚。替蔣宅慶幸，可是何其昌興黃寡婦，聽得這個信息，吓的魂飛天外，手足失措，兩個人俱在一起商議辦法。最後黃寡婦說：「事口至此啦，怕也是完不了啊。想不到人被狗給告啦。反正我是想暗殺，沒有事便罷，真要到了跪堂爬府的那一天，我是由你三十年前，怎麼與我有的交

情 以及現下的事情，完全合盤託出，該得什麼罪兒，領什麼罪，還活五十多嗎，何其昌一聽說變呀，你要這麼一辨，我受的住嗎，黃婆子說你打算沒事呀，及早想高明主張，不然的話，咱們倆一個也不能活，何其昌聽罷這番話，只得點頭道：我設法去，常即回到自己家中，悶坐房中搜索枯腸，急切想不出辦法來，正在焦灼異常之時，忽見他五小子走進，叫了聲爹呀，你老一個人悶的，有什麼為難的事麼，何其昌嘆氣道：我這急著大啦，就將害人未成，眼見的大禍臨頭，一切的事說明，他這個五小子，名叫何中與，後來得匪號，笑裏藏刀的便是，他師父金生麗惡道，乃是八卦蓮花島，白蓮教的傳化教主，現在正在本地，引誘愚人入白蓮教，今日見他爹為難，料着是為某產害人事，及至一問，果然是這麼回事，他笑吟吟的叫道：爹呀，此事並不費難，兒有一個絕戶招兒，何其昌問什麼招呢，何中與說我師父，不久要走啦，何不請他老受點累，今夜晚到我姑姑的家中去，殺他個千々爭々之後，他老回海外去，我們豈不白得一份絕戶產，何其昌聞言說，此計甚妙但是全殺，可得把你姑母留下，何中與笑着說，爹呀你念手足情，將他留下呀，他將來色曉啦，亨亨可就沒有兄妹之義了，此時就是旁樣，他還與娘家的老々少少還有情義嗎，再者說辦事必須斬草除根，若是慈心哪，可就招了禍患啦，爹你想想對不對，何其昌聞言霍然站起身來說，對呀對呀，就照你的主意辦理，你師傅那

裏怎麼酬謝呢。何中興說給個萬數八千的，不就很好着麼，這貧得無厭的喪心賊呀！一聲說給那麼些嗎，何中興笑道，爹你也太過啦吧，白檢來的銀子，何在乎多化點呢，何其昌點了點頭，說我也不惜財啦，你去看着辦去可也，何中興轉身離家，到在城內三清觀中，見了惡這行禮之後，將他父子的事，以及預某的意思，詳細述說了一遍。惡道金牛麗聞言，口念無量壽佛，善哉善哉，此事貧道替你減子辦理，不要你們分文謝禮，等到教中探辦什麼物品之時，你們再捐助就是了，何中興一聽更是喜之不盡，連々答應是是々遵命，惡道說三日之內，動手辦理不遲吧，何中興說那可不行吧，我看今夜就動手，來個先發制人不然哪，恐其睡多了夢長，惡道微加思索，慨然道，好好，我今夜就去除掉他等，連夜我就回海外去了，你倘若有什麼事，或是家中不如意，便可到海外花島去，總教主等全知道，有你這個人，勿論走到何處，彼此對了暗號兒，那便是一家人，你須要切記，尙敢違背了教規，貧道可要追你命的，何中興諾々尊命，師徒們商議妥協，分手而去，惡道等至天交二更之後，收拾齊畢，出屋子寧身上房，似電閃一般越城而走，至慈祥屯中，天還不到三更呢，他手執鋸齒飛龍劍，找到蔣公家中，由房跳下來，把書房門架開，進至屋中入裏間，見蔣員外合衣而臥，身上搭着棉被，好惡道胆大包天竟敢，伸手把老員外拍醒，蔣公好夢方酣之際，覺着有人拍打很痛，霍然驚醒，

睜眼看時，屋中黑冬冬，定睛細看有一人，手持軍刃站在牀前，蔣公翻身坐起來，怔可
可的問道，你你你是那裏來的，黑夜更深來此爲何，惡道嘿々笑道，是來殺你滿門良賤
者，蔣翁壯了壯胆子說，你與我有什麼仇恨，竟自要殺我全家，你要問問々間，我蔣止
直，一世也沒得罪過誰，敢說平生不作狠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你因爲什麼，與我作
對呢，惡道獠笑着說，我也深知你的爲人，並不願意與你結仇，寔是因爲你的財產太大
啦，富甲一方本地首戶，才惹出這場掉頭禍來，貧道我向來是，光明磊落的，叫你死後
明白，不要怨我，故而把你喚醒告知於你，然後再動手開刀，這萬惡的妖道，他便把何
其昌，勾串以生要害你的孩子，沒想到被狗給咬壞啦，他父子才求我殺你全家，一者省
的事發了，難逃王法下喪命，又可得你這份絕戶產，這是寔在情形，追本窮源來論，事
情是照你自己，若是過繼令內兄之子，焉有今日之災呢，話對你說明，你閉眼吧說話間
寶劍高舉，劈頭蓋頂落下來，蔣公嘆了口氣，把二目緊閉牙關一咬，等着挨砍波，候了
好大的工夫，並沒去下睜眼看時，見他登看眼，手舉寶劍，一語不發，動也不動站在那
裏，蔣公看着納悶，瞧他這樣兒，像是受了定身法似的，老員外也想開了，反正把死不
怕，還有什麼怕的呢，慢慢的由床上下地，穿上了鞋，奔至書房門外，此時可概不由已
的，多索起來抖作一團，口中喊道，有々々了賊賊賊啦，快來人人人哪，老員外連聲的

號叫，驚起家中從人，一個個從夢中吓醒，有的光着身子，跑出房來見主人，站在院中喊叫，急忙向前口稱員外爺，什麼事呀，蔣翁手指屋中說，你們快拿賊，從人等張起燈光，闖屋中見惡道，手持着光閃閃的寶劍，瞪着眼睛一語不發，下的衆人紛紛後退，有認得惡道的，說你不是捨樂的，金生麗道士嗎，因為什麼跑到這裏，要怎麼着哇，連聲追問於他，惡道並不答，有胆量大的，過來伸手搶下寶劍，亂一動手橫拉倒綫，將惡道網上，把屋中燈光點好，出來通知說把賊人綁上啦，蔣翁坐在屋中，定神觀看他，暗暗的納悶，心說他這是怎麼了，因何不會動轉了呢，正在發怔之間，猛抬頭見從人中，有兩看赤身露體，光溜溜一絲不掛，站立面前衝着惡道瞪眼，由不得又是氣又好笑，急忙說道勿論如何，也不穿衣褲，兩個從人聞言低頭一看，全是呀了一聲，臊的轉身就公別的從人等，痛不住都樂啦，此時張三峰由外面進來，蔣翁起身雅座，張道長坐在一旁，笑吟吟的媽員外，你不明他要殺你，怎麼不殺了，而且他倒不能動啦，竟日被你們，把他網上列，你覺得很奇怪吧，蔣翁聽道爺這麼一說，心中霍然明白，急忙站身說道，多蒙你老人家，用定身法兒將他定住，救了弟子性命，說着就要跪倒行禮，張道爺伸手拉住，哈哈的一陣大笑，樂過之後說道，我這麼一說，你以為是我的法術，亨亨錯了，不用說是貧道，在何人也不會定身法兒，法樹之說根本來論，就沒那回事兒

救你死拿也的並非是我。不過是我看見啦，所以才問你呀，蔣翁聞言更發怔啦，遲了會子問道，請示仙長爺拿賊的人是誰呢。張道爺笑而言曰：說拿惡賊道的人，是一位市井中的隱俠，每日乞討叫化，其實啊，是遮掩人的耳目，掘打抱不平，張道長正說的高興，忽聽窗外有人說話，喊道得啦得啦，前往下講啦，够了我的樓，張道爺說你進來吧，外面的人應聲遵命，公子起處，進來一人把蔣公下了一跳，原來是，三年前曹姑娘化官木之時，被錢財主打死的那個乞丐，到在屋中，笑哈哈的叫道，蔣翁外你好哇。許久未會久遠久遠，你以為我被那的萬寶銀號錢財主，打死了不是呀，黑黑實實對你講只因我聽錢萬選，說的話太難聽啦，所以才激起我的俠心，與他大開頑笑，他打我就裝作死了，官人將錢財主帶入衙門，當日夜間，乘看看屍之人睡熟了，我爬出蘆蓆站起來，離開了此地，佛指算來三年多啦，此番舊地重遊，為的是探詢錢萬後的官司，怎麼完的，來到之後，夜間在各處探聽，才知曉錢財主的家中，幾個如夫人，合某，用錢買通了官吏，恰巧看屍的人，把死屍看丟了，異想天開，作了幾處傷，硬說是來了幾個人，將死屍搶走，一個人抵抗不了，因耳帶傷，等因據報，實吏們借此說錢萬邪，勾串強盜，搶走屍身，布圖滅跡免罪，照這案情兒，番訊錢萬居，經過幾次刑訊，他一者是年紀大了，二者是酒色過度，那禁受得住，重刑考問哪，為日不久，就死於獄中，他手

下的家人們，各分了他一個如夫人，以及家財等各奔他鄉去了，所有的產業買賣等項，全都被挨上的人，吞蝕瓜分啦，可惜錢萬選刻薄成家，擁質累萬，一旦間死於獄中，由牢眼兒拉出來的時候，連個收屍的都沒有，官家給了一口薄皮子材，葬於城外，還被乞丐盜了墓，把薄皮子棺材給賣了劈柴啦，把屍身給扔到萬人坑裏去了，這個事情，是衙門中的差役，夜間值班，喝着酒閒談，說人學好，萬不可作惡，拿錢萬選作旁樣，才說出以前的這片事來，被我聽了個明明白白，我探明了之後出來，正遇見這個妖道，在前面電轉星飛的行走，我一時好奇心勝，跟了他來，看其作何勾當，原來是來你家人行刺等他對你講完了話，舉劍要砍的時候，我可不會定身法，用的是點血法將他給制住了，我把前因後果，對你說白了，大概明白了吧，蔣翁未聽這番言詞，驚喜交加，連忙跪倒行禮，說多謝恩公，救我的活命，那老乞丐，也不還禮，笑道事已明瞭，遇緣再會吧，向張道長把頭一點，把身形一抖，叟的一聲，出房去了，蔣翁高叫恩公請回，你老人家貴姓高名啊，張道長攔阻說，員外你不用喊叫啦，這項人向來是這個樣子，貧道在前五十年就認識他，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請你發落行刺的惡道罷，蔣翁聞言怔了會子，看着被捆者點頭讚嘆，心中暗想若將他，交在該管衙署之中，焉能有他的命呢，遂向張道長商議道仙長爺呀，他雖然是來殺我，好在我遇高人解救，保住了殘生既然未受到

害處。何必傷他的性命呢。我想莫若將他放走。只當是沒有這回事，可不知作得不得。望求仙師指示。張道長聞聽這片話，由不得暗忖稱奇，心說想不到哇，他人竟有這大的善念，實不愧善人之稱，傾心的佩服，口中答道善哉善哉。好固然是好事但是恐怕他心不似你心，倘如恩將仇報，彼時間又當知何呢。蔣翁慨然說道。今日殺我未成，我不忍傷他的放走他人之後，即便有什麼事發生，那就憑命由天聽之而已啦。張道爺拍手大笑，說好一個憑命由天，那你就任意辨埋可也。蔣翁過去解了繩索，張道爺踢活了賊道的血脈，金生麗身體活轉，翻身站了起來，向蔣翁與張道爺，連連打稽首，口稱老師主呀，你們所說的話，我真要愧死嘍。既蒙活命之恩，怎能恩將仇報呢，又向張道長說。請仙師，弟子此番退隱深山，決不敢再萌惡意，就此告辭啦，說罷出屋上房而去，張道爺笑着問道，殺人未遂的走了，主謀的令親又如何對待呢。蔣翁說仙師想情啊，既把賊放走我們那位舅老爺，當然是置之不問了，拙見是如此，假如沒有這場事，他從此改過不改過憑他罷，道爺聽能把頭點了幾點，說怪不得你豐衣足食，老來得手，果然是生成的善性，方能作出如此的善事，非比尋常的口頭禪，並那一般，作大惡的人，假意要行點善。遮掩人的耳目者可同日語，蔣翁只得連連謙遜，天也就亮了，接房陵舍前來詢問。蔣翁答說，闖賊來着，被我們這位仙長爺給趕跑了，淡談的幾句話，也就敷衍過去，可恨

萬惡滔天的何其昌，他實指望天亮前來探喪，總辨喪儀之後，好收沒這份絕戶家產。萬沒想到，人家一口也沒死，可把他急壞了。細一打聽，由家人口中，露出幾句刻薄話來，這個賊就明白，消息透露出去了。吓的他顏更變，慌忙回家找他那壞蛋的兒子，商議辦法。何中興一聽也是駭驚駭怕，急忙進城到廟中來找他師付。不料他師付也沒回去。這個賊崽子趕緊又跑回家中，對他爹一說，爺兩個相對着為難，想不出完善的辦法。來正在束手無策着尋之時，忽有從人進來稟報說是縣裏面王諸頭，帶着幾個辨差的來到門前。口口聲聲要見你老人家，何其昌聞言，長嘆了一聲，說完了完了，叫道：小五啊，你帶些金銀，趕緊逃命去罷，說不得我這條老命不要了。何中興聞言，也不管他爸是死是活，一留煙似的，狂奔後面收拾財物，逃出榜門，投奔八卦蓮花島去了。何其昌只得，硬着頭皮到在外面，見了王都頭，連忙行禮。王都頭怒容滿面的說道：你這架子也太大了，等了這麼半天你才出來，不看着你親戚蔣員外的面，非得把你帶到衙門去不可。這惡賊一聽，這個口話，不是來鎖拿他的，連忙借口傳音的說道：請都頭息怒，你老錯怪了。小人啦，是因爲我妹丈那裏，生了一個小孩，我連夜未得睡覺，今天回來，想着脫了睡解乏，將脫了衣裳，聽說你老駕到，從新穿衣裳，故耳迎接來遲，萬望恕罪。說着話連陪笑臉，王都頭信了他這番巧言遮飾，連忙把話拉回來說道：說可真是誤會。

了，對不過。對不過，我們找何員外你，是因為你們村中，有幾家欠錢量的，並且違了限期，奉堂諭，前來傳詞，不知道，住在此村，那個門裏，沒的擾你的覺，勞一勞駕罷說着話把公事，拿將出來，叫他觀看，何其昌着吧了人名。挨戶去傳，他肥事情辦完之後，退回自己家中，坐定了思前想後，好不難過，實只望得這份家產，又誰知搬磚打脚，哈哈怎麼這麼巧哇，偏在這個時候，都頭找我帶着去傳人，把我兒子也吓跑了，事情也沒辦好，又一轉念，這個事情不算完哪。這可怎麼應付呢，繼而把心一橫，我親身去探問探問，事情已然到這個地步，跑還跑的了嗎，將主意拿定，站身出了家門，到在蔣府，鎮靜了鎮靜，繃着臉，硬充好人，大搖大擺進了書房，見他妹丈，與一個貧道士，對坐閑談，所論的是什麼事，不得而知他到在裏面，蔣翁和顏悅色的站起身形，口稱兄長請坐吧，何其昌昧着良心問道，聽說甥兒得慶更生，實在是可喜可賀，怎麼着他們談論。肚臍兒上，有個大針，是有這個話嗎，蔣翁點頭說對啦。好惡賊，真不怕虧心，瞧着眼睛問道。這個事我早就說有弊病，此番必須究問究問，派人去把收生婆找來，或可是他弄的玄虛呀，斟問出主謀的人咱們可不能喜吧干休。蔣翁聞言擺手道，算了吧。既然沒把我們害了，何必多此一番是非呢，何其昌說話雖如此說，但是這壞小子是。知法不知恩的，他不知改過，倘若再設法陷害，豈不是養癰成患嗎。張道長從旁答言，說

施主啊，似你這個意思呢，主謀的人可沒活路啦，再說誰也不是呆子，這回事的內情，到能不明白麼。所因蔣員外抱定容讓的主張，以寬大爲懷，一切置諸不問了，施主倘定要追問。彼時連帶出來至親者，豈不是大家不好看，再說報應不爽，且看作惡的結果，更不必吹毛求疵啦。張道爺這一席話，句句誅他的心，諒着他必得面紅耳赤，沒的話可說啦，沒想到他是真不知道羞耻，假作沉音。鄒了鄒眉，然後又把頭點了幾點，唉了一聲。說既然妹丈寬恕這作惡之人，我也就得不追求啦，不然的話呀，非得把這壞小子。找出來嚴厲的懲治他一下子，不是我的肚量窄。這種東西太可恨啦，張道長聞言驟然變色，心中說這厮太可惡啦，如此的好狡，留着他終是從患，拿定了主意，必須處治了他，方能保得蔣家平安。想到這裏向着何其昌笑了一笑，這惡賊那曉得，坐上的窮道士要追他的性命呢，答訕着又說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而去，他走後蔣翁並未題及一字，張道爺更是欽佩已極啦，佩服蔣翁的心越重，殺何其昌的心，更是堅決啦，吃晚飯的時候，對蔣員外說道：諸事已畢，我明日就要告辭啦。我走的很早，你也不用相送，還不許你阻攔。你要知道出家人如閑雲野鶴，是不能久留的，說着話由囊中，取出一個銅鐸來，輕輕搖動，聲音震耳，遞與蔣員外，說令郎與貧道徒一場，留下此物，作爲將來我師徒會面的憑據，俟他稍曉人事，以此鐸叫他作玩物，不可須臾離身，自有莫大裨益。

，蔣翁接過來，連稱遵命，用飯之後，各自安歇，天交二更以後，道爺輕輕的出了書房，那三隻犬，一陣風相似，奔至近前，見是道長，不住的搖尾，道爺用手拍了拍犬的脊項，低聲道好好的保護你們主人罷，來生必轉人道，那大就像領悟似的，伏於就地，張道長飛身上房，直奔何其昌的家宅，找到他的住所，見門窗大開，屋中燈燭輝煌，道爺臨進看時，見那惡人已然被殺，人頭擺在棹案之上，在粉壁上蘸血寫的一行大字，張道長不由得一正，暗自納悶，這是什麼人作的呢，繼而一想，惡人伏誅，我何必在此流連，張道長飛身去了，殺人的原來就是那老乞丐，他手刃了昧心賊，把人頭放在棹上，蘸血在粉牆上寫了萬惡滔天，報應臨頭八個大字，旁寫殺人者具，然後將門窗大開，閃在一旁，看一看還有多事的人沒有了，等了不大的工夫，果然張道長來了，瞧了瞧祥常而去，老乞丐不由的暗笑，也就越牆而出，雲遊去了，三年之後，改份做遊方的和尚模樣，來到慈善村外，結草爲廬，終日在村中募化，蔣翁也認不出是當年老乞丐來拉，見了和尚的這個草廬，勾起自己的心事，親身與和尚相見，說我想要蓋個廟，和尚你能不能在此住持，和尚說那我求之不得呢，但不曉得你老修造什麼廟，蔣翁笑道，請高僧不用多問，等着當方丈好了，與和尚分手之後，回到家中，遣人報知官府，修造土地廟，報恩祠，官家批准之後，這就大興土木之工，三間正殿，內墊土地聖像，東西配殿，是報

恩祠，這邊塑的是窮老道，那邊塑的是要飯的乞丐，說來也真像，泥像塑的還真像，開光之後，僧房客堂，方丈院，香積厨等全已脩造齊畢，一年之後，掛塔的和尙，也有好幾十名，廟中香火還是真盛，鄉人無知，正出主意，因為供有一個乞丐與窮老道，全順嘴叫做窮神廟，這個當家的也古怪，對人公然自稱為窮神廟住持僧，如是者又過了一年多，蔣翁偶到廟中隨喜，在方丈院吃茶，屋中別無他人，老和尚笑着說道：請問員外，你可認識我麼，蔣翁笑道方丈這話真是笑談拉，我們相別二年餘，怎說出認識不認識的話來，老僧說聽員外之言，果然是不知我是何人，蔣翁聞言愕然不解，呆々の發正，還不出話來，老僧見此情景，由不得失聲大笑，蔣翁更不明所以然拉，只得問道請問高僧是誰，老僧止住了笑，正色言道某乃幾年前道收拾錢財主又在府上拿惡道，那個老叫化的便是，你報恩祠中的乞丐，不就是我嗎，蔣翁總能如夢方醒，急忙起身再拜，說那知是恩公啊，失敬的很望乞恕罪，老僧伸手扶起，笑道我輩的行動，一般人那能看的底，我此次改裝前來，因為令郎天質雄厚，想要成就他一生，故在貴村結草為菴，不料善士修廟，豈不是更便利了嗎，今時期已至，故與員外說明，萬勿不達時務才好，從此命令郎從我學武，將來為國為民，必有一番事業作，蔣翁連稱遵命，恩人之言焉有違背之禮，老僧說過幾日，藉口怕孩子不好扶養，許到廟中做跳牆和尚，以便遮掩村人的耳目，

蔣翁連聲應諾，老僧說可憐的，令親何某人現在如何。蔣翁嘆氣道別提拉，也不知是何人，將他殺死人頭擺在棹上，牆上沾血留了一行字，此案至今也未破呀，老僧聞言點點頭，也就嘆了口氣說唉，這就是自作自受。蔣翁說也就只可如此說罷，又談了會子閒話，蔣翁告辭歸家，對安人把話說明，過了幾天擇吉日送德厚入廟，自此之後不在廟中，就在家中老僧師徒寸步不離，如是者二十年如一日，德厚的劍術學成，假言出外閒遊，把德厚帶至海外，天然島沖霄寺內，住了三年，昌練水性，功成歸還，蔣翁雖然八旬多拉，身體非常健壯，老僧將德厚交與員外，說道此子工夫練成，以成混元之豪，你是門外汗，也不能向你細談，我現在要告辭他往，請你給他好配，娶妻之後可勿傲阻他的行動，蔣翁點頭稱是，准知道是留不住的，只可備酒餞別，席同向德厚說，這除去見了張道長等，而外不准說出我的名姓，切切切說罷，站身道，遇緣再見吾去了，轉身向外，父子隨後相送，出了大門至村外，頭也不回，佯常而去，父子站立觀看，直到沒有影兒拉，才轉身歸家，忙着給德厚說親，似乎蔣府這把的人家，不是很多愿意結親的麼，幾經選擇之後，定妥了城內安秀才之女，現年二十歲，四德兼全，少不得退茶奠雁，到了吉期，那一番的熱鬧，不言而喻，可算得車馬水龍，頗極一時之盛，辨罷喜事之後，正置蔣翁夫妻九十正壽，免不了一番的慶祝，到這個時候，老安人的娘家人，是一個也沒有

了。何中與遠逃他鄉，不知下落。何舅老爺波殺之後，四個兒子相繼死亡。小孩們全死了。兒媳等全都改嫁了。家業凋零，就不下何舅奶奶一人。歸到蔣府享了幾年，也故去了。老親友們，在壽棚中，閒談往事，無不說天理昭彰，着實可怕的很。蔣老妻夫，壽逾耄至，佳兒佳婦，繞膝承歡，其樂融融，令人羨慕。又過了二年來的，新婦雙生貴子。這一次的慶筵宴，更是盛大已極。三朝過去就是滿月，眨眼就是白歲一週。老夫妻雙雙含飴弄孫，說不盡的天倫之樂。這一日老僧來到，蔣德厚叩拜恩師，喚出妻子來參見。抱過兩個小孩，叩拜師祖。老僧哈哈大笑，說道善有善因，良不誣也。用飯之後，退歸廟中，蔣翁父子相陪，在方丈院中，談了會子閒話。老僧說我此來，爲的是命德厚趕奔海外，尋找他師夫張三峰，幹功立業，一者是人民應報皇王水土之恩。再者說光宗耀祖，顯達門楣，不辜負他平生所學，也不辜負此生啦。蔣翁說我是惟命是從，聽憑老師指派，老僧說如此甚好，請你領他到報恩祠，指示一切，說明了這番佳話。明日我師徒，就一同起身啦。蔣翁辭着德厚，到任報恩祠，叫他領張道長行禮。說這就是邁道過人張三峰。你摸頂愛戒的恩師，帶到那邊配殿，說道就是你現在師夫的化裝。又手指着旁邊塑的三條犬說，這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快向前行禮。蔣德厚連忙給三條泥犬逐一磕了頭，蔣翁就從曹姑娘化棺材起，直至現在，詳細的根本原由，說了一遍。蔣德厚從新又

給和尚，行禮叩謝，老僧說你們父子歸家去吧，明日清晨，叫德厚一人前來，我帶他起身去幹功自業，免於禍落於後，是指日可待，蔣翁遵命拜別了高僧，父子們回到家中，少不得感覺分別之苦，但望着德厚光宗耀祖，改換門庭，也只好抑止悲慘，強作笑顏，諄諄囑咐了一番，德厚連聲應諾，又拜別了姐姐姐夫，懇託在二老膝前，孝加孝順，虎姑娘夫妻，自然極口應承，祖當盡孝，兄弟你放心起身，奮志前途，預祝你鵬程萬里，衣錦還鄉，是吾等之愿也，說不盡的，互相叮嚀的話，天已破曉，彼此道了珍重，蔣德厚離家奔廟堂，會見了恩師，高僧將自己的包耳護項魚皮鏡，鋒鋼分水架，全賜與了徒兒，紅日未出，師徒們離報恩祠，認大道星夜行程，這一日到在瓊州海口，找着海外三仙島，海上三仙的救生船，到在船上，見該管的頭目，說明一切，大頭目靜海雲龍，水萬珍，連忙行禮，謙遜落座，預備茶水，酒席款待，又過了兩日，人家所暗保的航海商人，完全棄州登岸，水萬珍傳話開船，非正一日，入了三仙島，報入幽篁別墅，現在只曠大莊主在家，幽篁逸士慈航老叟明變，聞信接將出來，相見之下，各叙寒溫，一面說着話，來至書房之中，叙禮之後，分賓主落座，高僧命徒兒過來參見，說了各號，蔣德厚跪倒大禮參拜，明老叟摻起德厚，詳細看了看，笑道，討飯的乞丐，竟自有這樣的好徒弟，難得呀難得，隨着又問了問蔣德厚的學業，小爺一一答復，和尚說我們此來

是打算由貴山要趕奔劉公島軍前，命徒弟找他師父選選道人去，以圖報効國家，幹功立業，明老叟笑道：火山紅海峽後峰，朝雲厓下，飛仙窟山洞中，有我們同道，定海禪師搬山比丘宗慧和尚，隱居那裡參脩，放光烈那孽障，呼之爲痴和尚，他兩個徒弟，嘯啞二童，賊匪們皆不知他師徒的底蘊，認爲是世俗苦脩的山僧，你們師徒投奔到他那裏，相機收伏了火山紅海峽的群寇，一者是功德無量，又可藉此作進見之功，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高僧連稱承教承教，請求指示火山紅海峽的地理，明老叟說：火山後峰，是鵝頭峰，山高千仞，山頭探出，約數十丈，除去騰雲駕霧者，俠劍之流，是無法援登，因而赦震等不隄防此處，他那裏曉得，崖下有一處斷峽，可容一隻大船，站在船上，就够着山窟窿裏的鐵練，那條鎖練，別名叫作上天梯，若是緣着往上爬，便可直連飛仙窟的後洞，咱們若是由這條道兒，去找定海禪師，隨機緣，作轉移，事無不成之理，高僧聽罷，喜形於色，連連致謝，在三仙島，盤桓了幾日，告辭起身，明老叟派人駕救生船相送，這一日到在火山紅海峽，這些水手，在前幾年來過兩次，所以不用費事，將船隻開入朝雲崖下，斷峽之內，此時正在三更多天，師徒們緣着上天梯，到在上面，推轉了巨石，到在後洞之中，轉至前洞，連個人影兒皆無，出了飛仙窟山洞，見洞口外，立着一面木牌，上面的字跡，雖然已被風雨剝蝕，依稀尙可辨認，細看上面寫道：爲曉諭

事。此山洞中，原有老僧三名，苦修於此多年，熟料近日被山魃所傷，屍骨無存，本山主恐未週知，特此牌示，仰闔山人等一體知悉，勿論晝夜，至此速退，免致傾生。其各懷遵勿違此示。下面寫火山紅海峽統轄秦王赦示，旁邊註寫年月日，以現在的年月日來對照，已然是三年前的事。師徒們看罷，相顧愕然，正所謂乘興而來，遇此意外，只可是敗興而返罷，師徒們快快進了飛仙窟，順着上天梯下來，至船上稍事歇息，蔣德厚口尊恩師啊，你老人家看這個事，有多麼不順心哪。滿想着水到渠成，真沒想到是白來啦，高僧含笑申斥道，孺子出言無狀，須知世上的事，豈能盡由人意呢，稍受些須挫折，便生怨憤之言，忘却了平日訓導的言詞，那得之不可喜，失之亦無足憂的話，可作何講解呢，德厚聞師訓斥，連忙站身答道，弟子一時無知，死後當謹言慎行，敬遵師教，決不敢再蹈前轍，高僧聽徒之言，笑了笑說能如此最好了，我師徒用飯之後，泗水赴前面去查看，有無機緣再定行止，德厚速稱遵命，及至他師徒飯後，泗水至火山前海洋中，慢走立水小島，上去稍憩緩々力，想要回船他往，恰遇救賊等前來設伏，他師徒隱於亂石之間，偷看了個明白，竊聽了個清楚，盡知其中的詳情，急忙入水回船，德厚初經世路，未免心慌一點，身法過急，激動水聲，幸是賊人在最得意時，未曾十分注意，師徒們安然得以回到船上，翌日探知大隊官軍，已然開到，真是真屯扎在立水小島之間。

高僧笑道：徒兒啊，我師徒且自分手罷。少時你去水師營中，見你師三峰如此這般，將話說明便可呈上。當年的銅鑼，即可相認無舛啦。此後好自爲之可也。德厚知道師父，古怪的性氣，只得速稱遵命。是時候將船隻開出斷峽。蔣德厚拜別了恩師跳入水中。眼看著救生船載着老師，回三仙島去了。小少爺這才泅水入水師營，至中軍露出身形來，說明來意上船進帥艙，拜見之後獻上銅鑼。張道長向大眾，細說當年的所有經過。張道長又命他，把以後的事，對大家述說了一回。列高人齊聲稱讚，說以他的出身與家世而論，這德厚的名兒，當之無愧呀。這才合他見過衆小弟兒們。蔣德厚把此處，埋伏細戶計策說明。羣俠列高人二師等，得到這種秘計，全都吓怔啦。急忙上立水島查看，果然是一點不錯。大家看罷回到艙中，齊問張仙長道：此事怎麼辨哪。蔣德厚又把在三仙島得知辭路，入火山後峰飛仙窟的事，述說了一番。張三峰聽到有上天梯，忽然靈機一動，說請位放心罷。貧道已有妙計，破敵之外呀，或能大得全勝呢。衆高人問計將安出。張道長笑道：請諸位，少安勿燥。看我調度。便可明白一切啦。遂向徐達劉伯溫說，請二帥帥擇些個，不甚好的船隻，虛扎營寨，假張燈火，記准了某日黃昏後，偷偷的把船隊調出，繞至火山左左方，勿得延悞是爲至要。再派精銳水軍三百，在船上巡查行動，至地雷爆發的一時前，架快船火速撤回。至水師營交先，首功一件萬勿疎忽，分派已畢。元化和尙說

此計固是妙計，但怕是地雷早兩個時辰爆發。那我們就全體覆沒悟。張三峯說那我們若是不知，有此地雷炮火的埋伏，可又應如之何呢。元化說對呀，只當是不知道，給他個憑命由天。張三峯笑道：我對於鋼輪火櫃，深明其中奧妙，適才驗看的時候，雖然看准了發動的時候，所以才從容調度，決無意外事兒呀。大眾一聽這才放心，直等到是時，按着預定的步驟辦理。大明水師營移動，賊人竟自不知不覺，戰船開到火山左後方，靠了山坡屯紮。張三峯約齊衆高人對二帥說明，只要是立水島地雷發動，你們把船隊擺開，堵住火山的山口，二帥連稱謹遵吩咐。張道長與衆高人，乘船起身奔後山。朝雲崖下找着斷峽，把船開入，緣着上天梯到在後洞。蔣德厚當先引導，推開巨石至前洞，出了飛仙窟的洞口，够奔前山而來分爲兩班，一班去取山口，一班去取萬丈金光寨。元化長老率人至島口內，埋伏着聽消息。忽然間轟天巨響，知是立水小島，地雷發動了。高僧與衆高人將要奔島口來廝殺，外面明軍大隊，就堵了火山紅海峽，群賊沒有主權的盜魁在，當時就慌了。衆高人乘機發動，聲稱敖光烈已然全軍覆沒了，看爾等往那裏逃脫。衆寇一聽爲首的被擒，一個個自奔活路，紛紛下島上船，由右方島口逃出去了。元化高僧等，開了島門放入了，官軍水師營的全軍，翻身奔金光寨，來與張三峯打接應。走了不遠就遇上張道長等人，彼此各說經過。原來是張道長率衆，入了金光寨，聽得地雷

發動由房上跳下來，通了名姓一振作，群賊無首個個脫逃了。可惜若大的一座山寨一旦闕未費多大的事，居然間就收到手中，衆高人下山會見元化僧得知烏門已得，水師營開入火山，自是喜之不盡，一齊上船來見二帥，會合之後分兵派將，搜查金光寨，辦理一切善後，張道長與二帥把船隊，埋伏任山口之內，及至天亮之後，敖光烈與群賊回歸，三聲炮響大隊沖出，活活的把個敖賊給氣昏了，賊船退走之後，遁入龍虎島中，思前想後才明白過來，對群賊說明那口水響，我們來得片分注意，才吃了這場大虧，樂尙覺空等也深然其說甚爲有理，但是早已糖到這個地步可又應當怎麼辦呢，敖光烈低頭沉思良久，忿然說道列位呀，最可恨的是公冶小畜生，他若不是知我的根基，怎能敵的了我呢，樂尙說話難如此說，依我看哪還是恨交給他的，人爲對呀，敖光烈怒道，此人與我有些連帶，他也真不應該，將門中的絕技傳與外人。前來與我作對，情實可惡極啦，吾必設法報此仇恨，覺空說，唉，我們眼前的事，還沒有辦法呢，怎能再去另找他人呀，敖光烈說這話不是如此的講法，刻下我等雖然是，大不得了之時，好在呢閉關自守，官軍與張三峰等，急切還奈何我們不得，我的意思是教你們大家暫守龍虎山，我單人起身，趕奔南海普陀後峰，居士林內，去找雲霞居士，用暗算無常死不知的成法，追取老兒的性命，然後再趕奔金陵城，就憑我的武工韜略，諒其無人抵抗於我，在帝都鬧他一個天翻

地覆 得了手說不定 就許推倒明室江山。他轉說氣此處，覺空變向一齊阻攔道，請大寨主先別往下說啦，勿論如何你也不能暫離此地，我們當先的急務，破除強敵，復奪火山紅海峽，別的事情。全是留爲後議。敖光烈聞開，沉首了良久。嘆了口氣說，現在我們銳氣墜盡，破敵奪島的話，還談的到嗎？旁有煙雲寨老寨主龐鎮嶼答言，眼前一處地方，實力雄厚，能人甚多，表面上是忠原長者道德一流，其實哪，較比我等所作所爲。過之無不及，惜乎就是一樣不好辨，跟我們紅蓮教。白蓮教孝無來往，雖然是沒有什麼不相當，也沒有什麼交情之可言。假如說要能合夥在一起的話。破官軍復奪萬丈金光寨。那是不爲難的啦。敖光烈答言道，龐老寨王你是想入非非啦，他們豈能爲找所用，變向在一旁，微微的一笑，綉綉言道，你我所說的這個去處我倒跟他會過，覺空說你們大家所談的，懸空神通天犀，三寇一齊點頭說不錯。覺空搖頭道，他們弟兄。雖然各有絕技在身，非等閑可比，就以他們外號名字來論，也跟我們合不到一起，請你們弟兄兩個，一個叫譚道德，一個叫譚道義，外號也起得別扭。大島主外號賽莊周聖手托天，二島主儒雅飄然叟神針定海，他們手下有六個徒弟，號爲空山六賢，你們大家，核計核計，這個事兒還能辨的到嗎，赫連弟兄。齊聲說道，諸位所談的這二位。乃是我們的親娘舅，我們弟兄去說，大概還許有點希望，敖光烈將要答話，旁邊胭脂龐頭萬金蓮

笑着說道：譚氏二位島主，當年曾在我們莊上，住過一個多月，我們連是說得來的，差不多都是澈夜長談。後來因為有要緊的事，迫不得已的歸去了，自別至今，已經數載，我的幾個丫頭全是他們弟兄的乾女兒，赫連弟兄，若能去請的話，我母女們也陪着去走一遭。佔幾成，能把事情辦完全了。霍啓聞言，接口說道：你們母女全去嗎？萬金蓮說：那是當然哪。往返也用不了多少日子，還有什麼不相當嗎？霍啓淡淡的答道：那有什麼不相當呢，言下頗現快快不樂的樣子。敖光烈向欒尙覺空、龐鎮嶼等說：既然有這種機會，就請男女老少各位教主，多受點勞累，去一回，懸空島通天犀二賢莊中，去見譚氏二老，欒尙等只好如此。盡人事，而聽天命吧。當時計議已定，到在夜間，男女八寇，駕了一條大船，由九曲龍虎島，第七曲島門，偷偷的將船開出，直奔懸空島通天犀而來。也該着賊人露臉，得順風一口夜的工夫就到達了，船雙開到島灣臨近，將船收住，見那島坡一帶，蓋着無數的青石板房子，前面栽着鏢桿，上面掛着一面大旗被風飄擺，行舒就捲，細看上面子跡，寫的是過江船隻休息所。八寇下得船來，臨近看時，眼前的一片石板房，門前立着一面木牌，上寫凡是入莊尋親探友者，在此通知，以便引送，下面寫本處主人謹白。男女衆寇正自觀看，忽見由裏面走出幾個人來，滿面代笑，向前言道：幾位來此是找人的嗎？赫連弟兄，回答說正是，人家指手往裏相讓說，請至裡面暫

座吧，八寇邁步走入屋中，見牆上懸有一個極大的木牌，上面寫的是敬啓過往商賈諸公台鑒，凡是飄洋至此，若有缺乏梅薪糧米，及其他日用不可離之物，可逕問本處告借，俟再經此處時償還，倘若莊丁有借口留難情事，可向莊中報知，自有完善辨沒，或是船隻損壞，本處代爲修繕，不取分文，在本處休息，淨存暫住，不論日期多少，一切飲食，本處代爲預備，借此以盡地主之誼，並不收受謝禮，該管人役，如有招待不週，請貴客勿關情面，告知每日巡查者，以便查辦，俾免有慢待之弊，是爲至盼，下寫本山莊主謹白，八寇看罷暗自點頭，萬金蓮向五個賊女，微微的一笑，本處的莊丁，見他們細看木牌上的子跡，一個個暗暗的好笑，給他們端上茶來，讓道諸位用茶吧，八寇連連稱謝，赫連二寇，槍着說道，我弟兄覆姓赫連，他名彥龍我名彥鳳，貴莊之主乃係，我弟兄的娘舅，這幾位女客人，與貴處主人是遠年故交，又是認義的親戚莊丁等聞聽，連忙行禮說恕罪恕罪，不知二位少當家駕到，多有慢待，又向萬氏母女說，望乞奶々小姐們，原有不恭之罪，八寇齊說不知者何罪之有，一面說着話，另有人報入山中，譚氏弟兄一聽，外甥來到還同着母女六個，就料定是杜家河口的，立刻親身接了出來，彼此相見之下，赫連二寇拜見了舅父，萬媚珠等參見義父，胭脂龐頭萬氏，與那親翁叙禮，然後一同往裡，到在二賢莊中，入大廳從新叙禮入坐，漱口淨面吃着茶，備談別後情況，說着

話酒菜擺好，男女尋人一齊入席飲酒之間，赫連二冠說了來意，萬氏母女從旁大下說詞，譚氏二老微笑不答，衆冠摸不着他的用意何在，又不能追問，只可呆呆的坐着，譚氏弟兄問了問，杜河口失敗的經過，又談了會子沿海山莊霍啓的近况，席散之後安置他們分別安息，萬氏母女們，更衣淨手已畢，閑坐吃茶之間，媚珠問道：「今日酒席宴前，並沒說出個所以然來，我看此事要不好理罷，萬金蓮笑道：「小孩子們哪，你們兩乾爹的性氣，是以親戚朋友的情義，能辨的了事嗎，再說談到沿海山莊，霍教主的事件，他們語中帶刺頗含醋意，媚珠笑道：「哈，那老雀頭子，我們姐妹們，也討厭他的很，有種種不能說的，叫人不滿意的呀，萬金蓮笑罵道：「小鬼頭們，太大方啦，老娘我不說什麼，約，你們倒好些個挑揀啦，此番我們前來，他不是很不高興麼，媚珠姐妹一齊說道：「啊，我們還不能知道嗎，非得給他個大大的不高興，說句良心話，好一好送了他的終，萬金蓮說別胡說啦，有了下查的時候再說不晚，母女們在這閑談往事，忽聽外面有人咳嗽，乃是譚大莊主的聲音，媚珠等說乾爹麼，外面笑着答道：「只有乾老子來了，沒有媽呀，說着話來至屋中，母女們起身讓坐，譚道得笑吟吟的落坐，說道我來與你們，商議商議正經事，可要從心中回答，不准以口頭禪敷衍我，萬氏笑道：「似你呀，豈然道貌的不苟言笑，其實哇，更是個不知羞的人兒，譚道得說你這個話說的太無知啦，若不裝成端嚴

的樣子，可怎能成名呢，對於你們娘兒幾個，還不用着的假形容麼，只可是以忠誠相見啦，萬金蓮說別閑扯了，有什麼正經話說出來好計議，譚老賊笑道，請我們破官軍，復奪火山紅海峽，祇說是伸手可成，如探囊取物，但是就這樣一說，我可不能去辨哪，萬氏說你要什麼好看呢，譚賊說呀，好看當何用啊，得依我三個條件，媚珠說呦，這老貨，來不來的，跟咱們娘幾個，要約法三章，萬金蓮尚未答言，譚道得說好哇，乾爹不叫，改了貸老啦，媚珠說黑黑沒有外人，你避點委屈吧，萬氏說丫頭別搗亂，你說說都是什麼條件，譚道得說，第一件你娘們幾個，得捨了霍啓才成，其二是永久不許離開我，三一件諸事完了之後，咱們閉島自守，皮美滿安逸的歲月，是這樣我辨，不然的話我呀，萬氏母女問道，你怎麼樣呢，老賊慨然道，我不但不管而且你們也別走，全在這忍氣罷，媚珠搶着問道，你先等等說吧，就假如我們願意，你們二莊主應允麼，彼時親兄弟反目，那可如何是好呢，譚道得哈哈大笑，很鄭重的說道，只問你們娘兒幾個，能不能反目呢，媚珠吓的一口唾道，海枯石爛也沒那個事，譚道得說嘔，我弟兄也是如此呀，萬金蓮說我來問你，用何法除掉霍啓，怎能够破張三峰等，又有何等把握，復奪火山紅海峽，你詳細解釋我聽，果然要是不動聲色，面面俱圓，毫無施泥帶水的破綻，我們就依你的條件而行，這老兒啞然一笑，將坐位移近了，男女七個顫顫，貼近了低言說道，

如此這般這等這樣，百無一失吧。萬金蓮用二指點着老賊的額角，喜洋洋的說道：「難為你嘗着滋味，怎想出這等妙計來，勿庸說這班高人哪，就算是古之用兵大家，也逃不出此等妙策之外去，老賊得意洋洋說：『喝，若不然能有賽莊周之稱嗎？萬金蓮說够了我的啦，天光不早啦，該行休息了吧。』」老賊說大倒是不早了，也真該看同圓好夢嚶，說吧轉身出房，不大的工夫，與譚道義弟兄一同走入，見面之後把所計謀的一切說明，這個老賊更是願意，他等一齊安寢。天將微明的時候，二老賊回自己的房中安睡。直至午正方才起床，漱口靜面之後，到大廳之中入坐。派人將赫連二賊與萬氏母女等，請到大廳之中，一面吃着茶，閑閑的談論。赫連賊乘機重申前請。譚道得緩緩的說道：「事關重大，談何容易，非是老夫故做刁難，你們想一想，先天道長樂真人，是白蓮教中元首，紅蓮教主覺空，再說火山紅海峽，萬火金元秦的，大寨王放公等，乃海外諸島的領袖，一旦間兵敗將亡，火山失守，請救於人，似乎我弟兄們，雖說是小有虛名，但是也比不了，樂真人等哪，所以遲疑難決，想不出良好的辦法，因為計畫此事，昨夜竟自失眠，徹夜達旦未曾合眼，若不然怎能此時才起床呢。萬媚珍很莊重的各子，口尊義父亦老人家，通霄未睡直至天明，這一夜之間，不能一無所得吧。譚老賊見問，手捻鬚鬚點了點頭，叫道：『傻孩子，豈能無所得呢，別看消磨點精神，可得了無限的收穫，說句根本的話吧，破敵

之策虧了這，一夜揣摩才有了其楚，赫連二冠聞聽，喜形於色，口尊舅父既然是有了成見，敢請明言究竟甥兒也好得知經緯。萬金蓮正色問道，親翁哇這秘密的事，可能當衆暢談麼？譚道得，譚道義，齊聲說道是說得的，只因時機未至，却是暫爲嚴守，不能宣示呀，再者呢機關不可預洩，事成熟了在人敢知呢。赫連二冠一聽，舅父是法不傳六耳的主意，也不敢再爲追問了，只好是聽着罷。老賊傳話擺酒，及至入席喝上酒拉，二老笑道，我等用飯之後，你門先行回去請火山紅海峽大寨主，與龐鎮與老寨主，二公來一回，以便商議辦法。赫連二冠聽說應允助力，樂的眉飛色舞，連連答道遵命。席散之後上船回歸，進了那九曲龍虎島。棄舟登岸入八卦煙雲寨，見了那衆賊備說詳細。覺空說這可是，出於望外真會成拉，敖光烈說道事不宜遲，我等立即前往罷。樂尚說道我也去走一走，萬金蓮說我們就不去了。霍啓說道正對嗎，有赫連弟兄引導，你母女何必徒勞往返呢。萬氏點頭說是，媚珍姐妹看了那霍啓一眼，大家誰也不留意，他們的行爲，敖光烈等急忙的率衆登舟出島，向懸空島進發。次日離着島較近，了赫連弟兄當先走上前去通知，裏面得信接了出來，相見之下彼此行禮。龐鎮與一一的指揮，一同入了二賢莊中，進了大廳見禮入座，大家客氣了幾句，茶罷之後酒席擺齊，謙謙讓讓的入席。譚氏二老賊殷勤勸酒，三盃兩盞酒至半酣，譚道得命赫連弟兄退出去，這才向老賊說，

描見是如此這般的進行之法，譚公以爲如何呢？敖光烈說好妙的計策，但是這虎口攪牙的事，可真太危險點呀，譚老賊等笑道，說一句啓諸公疑心的話吧，徐達劉伯溫張三峰，元化周顯先覺等，與我弟兄頗有很深的淵源，敢說是素孚衆望，彼等不能以愚弟兄爲奸細，借此方得大展所謀婁，樂尙遲遲說道，賢昆仲所談一切，貧道是一心佩服，所難者全是教中，出力有功之人，可又怎忍得令其被害呢？譚道德說現有一個該死的，可有什麼得難的呢？樂尙等問是那位呀？譚道義說便是，沿海山莊的霍啓，他屢次失敗損失教中實力，此其罪一也，杜家河口粘魚套主杜莊王，待他有救命之恩，並且是結義弟兄，一剿了杜家河口，幸得龐氏弟兄，將萬氏安人母女們保護出了重圍，到在沿海山莊，霍啓不該惜詞支吾，以至杜莊主等，在開封府伏法，此其罪二也，終日在萬氏安人母女之間，獻些小殷勤，鬼鬼崇崇總之不懷好意，人家母女乃是女中的丈夫豈能爲其所愚，此其罪三也，綜合以上諸事而論，把他當作用事的誣實物兒，不是掌對得起他麼，二老賊這片言語說罷，敖光烈慨然說好罷，一言爲定，無反悔，定然是這樣的辦了，樂尙見敖震應了，也只得應聲點頭，席散之後樂尙等告辭，臨別叮囑靜候佳音，一路上樂尙與敖震，秘密說道此次用事，令人可怕的很，如若譚氏弟兄，口是心非呀，唉，我們死無遺類矣，敖光烈笑道，請你放心罷，管保大功告成，決無其他的變動，樂尙說大寨主哇

他弟兄與張三峰等，既有相當的淵源，萬一要是倒戈的話，可是太可怕的了，請你不要過於信任他們弟兄，敖光烈微微的一笑，說教主你沒明白麼，須知來談是非者，便是非人，他說霍啓與萬氏身上，有意外的希冀，又表白萬氏母女的清白，正是他的招狀，俗語說的好，要知心腹事，便聽口中言，由他言談中斷定了，他與萬氏母女，必有不可說的事兒，因此仇視霍教主，欲借用計之機會，以出厭惡之人，他弟兄裝腔作勢的，道德之士忠厚長者，豈能與張三峰等相合，萬無合作之理呀，說句良心話罷，霍教主之行爲，却可謂死有餘辜，我們何不順應時勢，於中取利呢，根據以上諸點來考查，管保沒有意外變敵，樂尙聽罷惡賊這片言語連連說是看的透底，有情理呀，敖光烈笑說咱們瞧好吧，惡道也是很高性，及至回到龍虎島，見了賊衆冠，只說將人請好了，並沒有說明具體的辦法，可嘆霍啓還在夢中呢，那知命在旦夕拉，覺空樂尙敖光烈等，與霍啓格外的相近，言語之間竟順着他說，顯然是俯重他的很，老賊心中滿意之甚，這日人來傳報，有懸空島二位壯士到，衆冠連忙率隊接出來，相見之下不認識的，一一引見了，一同上山到大廳，分賓主落坐茶罷，酒，席間談起軍務事來，譚氏弟兄高談大說，向霍啓特別的親近，老賊也是該逢劫數，竟自認爲霍賊哥爾，是真正好人了，將心中的疑忌，盡皆冰釋了如此的一來更是接進，說來說去可就歸入正提了，首先是起闔山之衆，在

島外屯紮大營，水軍設備齊舉之後，再進行其他的步驟。欒尙問道：「二公還得回山調兵吧？」譚道德說：「已然調齊，今夜明早之間，就可開到了，請這方酌量去我軍中。」三位兩位協助才好，赦光烈說：「好好，遂向衆寇問道：『列公那位愿去呢？』」老賊龐鎮嶼答言：「說我去，又有霍啓也說願往聽令，譚氏二老賊口稱霍老教主，怎麼說出聽令的話來？」我弟兄最佩服閣下，經驗宏富久位戒行，論起來首推兄台爲先，彼此互助共力破敵，我們還要時聆教言，以補屈歷之不足，赦光烈不容霍啓答言，插口說道：「那可是霍話，霍教主當年威鎮太行山，何人不知呀？」講得起是宿將啦，霍啓攔道：「修瞧的了，別往高裏捧啦，有我幫辦就是。」可別再抬舉啦。衆寇一齊大笑，席間盡歡暢叙。翌日清晨懸空島，水軍戰船就開到了，屯紮下五花水師營，譚氏二老賊，全定龐鎮嶼與霍啓尋，出了龍虎島，直入水軍中寨，進艙落座，發放了軍情。譚道德說：「今夜晚，我們去探敵人水師營，得到彼軍的情況，再爲設法破之，龐鎮嶼說：『可是得加小心哪，譚道義接口說道：『那是當然啦。』』」最好是去兩個人，彼此呼應方保萬全，霍啓那知道，給他設的圈套，竟自慨然答言說：「我來於此頭功，不論誰與我巡風。」某愿當先探數，譚道德拍手稱讚說：「好好好，老將出馬，一個勝倆，霍教主肯於賣老，我來巡風瞭望協助一切。」霍啓笑道：「大莊主，給我作巡風的，未免是，龐充作知縣，大才小用了啊，譚老賊哈哈大笑，口稱：『霍爺真有你的。』」自家弟兄

還過這個句子嗎。衆寇一全全部大笑起來，當時商議好了，等到晚間定更以大後，二寇收拾齊畢，出艙至船邊，斜身刺水入海，走中線分水直奔官軍水師營而好，及至到了中軍，老賊霍啓貼在帥船舵旁，側耳往上偷聽，此時已交了二更時分，船上靜寂無聲，這不知死的老賊，壯起胆子來，循着舵樁上了帥船，伏在船尾向四面觀看，靜悄悄，空落落，一點聲音皆無，他施展蛇串草根工夫，直奔帥艙後窗戶而來，爬至切近站起身形，貼近艙窗往裏竊聽，艙中高談闊論，說了個非常熱鬧，細這麼一聽可把個，萬惡的老賊霍啓，給下呆了。可又給氣急啦。聽裏面說話者，乃是譚道德口稱老帥充帥衆高人哪。今日這個事，也算是順當，沒用費多大的事兒。霍啓老兒就上套啦，現在將他誑來了。此時正在艙窗外，探聽機密呢，徐達劉伯溫等，齊聲致謝道，小莊主多費心分神，我等感激之極。譚道德回答些須小事，何起諸公過獎，後將藥尙覺空赦震等，一一拏來之時，或可值得一談，外面的霍啓聽見，艙中這片言詞，豈得不怕呢。可又焉能不氣哪，在這驚恐急怒之下，只有快快逃走，方能保有性命。他轉身要走，惜乎是不可能了，以外的官軍官將，各捧着諸葛連珠弩匣，困了個嚴密，一捧鑼鳴倉郎々の响亮，燈球火把照耀如全白晝。齊聲喊喝逆賊快快授首，倘敢遲延要放弩箭啦。又聽身後支婁一响，回頭看時艙窗大開，張三峰等衆高，向着他戟指呵斥，老賊見此情況，只得把心一橫，分

掌中的軍刃，大罵譚道德說好匹夫，你竟自把老太爺子賣啦爾等來來來他分個強存弱死，他正在發威，見譚道德由艙窗內，飛身跳出來，赤手空拳笑吟吟的，叉手站立喝道，霍啓老賊呀，你何必這個樣兒呢，死不起也不成列，想開着點吧，再脫生一回不就是，青春美男子啦嗎，霍啓聽他這刻薄的口吻，只氣的顏色更變，也顧不得說話，掄鋸齒飛龍奪，蓋頂劈下，喝道納命來，譚道德微當一笑，不慌不忙的看着，等軍刃臨近了斜身閃過橫掌就碰，兩個賊當場動手，十數個照面，被空着手的，把拏軍刃的給打倒啦，衆高人無不佩服，霍啓的能爲本很說的出，他敵奪微一慢，被譚道德，用一招分雲取月的解數，撥開了飛龍奪，反手一將他的脾項，底下橫腿一掃，霍啓這個樂可大啦，軍刃出手率倒船上，軍士們過來綁上，推々擁々進了帥艙，張三峰與二帥等，齊說大莊主好妙的手法，擒此強賊如捉鷄縛犬，譚道德說某本無，縛雞之力，似霍啓等類，尙可降之也，老賊一聽人家說他人如雞犬，立刻潑口大罵不休，譚道德說請帥爺傳令，將他推出去斬首號令，張三峰笑這，此人亂登州，攻打沙門島，罪大惡極矣，須要解京明正典刑，此時不便斬殺，徐達說且懲治懲治他，以壓其兇暴，遂命帳前牢子軍，着實的打這個賊，牢子軍應聲向前，窺起黑紅棍雨點般的，一陣暴打，老賊先還屈強，後來打的雙腿，骨斷筋連昏了過去，徐帥令下刑停，牢子軍歸班站定，又令小校將老賊，帶下去去下入

監軍之中，用藥調治，叫他死亡。小枝尊令去乞，譚道德說我們照預定之法，按着步驟一進行吧。張三峰點頭道，只可是那樣的辨啦，譚道德站身告辭，離水師營回本軍去了。徐帥向衆高人說道，我身隨處皆有高明臂助，寔是托天庇佑，且仗皇上的洪福，不然豈得如此的順利呢。張三峰說大帥所論極是。這譚氏二老不但能爲高尚，而且是品格高尚，不料想，此等潑風亮節的，久不聞世事之隱士，竟自投到軍前報效皇王，盡全力助官家，勦滅衆賊，尊安海外，非天助而何呢。列高人也是這樣說法，全體意見一致，靜待機會破賊，可那裏知道中了賊人之計呢。原來是這干世外高人，差不多與譚氏二賊，全有櫃厚的友誼，因爲他這些個年來，一切的行爲，沒有說不好的，凡是經過他懸空島的，無不歌功頌德，稱得起是口碑載道，當初高人等還不很相信，幾經考查寔地探詢，果然是名實相符，久而久之與一班高人，就合爲一流啦，幾十年來的僞君子，就無人易穿他的真面目，所以張道長等，把他弟兄看得重，深信不疑合力設某，這兩個賊或功就是以上之理由，他們自從與萬氏，密約之後過了兩日，就連夜至水師營，說明來歷，張道長請見，會合了大衆，高談濶論大講，仁義道德忠信孝節，在座的沒有疑他們的，盡皆欽佩其言行，歸結說出受了，九曲龍虎島之請，協助白蓮教攻打官軍的實話來。張三峰聞言大笑，說好哇，我們還拿你弟兄當好人，哈哈說了半天，還是白蓮教幫忙的呀，譚

道德笑着說，對賊地道大汗奸哪，你們可得小心點呀，元化長老正色言道，別竟說笑話，理應商議應付之法才對呀，譚氏二老賊收斂笑容，叫道僧兄啊，這還有什麼商議的呢，順應着賊人的心理，反正是勦滅了他等，有我們兩個大汗奸在，匪類授首之期快了吧，張三峰等齊說，那是當然之理樓，譚道德又如此這般的定了，套連環計策，衆位高人深信其說，及至告辭走後不久的懸空島船隊開至，晚間他又至水師營，果然如約率賊前來，他親自獻藝捉了霍啓，事後告辭回去，張道長等更是，鮮手稱慶啦，大家閒論起來，可就認定二老賊是好人，希望着計策發動好破賊，就知若是發動啊，正是官軍的難關到來，雖然是賊的誘計，無法揣測以至遇險，然而也是一種定數，非人力所能爲呀，如是者又候了幾日，全體衆人俱是寫肚不止，勿載內外工麼樣的好，終是不能辟忿，把是血肉之軀，豈能屏除飲食呢，一經連夜泄瀉，精神漸漸頹廢不振，張三峰以爲是時疫急忙合葯服用，孰知服葯之後，更是封個不止，甚至於使中帶血夜越凍之屬，衆王候戰將及徐達已不能行動，衆高人勉強支持，也是四肢酸軟，劉伯溫口稱列位仙師，請看目前的情況，是險惡非常的很哪，倘若賊人得知寔情，匪軍衝殺前來，那可真得全軍覆滅了，張三峰嘆氣道，矣事情糟到如此地步，果然是很險很險的，只可火速退兵，回火山江海峽，借險以守再作主張，高人等也是一至的議，論二帥此時巴不得退兵，自然是連

連說對，張三峰見衆意相全，只得令下着二帥，分兵一半率領，衆王侯戰將等，火速偃旗息鼓，兵撤紅海峽，餘者聽山人後令施行。這道令傳下之後，劉伯溫統衆將，保着徐達率兵船，悄悄的退走之後，張三峰與衆高人，談論我們這軍患病事有可疑，兵卒等一未病，將帥等俱皆病倒，我輩亦未倒以，而且是越治越重，我想或者中了敵人之計，亦未可知吧，正談論間小枝來報，說有懸空島二杜莊，譚道德，譚道義，二位莊主求見，張道長等忙令請來相見，軍枝退出不大的工夫，譚氏弟兄隨後進來，張道長大衆，免強紮爭着起身讓坐，二老賊抱拳問好在客位入座，小枝獻上茶來，退出艙外去了，二老賊帶笑開言，口稱列位高人哪，諸公因何形容消瘦，精神如此的不振呀，衆位高人答道全都病了，便將全體將帥，俱得的一樣兒病病，已是病倒床上，我輩免強支持着吧，大約着也得臥床不起，來在目前不至於吧，譚氏弟兄聞言略作沉香，緩緩的說道，聽這個意思麼，好像似中了惜皇毒啦，請將得病時情形，詳細說々我聽，元化高僧便將一切經過，對他們述說了一回，惡賊聽罷哈哈大笑說，矣矣，可嘆哪你們會吃這個虧麼，也太大意了哇，張三峰愕然問道，怎見得中毒了呢，譚道德說我聽人過，此毒的好源，以及使用之法，現在可說不很詳細，容我想一想，再爲對衆位談一談，好在破此種毒的法子，我切記的甚清，待等開寫出來，趕緊服下立刻就好，張道長命從人預備紙筆等項，小

枝們預備齊畢，譚道德提筆就寫，少時將藥方開好，遞了過來，張道長接過觀看，見藥方上開寫着：霍香，柴胡，檀香，貫仲，連翹，黃連，薄荷，甘草，等味藥品下面主寫每味三錢，水兼服等字樣，張道長說看此藥味，很是平凡無奇，豈能解的了瘟毒呢，伯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啊，譚道德說高人之差矣，豈不知偏方能治痲病，草藥勝於名醫的話嗎，請傳諭合藥熬好服下去，保管瘟毒霍然而愈呀，張道長拳深信不疑，立即命小枝找該管辦理去了，蔣德厚向前說道，回稟恩師弟子去監視熬藥不好嗎，道爺點頭應允，蔣德厚遵命退下，天交初更之時，瘟已然煎好啦，每人一碗端至艙中，這可應了炸話啦，恨病吃苦藥，大衆每人喝了一碗，漱口之後散座歇息，又奉了半個更次，譚道德笑道，列位此時覺着如何呢，張道爺說還沒覺出，若何的效力來，譚道德黑黑黑變，一陣冷笑說諸位呀，不知道這瘟毒的來厚吧，衆位說不錯炮，實在是不知道啊，這個賊得意洋洋的說，料着是沒有知曉的，此種毒藥是在，捻洞盛行之時，將瘟死的人用群藥，化合在一處，久而久之腐爛如泥由其中提出精液，再與群藥混合一處，裝在甲中封嚴，埋於土中三年，然後取出，那毫中結成淺紅微黑的藥霜，無用幾分下在水中，或是類飯中，人必要洩肚不止，倘如用解毒的藥品調治，是反增其力啦，最忘的是黃連貫仲，柴胡，檀香，等藥若一經服用，任憑是金剛不壞之體，也得發狂而亡，若治此毒正，必必雲霞

居士的，八寶百草返鬼丹，方可救治除此而外，就算沒有活的希望啦。張道長大驚失色，急急問道如此說來，毒是你給下的啦，譚道德驚問啊，你怎麼知道呢，張道長怒道：適才你給我們吃的反藥，此時當面說破，這要再不明白呀，可太是愚人了，可嘆哪我輩以俠義二字爲本，上報皇王小士之恩，志在除邪教，保境安民剪惡揚善，不想悞認你兄弟爲正人，方有今日之失。亦可算是天命該然樓，譚氏惡賊呀你等恐難善終啊。二老賊哈哈大笑，抱拳說道對不起，抱歉啦，任憑說什麼，你等是一個也活不了列，少時赦光烈大寨主等，大軍來至亨々，諸位高人哪，沒有什麼法子避免了，還有一句要言忠告列公，可千萬別動氣用武哇，因爲吃了反藥，倘若運用工夫，必要七竅流血而亡，豈不可參麼，說罷這片話，洋洋得意的，看着列高人賣狂，似乎這般的態度，張道長等一干人，豈能受擗欺辱呢，衆位一齊大怒，罵道喪心病狂的匹夫，爾竟敢如此放肆，吾等死於王事，毫無遺憾可言，可惜你假仁假義暗下毒手，寧不怕報應臨頭嗎，恐死後要落萬人唾准，今日棧追爾狗命，那能留你再害別人，列位高人各亮軍刃，一擁而上圍龍盡來，譚氏二老賊，那敢怠慢板，撒身跳至艙外，原手各自抽出軍刀，呼呼的冷笑道，看你們爭命至凡時，衆高人：道，老匹夫少要饒各，舌將掌中軍刃劈頭蓋臉，亂扎亂次下來，這兩個老賊，遮前黨後會戰群俠，一面動着手，聽遠遠的號炮驚天喊殺震耳，張三

峰忙令軍兵大隊火速後退。這聲令下，戰船開拔，水師船隊如風捲殘雲一般，飛奔火山紅海峽退走。樂尙覺空，敖光烈等，率船隊追趕至切近，會合他手下群賊，跳上官軍戰船，發聲喊趕殺官軍，撲過來與張三峰等，混戰在一起，好在是張道長，先行下令軍兵退走，要不是走的快呀，可就全軍滅啦。饒是知機退的早，後軍船隊還潰沒了大半，張道長與衆高人，誓死拚殺突圍而走。及至逃入火山後，查點士卒損傷大半，張道長會見二帥，說明了中計之情，徐達，劉伯溫，虎的說不出話來，島外喊殺聲與炮聲，攪在一起驚天震地，小校來報說，白蓮教匪分兵困了火山，請令定奪。原來是譚氏弟兄，預定瘟毒反藥絕戶計，果然如願以償啦。前次他們來時，就將毒霜撒於食水之中，事成之後，他等知會衆匪，靜候佳音。及至是時，遣入通樂尙覺空，敖光烈叫他們，出兵破敵乘勝於火山，不想人家先有防備，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追到火山紅峽，分兵派將嚴行守護。然後升帥艙發放軍情已畢，擺酒慶功席間商議攻山之法。譚道德說，我陸暫歇一二日，取火山如探囊取物一般，就將張三峰等，全都吃了反藥，一二日間自難生存，何必勞師動衆，拚命去廝殺呢。惡賊等一聞此言，全是喜之不盡，開懷暢飲，高幸已極。又過了兩日，衆寇相商，黑夜間入山來探究竟如何，來者正是敖震與譚道德，這兩個賊突破危險，真個入了金光寨。各處探看不見動靜，心中好不納悶。查看兵房之中，一個個很是精神。

又探到後寨大廳，遙見燈光閃閃，急忙至近前窺聽，等了好久也沒聽得。關於軍務的事情，將想要轉身走去，忽聽屋中人說，現下這可怎麼辦呢，我看着是要不得了，又聽一人說道弟台你好不明白，刻下的情況小不必操心，反正該死活不了，要是不該死呀，可又怕什麼呢，列位高人臥床不起，二位人帥硬說有破敵之策，咱們就認命由天吧，俗話說的好，國家事用不着百姓操心，我們這樣的，也不是一樣麼，屋中的人說到這裏，就不往下談論了，二寇只得撤身向前奔來，此時天交四更，他們不敢辰延，連忙退出火山，回歸賊隊入艙會見群賊，備說白跑一回，未從得到要領，翌日又來打探，依當是與前一樣，到了第三日清晨，猛然間島中號炮驚天，敖光烈等認爲是官軍亮隊開兵，連忙把賊船排開，等候廝殺，列開旗門等了許久，連個船影也沒見出來，將把隊伍收回，官軍中又是响炮擂鼓，賊等只得又將隊伍調出，如是者來了好幾次，賊匪也疎懈啦，沒想到天交拂曉之時，官軍大隊沖出火山，一聲炮响之後，槍弩炮火向賊軍亂打，喊殺連天，又兼賊軍在睡夢中驚醒，怎能敵的了呢，竟被官軍整隊，突圍闖出去了，敖光烈查點嘍兵，損傷了數百名，戰船焚燒了百十餘隻，追之已是不及啦，派人搜查火山之中，食糧器械刀矛等項，俱被官軍帶去，只剩空山一座啦，詳細檢點並無埋伏，這才率船隊開入山中，分派屯紮已畢，升座金光寨商議一切，敖光烈嘆了一聲，說諸位呀，此番復

得火山紅海峽，實乃譚莊主之鼎力，不然的話焉有今日哇，譚道德，譚道義，笑着答道，此乃教主們的洪福齊天，白蓮教當與愚弟兄何功之有，欒尙說得噉得噉，賢昆仲別謙遜噉，若非二公定此妙計，那能收回此山，再者說看他等這個走法，大約着張三峰等，一干人全沒命噉，若不然那能棄山而逃呢，譚道德說凡是用反藥，便是半仙之體，也決不能生存人世，請諸公放心可也，他等是全都作古噉，欒尙覺空，聞言哈々々の狂笑不止，敖光烈說真要是，一個活不了哇，嘿々那可該着，白蓮教成其大事婁，衆寇隨聲附和，高興達於極點，遂即傳話擺酒，少時齊畢衆寇入席飲酒，說不盡的得意情形噉，酒至半酣之際，譚道德帶笑開言，口尊諸位教主啊，愚弟兄是有言在先，只要是收復了火山紅海峽，破敵之後，立即引退，刻下幸喜托福大功告成，今日在列公前稟辭，少時就要整裝歸去了，望祈鑒原是荷，欒尙聞言連忙挽留，覺空等也是攔阻，譚氏弟兄去志堅決執意要走，敖光烈笑道，既然二公歸心已定，我輩怎敢強留，懇請小做勾留，容我等將山中清理粗定，以曉恭送歸去如何呢，譚道德笑吟吟的說這不是多禮麼，俗言送君千里，終須是一別，依我說免送不好嗎，敖光烈答道，我們眼見得滅亡在邇，得賢昆仲臂助，幸得轉危爲安且又破了強敵，復得估據火山紅海峽，此皆二公之力，怎捨得即行別去呢，譚氏二賊尙未答言，旁有萬金蓮接口說道，列位教主在上，我有個兩全

之法，既是他們二位要走，挽留亦非爲是，莫如我母女們，送他弟兄回莊，豈不是兩全其美呢？熬光烈聞言哈大笑，讚道這是杜莊主奶奶高明哇，這麼一辨雙方滿意呀，好好，就此照辦，遂喚人另擺酒席，給二位莊主餞行，從人立刻從新擺上酒席，衆寇輪流把盞，把兩個老賊樂的不得了。少時席散淨面用茶畢，傳話本部船隊，預備開拔，萬金蓮母女暗暗收拾一切物件，遣人送到那邊船中，二老賊辭別衆寇，到在自己船上，樂尙等相送至山外，彼此拱手作別，譚道德，譚道義，携帶脂胭魔頭，萬金蓮母女乘風鼓棹，大隊賊船高唱凱歌，退回懸空島通天犀去了。敖光烈，與樂尙，還空等衆寇，回至金光寨內，入座閒談。敖光烈笑道，此番成功當推何人爲，最出力者呢？樂尙，覺空等，齊說道那自然是，二賢莊譚氏二老婁，敖光烈搖首說不對罷，衆寇聞言微然。龐鎮興問道，請問大寨主，你說誰是首功，敖賊不答只是微笑，衆寇忽然省悟過來，全都哈哈大笑起來。赫連弟兄說，還得說是娘子軍的魔力大呀，我輩弗如也，他這句話出口不要緊，旁邊可有多心的了，只因前者張道長，掃了囚龍島，霍啓率衆逃走，百花羞崔美容率娘子軍，隨着逃走出來，空有一身本領，沒有人賞識，真敢覺着英雄無用武之地，但是他有他貪圖的事，樂得的隨班喝譜，今日赫連弟兄說出娘子軍名稱，正犯了他的旗號，當即冷着臉接言道，嘔，你們這句話麼，算是說了個真對啲，須知娘子軍之威，可稱

的起無敵呀。他咬言咬字的一答話，赫連弟兄鬧了個面紅耳赤。搭訕着說，正是，正是。敖光烈在旁一聽觸動心扉，仔細看了看，開海夜又玉美人崔美容，暗々沉思若如此這般。嘿，或可大事得成矣。想到此處不由得，滿面春風浮出笑容，惡道欒尙忽見。敖光烈帶出高興的模樣，急急問道大寨主，有什麼可喜的事嗎，何妨說出來，大家痛快痛快呢。敖賊得意洋洋的說，別忙別忙，容我籌畫好了。再爲告知你們，暫時恕不能明言，欒尙等聽他這樣說，自然是不能以再問婁，如是者過了數日。將火山內佈置就緒之後，這天午飯後，敖光烈向欒尙香，笑而言曰說諸位呀，累接探報證明官軍，決無爭鬧之力。並且是，張三峰等，雖不能說定是死去，總算銷聲跡寂然無聞列，綜合以上諸般況，來論，我方大可樂觀拉，彼等復起恐不可能，此後我等無所畏矣，只不過還有個鐵冠道人，是個硬對頭，好在我還並懼怕他，最要緊的我一個尙星，倘若一朝發動，有許多不便之處，欒尙說可是你兩者提時，你看雲霞居士麼，敖光烈點頭答道，正是這個老厭物，你們請想，他交出一個公冶小畜生來，某家就奈何他不得拉，那老厭物若親自出頭哇，嘿々，說不定找還許要輸與他呢，在此時機給他來着先發刺人的法，省得臨渴掘井，豈不是後發受刺了麼，覺空口念阿彌陀佛，大寨主所論甚爲正當，對固然是對呀，可是要留心哪。這龍項下摘珠，與虎口內拔牙的營生，很是不易又不易的呀，敖光烈笑道這

一層 我豈能不曉得呀，思索了幾多時了，作這番事情，只可借重娘子軍之力，不然的話，決難成功拉，欒尙這才明白，那日他喜形於色的原因，玉美人崔美容，一聽用着娘子軍拉，他向前帶笑開言，口尊大寨主你老這是賞臉，瞧着奴家拉，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決不能對不起。大寨主高抬之美意，實對你老說罷，我的實力呀，較之萬民安人母女們，多多少少的強一點，惜乎久未蒙重用，只好是藏鋒養銳，今蒙不棄得供驅使，實是榮幸到百萬分拉，赦光烈一聽這片話，喜出望外，忙笑着說道多謝崔教主，肯於盡全力握助，吾的大事何愁不成功啊，目前的急務，便是去南海普陀崖後峰，居士林內，去除雲霞居士，那老兒技擊之樹雖不比我強，但是他頗知吾之所學，乃係我的一個剋星，將他除掉之後，再也沒有降制我之人啦，先時還有一人，現在大概早已死去了，此番去南海，必須如此這般，方可收得全功哇，故耳必須借重崔教主妻，鬧海夜叉玉美人，崔美人笑迷迷的說，約，我的大寨主爺呀，你老瞧好罷，管保手到成功，欒尙光烈覺空等，齊說此計太好啦，赦光烈說唉，盡人事且聽天命罷，衆寇商議妥拉，崔氏率幾名水手，與數名娘子軍，駕船起身先行，赦賊率四惡隨後動身，一路上無事，水陸並進這一日，崔美容到在南海，落在店房之中，假扮進香的模樣，一行共是七個人餘者留在店中，他們先到各廟中拈香拜佛，非是一二日之工，前山各廟全參過了，這才向後峰來拜廟，

日子一長拉可就由居士林，衆侍者的口中，探得老居士的近況，崔氏自稱是，劉伯溫的姪妻，爲丈夫還願。河南海拜普陀崖，因是名相劉府上屬，又兼施金捨銀，佈施豐厚，俗僧俗道焉有不敬奉的道理呢，就連居士林中侍者們，也是交相羨慕，手手人家不能前來，婦人只知拜佛，怎能來參天地君親師呢，別的侍者說道，那可說不定呢，或者是能來約，他等閒談被老居士得知，暗想道這劉府上的眷屬，怎麼也愚的如如可憐，又一轉念這家庭鎖事，或是伯溫不知，亦未可定，想罷將衆侍者，喚至房中斥責了幾句，嚴禁再談倫人家進香之事，侍者們唯唯遵命退了出去，一個個在居士林的門外閑坐，彼此對抱怨，不應該亂說七八句，無事生非的，自找一場無趣，他們正在談論之間，由那廂來了幾個女子圍隨着一個少婦，態度雍容華貴，滿頭的球光寶氣，跟隨着女僕們，每人都跨着香袋，黃布做成，上寫虔誠二字，來至居士林門前，有一個青年的婆兒，向衆侍者說道，借問一聲，此處是居士林嗎，有一個愛說話的答道，不錯是居士林，你有什麼事呀，那婆兒說，煩勞通稟一聲，就說是金陵城內，護國軍師統帥劉府的少夫人，特來謁見老居士，並有最緊要的事情相談，侍者們聞聽說你們暫且請至客堂罷，說着話頭前引路，這幾個娘子軍，假扮的婆兒，慘夫着假夫人玉美人崔氏，一個進了居士林，到在客堂之內，侍者們說道，請暫爲等候，待我們到後而靜室之中，看一看我們居士是否在家

幾個婦人齊說勞駕勞駕，侍者們轉身往外至後面，見了老居士說明詳細，老居士聞言，沉音良久，方才分咐道，你們出去，就說我並未在家，說不定幾時回來，好好的款待他等，便中探詞，來見我有何事件，倘若他們要走，也不用挽留，任憑他們去可也，或是聽他們言語之間，現出急迫的情形，證實了却有要緊的事情，彼時，你們秘密再來稟報於我，侍者遵命退出，到在客堂，見了假夫人，照着老居士分咐的話，學說了一遍，玉美人崔氏，擺起了少夫人的架子，說你們聽着，老居士諒來三天五日，不不不回來我等在此攪擻兩天吧，因為事關重要，見不着他老人家，是不能解決的，侍者們說道，夫人悟可在此等候，只為是多有屈尊拉，說話間撤去茶點淨棹面擺上酒席，應酬着他們吃喝完畢，天光已到掌燈之後拉，早有人報知後面，將假夫人的言談，述說了一番，老居士很是納悶，劉伯溫的眷屬，見我可有什麼要事解決呢，又一轉念，念他們遠路而來，見一見他們罷，遂對侍者說，少時你們到客堂說，我將才回來的，更衣之後，便來相見，侍者說遵命退出，老居士怎麼也想不到，赦光烈定計前來行刺，所以未加小心，軍刃暗器全沒帶，起身趕奔客堂，在窗外一聲痰啖，裏面的侍者，說回稟夫人得知，我家居士到了，玉美人崔氏說請，站身離坐要往外相迎，老居林邁步來至裏面，一見崔氏，暗暗的發怔，心中納悶道，此婦人雖然是態度雍容，但是滿面伏藏看輕薄氣象，玉美人崔氏

見老居士進得門來，沉音不語，心中說黑黑，你就算明白我之用意，此時可也是晚了，他心裏如此的思想，表面上很是鎮靜，原來是，敖光烈准知道，明着與老居士，拉軍刃動手哇，是決對不能成功的，及便是暗中行刺也難以作到，所以明着用娘子軍，當面進行預定之計，他自己伏於暗處，相機給一個，暗箭難防的招兒，崔氏在客堂之中，他早就埋伏在窗外啦，老居士進屋，看着崔氏心中起疑，好一個奸狡己極的，萬惡婦人崔美容滿面堆歡笑容可掬的，口尊老爺子你老好哇，說着話跪倒行禮，老居士往旁閃身抱拳說不敢當，如此稱呼如此大禮，請少夫人平身請坐，有話也好叙談，崔氏行過禮站身稱謝，在一旁歸坐，帶笑開言說叻，老前輩呀，你老人家近來可好呀，家翁寄語恭候金安，說着站身復又飄々下拜，老人家還禮不迭，口中再三謙遜，然後分賓主落坐，玉美人崔氏說，因有機密事件當面通知，望祈屏退左右，也好詳細上達，老居士那知是計，慨然揮退了侍者，屋中只剩下崔氏等一千人了，老居士笑道，少夫人有何見教請話講當面吧，這賊婆兒笑吟吟的說，有一位姓敖名震字光烈者，可是你老本門之中的麼，老人家，一聞此言不禁怔然，急急問道此話從何說起呢，敖光烈是我本門中的人，少夫人又何以得知呢，望祈明白示知，崔美容追問道，請你不用問我，怎麼知此根底，只請教他是不是貴同門哪，老居士略加思索，毅然回答道，不錯不錯，敖震是老夫本派的人

，而且又是吾師兄的徒兒，可有什麼事呀，崔美容冷着臉兒，氣昂昂的說道：「只要是就好辦了，實對你說吧他佔據火山紅海峽，助力白蓮教匪，叛反了國家，是罪大惡極，官家收捕他不了啦，所以才命我請高人，好設法降此惡賊。」老居士微笑回答，說這件事兒，老夫實是力不能及請另請能人罷，崔美容笑了笑說道，官家的公事，恐不能如此容易罷，老居士唉了一聲，口稱少夫人有所非知，彼之能非吾所能伏的住得，望乞原而諒之再說大明營中，有我徒弟公冶長脩在營，他倒可以收拾他，何必又來南海呢莫非說是他設題及嗎，崔氏黑黑的一陣冷笑道：「老居士所說却是實言，不虧是道德之士，但有一節呀，敕大寨主既是本派，師叔與徒侄之間，雖無大好的情感，可也不能結什麼怨哪，尊公怎應當，將門中的武術，輕傳於人，並且是敵方，敕寨主受其抵制，致將軍事失敗，丟失了火山紅海峽，幸喜得高人之助，收復了，失地大功告成，張三峰等一概喪命，此番前來是質問台駕，即請明白回答可也，雲霞居士聽罷這片言語，勃然變色，黑黑一陣冷笑，戟指叱道：「汝是何等人，假借劉府的名義，來到此則甚快些實說，這賊婆子應聲答道，請你們把虎狼之威，收斂收斂，今天便是你的末日來臨，吾乃白蓮教中，娘子軍首領，鬧海夜叉玉美人崔美容的便是，今日來至此，追你的性命，現在你落在我們圈套之中，哈哈老匹夫，你還能逃的出去嗎，說話之間就把手一揮，這些娘子軍，各由黃

布香袋之中，取出諸葛蓮珠毒藥弩，每人懷抱一個弩匣，將前面的門窗擋住，賊婆子亮五毒錐，怒眼相向，老居士一見，微笑說道，大胆的孽障，竟敢說此狂言，賣弄大話，就憑你們這幾個人也敢在我面前插鏢賣首，爾自以爲是來追我的性命，豈不知乃是負新救火，自找焚身之禍，勿用說是爾等幾個人，便是起賊巢之衆，齊集我居士林內，老夫管教汝輩死無遺類呀，崔美容冷笑道，別吹着玩啦拿命來罷，老東西看弩箭吧，說着話雙錐一揮，喊喝道放箭，這幾名娘子軍，撥動諸葛蓮珠弩匣的機關，吧々々の毒藥弩，如飛蝗一般，向老居士亂射，老人家運用氣工遮擋毒弩，手護住五官，一面伸手來抓賊婆子，崔氏一見大吃一驚，急忙用雙錐招架，焉想道幾個照面就有點支持不住啦，急急的退到娘子軍面前，回手拿出弩匣，吧々々亂發亂射，老居士倒退着，向窗戶近前退來，可怎麼也想不到，外面埋伏着一個，馬惡元兇放光烈啊，他又是後背向窗戶，放賊豈能不得手，在窗外將烈焰金針毒弩，對準了裏面吧吧便是兩箇，可嘆道高德重的雲霞居士，一旦間受此暗算，暗器打在身上，就知是放光烈他到，錯非他沒有這種暗器，心中怨恨好畜生，怎麼想這種壞主意來着，難爲他呀，若不是用道個，防不及防的着兒呀，可豈能傷得了我呢，心中雖然是如此思想，早就飛身撞碎窗戶，跳至院中看時，放光烈手捧盤龍戟，惡狠狠就撲了過來，雲霞居士喝叫敖震哪，爾竟敢在尊長前，用此毒針，

哈哈，畜生哇你可知，偷常之道麼。敖光烈黑黑笑的冷笑，並不回言抖戟就扎，老居士側身躲閃，空着手會戟於他，走了幾十個照面，覺着罡氣敵不住，弩箭之毒心中發亂，急忙用一手分波斬交的解術，正砸在敖光烈的長頸之上，饒是他的功夫純，還大吼一聲，摔出兩丈多遠去呢。老人家乘此機會，強支持着，奔回後面臥房之中，取出丹葯吞服下去，回手抽了口寶劍，闖至房外，敖光烈，玉美人崔美容，率領娘子軍，已然追到院中啦，見老居士手提寶劍到在院內，他等喊聲殺，就一擁圍了上來。敖賊喝喊道，老匹夫，還想活命嗎，雲霞居士厲聲大叱，畜生你好大口氣呀，今生不能手刃於你，某決不存於人世之上，敖光烈說你受我金星弩，想活在人世，也不成了哇，老人家那有功夫，與強賊鬥口，遂將寶劍一幌跳出圈外，直奔後山峰而走，甚可至後峯水口，迎面有喊道老兄台嗎，老居士抬頭看時，乃是瓊州島玉女峰上，九轉風雲堡的二莊主風雲鈞叟高名遠，心中好生歡喜，忙叫二弟快伸手拿賊，別發慈心放走敖震，高名遠說交給我罷，由身上摘下九宮子午斷魂槍，手按槍黃吧吧，發出九支飛槍，可不是打敖震，却向雲霞居士打來。這種突如其來的事，無論何人也是措手不及呀，老居士身中了三槍，翻身摔倒在地哈哈一陣大笑，然後閉目無語，是等死而已了，敖光烈至近前，跪倒叩頭口稱二哥哥，你老人家由何處而來，高名遠向前扶起敖光烈，說賢弟呀，我處接到南派教主之諭

命派人探聽白蓮教近況如何，以便相機舉事，或可遙作聲援，我故親此自前來。要去北省查看，中途巧遇你往此地來，愚兄莫明其妙，因耳暗暗跟你前來，看你究竟欲作何事，及至到在了這裏，才明瞭你之用意，仔細一酌量，此老之能決敵不了，恐你們有失閃。在暗中觀個起落，恰巧得手將他打倒，總算助力於賢弟，把事情作成了哇，說罷哈哈笑個不住，敖光烈說我等先將亂刃分屍，解一解心頭之恨，高明遠搖手道，這大可不必要罷，我與他是五十多年的故交，你與他又是本門，而且有長幼之次，真若亂刃之下未免有點過分了。因他破壞我們，才出以敵對，既然追了他的性命，就得適可而止婁，我們的暗器中上準死，決無救治之法，並且見了水，毒氣立即歸心其人立亡，敖賊聽罷也只得，點頭應允，遂將老居士提了起來，直奔水口切近，運力抖手撲通一聲，將雲霞居士，扔在波濤之中去了，轉身會合高明遠等，約請同歸火山紅海峽，高明遠笑道，你也是喜歡過度了，請想北方的戰事，一切的經過情形，你是事中人，當然是盡皆知曉了，我要是遇不見你們，無論我怎麼樣兒能，也探不很詳細罷，南派教主急於，給白蓮教主打接應，我們何不先回瓊州島，照會南派教主，請他來，或是我們去見他，好共商進行之策，現在呢，張三峰等一千人已經是成了昨日黃花，雲霞居士又喪命我們之手，令恩師呢隱遁多年了，你那個師伯雖與貴師徒，積不相能但是早以不見了，傳言在虛陀兵

解物化了塵世上只有一個。鐵冠道人是我們輩的，十足對頭，但是他個人之力，可又能奈何的了我們嗎。這在個好機會，糾合起來，白蓮教主立即與了大明天下亡在須臾矣，惡賊聽吧這片，怪誕不經的邪說，只樂得他手舞足蹈，連忙說是對對對，好好好哇，我等即行前往可也，這幾個害民賊徒禍國的惡魔，商量好了一同起程去了。豈不知路上說話，草旁有人聽，雖是兩句俗言，可實在是固定之理，他等明目張胆的，大說而特說，毫不顧忌却被人，聽了個明白無遺只因老居士退去從人，衆侍者躲在遠處的後來聽得聲音不對，可又不敢向前，及至見主人，帶傷向後走去了，內有一名侍者，叫作呂明達，隨老居士很學了點能爲，惜乎是幾年的功夫難臻上乘，好在是生成兩條飛腿，日行八九百里路程不覺勞苦，自從練來幾年藝，每日能行千里了，人送外號叫他爲，千里神行，今日正值他在旁看見，想要向前動手，一看這種情勢，是決不能取勝的，或淑把自己白饒上，因而未敢向前動手，暗地裏跟隨，以觀究竟，及至到在後面水口附近，見風雲鈞叟高明遠，用暗器打倒了老居士，扔在水中之後，他們所商量的言語，他可就聽了個明明白白，眼看着惡賊人向了州島去了後，千里神行呂明達，他那敢向前攔阻，只得垂頭喪氣的退歸了居士林內，將一班侍者們招集到面前，眼淚汪汪的說道，衆位哥哥兄弟們，老主人對待我們天高地厚之恩，名義上可是主僕，實際呢看我們如子侄，常言說的好，

受恩深處報思難，你們大家聽我說的這個話，對不對哇，衆侍者們，拭淚說道，呂大哥呀，我們的心跟你的心思是一個樣，只因是心人口拙，說不出來，就好比茶湯壺裏煮湯圓，肚子裏有嘴裏倒不出來，呂明達說道既然你們全有忠義之心，咱們可不許散夥，此處的積存與收人，我等是今世今生，吃着不盡，就如同有咱主人在着一樣，率由舊章的，謹守着居士林，大衆一齊點頭，說道呂大哥言之有理，我們一定是這樣的辨理，那一個存一點私心，叫他身遭慘報，大家計議已定，到外面做好了孝衣，衆人穿戴起來，一個個麻冠，孝衣，哭喪棒，腰繫着麻繩子，打扮的都像孝子一樣，預備祭席，到水口招魂，哭奠了一番，衆人回到居士林內，呂明達說，你們好好看守門戶，我去一趟劉公島，探看消息，是否與賊人所說的一樣，倘衆俠劍果真遭了不幸，我再向鐵寇道人處報喪，請求仙長爺給咱們的老主人，報仇雪恨，衆人齊說這麼辦太好了，我門無能的，也只好吃飽了無用，大哥你是能者的多勞罷，呂明達說，到這個時候，有多大力使多大，只要是良心不虧，就對的起，死後的主人，說話間取拾應用，由居士林起身，不分晝夜，向劉公島而來，這一日路經慧州渡口，在店房中打尖，用飯之後，喝了兩盃茶，打算歇息歇息，再爲起身，忽聽得院中有人說話，語音耳熟，連忙起身，起簾子觀看，見院中站着三個人，每人提一個包袱，細看時呀了一聲，放聲哭道，這是老主人有靈哇，方

得遇小主人相見，連哭帶說着，走出房來，向前跪倒行禮。放聲大哭，把店裏人全都鬧怔了，院中這三個人，登着眼瞧着他哭，沒有一個答話的，却原來是來的這三個人，一個是公冶脩，一個是蔣德厚，最後面站的是澹台雲威，他們三個由人劉公島起身，是來南海普陀崖，居士林，聘請寧霞居士出世，走到這裏，進店房也是來此打尖，將到在望中，見由上房中跑出一個穿孝的人來，奔過來跪倒叩頭放聲大哭，蔣德厚與澹台云威，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當然無法說話，公冶修見呂明達，連哭帶說，就明白老居士有了意外了，急慟交加，就說不出話來了，氣堵咽喉，翻身摔倒，蔣德厚等，連忙厥叫公冶修，云威向呂明達說，黑，朋友別哭了，哭死一個還不成嗎，呂明達止淚住聲站起身來，公冶脩這時也就緩醒過來了，放聲哭道，老前輩呀，真真的慟死孩兒了，蔣德厚說，你先等等哭，把我們糊塗死了，咱們先到在屋中，這是怎麼回事，你說明白了，我們也好幫着哭，你看如何哪，云威勸道，賢弟呀，無論什麼事，哭是沒有用的，呂明達說請三位爺，到屋中罷，說着話轉身打起簾子，云威德厚扶着公冶脩，到在房中，扶他坐下，呂明達向前重新見禮，自報名姓與來歷，蔣小俠等才明白大概，呂明達問道，請示三位爺，聽賊人說老少劍俠，俱皆被害，這個話是真的嗎，云威說我們的事情複雜之甚，非是三言五語可能明瞭的，你且將居士林之事，說一說我們聽聽罷，公冶修這時才將悲

慟，勉強遏止住，叫道明達兄，怎麼會發生出這個逆事來呢，呂明達從頭至尾，詳細述說了一遍，三小俠聽罷，俱都是痛哭失聲，及至收聲止淚之後，公冶脩憤然說道，哥哥你們回去，稟明居士林遭逆事的情形，雲威問道，你怎麼樣呢，公冶修說我々我々我々，蔣德厚問你便如何，小俠客唉了一聲，說實不相瞞，我獨入窮州島，給我那老前輩前去復仇，蔣德厚與澹臺雲威聞言，哈哈大笑，說賢弟呀，要回去我們一同回去，必定要去窮島的話，我們也是一同去，公冶小俠說好好，我們就來個三探窮州島，他們計議已定，雲威向呂明達說，呂兄你向劉公島報信去吧，就便奉知列位仙師，說我弟兄們，去窮州島追踪賊人，給老居士復仇去了，你到在劉公島，也就明白我們的經過啦，事在緊急無暇多談了，我們分道揚鑠各行其事吧，呂明達點頭答應，立刻告辭起身，運用千里神行飛毛腿，逕投劉公島報信去了，公冶脩等勉強用些食物，付了錢起身出店，一路上晝夜奔池，向窮島進發，這一日到在黃梅驛，覓了座店房，暫得歇息歇息，用飯之後向店家詢問，此去窮島尚有多遠，店家回答道，由此南行稍偏點東，七十里外便郵林鎮，出鎮店南口數里之遙，就是海岸，那道海叉子，名叫飛龍叉港，彼處有船塢，有守海港之人，端司盤查來往人，若是與裏面認識，出入也是很方便，若是沒有熟人哪，那是決不能進去的呀，三小俠聽明白了一切，也就不往下再問，岔開了說些閒話，翌日算還店飯

帳，認大道奔郵林鎮。及至到達，天光正在午正之時，見十字街有座店房，黑匾金字，上寫南寧老店，兩旁粉牆寫着黑字，是安腐客商，仕官行台等々字樣，三小俠看罷，就進了這座店，裏面伙計向前招待，引入後面上房之中，漱口淨面落座吃茶，隨着擺上酒飯，看着很是豐滿的，三小俠入席用酒，吃完飯之後，散座閒閒談論，店夥計在旁說道，看三位不是近處人，請問來自何方，欲向什麼地方去呢，三小俠聞言留神看了看他，淡々的說道，來去何方與你何涉，你問這個事，有什麼用處呢，店夥計笑道，客爺有所非知只因是，我們老東家，見你們三位到來，很是驚異的了不得，三小俠問道因為何故哇，店夥計說，因見三位，英雄勃勃迥異常人，故耳命我探問探問，三小俠聞聽略一沉音，說你家老東人，高姓大名你且說來，店夥計說我們老東家，在本地可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若是換個地方，頗頗有人知道哇，他姓秋名景章，別號過天星，雲中妙手，雲威聞言好生大喜說，哈々，不想此老我此呀，向店夥計說，你快去請來相見，就說有海外逍遙島的人，恭候着他老呢，店夥計連忙轉身出房去了，不一時簾子起處，進來一個老翁，只見他年過七十以外，鬚髮似銀絲，一身土黃綢子衣服，雙瞳似電神氣逸然，滿面堆歡笑容可掬，抱拳道三位請啦，小老兒秋景章謁見了，雲威急忙向前拜倒，口稱老人家在上，小子濟臺雲威，大禮叩見啦，那老翁連忙拉起，說嗟呀數年未見，今日我全

不認識了，你老人全好吧，雲威答道在劉公島戰歿了，老翁聞言落下幾點淚來，說唉，雖然是因公殞命，死得其所，故人之情焉得不慟呢，拭淚問道此二公是誰，雲威忙與二人指引，說明名姓來歷，老翁哈哈大笑，二小俠向前行禮，秋老叟拉起來，說道都是家學淵博又係名人高足，老朽何福日逢三傑，德厚說老前輩太過獎之甚了，說話間分賓主入座，秋翁問起來此何事，公冶修將經過說明，並此來的意旨，老人家聽吧，沉音良久，才開言道，真想不到雲霞老人，竟爲群小所戕，實堪痛恨哪，你們入窮島復仇呢，也是分所應爲，爾不過是，彼處險惡萬分，實非易々的事，固然哪，你弟兄之學業，尙可支應的了，話雖是這樣說呀，總之有點不甚妥當呀，請想窮島之中地勢遼活，非比尋常處所，那個地方約在數白里面積，群島環抱水陸參差，道路不熟決難出入，再者說這九轉風雲堡，在窮島南端玉女峰的上面呢，那裏名目雖叫作堡子，其實啊乃係最大的，辣逆盜魁聚集之處，以我所知他那裏養着三千多叢兵，船隻難計其數，反正不少罷，再加上窮島內中，其他者八寨，若是結合起來呀，大概有個十數八萬的吧，你等三個人前往，是不是涉險之甚呢，三小俠聽罷，毫不遲疑的答道，老人家所言的確是正論，不過是我弟兄意志堅決，任憑他處如何危險，也必要身入該地，盡人事而聽天命，秋景章聽他們這片壯言，不由得精神一振，毅然說賊好好，既是這個樣子，老朽來作一識途老

馬雲威說這倒不敢從命的。只因你老久居於此地，豈可與他們抗衡，再說呢上年紀的人，經不得很大勞苦，最好是將島中大概，畫一張地理簡圖，我們有以遵循，那就敢情之至啦。秋翁聞言笑了一笑，說好吧恭敬不如從命，別幸負了三位美義，這個圖不用現畫，好在就有說着轉身出去，不大的工夫，手拿一這枳本來到了屋中，說你們詳細的看看罷，這枳圖之中，該島內一切設施，以及出入的捷徑，是完全無遺呀，三小俠再拜致謝，接過來展開觀看。秋老翁在旁指示說。由飛龍港入水，出海又子至對岸，便是窮島之地域啦，記住了上岸之處，須有巨石堆積。那才是登岸所在，登陸從見着宗樹便向左拐灣，直向南走百餘里，即可上玉女峰入風雲堡，若是由水路走，雖然近着三十多里程途，因為是明明之路，水中有種々埋伏。陸路外人不識走法，因而沒有埋伏，繞點遠却是平安之路，故此叫你們由這條路走，說着又指點圖中的漂記。解釋了一番，三小俠心領精會，一一的記認明白，然後告辭起程，店飯賑當然是，不能算了，給點小櫃子，抱拳致謝離了店房，按着指示的路徑進行，自飛龍港僻處換了水靠，跳入海中分水而行，出了岔港直奔對岸，在巨石重疊之處，上了海岸，脫去水衣換好旱地服色，將水靠包起揣在身上，辨分方向照圖行事，只要一見宗樹，便向左拐灣一直南行。天將昏黑之時，已至玉女峰右後山下，三小俠找了個，隱身之所略事休息，將帶來的乾糧水壺蘆取出

彼此用了些個，等待天交定更之後，收拾緊襯俐落，各現絕技，登山坡直上玉女峰，遵照圖的標誌，繞入九轉風雲堡，三小俠到在裏面，詳細觀看。他這個寨子，修的好生細密，合九宮按八卦連環的方向，生尅制化，變化無窮，弟兄們彼此關照，加意留神，各按方向，往裏面而來。蔣德厚由巽爲風方位而入，如星飛雷閃一般，到在賊的中寨，瞧了瞧這所大廳，是明九暗八，斜山轉脚，修造的壯麗已極，十三層汗白玉皆台石，廊子底下設擺兵刃架，捲棚下面，闢龍抱柱，懸鐘架鼓，院內左右栽設兩根標杆，高約五丈餘，上安刁斗，懸掛着斗口大小黃色燈球，兩邊配房前，燄燈掛燈，照耀如同白晝，正廳的台皆前面，支着八個氣死風燈，兩是站立着，幾十名削刀手，各抱斬馬刀，排班伺候，稱得起整齊嚴肅，蔣小爺看罷，她展神行法，繞在大廳後面，貼近窗棂，側耳細聽，辛耳是賊人未升廳辦公，全在後廳列坐閑談。說說講講，聲音達於戶外，人多嘴雜，一時聽不出他們所說何事，待了許久，聽屋中有人說道，赦大寨主，你可知曉我的外號嗎，又聽有人說，小弟可知道不甚清楚，請你老詳細說明罷。蔣德厚聽說這個人，正是火山紅海峽大寨主赦震放光烈，不由得怒氣填胸，就想當場發威，猛聽得大廳中一聲聲佛號，無量壽佛，赦賢弟呀，愚兄我別號人稱，神灣羽士窮島飛仙賽老君，玄機妙算未卜先知，善曉過去未來之事，赦震說，既然如此，求道兄占算占算，聽那老道哈

哈哈大笑，說賢弟呀，你聽見風就是雨，無事生非，算的什麼卦呢，敖震笑道，閒來問卜訪身寶，事到臨頭後悔遲，我這兩日，覺着有點心緒不寧，聽說你有這種專門學問，因而請求占算占筆，就聽那妖道說，善哉善哉，你就報個時辰來罷，敖震說戌時罷，就聽大廳中的那妖道裝模作樣的嘟囔會子，說無量壽佛，好險好險，幸而是占算占算，不然可了不得啦，咱們山中進來三個好細，那兩個離着遠，後窗外頭，現在就有一個，蔣德厚聽到此處，再也按，不住啦，抖丹田一聲斷喝，好一般喪心命狂的惡賊，大胆的惡道竟敢妖言惑衆，某家今日，必要追爾等的性命，決不容留你們在人世上禍國殃民，說着話飛身上房，閃電相似，由捲棚止躍到大廳前，站穩了身形，合掌中軍刀，大叫敖光烈，高名遠，兩個惡賊快來領死，他站在大廳前，大展神威，連聲討戰，只見群賊由大廳中一擁而出，全都站在捲棚之下台皆上面，僧道老少男女不等，約在三十餘名，往正當中看，站立一個道士，頭戴五嶽冠，白髮飄於腦後，面似赤炭吹灰，哇々臉並無鬚，兩道白眉，雙眸似電，銀髻飄洒根々見肉，絳紫色的短道服，平金加繡，黃絨絲絛，穢頭飄洒，藍中衣白襪銀鞋，背揹三尺多長一個大紅油漆葫蘆，手捧一柄三尺多長湛金如意，上垂手站立的是敖光烈，下垂首站着一俗一僧，一個尼姑，一個道姑，三個脫頭和尚，俱都是年歲高大，蔣小爺看罷，將要再為討敵，只見跳下一個脫頭僧來，恍掌中

九耳八環產。口中喊道可認識金光佛祖。袁靈化麼。乃本寨第八坐的寨主爺，蔣德厚罵道，好你個胆大妄爲的賊僧，看軍刃取你，說着話向前進着，惡僧人橫鎗相迎，兩個人搭上手，十數個照面。被蔣小俠用逢鋼分水槊，尅折了賊的連環鎗。反手一槊正打在他的頭上。罷又一聲惱髓流出，當場喪了性命。兇僧這一死，怒惱了他兩個師兄各慌連環鎗，跳將下來掄起就打。蔣小爺側身閃過，喝道兇僧通名受死。太爺槊下不死無名之鬼。兩個惡僧說道，洒家托天佛靈沖，開山佛靈元，小子你拿命來罷，雙鎗一齊打了來。蔣小爺斜身繞步，分槊進招，十數個回合後，將雙鎗的着兒一變，用裏撩外敲之法，二僧手指俱皆帶傷，想要抽身逃走，那可就來不及了，被蔣小爺跟上步，一脚踢倒托天佛靈沖，立時口噴鮮血喪了性命，開山佛靈元，以爲是自日可以倖免，不料想人家散手飛槊打下，閃之不及正中頭上，克查々香亮，惱骨破碎他一聲慘吼，也就嗚呼哀哉了，蔣德厚立勝三僧。檢起分水槊，大叫還有那個來送死，台皆上站的羣賊，一管亮軍刀衝了下來，敖震大罵小奴才，你是那裏來的，報通爾的名姓，蔣小爺微微冷笑，厲聲叱道群賊且慢向前，少太爺有話講，惡道止住衆冠心喝道有話你講，蔣小爺威聲說爾等聽罷，某家姓蔣名德厚，住居之所離此不算很遠，敖光烈笑道，噫々，不過是娘無名小輩呀，蔣小爺喝道強賊呀，爾之英名喪於吾手，可惜汝不之知也。敖震問怎麼見得呢，蔣小俠

用塑點指着，說，敖賊呀，敖賊，汝在小山島安置地雷，是我看明之後，入水逃閃微一失神，永聲澎湃，哈哈，我把你這粗心匹夫，竟自未曾注意，俟後官軍到來，真個屯紮於那地，乃是某家夜入水師，謁見吾師張老仙長，洩了秘密，才用番犬伏窩之計，取了汝的巢穴火山紅海峽，匹夫呀，小輩能做這麼大的事兒麼，敖光震一聽，氣的眼睛全紅啦。怪如雷連連聲怒吼，衆賊冠將要一擒齊上，房上有人喝喊說，逆辣少要猖狂，還不授首等待何時，由上跳下濱台雲威，公冶長修，各拿尋中軍刀，闖將上來，這一場大戰，勝負如何，以及衆高人中毒生死如何大破毒風白蓮寺，盤蛇紅果峯，謝鳳鳴活擒紅蓮教主，五打窮島，種種熱鬧節目請看第六集分解